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老子翼三卷（明）焦竑撰　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刻本　〇〇一
御註道德經二卷（清）世祖福臨撰　清順治十三年內府刻本　一〇四
老子說略二卷（清）張爾岐撰　清鈔本　一四九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周）列禦寇撰（晉）張湛註　宋刻本　一七三
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拾遺一卷（宋）王雱撰　明鈔本　二〇八
莊子翼八卷（明）焦竑撰　附莊子闕誤一卷（宋）陳景元撰
莊子翼附錄一卷（明）焦竑輯　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刻本　三八九

老子翼三卷

（明）焦竑撰

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刻本

老子翼三卷、老子考異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輯韓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筆乘，共成六十五家。各採其精語，裒爲一書。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標舉姓名，列本章之後。其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仿裴駰史記集解之例，聯貫其文，綴本章末句之下。上下篇各爲一卷。附錄及考異共爲一卷。不立道經德經之名，亦不妄署篇名，體例特爲近古。所採諸說，大抵取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審。大旨主於闡發元言，務明清淨自然之理，如葛長庚等之參以道家爐火，釋學機鋒者，雖列其名，率屏不錄。於諸家註中爲博贍而有理致。蓋竑於二氏之學本深於儒學，故其說儒理者多涉悠謬，說二氏之理者轉具有別裁云。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眞也者臣以為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有以启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詘也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為也柔非即為道而去無

為也近剛非外於道而去無為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無為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弃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為輐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苟物之各歸其根也即芸芸竝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為無為事無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又何絕弃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

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顧二十年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淺以成痾偃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也

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眞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夫幸爲毋事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已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

之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道離經之語雖往往有之而合者爲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黄帝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皆己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第取前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敘之藏於家

晋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惑必使人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其初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剛柔取與迺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無為之妙也詎淺淺未深于道者所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

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採取其号以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工梓之敘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王氏孟起

金陵徐智刻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

采摭書目

卷之二

上篇

卷之三

下篇

附錄

考異

老子翼

采摭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 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 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温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 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者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强思齊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童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鬳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澂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嘉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姓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温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提綱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所筆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書目終

老子翼卷之一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宗旨也又曰大道甚夷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

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不見設為乘者二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可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麼之非逝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迴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有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且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

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足可得而名之乎足名有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無名所以為天地大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稱不為萬物藏物情而名不可降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寂而不於留於妙可不知其微則情而不變矣以可了言有無往而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焉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恍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忽稱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

至乎常則心疑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長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為一而名之者為二二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惟常為可以復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謂其名異而已其名實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未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為色黑出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同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

之玄物我之異物莫不皆妙也[illegible]之所以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illegible]

[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

歸于無斯以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illegible]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illegible]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illegible]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逆情然矣迷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欲欲所美苟未於美所惡者者必惡所善者來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冥以昧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移美惡無生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有已何則性之所生從也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無之相性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似成之夫爲治者以情化性然難成以性正情已[illegible]質所而長免之影形者美也也美惡之於奪豈亨[illegible]之相然也所謂聲音多謂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私今謂充後之相隨相多乎世之多故宜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爲物與得争性聖人將復其時先化其情善者同已善不善惡言有而而善之咬善信者留已復不信者言非但而信之使信故與無有物教無弃人使在物無是在人爲不善而矣了不台者未之有也易曰其眞甚大下如不惡先之謂也是以聖人難無名則無爲而事自宜用者名則下言命殺自行使萬物名進其性若無使之然者如天此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始貢工之爲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

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彼者證之奪與智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牘別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之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知之度辭于先後而數非美之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將之爲我作非我無所容執生之爲之而未當有未賞物至于教亦亦未嘗以自居其少弗無爲不言之報持人以不者其爲未且善也之傷賓惡與不善絲之聖聖人居于貧賤有無貧賤乃愛居于富實所無富貴之聖且所謂不居也我且不惡彼尚何從夫哉以將將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者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乍而惡之然自歸道言之則難美與言皆當乎又矣自此于道言之則傳亡與不有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言言言之所故大

下之物生乎有於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於有鶴脛之長而後宗有見也之短聲見聲之知之後知有鳧賤之長是之謂長短之於形以音爲是形日合爲瓜貴之爲其高其之紀于下以下易是而以意爲石介之歸則下高以陽于可是之其高下之相傾黃鐘爲君則餘律夏之爲待爲冬[illegible]與鐘和之是之謂聲有之相和已秋久而望者夏則春夏以而秋冬後自壽夏而望秋冬所秋冬亦而春夏後之之謂前後之能隨尾此六者常春時違其春夫下謂之美謂之善不前其時不道一事天下謂之惡能之不善夫色知所異至美平善言之美與無言與不善亦之相爲往來則起而已之可也故處故業之知其相此也以常道處事有事之于無而以常名行教而教心于不言事其於無然見終已爲而未當有有以以人言則緊曰言而者害言之矣以惡者以不善言所容心哉若然者有往可妙無往不妙兩萬然之於言不見其作史作之者不易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難生不生雖爲不爲其何孰何有何情哉非所以夫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夫有已無居夫將安去矣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乎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與美難斯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聲教莫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教有無者以言[illegible]以道辭易者以言乎其虛長短者以言乎其前高下者以之乎其位聲言者於言事其矣成前後者以音事其始終此勞之然也人聖人處無爲之事有不有之教者行以使人矣于與善是于且夫復歸了相而與天地爲徒與是作爲反者矣若始於萬物之以[illegible]之入而不遂萬物之作與以[illegible]所不辭言何容心哉

王元澤註 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之于爲言者惡萬物性命之聖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有與之作而不辭爲物之生也吾亦吾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言少以之爲而不情萬物之我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名蓋其作也生也爲也以出皆斷性命行然之四因物生非而居其也則吾有何也辭何必行何必情何以居故已萬物物作而不不生而不有爲而不情功成而可居作然後作生然後爲爲

亦未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通於道之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爲道者斷此章言吾之本性自下始有形有物孰分孰爲善惡之名方有美惡之名已生而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惡善而未嘗無之名已生而天下之人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之名相生相對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者皆其二聖人知其然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爲而未嘗爲從其所由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有其有爲而不恃其有功及其有功而不居故不去而居于先以應物而已是故物之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其功不去

吳幼清註：翁清源曰不言之教者盖上曰關則其有隔也聲音有聞有聲以言而事之言故其教不得自可知故止其實而不而教故其教無所以言無爲無有所美有善而人不知其爲言有所言事無不事而事無所爲以不爲聖人之事無不知其事也不言有可與對善無爲美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其所以有美之教則人皆知其美之爲善而美與惡對之中而有不言之教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言教言道不出此說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古人於無知之知以知者之去智大方行於無知以心擇智以治其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爲生事以亂故弱之志強之故弱

蘇註：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之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民不盜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不害其心亦不事其事見於前而不見心之所存知爲之實則智者無所用其巧矣

呂註：聖人知天下之禍所以生生于爭而爭之所以起起于尚賢尚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矣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是以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矣所以無爲者則爲之也所欲尚之貴之故爲貴賢不欲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則不爭不亂矣

者賢也小人之所敢者貨也賢而不尚所以不爭貨而不貴所以不盜可欲而不見所以不亂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則常使民無知無欲而智者不敢爲也非不敢爲也無所用其智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李宏甫註：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者皆所以虛其心也心虛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不可欲之事一以不敢爲之故聖人治天下以太上之治而不見其可欲之事也聖人之治欲其民之無知無欲之心則虛其腹自實其志自弱其骨自強夫民生而有欲有知則民欲之使有知也又以聖人者引之使無知無欲故欲以禮樂導之以政令禁之以刑罰齊之其知爲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啓其無窮之欲

是猶況溢爲天而繪以一華障之也胡可得哉大上則不然常使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無爲矣夫無爲由于無欲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沖說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虛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可恐其弃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惟其知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其紛而勿攖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九光者處之外存光不緣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兮之妙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甚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爲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爲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

乎象帝之先蓋有吾所知而誰所而然矣吾不知誰之亦不知吾矣此眞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爲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也而取之者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本寄妙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道而空爲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爲也未嘗長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爲矣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任而不任于忘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弁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己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不盈者道也而人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沖虛者矣故其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此于身其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諧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隱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所以道也強名者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乎夫身爲衆有之宗而身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發歸能使才露光賦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于物者也非宗物之宗矣大抵然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能宗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橐他各反橐籥治鑄所以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屈竭也掘而不中乃其數音朔屢也

蘇註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

必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註夫道先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此道言仁奚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事仁亦言之者也萬物者與人此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得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匿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聲而為言見于事而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果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離乎有則離乎無不離乎取則離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為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王純甫註芻狗驗聖人過化之妙橐籥驗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多子自危自形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所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喻其虛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著也守此而於照路絡言語其鄰其何於之足處老子著書淡遠而其言如此則其子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吾姑之言不遠類其行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礉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驗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因深不測之貴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謂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丁句非叶或從語生解既什玄牝又插一虛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所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相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然日用之而不勞矣

呂註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寧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留合而已何勤之者故

杜道堅註列子於有此章然不曰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類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於不[illegible]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于衆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未故能先已存如彼天地與物爭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外後其無私求未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違則固然耳

呂註長知形也久道將也天以降广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還宅也嫌不足于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亦以有其身為累哉累于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于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邪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驗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夭者亦衆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君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皆不惑哉夫人苟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于道而不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由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所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害然與天地同流於于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持之間無非善我由其而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所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亦去聲夫音符尤叶也

蘇註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與已善道而非道之微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流為川谷其聚為雲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衆處處衆人所惡居之之地故數于有道者之善也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謂然其之善必新仁與謂任得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欲下求

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周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御彼或處積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雖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悅秀反貴睡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觸其道而太在以故之曰持權其折而節量以虛之已警

【蘇註】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也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持所以防溢而溢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亦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illegible]所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乎

【元澤註】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恐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于度情銳者利于入物以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附時來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則然而世之

遇者一處其變一犯其名必終身有之說以爲已甚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蓋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聚集身實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爲揣銳以爲工乎哉并無我之如其何以異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挫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墮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於救人謂非必處山林棄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者可勤而行之

【心齋註】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已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怔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帶載而乘之言無任著也耳營爲魂爲衛爲止皆于義未論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所知其若言魂也況以此載疲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精如太之羅降如垂之除入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人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正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衆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

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與人柔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出是也神不古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甚不自知也神台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而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士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生全而氣歲氣微而能柔寧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物附度場畫矣于是其神處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靜而無所服流矣從以合身又推其能以及人于愛界亦靈一以無心過之苟其有心則受民害適以害之台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台亂廢與所賞出豈禮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習衆人貴得而連矣賊先事以微當聖人求理而知天命則待習而交把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於後戶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乎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難者於不失時

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巳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有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巳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如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難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遽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雖哉然方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旣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魂旁精始入則魄陰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營而無陰之謂也與巳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甚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卵能無離矣能嬰離則專氣不無分致非而無作而龍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專致爲不玄覽觀妙化動之役我之知之而氣無氣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受成府民不以事累其心而無無爲矣內之然於之覺而無充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開寓皆在下我而能爲難矣不作不知迎而不藏爲明

自四達而能無知矣者至于無知則與名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有之其所以爲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積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積造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人而不離子要兒者陽氣未故私以柔非嬰兒之然乃專氣之教不節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見于乎趨然玄覽共不善也此心夫忘將是以語道故能將於覺使之與從于以發民受始不周以事右劉國始不右清靜聽民民將自化故曰堯無爲乎陽動而陰靜而闔一開一開變化所出動而不已以窮動巳而當守靜養動故曰能化爲雖乎內外明自中心而然雖不步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外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嫁故曰能無知乎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予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禮支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爲耳矣抱元守

一則神魄自不抱離而魄乎知神之爲矣營營魄也夫嬰兒自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自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楚一矣覽未然則玄開不開玄闔不開則形質苗陽森除玄覽而能無爲其可爲和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也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書不免役神以在開是二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雖乎天門開闔非神具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持之而自起有聞則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在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知時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自神至嘉也盡到自然四達而其雖能雖之然雖其有知也是以無能無知勒知之矣有知則嘆畫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焉乎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旣生

魄陽之魂是也大氐清虛則魄卽爲魂滯著則魂卽爲魄如水凝則爲氷泮則爲水其質一耳夫魂之夢營日魔厂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可天本字如人載於車身載於未乘乘然無所歸也知此則化有爲性條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而爲一人自之受夫均下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皆也養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卑於氣的不以心門之女宗夫專氣致柔所謂迪氣之字也非要見其執能之玄覺玄刻之見也虛病也衆人之眞粗而易除學者之雜微而嚮遠何以於迪之所謂無則學習從之爲備見者也會胥難精人限成勞以覺爲僞以解爲縛可滕病手是故當棘除之也老下之不人可罪覺失然智著除心不除事味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誠定而言不至以境齋爲學者幾帝故又不之日我言載營魄者非撲默之蕭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闢除玄覽者非瘠昧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甚

予生之畜之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雖也兼知也則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說亦甚明矣緒老子者猶謂其弃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轂古木反輻所湊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當平埏始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埏埴之斗也挺中土燒以爲陶也牛戶曰牖

蘇註 轂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中非有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

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以觀乎車用以觀乎器居以觀乎室其所未嘗不在于無其日不違矣乎于身見乎其其之所以用若何邪哉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無無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不發不不用之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爲利所所謂用實而害而不无矣足故聖人人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立不未有無物也所以爲虛之之而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轑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後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并轂錯誇虛之處可以轉輪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藏定車以轉輪者爲用器以容轂者爲用字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殼有氣所

以有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神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以喩

薛君采 章內聚互家有無而亡輻其指意實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當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古忽而不察故老子特數者而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illegible]

[illegible]空虛聲自何要爲腹蔽易艮其背之意不[illegible]在目之意李齋云目細師聖人不爲腹足聖人爲之目觀夕故不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爲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今夫所緣而忘其本則雖[illegible]而實難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

賢用儀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攖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逆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爲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逐求取此無知無欲之慮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爽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害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究蓋厭藏于內而耳目心口分辨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

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身若逐而未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嘗不以味嘗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日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眞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道悲精且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物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其然無欲矣求塵逐境若失其正而變在于目是以始終口之夫子門勿以氣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爲吾之爲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之身而患不至何以寵辱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知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辱皆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忘辱亦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棄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用其難于棄患而救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大患去矣然之于人生不能加疾不能滑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之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憂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逆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能[illegible]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乎寵溺于富貴危難而不悔者將以辱其身耳今也付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身者以[illegible]得之則驚失之若驚[illegible]寵之有辱之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illegible]有貴貴以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illegible]亦我所患因亦我[illegible]名者無身[illegible]何患[illegible]有人[illegible]身以知驚之爲心[illegible]知身之爲累也無心[illegible]無驚則無辱無身[illegible]無累無畀則無[illegible]人大[illegible]人于則可[illegible]矣而若[illegible]有之而何辱之行[illegible]于天下可[illegible]矣而不以有爲則何人患之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

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不懼患以其身矣以[illegible]
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患而不有其[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者也

元澤註 [illegible]物之上而有此家有之而不能忘則[illegible]人有身[illegible]見[illegible]人者也[illegible]大患若身人亦有身[illegible]寵者見有[illegible]於人[illegible]者萬[illegible]為[illegible]則與道玄同而第[illegible]人[illegible]故[illegible]為己故[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生[illegible]寵之[illegible]身之及無身寵之貴[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是之謂誠忘[illegible]生[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而已然所謂[illegible]夫之[illegible]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有其[illegible]而[illegible]矣也

筆乘 人情寧上窮不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耳。

者觸于物而無累者也過則害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寧于有身而無其[illegible]不知患不自生于身也無其身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illegible]身也寵辱[illegible]則向身有身者身而以人[illegible]寵身無身[illegible]貴[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無[illegible]矣不[illegible]後觀其身而以人患觀身無身而[illegible]者也而[illegible]身[illegible]身[illegible]為天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身[illegible]天下反可[illegible]身[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也莊子曰[illegible]趨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無[illegible]也[illegible]人君[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則[illegible]不有其身而[illegible]有也[illegible]復[illegible]甚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音團　皦吉了反

古皦反　明也

李約註 夷平也[illegible]無[illegible]見[illegible]也[illegible]少[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微[illegible]也[illegible]彷[illegible]無[illegible]又[illegible]此三者[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致詰[illegible]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illegible]物[illegible]不皦[illegible]不昧[illegible]繩繩[illegible]不可名故[illegible]歸於無物也[illegible]謂無狀之狀[illegible]後[illegible]其首[illegible]不見其後[illegible]今[illegible]古[illegible]始[illegible]理[illegible]也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搏之而得者形也。[illegible]不可見[illegible]不可聞[illegible]不可得[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雖智者莫能詰也。三者[illegible]一[illegible]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搆，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廣其上有所不及，其下有所不[illegible]。皦之上有[illegible]，其下[illegible]也。人[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可而不可[illegible]也。繩繩[illegible]不絕也，然而不可名。[illegible]物[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惚恍[illegible]有無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呂註 視之不見，名曰夷，則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則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則無形也。[illegible]

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今之文則從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足而爲一矣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纔纔兮謂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後歸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見不象不嶮則疑于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者合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于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于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識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爲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故末者未嘗不一也惟了吾一則與彼一體然爲一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耳直之情得交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是詰長短莫能議混元無分寄名爲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十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二數一翻摩玄通之數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宗合之所兩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生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識執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循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強其夫又求能皆戰名驚寅鑿有齊左謂大爲猶家能前知其行進疑大先人行尋又臣韓故是曰不果算之無豫渦私莊婺渙散也木夫[illegible]曰樸樽空也大冰川宗難之也冥曰嚮渙自存也鐵若容不敢學也水行釋如涊盼亦若樸質而無炎章也若谷虛所無所藏也若盡騎亦不分明也皆所謂象爲之容出能嚴了契成可矣日能狀非不新兼成也不盈則果擬鼓瘦簽也無事更殷能不新也厨伐皆得能成也徑南口虛頭如動耐敝諸雖舊不壞新庶再造之也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後行曰猶其所不爲猶知而畏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僞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令所謂敷育亦若是可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成者也夫惟不盈發其敝不待新沒而因去

呂註 古之善爲士者將人及聖而盡理也則其焉士也羅未至乎聖神可以成不盡神者廿歸之因巳全盡矣隱云遞卜川乃所以及聖而盡卿也徐以後妙以亦後亥玄乎後世則宋不可識矣

惟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之且其心不出也儼其客不為主也渙若冰將釋方終之以心庚形釋常物伊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相也曠兮其若谷睢而於藏也混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吒物也兹前畏以靜之徐清者平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光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房不出矣蓋欲靜則平氣始神則頓心有為也而敝富則緣于不得已乎氣也也心也乃所以修者也緣于不得巳乃所以徐生也陽之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中也者陰陽之和而叢實之守而休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則不曰虛在無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下虛也畀于虎新不害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新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蔽不敝者新矣夫唯不盈則數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懷則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還藏于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

士者異于此矣故惟古之善為士者撥者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于物道而後動久步者臨事遠處著不得已也若于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鄰戒曰猶至人無客固茶不所性宅成常如冥郁敵行而不微也儼若容不以事為已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可于大空疑為哉體如水有久故為道有水解東釋者事全于其其容已不帶下之體無得將得矣與當身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類故結而不通彼釋皆反本而已矣材未為器靜之倚除性之全體由木釋之後乃取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下人傳故若樸也性全不數而不自有也全濁彌於望處如谷之不且應並永性本青而獨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濁于物故運其若獨奈也盈性與於水同加功能動而弥為惟靜以後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令清歸于寂定感可遂通致徐徐以生然則有始也動之於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獨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妙之獨與上篇微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則敝而直者未嘗新也之為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求不廢故也上于新敗生于成雖成道了常若成敗苟道之初其新于成則無道之了人成之引長取若其用不敝出為句句有之以至于九成不甚能則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亦致致者令之自來如秋穫之[illegible]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illegible]作之決守則常道之常以其篤[illegible]中發日于以其為衆文父故以天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也[illegible]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虛不靜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見作之未有不復復苟吾方且與萬物並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皆復于性譬如萃華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歸屬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木能自復于性難上動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甚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也以治于窮理中于盡性於于復命仁義禮樂學人之所以枝淵於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從未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非修之上也知其所以勞而後和之君于也此之謂窮理難然盡心以窮理由後得於不未則不得也事物下備于所必求而後能學明共為方然芳而其為功有少聖人分不為物所證十性未然不旬而中不旦所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其吾性也猶有物我接必見則後于妄矣者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之物所不知其為我是以嘗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自作也避天而山以之大未有不突壞不亦者淮變于亦亦後夫然常有矣不以復皆為明則皆性俗之皆雖亦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積物而動無作而亦因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坐于妄則自是而並彼物皆吾散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矣雖欲嚮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而衆人之所萬物也見而使見其作容而多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祈以芸芸其所以矣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共所以專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於以此生者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至冰兩所當虛皆非虛之而虛也直真之盛故虛也所識命者非靜之而歸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靜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矣以生名也夫唯靜謂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已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徵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為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

為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身我為一而無私焉大也此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其復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為直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有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識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歸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未靜設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世易日窮理盡性以至以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自會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之與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因方其迷于妄也自是而非彼必不能容知常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甚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

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陸希聲註 大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跡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治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執其意則以譽誠為事故畏而侮之然乎心之有乎聞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財不字言則不復而為貴重更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孰隱仁義乃彰仁表不行刑法斯作古有尊尚未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易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彼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化皆不生于世矣

蘇註 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者或言治則以道御天下足矣皆不自信示加以仁義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於于言也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與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呂註 執大象天下往而天下方且釋我亦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無以尚之可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何知已何以諭之令夫文子受欽不言而常乎賓主之畏聞矣之交徵從其欽之之立必有以文之而後諭何則信之足實不足何已則親之譽之已出于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于是之何之乎然則欲使信至足而不乎有不皆皆空何知哉態其貴言以復于道而已貴言者於不亡之敘也行不言之教則處無為之事可知已至矣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視與之哉

吳註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斷竊之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而不能如上古之淳則君之于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于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此下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大行之嚴遲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爲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

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介甫道隱于無形名生于不足道隱于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于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孝慈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道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

呂註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爲仁義言道之全義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仁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內視內視則敗矣此智慧出周所以有大僞也僞者德之反也有仁義則其弊至于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僞則其弊至于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有瞽叟之頑嚚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無他矣本日遠而已矣

息齋註道散則降而生非爲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徼反者衆之歷也方道之未散仁義皆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散則煦煦爲仁而人以煦煦其仁孑孑爲義而人以孑孑其義使大道之行反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于其前哉不惟不足而又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而行之以爲自然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非非者舉非之中勃有自異于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所以而忘其全及其反則蕩然無餘而貴其散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義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

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矣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弃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也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爭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弃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皆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弃禮樂以明

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呂註 聖人知天下之亂始于迷本而失性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夫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絕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內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迹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固其理也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不尚賢之事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絕巧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之事也絕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則有至足之富寶聖棄智變其初則其利百倍矣則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無有則國家昏亂而不知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盜賊無有則非特不為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見其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亂矣吾謂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真也

息齋註 聖人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于外者無其形象人稱之以亂其真故令見于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則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愍之足以亂其實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唯以素樸先民民見其易素抱樸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擾

筆乘 屬如非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繇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之入不足以治天下若使之屬乎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illegible]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上聲阿烏何反[illegible]唯恭而阿慢[illegible]

[illegible]兒笑也[illegible]動而識生矣[illegible]乘[illegible]無所歸無住著也[illegible]性無餘故[illegible]有餘[illegible]享太牢[illegible]分外[illegible]人皆有餘遺失也[illegible]一作[illegible]也見禮記內則篇[illegible]

蘇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曾所未聞[illegible]之不已[illegible]以固害方以直害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矣夫聖人未嘗無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多[illegible]學安用絕學邪[illegible]

與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役畱然差以是忽遺世法化分亂理而不廢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畏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雖眇聖人苶生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瓠于所好其美然享大牢其樂如春登臺累然從之而不知其非皆聖人承宅其安過之泊然不動如學見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拜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舒也人包舉萬物兮不王于一絕然廿若達也虛也若惑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卞聖人知羣妄之不是辨也故其外若皆其中著閒忽焉然扁不見其津凡學然無定不完其生有道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聖之聖人才全遺備若無所施故疑于賓歸眞者萬物之母衆人備物忘道而聖人既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呂註 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絕棄乎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絕學矣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

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出于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知猶絕而棄之則以累其心也憂悸各皆作乎人宗無嘗者存乎舞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所雖則不爾畏人之所畏而已何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以同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間乎天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能如室大至足不知夫淡乎其無味兆如春登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貝塞其兌閉其門而其味之足皆無見之足視也與來兮者與如歸之言唯萬有之乘而在已無若有衆人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泊兮其未求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以亡其無知也沌沌兮以言其不雖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然若晦晦與衆無所見也也無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動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其靜也寂兮似無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俗頑

假鄙比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人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于道為于而道則為之母與人遠物殺智以資其視聽思慮而養其乎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所養母故其以口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夫老子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除人為異乃已欲使為道者知知凡可後可以至于道故也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可光偏以習人而仁學雖無

愛如會何其未知可以絕學無憂之意矣

息齋註 學不至于訓然絕學無憂也道不無得學保學以無其為學傳非從學也遺仁義之使學而可學皆名敢也讀賢人以無可為得道之無學為眞學故曰絕學無憂苟于之于無學得矣亦人學無歸得其一而遺其二得于之而矣于度其必人學為喜失為愛無時可已矣道之本為來性不言者可橋其本而存且未出來也至于大思上推之處甚何之為擾方其雖可之習其相去幾可及其為善惡則去相去遠矣譬聖之壽者博為世方其嘗之間則去幾何及其為善者則相去遠矣聖人言處其間不知其本同故反受而為其反惡而為善有民好之開其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與遠于絕學有不難者涵聖

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為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于衆者衆人荒樂無夫熙熙以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聞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為衆寶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我于心性而唯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遊于道其應物者非其貴也我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泊且鄙皇亙愚人之心哉者哉所既于衆人獲本達原不處于未是猶貴食母

筆乘 人之為學要在得吾者吾能絕學則實亦之有然非務絕也知性本無悉也故為吾見繩學于足前雖性則一其少異者如性敘所之間矣夫人吾定之同而聖人求不廢吾吾善人之所以不行不息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將于皆到力且荒兮未央而登若吾之有淚矣可限量哉故人之求吾如享太牢泰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兮無所歸無懷泊也人之得善皆有贏餘而

我獨若遺若愚人之也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
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
所止也此豈聖人與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末而我獨
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出
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董思靖 或曰唯阿同出于聲善惡同出于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學者之所爲然學者近須了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于惡而不顧豈理也哉

純甫註 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也食母則聖人所謂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又奚暇爲從俗學所無爲而無不爲而其衆不可以異于人者以此取憂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窈烏了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是精非窈冥張平叔云窈冥之中更有精是也窈冥之中有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閱漢書此如川閱水而成川也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賦川閱經歷亦同此義亦然矣

蘇註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有精存乎其中矣[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息齋註 [illegible]

純甫註 孔德之容則前章自兮未兆以下是也道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

肓食身也下乃反愛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
深致吩不可為象之意物卽象也眞卽精也信卽衆
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粗似遂句也為之說則衆矣閱
歷也衆與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由
化運赤所遠則終古自若故日自古及今其名不之
以聞衆衆孰拾覽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
以知炎廣為道所閱成正以道惚恍惚窈冥無可變
壞故家甫生而道常有若傳舍之閱道容然也無于
號曰定者知斯而未嘗往也盡虛者知彼而卒莫亦
長也與此言今至禪伯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
時凋別更明自矣

筆乘 述無形容一可形容惟屬之德惟恍德家則道
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
喜于有作至恍惚窈眞數言其忙蕩難于言而矣不
知惚恍無象卽象之元恍無物卽物此窈冥無精卽
精也如釋與云若見諸指非形卽見如來也嘗爲假
常焉眞恍德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石亡夫孰
眞且信于此故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味若乃謂
恍德窈冥之中眞有一物者夫況德窈冥則無中是

之謂世而欲矣麗乎況有居然有去又何況眞古今
而常存乎然則易謂闕矣南也南始也人執衆有為
恭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聞者未嘗聞其始乎聞曰
有之始則知奏始有始知未始有是則衆有皆與妙
而其爲恍惚窈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則眞空者
以能開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語入世于
之言並復眞先故聞參始則前窮空寂其徹則後際
空寄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三際永斷
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
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窪烏瓜反
夫音符

蘇註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必也而
也適故與物不違不近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
身也術理雖枉天下之至道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
故不盈不可得矣昭路察察非道也閒閒若將敝矣
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
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出子全
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待皆抱一之餘也故以
拘終之自不自見故能見物歸不自照故往臨物
知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殷而何暇及物誠不自
見不日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亦故以不爭
終之世以也為是以出爲非將循理而行于其則有
不免于曲者矣故終緣復言之曰是在盡言故誠全
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也以全身外
以全物物我無爭而處十性貫其爲直道大矣

呂註 熊知衆甫之然甚能荒一致求能抱一致耳郎
能曲能柱能窪能枚矣曲者曲之自無者也枉
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變于之一与一
東而物莫之能爭是曲而全也遊疑萬折而必東是
枉則直也善不而石各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
場而莫膚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是以與此故

曰少則得家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
多則衷制則用以有式傳土木必有式亦持者約而
所處者傳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
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無往而非一也故耳
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
故日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
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豈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
功而哉不自有也故有功往萬物以能而我不口孫
也故長如是者無他得一則無我與我則不爭夫唯
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
是而巳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與直窪則盈敝
爭新矣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皆內是也
是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息齋註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
枉則直窪則以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
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
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用人
之見不自是而自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認人之功
不自矜其長而內人之長唯其立十物之獨而不與

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夫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宏甫註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輒以全若不曲則不能全矣引纏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餒隨而及傷矣是故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倚少之詳得狼之能濟窮之象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紅邇亦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于天下替者乎其不知能士此蔽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天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莅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指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恒道嗚呼能全而歸之者果誰于

筆乘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寧可得一勞喪生者錄其多方亡羊者若于岐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爲終朝自早及莫爲終日風雨震蕩飄忽故不能久岐但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實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詭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若此而況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爲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爲然必有得益以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失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呂註聽之不聞名曰希言知其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而聲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炁之暴戾并出于寄無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久於孰日之久人之寄不出于自然則多而數窮空矣故唯從事于道者爲能無我無我則直也德也失也吾不是其所以異哉道者我則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者同于失亦病謂論怪通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者而與之同吳彼雖有以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于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筆乘道以自然爲至而世希言之者寡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息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其爲德爲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由不同方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未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雖道而爲嘗不能同于失矣雖德而爲失不能同于徒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百甥嚴言非因緣亦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而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老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稱氏之所謂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可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易能圓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縣贅出乎形而侈于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蘇註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呂註 跂之為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為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也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衆人皆皆之矣而吾役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修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謙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息齋註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于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于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于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闇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贅行夫食者適于飽行者適于事既飽之餘錫奉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辦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介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雖行門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寂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註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于群有而未嘗殆餘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來之則遠而往矣自往而來則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未之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二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二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呂註 有氣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先也可得也而耳目心之官非是物也未見氣與形質者也氣形質渾淪而未開離者也而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博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廓之莫知其所可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為行而無不在不止于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達而不無故逝曰遠遠而不辨則吾求其降而不可得也復歸其復而未始鄰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役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乎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于無形于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為故曰地法天道之所

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為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息齋註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成者不可脩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不見其終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合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出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大之人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是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于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李約註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決裂義理疏遠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輜重去聲輜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斯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忌于私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呂註 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于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為可以約束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輜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道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于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無

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無為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躁則忘君之適而為天下用則君亦有為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息齋註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亦徒以身躁馳于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累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常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猶甚于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身失于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攖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宏甫註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算以竹為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傅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二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

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續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責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喩故曰要妙

呂註

專行則有轍迹行則有迹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于不行故曰善行無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于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為能致數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無有闔闢在我我則不闔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不以纆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無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無瑕謫計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算而亂雖有關楗而闢雖有繩約而解所存于已者不能無敝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唯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無弃人常善救物而無弃物矣何則此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于所同然之際耳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哉雖然志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者有所不知而遠迹矣夫唯以智來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為要妙也故曰雖智人遠是謂要妙

董註

輪轍地為轍迹夫與道為一何迹之有適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道一而已總括萬有是謂善計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妙本湛然不為產縛天友玄號堂室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解曳難也苟稍于玄竟尚行教言當句用心計度以卞道而不違访便之門則及為救拒所御不前微見蒿產根元矣所謂善結者無為而已夫救人于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來欲能傳盡足善哉惟彼方乾者有為違其性于穢蓋之中而我以乘容容之以先覺覺之使彼之天充自發妙明發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故曰常善常之為言無時不然也

息齋註

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瑕計未有非籌算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算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了用常故前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自人與物難有常而失其眞常故聖人勿以眞常救之以眞常救人則人無弃人以眞常救物則物無弃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由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運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于襲明則均于一揩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于為惡雖有多智祇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程俱論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有為之善

其能兼乎雌無撓抑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知之施其能兼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嘗擇老之分哉

宏甫註 曰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無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言無謫善言無遠其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守所守也復並扶又反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變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 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往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違反為物之所還而復益以雖嗁常篤靜致柔和而不謂則常德不離則歸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下行為全于數為四黑于色為不受聚于物為海于行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衆若晦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與能曲能往能淨能散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巳而未以能不忒也不試則不草矣嬰兒之為物尊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巳復歸于無歸則嬰兒不是以言之也莫未之篇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辯辱亦芖是而巳知其氣守其辱去華歸報難彼以天下之吹甚總而不能累為故為天下谷谷之為物處而能為應不不蔽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巳復歸于樸樸者其之全而物之派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

老子翼 卷之一 四十八

直能短能長能圜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適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黑守此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盖守之以為毋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官長之大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器之為物不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巳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觀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解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巳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餘地矣何事于割哉故大制不割

息齋註 雄動不作雌靜而虛動必歸靜雄必歸雌雖有知黑者為天下式其白者有知以無為貴知自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谷人知我而我不知人人加于我而我無加于人是謂常德不離在道之常也自然者其常也非其常德則失其常德矣及其常德乃足復歸于嬰兒用其榮用其辱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曰樸者直其常德故歸于樸

其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不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樸散為器聖人以直制器猶失于故之為官官長而不有長者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大制不割

純甫註 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之道知子之意雖知其雄以守其雌也知其白守其黑者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者言其反本歸根也又曰復歸于無極又曰復歸于樸皆以其常德不忒而歸于常也此盖天下之理所以能獨成而在下不用而在其用所以能獨者也唯其雄知其白知其榮而不生于明不生于晦不生于貴而生于賤是以聖人不知其雄而知其白知其榮者不生于貴而生于賤是以

老子翼 卷之一 四十九

厥初生也貴也物之朴也予也去道遠者也予道喻也苋有物之本也母也夫道足者也此至人所以以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而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行所以為谿為谷為式而天下歸之者王乃也宜常之德末之離焉可其常德不離則紐至則以處天下之事至明以獨天下之情至貴以並天丁之歲然為而不情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末常不復歸其狀拍聖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以此要見無極樸實人直有之道故以復歸[illegible]之官長器有司之炅也嘆丁以言于為器而器[illegible]可以為使官長可以疑凝有[illegible]章有[illegible]不可以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名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尊有可正莫本而巳不谷逐[illegible]母和和然能治自榮之大器物相乃想靡而莫之能正則身之不讓治而況天下之歸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

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為亡之也司馬溫公云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呴言許一音虛羸力為反載如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及去上發聲農所云去甚楚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以雖有小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以有齟齬不衆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於不聽其引治則既矣陰陽相盡高下相須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我已而務得乃欲以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遂順以行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不可過而萬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惟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呂註　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寔以無事而已以之也者得天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亦所以取天下樹非所以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非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器神道可以御神器者無思也無為也所寘之則御之非其走矣故不可器也為者所以末反而憂足以故之執者所以來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其非有人非見有于人巍巍乎為者天下而不是言此其有其非所[illegible]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是以此物大行剝有隨有害則有吹有呴以有羸不載則者隳事勢之極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之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循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故為也哉

元澤註　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未制天下而未嘗有本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犧托土

其物閱錄帝王若夫塊然有而以已過物則雖六尺之身運轉妨帝若將不容而況天下之大變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是其有為有已有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闘而何觀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物于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惡苟為有有將物與為敵萬變利錯不可勝圖矣故爾行于於而不知隨者在后如开影之不舍呴之汰盈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寔晨之相生知強而已則贏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熟者應乎而至此皆詩化之大情朝暮之常能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為築夫加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受患之人充塞天壞安能操呻器而不累于聖人心合于無以關萬變方其為也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為彼有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為之不已故事訓過分此由不知行隨呴又強贏載隳之反覆故爾

息齋註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又形于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觀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身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

丁爲實有而我始君之于是以有爲慌之以有物亂之而不知其所爲者反足以致之其所執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往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噓之可煖或吹之可寒或強而壯或贏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噓者爲吹強者爲羸載者爲隳則器天且不可而況于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何虛可強可載者不至于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于不及是謂以吾自然輔其自然

薛註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主踰多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去聲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聲善者有道者也不得已爲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得已以表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宗諸如執守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持也伐本大也驗老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 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苟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

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夭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夭乎

呂註 人主者無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爲之不已兵弊至于以兵強之離佐人主者任在于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于主道之無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亦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克敵之謂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于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苟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是果于強非果于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惜也道也老貴于守柔以爲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亦物而已豈道之所尚勿物我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息齋註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

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荊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于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外爲一戰之夫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未嘗強皆生于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是年而亦而況于兵之老乎

宏甫註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致強而遂已非果驗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旨深矣妙也則是此天道也雖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形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臣謂

昔之也温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逆向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殺恬澹安靜也美即任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混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

蘇註 以之薄擬而不云爲常是謂不處

呂註 文龍而武鼎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亦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者居之時則是固以不祥之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美者天下所以樂惟而不殺也則殺人者豈其樂哉故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役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哀泣之而謂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于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至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息齋註 兵不可恃而佳獄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務矣之論兵審虛實務奇正其言詩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以誠之也老兵曰活哉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方失則靜靜者勝之本也任躁則動一動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以與嗜殺人者以亡皆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亻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王輔嗣註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也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蘇註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存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守之則萬物賓撫難足以閒堯舜為天子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學人態全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其本哉益亦知復于樸是以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通之末也譬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猶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呂註 道常無名名之為道已非其常也天方其無名固樸有物也其使可得而臣乎天下不敢臣大何故人然負之以始萬然作之以生二天下孰敢臣矣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其君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之則是以其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見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

人莫之令而自均也無名之樸無思也無為也工宇一動則始制有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方將知止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所以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則何治之有哉此王侯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有不歸之者邪

息齋註 此言道與器相與猶衡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挾雖小天下不敢臣知莫之無以加於我也矣王與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容蓋能實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雖有高一欲至合以常甘處非有人使之而無不奉者是天緣天嘗不可乃由是觀之道雖小不以尊矣王難大了人賓天世難身不以離難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人亦未賓達弃物也唯其未嘗存物物立于天然之器為不於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壽道不以物生而故嘗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投劑川谷之氣夫吾不遠于江海而江海之氣末嘗不歸于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皆之分有有司者矣

筆乘 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形未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曰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制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於名而其止則一生二二生三所巧曆不能算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安複為攜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修務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也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不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若無從性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歟名必統于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不失其所

門易之止其所也雖什曰作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蘇註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所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身已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呂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于自知則其于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為構日以心鬭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于自勝則其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無事于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于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為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息齋註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薄能勝物物於日既深自勢入道光不足者蓋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于我返將內觀知取誇一身而足不亦富于知足心生於靜諸有有力未全未然充其所身以有強夫乃能力行見清靜根動反于道虛中謂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見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晨師註 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道是以聖人之生也由死則頭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則謂之崇之且生死之未有異也夫雖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大為如蝴蛹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蛻未嘗亡蛻之蛹巳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

人不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虎不隧踐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于病隨之而已物之所當行聖人不強爲辟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礙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汎無繫著也

蘇註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至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呂註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

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于小小則不可名于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成功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不爲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息齋註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跡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爲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唯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筆乘　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希聲註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以閔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行事傷之乎未嘗不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安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壽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留連爲之歡廢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行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致之不入心怕乎其不美希乎責乎雖不足以視聽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雖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蘇註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有異形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樂

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苟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見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就之則去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相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往而天下往則畢相忘之于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可往而不害安平泰安之至泰者下之主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彌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況乎過客止則爲之愛處而已非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息齋註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故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得與道俱往不離道而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爲一心不知道道不

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于形器如過客之寓于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爲欲樂所奪過客止于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理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卽于形器之間全歛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歙音吸歛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 未嘗與之而遽奪之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

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滅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詭於深處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割之聖人雖處于柔弱而不罷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皆哉

呂註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歛於強知弱於與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哉故曰是謂微所然則能歛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與之奪之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歛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與所奪所與者有形而跡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

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爲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馳騁天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挾利器以取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于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元澤註 陰陽之情如循環然往窮必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先幾明乎無朕故養生則合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處事則知成敗之數御敵則達擒縱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濟然無害者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所不能窺而況于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汗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謙與之爭也雖然大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嚴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蘐乎柔弱也出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所謂利器者也魚與伏柔弱而自藏于深渺之中以居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

攬至權以運斡萬物于不測故力拔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神靈而使畏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于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逆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下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方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于深淵之中而能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淵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予魚得計義協于此

純甫註 將歙云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以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已然者則可見能燦其已然而逆觀其將然見雖若幽隱而實至明自矣故曰見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明則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觀此理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得如魚之不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徵炫此理以示人后實松尤借寇論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莊子胠篋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

詳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姦雄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聖人除之以利器云

息齋註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故欲歙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與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之以動求止自動欲動觀妄動已乃復妄廢與還自然歸止動難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歛心務忘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歛既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于淵魚既不可脫于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得其本多以孫吳之兵縱橫之說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矦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鎭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物時從化伏邪歸正

希聲註 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體無名故無爲用有名故無不爲矦王能守此始與母之命則萬物之理一得而天下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苟利欲之情一有萌兆必以此大道之質眞而正之使無得動矣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則同于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于道故有無爲之心必有無爲之跡後世將尋其跡而忘其本或爲無爲亦至有爲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跡兼忘乎玄之又玄也夫能心跡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性命而無累于物之迹矣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于重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盡其體用也

蘇註 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爲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鎭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或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呂註 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無名則有名者莫不爲之實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無名言之雖然其知無爲而已無爲而無不爲則未嘗有夫無爲也哉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實與其所以實哉故其自賓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于無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而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遂將無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無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矦王守道以至于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子眞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于矦王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眞以修之天下爲普使矦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矦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弃仁義則曰老子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

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弃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息齋註 道自無而入有始于喜怒哀樂之萌而極于禮樂刑政之賞極而不反名化無窮聖愈失遠矣故聖人于其將流則復以樸鎭之既鎭以樸亦無名器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則樸非其樸矣不欲以靜天下自正

老子翼卷之一

老子翼卷之二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為以用也仍一作扔夫音扶前識如釋典前塵之病非有諸己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亦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雖無為而無以為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有作而無前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肆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寧然而中無餘矣故嚮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嘗有得而有之者非上德者以無得為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為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自有介焉則是為之也然上仁者之于仁無所事于而仁者也是為之而無以為也仁惑不可獨者也以有義焉雖上義仁得不為者也是為之而有以為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夫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禮不為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稱如此謂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所以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則其性漓卯其頸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于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辭實而務華則未有不為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去智慧而十黃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于道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有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于禮

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別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毀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敵亂本真知不從真爭安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者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文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凡有必為之心是上義而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皆極矣故為而不爭則至于攘臂攘臂不廉則刑罰甲兵於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至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歟處厚者所當去謙未智而後無為大是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

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殊迹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高之元德高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上之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易事中外智違華盛而實害未降而盛衰禮薄歟忠權轉於感信不及義德不遠仁為治之未為亂之元詐僞所起念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筆乘　自亂始是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之言而論之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雖為物歸其根孰為物不孰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復爽告復有欲其去取耶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裂破毀也 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蹶音厥顛仆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其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與亦天地之至哉也見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轅轂轉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車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無則天地得以大為天地邪侯王稱以貴為侯王邪大輿之中有一存焉見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哉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惟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何之而天亦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聞信之而地也得一而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藏而盈其衆為萬物以得一而生而無轄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為高而貴高之知其得不蹶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而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覆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人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于一則貴不異乎賤卑不離乎高而譽出於無譽矣譽無譽則毀無毀矣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琭之石可賤故

落之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而物物自異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況豈非知其以賤為本邪輪蓋輻軫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政合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名而貴賤始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穀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者必覽下其基也貴者必賤其本也何也故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軫衡乾轂輻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曷有車哉然觀而名之曰車而不可以輪輻蓋軫衡轂名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可知何高貴賤而不貴賤其致之一也吾嘗所見致之一也即亦琭琭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振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夫然其寂然不動而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莫知其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其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次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就于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為動然有所謂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為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亦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于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唯有為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者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外此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俟之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務故就新為動為道者捨末反本故云道之動善身安心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去非遠也為無體名衰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為傷有之名返也

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為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為有有自有反無然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于無有則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未無弱者致無而長道

筆乘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建立也偷苟且也愉羊朱

反變敗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愚也或作揄董遇作搖今負于弱傳奕作愉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遲也欲彼蒙貸者不長往得決者非久任感貸而成速歸於道

希聲註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間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信疑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笑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與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自明而不光不難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叙卸上德若谷也常足潤獨而終不可是鄉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肯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役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亡乎內而行乎外專大方無隅也不為近功其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與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為无為莫議其謂斯道莫无名也夫唯善嗇貸于萬物而不貴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如其德故下土聞其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且耳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月莽不可與不先知萬物之矣某然無藐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一上罰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及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息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不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達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測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辱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

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眞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而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眞聞之者也眞聞之則無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嘗焉者也故若存若亾若存若亾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者古之建言者有之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德者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不亦若辱乎廣德者覆乎其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乃唯然有見者也故曰建德若偷德性之神以遊世俗之間而有所驚也故曰質眞若渝大方體之無南無北與終日無渝於不則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惟道爲能如此故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元澤註 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觀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于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足乎應物者也故不窮乏以其白自異于物見安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是以夷之臨也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后曰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焉難李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眞故次之以質眞其亨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旣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可以濟餘爲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轍軌士直爲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音于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人象也然則旣盡之矣故使與道爲一不能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尚也不可以幾識而況于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誚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疑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甚矣于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眞

其嗤不疑且笑或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估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古之立言者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知不待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德吾乎地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以奇論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可性不可知其辱者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不接物必待故曰若偷質眞者不循于外外不循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狡其所見而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笑者幾希矣益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

其所以愈蔽而愈非也

纂要 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子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厭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實向虛而中氣運乎其間木橫入曰梁木負拚亦曰梁竭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蘇註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中氣以爲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廢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呂註 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爲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惟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道遂至于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見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見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中氣以爲之和蓋陰與陽二也中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爲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中一之和所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敎亦我義之敎我之所敎道也敎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益唯通于道者爲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敎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敎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敎父

息齋註 尤生一方其爲道則一亦夫生一覺不生則文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三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象言三生于二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中氣爲和三也萬物雖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乎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末而不失爲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益損之生益損強梁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原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爲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敎我亦敎之亦其處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敎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爲之有益也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呂註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無有入于無間觀于物則氣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沖然而不能無氣者也

莫能入于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爲之動而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者爲不言之敎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示所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擬必歸于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以於無之眞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情不以之謂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敎其敎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蘇註 者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后知貴身知貴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齋有無爲持費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呂註 列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才之規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殉者貨也而乎于戕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于物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殉者貨則世謂之小人若于小人之所侈雖或不而所以其所存則一也然則畀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故以貴其身道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故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喪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大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已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爭不殆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 名不加于身貨不多于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于名殉于貨殉于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致于我物衆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能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爲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爲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蘇註 天下以不就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卹其缺甘于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擬辯而不訥嘗知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帶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惟其若缺故其所日新而不敝萬物形其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惟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齒之而全在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然卻衆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宅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大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充也而一噪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形之躁靜從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無爲之淸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故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論此之謂有本

息齋註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迹其巧不

以心其術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
世之言道術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
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爲
然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爲天
下正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見矣而況于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爲天下正

吳註 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幼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爲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撫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荊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痡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于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貪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眞性皆外物也夫爲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因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盜爭銷于無欲之際而其死已殆矣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爲遣兵之爭由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不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曰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于爲福不貪爲禍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於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爲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爲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爲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爲色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攝生遂爲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蘇註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呂註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爲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因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夫道之遠固不則也必待窮而後見之耶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于我故也知之于所不行名之于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章安註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徧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于出何待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羅什註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蘇註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于無爲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傳故日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于無爲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爲無爲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爲也此之謂絕學無憂無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不物者也其取于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黃茂材註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獨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嘗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爲之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施于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于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爭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惵徒協反爲去聲渾胡本反

蘇註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棄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故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

所言千萬無所發夫是以善者不矜
惡者不忌變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人心危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存亡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是以聖人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之心亦若是而已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信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信者不以與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之爲聖職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愛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已之無常內已而已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兼目觀善惡而心無妄想究竟聖人因世之情發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齊知怨之乃不覺有異也於善惡之實其善也是以真妄雖等爲實相信與不信混爲一體知一切相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爲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爲物潛天而天潛地天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爲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于及其出而應世知其從吾心于妄故取舍之心未嘗生也吾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吾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然怵惕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各聲明渾不見大全故每爲天下渾其心百姓明耳目以使者爲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皆之使之爲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

皆
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有不善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有不信而聖人皆信之者聖人豈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心焉耳百姓之善否一人之善可變之信可信也一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欲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窺我從此視我各有是非不一也聖人其悉而豈復不然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安之不扮亦不攖惇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者也以其無爲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人于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距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夫音扶攝生如攝或作攝官之攝不究生爲已有如書營攝之也不與死會曰遇兕音似山牛與出溺水之蒼黑色兩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益厚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亦所不知默知思所不知也以爲則亦而不知靜動而知之見地言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十九而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地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吾身猶爲出入而出矣生之徒十有三則出生而得生者幸生者

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爲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也其失爲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之于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鄉嘗試論之人之所以遇虎兕彼甲兵而虎兕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復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爲死地孰爲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 全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倫乎陰陽而與生死爲徒者及衛欲爲營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述大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

由彼有其生而務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爲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爲我不死不生湛然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就其所見更爲執著故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爲有我之尤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彈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所徒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侵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舉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于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于含德之厚者又爲至矣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緣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欲忘生者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纔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于死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有此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瞭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

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夫音扶長上聲下同

希聲註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勢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爲萬物所御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眞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眞其精謂之生含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旣生之而不執有旣爲之而不矜恃旣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前廿三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吉凶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

此守爵而後尊貴者非貴尊貴也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于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待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倮者不得不倮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于弱壯老死不得不少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本也形勢未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未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其其所以能以無爲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亡矣之所以資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爲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爲德爲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爲德也及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爵無難矣命于天則爲天子命于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貴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爲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曰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

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口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頤以洪節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韻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靜而充乘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萬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自故終守其母也人下天具此道然常患悉道而自從曰窈于邑呈於[illegible]覺照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陀弱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惟塞而閉之未嘗出而猶之也悅之爲害始小而交大知小之將大而閑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雖[illegible]爲雖而非強也唯見貌而知異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莫其可以以身悔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侍悅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前獨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歹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者然物遷而不窮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雖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莫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蓋[illegible]其所以没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世守其母之謂也心書于內而吾撤焉是之謂有兌有兌與心出而交物矣則寧其兌而不通不遂心心不出矣物引于對而皆約將矣之謂有門者戶則物入而擾入我則關其門下不納不終則物不入我內不出外不入變萬物之矣芸不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天何物之有哉者之人有能撤心而用形者以此道而若與其之而不塞齊其事而不損則我之之是爲出之出喪矣適[illegible]者何特子不以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性守其母言無見其之所動之微則故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有之道人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傷也故曰守柔曰強既明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至于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 道爲物母物爲道子古之得道者守子母不離而道物爲一蓋物貫道出物不失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原有不離者凡物不自道以用物以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齊其式心爲而精衰則物隨而衰必開其兌塞其門得不外出熒元自歸自然下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有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講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難小必明華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之本物光者明之自出也光明爲本其末分而爲視爲物光者爲爲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李張曰施讀之迤也夷平也路徑而捷爲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爲文色絲爲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竽或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于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審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于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適故聖人病之彼所施教異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大道嗚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觀宇甚雕鏤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其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劒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酖飽怠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既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財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是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立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飭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爲益哉

呂註 君子之于道不可以不靜心寂而無餘雖萬變陳于前而不足以攪吾之靜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刳心而有介然之知行于大道則唯施是畏求其周行不殆不可得也況夫異其先齊其事者耶大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人之生以食爲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知之心而行于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酒歸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夸無以爲也豈道也哉

息齋註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以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

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怵然恐其施之或失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爲賊也使行于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適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衆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夸知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眞。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終篇不叶今從韓非本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趣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惟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静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眞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是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説出于此也然則何觀之修之身吾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少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爲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蓋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拔掌曰據攫鳥鷹鸇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爲握固朘子垂反説文云赤子陰也號至聲嗄所嫁反聲嘶也又滯極無聲曰嗄一作嗌

不嗄黃茂材云古本無嗌字嗌不嗄莊子之文也人皆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以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之觀執而自握攣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之遊心動求氣集氣傷則說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合曰常遇物而知受其本者也所和曰常得本乂者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常之常生不可益而敵益之則非其正矣氣守安作而又以心使之如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世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此其長也耳目之于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矣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中氣之

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蠱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兕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于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朘作其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而與之知則不一而朘矣其能知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無所憂偏故雖終日號而嗌又愛則和也喪矣于也有所憂偏則氣乏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于相天則其充中氣之和以至大同于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經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和亦已常則道德雖存隨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官然而不苦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交而心若死灰矣以心使氣為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無氣則柔人夫祥者禍福兆于此而人突隨之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柔者死之徒夫致虛而守柔若道也道乃久及身不若致貴而強則物而已乎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 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為不能無言則不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所以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吾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易之者一不能言也奇味尚爾況妙道乎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各後彼紛道高爭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讓棄易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賤不可以口爭故心不易不能知口群壽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寬鎖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先同塵已身第四章然發與戴道之論功此則歲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嗣

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而與萬物共其本源則與虛無洋其報語默隨時而不好忌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不塞而一言義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大故物物而不物于物況可得而親踈貴賤之乎可得而踈貴賤若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讀讀喜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明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己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與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己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罰之說而遠謂之踈而近謂之利而不專謂之害而不羅謂之貴謂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奇故不能不有以為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于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此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唯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為故好靜無為故民自化而絕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貪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予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禁防反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爭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技巧技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示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賞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祆。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悶音門缺音決缺也一作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衺也廉棱也劌居衛反割也昔讀區利傷物也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于禍禍伏于福譬知老得午死之相繼未始有此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生于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為善亦不知祆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步至于繁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為政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

不身于學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言亦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于樸生于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為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累于薄也缺缺故避禍而禍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也而有時乎為奇以為善也而有時乎為妖而以為禍福正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今智多而數皆是了全于樸也何則有時終始世世變化禍福享享至有所佛皆有所宜有所佛者世世所謂變化而禍有福所宜則禍所倚也有所宜者世之所謂自得而有所則福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之乎所謂正者未可知也今為妖亦然則天下之後正為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善與妖亦然則正者有或正為奇者欲謂或正為正者果善與妖可知也今為妖亦然則天下之後禍福正奇善妖可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熟之其日久矣今可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其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全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得于己而民以巧求免

故其民缺缺夫天下之事禍福之根爲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則彼察察者有失理也昧而者不知在理道之得正專以察爲明以察之彼禍自然之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之善復化而爲祆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人而蓋有爲善故而不爲正誤者變而爲善故曰不用其揮則能使奇者不爲正誤者變而爲善故曰致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之君子之教化之發引中人而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人而

農師註 其無正邪無正是也夫蓄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惟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而無禍無福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于無正之地而而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服一作復 柢一作蒂 花蒂也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貞物敢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敬我其用至于殺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知此而後可以有國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而不服天下則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有國可以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以治人者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其爲嗇一也則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不得有萬物其名爲同爲異則人之所以爲人而無所不極則天者也其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爲人天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一之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于神勞精竭欲反其復不可得矣是精神亦無所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來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賊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無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者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後守其母沒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謂根深而生長久長生者視之蔕嗇而附之則蔕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于內關於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以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無有國嗇可也人好其可以有嗇內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莫塵垢穢濁猶將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莅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爲是之指神而言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于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于民也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擾則魚爛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欲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使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爲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 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所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害之則傷矣以道莅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嫉與人雖要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於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全其性利遷其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哉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群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擾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因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妖奇譎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

鬼而有守，凡妖奇譎詭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合治平，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居也，而能使鬼神亦不與人何哉？盡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祟厲之為哉？

宏甫註 烹小鮮者，擾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者，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而亦不能為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亦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餘傷之實。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蘇註 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眾動之赴靜，猶眾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呂註 知以道治其國，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有所以勝者也，以靜為下故也。大誠能居下，亦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為下而勝，下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可謂夫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與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若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實大者小者莫不為宜下而得同，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將受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末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亦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得小國，以小實而下大國則交行也弱，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取或下大國一取者，各得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或子八區小區下過欲宜入觀夫知是，如後兩者各得之所下于日，人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亦常天行人下。畏天者保其國，故人為十宁為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illegible]之交，動[illegible]水之下流，為天下衆水之交會者。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末，牝動末者招損，靜候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末者居上，靜侯者居下，故以以靜為下，或曰牝字

其一頗係人國，不特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國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于卑，謙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貝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下國之附；下而以之小國能下而致大國之容也。人國下小國者，或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成人事大國而已。兩者皆餘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下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以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直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行去聲先悉薦反

【蘇註】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夫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眞復雖欲揣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呂註】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遠幽閒而尊者之

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幽閒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貴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徒天無不覆施無不載非待美言尊行之此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騶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祭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惟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息齋註】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誠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係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係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故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遠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尊者不曰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

【吳註】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宦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驛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駟進聘聘之享驛馬陳于外執拱璧以祿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奚足言也不如坐而進此道之尤貴

【樂註】夫婦之愚未有不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嘗以為罪者可以一洗而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

此不在彼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為營為也

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衆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德忘其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于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齊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齊

者
哉

呂註 有道者其為常出於不為故為無為其事常出於無事故事無事事無事故味無味夫則方吾之為也求其為者不可得則為出于不為矣有為則有事為而無為則事亦無事也非徒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味之者反覆尋繹之之謂也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于無物而已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大小多少果在于我而所謂怨者固無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亦以德報之則怨不足以累其心矣非徒然而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而衰以常無作也苟有所作必於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無難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以為大於其細而不為大于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于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于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

此終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于其易而不難之于難也

息齋註 為無為則己不勞事無事則人不擾味無味則物不貴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怨報德之間乎吾所為所慈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德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事豈有心於為之哉事必由易而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斯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至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為一以無為為為以無事為事以無味為味愛惡妄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理之而奚然之可報哉怨德以究之而已然此無為無事無味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日窺至細也雖至易可至難者有以為螘子垤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其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有見於此而又以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紀不常為其有唯聖人之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不以世俗所謂大者自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各了無留礙而大道自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夫是聖人所用心所者不能信不了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頗此節又判者一作破作泮今從傳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動宋時幾乎幾復反也作一作韓非本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illegible]而散之不去也然後愈于既成矣故其為之於未有者大上也治之於未有者次也三者本也故其為之小守之治亂禍福之來也如彼三者聖人之待之以無為以無執故能徒術自生使禍自危而福自厚於之及秋自寢譽如被盜危將自而邪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常與禍爭福生贅是以為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為之害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敗將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不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術其所以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亦無故也欲而不欲故難成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

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歟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恃其自成矣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于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于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于未亂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本末常如此也為之于未有則是以不為為之也治之于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為之則為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為之于未有則我固無為也故無敗治之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緣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于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故未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袪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袪其過而反之道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為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徹有微心之起自其末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敗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苟其始不為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之病哉

吳註 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槩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徼曰深有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將于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為道者在己若此可推之

于民也固非明之將以愚之也寂寥昭昭則所謂明
之也若醫謂明白所謂愚之也民之失亡昏華而去
實故智多而難治若欲治之去智與故循之以冊
名之樸則使名官之所以治之之高所以亂之也然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所以智治國之所以智則毀
其已矣故已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今以智之母可
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之知其所者而持懷之
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其達遠益知其子
以治國而已而於身不楷式而未嘗違道益知其兌
守其母沒身不殆此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
之與以智非方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
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
以情觀之不能矣逆于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
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
處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
見聞覺知者出于聲色之外者今逢告人曰離之見
聞覺知皆非道也則人戲不怪且笑蔑故道非明民

將以爲愚而攝之可也夫民之愚留戀于聲色不知
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濟未悟而見
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
亦所以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
也故以智治國爲國之賊徧行其詐無事而不開民
之變心變心不生則純白備之國福不亦可乎上
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朴而民多
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
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
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
人者也開人則人得順則行其所爭其故
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嚳嚳然失于大朴其民所以
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
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
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
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以善下之而已則
玄德者乃所以下之道也莊周以爲處下則
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也曰玄德升聞玄德
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處下之道而居人上
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法則國欲
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受國之垢與不祥則
以其言下之也以寡言不其卑言敢先人也然而後
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不以其身後之也夫惟
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以其身後之則戴之爲輕
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則以戴之爲
剛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

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
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
夫唯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涖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
夫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
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於不害也是以處民上而民
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
也惟其上下兩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
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知其厭況
欲與之
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肖似也夫芒肯將長合并上章衛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一物無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夫世俗之所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退後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以其終必勝于勇也以廣大之易窮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以不敢先為下不知進銳之易退也人而不敢先人之樂推于世其終為器長也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後其身者也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扶也為鬼之所疾故常屬于死以慈物物之受之如父母也為之所扶故延其難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之所救延其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心而不逆

呂註 天下從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因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不見其無乎不在乃無可擬者以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乎不在乃道之所以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若有所肖則道亦物也則無所肖者其莫非其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乃物矣道對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大故似不肖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其無我而不爭故能之持人之所不能持保而持之所難持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有一於此皆持人之所難持也何則慈而不能儉而不能不爭故勇而不能廣不能先不能後則無有不爭乃其所以能慈廣先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守其母而我守之以常寬容於物不為人先而非慈乎其為行身也儉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不取先為天下先而人已先而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守其人皆取先人已取先取先而人不能勝矣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強是能勇也儉為不足而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用之不可既足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強之速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卓所以能立其成者以慈宜若有所不行也外自本觀之以守則固夫惟慈故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始也舍其慈則死係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 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富似我宜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慈主于愛愛物仁也而獨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于末為本而不老也所謂小而獨慈者其本也愛物也方語其本故不日仁已慈慈者父道仁之本盛矣不假為者也含之為德寡欲曰也貴本也寧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于其為禮也不得已而非禮則聖人對禮至將以為儉乎若方本乎本乎聖人之獨儉于非禮則無未非老子則不知本地人神皆以謙為道于是為至乎于易謙是也天莫大焉區區以奢後自廣者其陝甚矣唯無以未傷

本無以妙為內者至虛也此聖人之所以為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處天以事器長道儒後幸免之蓋夫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王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敵文攻于後以北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殺伐而尚以慈為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董註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于敵國利欲勝于鋒鏑盡亦寡欲以至于無欲以全其所寳乎

夢得註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齊雖故郭三者推慈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衞之此老氏之所惻然有期于天下者與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古者車戰爲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祇爲用武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士之爲言事道而以事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爲士者不武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因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爲況其他乎無爲爲之之謂天德至于無爲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主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寳。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矛殳戟干也說文云扺手執斤曰兵幾乎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聖人以慈爲寳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爭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篤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躁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躁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動常出于迫而其應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無爲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于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寳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寳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既申言慈之寳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舉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莫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雖爲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行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閒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之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睹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舍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莫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愚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為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亦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由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自其君而推之則事雖不同皆臣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可以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與體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乎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為為無為而致然不為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為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足閒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足疑也夫唯人之無知足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于衆之知則為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甚易行是以天下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為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足以知為天下後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主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及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人發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不知為近實知知為多偽則為上矣憧不知知之為偽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為樂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為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以知入以不知作知即釋氏之知無甚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遺其有隨以不知道其知為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讀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性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病也凡有覺皆病也學者方捉以為玄覽實而許之病矣覺瘳乎聖人之不能察知無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棄而病瘳矣知不知〃所謂生而無生真性混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狹胡夾反一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 夫生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于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篤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猶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已也守之而不猷是以見不出窺聞不出聽驀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厭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困于物也故教之門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厭狹淨識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危弱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呂註 民不冥于道而唯識知之向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于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于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凡命于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其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挾其居也自愛以害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壽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元澤註 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爲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爲賊尊而威不能勝也夫奸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致下衰不能使之復擾乃盛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爲唯厭其生故其不厚而覃聖人不然使民道遑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居然之性則其有于威者乎莊子曰將牟民之國黃帝之國蒞齊之宮惕武之室此明世世下棄帶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遺之時則然也卜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其也莊子曰不啟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身與矜成自責則曉物此所以自救其居自厭其生亦以救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爲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

爲非夫然則豈至干于天之威也

董註 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家舍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弱于小所而賁所無以自彼其居則更棄有著無而蔽于藥庶以厭其所生奚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跡而其大無量當價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遵之害而其用不窮當篠而責之以致其用則養氣令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福無而無非頑也兵生非貪生而生非敬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來害厭棄于人矣見賢適切題他去上尋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欲其居自愛則絕如嗜欲而不厭其生進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我無知之之見忘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知慕者也聖人足於內之視人之善不加盡其不畏不加損見以皆與之無爲蓋居御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害使我是人居易使天下兼是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道物隨所遇而安故不彼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其其實也我雖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自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 威可畏者抱壽賊身之事夫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戒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所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威厭猶惡而棄之也乎日所處凡指壽啟身之事無所畏狎狎習爲常安然其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吏惡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處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亦大可畏者不至矣曰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身自纇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大亜也聖人于自愛之道搽自知于中然含豈襲明知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安之篤然謂道自然若無以生爲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

不自貴此聖人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將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之明自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繟音闡繟舒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繟為長蓋默則亶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

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違天道之難知是以難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終勝之所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伸之將無所思不可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之哉繟然若舒緩若無一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窺天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惜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不敢則活勇于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于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知非可以知知而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為不可知也人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人之與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主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為如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識不知乃所以順之也

息齋註 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而者蹈之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輕于用勇人之所樂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知其惡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善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是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

吳註 敢為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聖人難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天之殺之則為惡者皆得罪而天網不漏也非天人不可輕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能勝人非如人之訐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其報應之速天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罪天非人謀之所能及天雖無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不失一毫之人恢廣大似若踈而不發為之而天常自失一殺之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發之而天自殺之也

宏甫註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近天之誅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踈必有失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斲陟角反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

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呂註　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使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為奇乎然而執之而不赦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用于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嘗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驅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避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畏畏必歸于厭盡而使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舉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為奇者孰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踈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薛註　我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　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矣如此亶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按紐也純本云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則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雖極反覆要歸其重于此耳

蘇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犯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呂註　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矣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殺而求其而食是謂同德美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邪甘其食美其俗安其欲樂其居則矣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邪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息至下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無有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于輕死者以其踶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貴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脆輭也徒類也合手曰共

亳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共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華

蘇註 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呂註 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與天下之至柔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衆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畜下有爲則堅強無爲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 此章九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于無爲剛強雖未離于道而去于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于道矣

吳註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死之故勝恃強者意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殽齊兵入晉栗石接人競敢于搴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爲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爲近根合共之大餘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兵強者爲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餘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如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已凌人必覆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一處人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弰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弰向下弰在上是抑弰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弰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弰而使之向上見賢遍反

希聲註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益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是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而徵天下謂之似不肯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雖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于均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爲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爲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豈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爲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自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它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寡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寡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反角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二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呂註天下之物惟水爲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于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惟水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爲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鮮

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於勇者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事天下推之以柔弱而常爲名尸謀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取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而口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爲社稷主爲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發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受之者也

宏甫註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折故攻堅強者莫勝于柔弱柔弱者不與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軟易柔弱爲也果專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丘山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爲社稷之主孤寡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安天覆四海之無因人可得

邪雖欲剪除而擅威之祇自勞耳此蓋若反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契苦計反徹徹去也直列反

蘇註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于今不知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生人方以妄爲常驚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有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有契之合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怒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

不可勝解矣故只知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安善和大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身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我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王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爲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息齋註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爲善未足也是以聖人合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是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豈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焉亦司契而已

吳註 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數謂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人來責于已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于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静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法通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于爲方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偫省徭役也舟輿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人聲望乎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各謫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 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呂註 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大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夫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文相就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大古之治也然則世之大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衰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爲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尚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磬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衣文武周公之陸緒而齊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歲周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閒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頒文檄令督猶邇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十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不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乎泰不可得也即殺而不言謂昇玄水澂跳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爲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爲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貪土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則不遠徙此盡性之命矣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功可以爲此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故學其書以加

之攻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吳註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甚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車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臾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自足于內知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與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享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雖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不遠徙而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爲人之爲去聲

蘇註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註 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循之有哉

有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爲一萬物與我爲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爲悅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于是不能鄉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 衷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安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于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

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豈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弟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剝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默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二終

老子翼卷之三

附録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峯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智翳居

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絜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商朝

屢易容貌不改宜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眞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淸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錄形物表卷迹方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淸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覊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濶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焉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傲吏

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炎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循鑄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斷天奔地軸之所蛇食鯨呑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姧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攙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旣剪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纘頊建國不同

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産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千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𪀚林肺石特降皇情視綱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懸天無入牢之星地絶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咸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

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靑致世俗於濶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竝入提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愼無絶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

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
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烏感
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
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
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王檢金繩登封
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
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
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禮猶恐
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
麋鹿徙倚華蓋罥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

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
往因歷試總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
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
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槃揆景瞻星擬玄圃
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
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衞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
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
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蠲祀之禮顯仁助於王
者冥福賚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
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

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
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
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
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懃皇
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澆泊俗異沖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
鳥亂弓多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
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
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啟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
維皇受命乃神乃聖嚮發地鍾炎靈天鏡宇宙開朗
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叅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
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賮王會書琛青雲干呂
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懃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皐彌望梅梁桂棟
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凄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
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響象大音希聲
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賚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資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

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緘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為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為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

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輿車諸子驂乘徐甲為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為我著書遂館終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君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為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

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鈃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季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

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沼計然曰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築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季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季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闞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黄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

二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致也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

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
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
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
也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
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
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
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輻字爲三
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

上下尹喜別內修之旨解注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河上公章
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
名遵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
郭象字子玄魏晉間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
文明二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四卷沙門鳩摩羅什本西
胡人苻堅時自王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沙
門僧肇晉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范陽
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劉仁會後魏徐州從野人注二卷吳郡徵
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
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
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述義十卷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
士孟安排疏大五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
寶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
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并
作音義唐魏徵作義五卷大宗相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十卷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
南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紐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顗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

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
作述義十一卷金紐一卷道士車若沖作疏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二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通義郡道士任
太玄注一卷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
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
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
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
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

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虚極無為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虚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宗室中再校定道藏經與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為廣

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見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虛席晤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答云何為謗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擕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耀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歎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名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焉家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會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冶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註云新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

其所居爲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弃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之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同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

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名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

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名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眞宗名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淸昭應宮使王曾請挍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淸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見了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

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敎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與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淸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

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淸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命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五[illegible]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

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係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雜録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寔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

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夭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黄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

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刋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

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閒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予瞻意然予自居頴川十年之閒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穎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見遺言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異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益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矣之其

出彌遠至賾秘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名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眞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閒有若清靜之上雖畱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憂等於倉猶謂絶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弃諸地而不用謂絶學則無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雖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充

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後學宏闡至神伏
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
而形為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
將齊心服形而損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
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
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顓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
天弢況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
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
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
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

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
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
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
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
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
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按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道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
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
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
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為道德者
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
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
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為作
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
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為老子詳而為列
子又其詳為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
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

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
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
行矣此所以為老氏（見眉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
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
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
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

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

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淮海集）

鼂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耄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鼂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眞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

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頼傅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擷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傅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直齋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

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眞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綠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

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强見道鄉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録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乎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

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汩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淸明在躬然後揚波涵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變渨以明潔而莫之知乎

力為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汩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鄉也清汩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鄉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

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删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

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

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恝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曉曉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何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黄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呼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寛大而不知致察於虚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

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虚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丹神氣水火也虚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眞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

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郃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記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雙注者多雖能於理

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又中理也办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殢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

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黄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衆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殢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袤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

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

讀問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將所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嘗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攷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爲不幸于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喩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覩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

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覩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

德問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

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

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失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畀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身）又曰或問何

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

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

袞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名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畢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

得者爲漢文帝葢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開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虚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葢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者潛藩盛德錄內一篇

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爲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巳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弃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豈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謬失本意又茲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卽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睿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茲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葢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春

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稚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葢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叢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亳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竊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

合於渠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益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

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予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屛居亳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

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豈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緜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家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牴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繄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緜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脩己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柰何絕去

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柰何純父荅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宅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

謂之撑犂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耶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

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眞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子聞之憮然而嘆

使子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藴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眞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

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旣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

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爲

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黄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與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弒

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幷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幷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贄溫陵人仕至姚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考異

古書傳世爲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開元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字乎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盡削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爲此書禍也薛君釆氏作老子集解別爲考異一篇附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覩卷軸既多異同滋甚其爲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作矣皆知善之爲善皆上一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龍興碑無故字傅奕古本猶上並有之字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功成而不居古本作功成不處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古本治下有也一無之治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一無敢字古本無也字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爲矣彭耜本無不治矣

第四章

沖古本作盅或不盈碑本作不滿開元本蘇本或下有似紛碑本作芬淵兮河上陸兮作乎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或作常一或作若吾不知其誰之子碧君虛司馬本無之

第五章

不屈河上陸作不詘多言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竝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材述下有之擇本無且故能長生碑本作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其無私古本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曹而作又處衆人之所惡古本處作居故幾於道業本下有矣善仁古本作善人故無尤下有矣

第九章

持司馬作恃揣而銳之古本作𢾾而兌之王弼本作梲長保碑本作長寶滿堂古本作滿室驕司馬作憍功成名遂身退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古本作袌無離乎一無乎下同能嬰兒乎一成丁有如生之畜之一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埏司馬碧虛作梴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一無若驚寵爲下碧虛作寵爲上辱爲下吾所以有大患者一無者及吾無身古本作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古本下有乎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古本作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二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一無此故混而爲一蘇故下有復古本一下有者上下古本作上之下之繩繩兮一無兮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碑本無四字古本作芴芒執古之道古本道下有可

第十五章

豫猶一下並有兮客碑本作容釋碑本作汋敦兮其若樸碑作混若樸曠兮其若谷碑無兮其渾兮其若濁碑本混若濁靜古本上有孰徐淸徐生古本一徐上有而安以久邵本安作谷故能敝不新成古本是以能敝而不成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王弼本無其靜曰復命王弼本作是謂復命芸芸莊子作云云各歸其根各下一有復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生生能天沒身不

殆朱本無此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親之譽之王弼作親而譽之其次侮之彭本無其次陳作其次畏而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王弼有二焉猶兮其貴言王弼作悠兮一無兮碑本作其猶貴言事遂一作名遂皆曰司馬無皆陳蘇曹程黃曰作謂

第十八章

廢出古本下並有焉孝慈一作孝子忠臣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程無此古本以爲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古本作美荒兮其未央哉碑本作莽其未央古本無哉如享古本作若享如春登臺古如作若春在登下怕兮古本作魄碑本作我魄未兆乘乘兮古本作儡儡沌沌碑作純純昭昭察察古作皆昭昭皆察察悶悶古作閔閔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海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飂兮若無止一作飂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異於人古本上有而欲貴食母開元本作求食于母

第二十一章

恍惚古本並作芒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一其字上無兮字一無其字句末有兮字下同其精甚眞碑本無此

第二十二章

直古本碑本並作正 豈虛言哉古本言下有也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一無故終古本作崇下同 孰爲此者天地古本地下有也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古本無同樂二字下同 信不足古本足下有焉

第二十四章

跂王弼陸作企 其在道也司馬曹陳蘇在並作於 物或惡之或一作故 不

處一處下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陸王弼寥作寞 强爲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强名之曰大 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一焉陳無此兩句

第二十六章

奈何古本作如之何 失根古本碑本作失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古本行下並有者 善計不用籌策古本作善數者無籌策又策作筭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舊故作而傅奕云古無此獨河上有之 善人古本人下有者下同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爲之古本下有者 天下神器古本上有夫 爲者碑本者作故下同 故

物蘇菜覺嗋故並作凡 呴王弼作歔一作噓古本作吹 羸王作挫古本作剉 載作培

碑本作接 隳古本作墮 是以司馬以作故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碑本無此 果而已古本下有矣 取强古本下有焉

果而勿强一作是謂古本上有是 不道古本碑本並作非道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二字 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古本作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美也若美之必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碑本志作意無矣字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喪一作哀禮作言以哀禮處之 衆多衆古本下王弼作之

有則下同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古本作天下莫能臣也 侯王古本碑本作王侯

作王 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 自均古本下有焉 猶川谷古本猶作猶

之於一本之於作之與 江海古本下有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古本下有也下並同 有力有菓 不失其所所下有上

第三十四章

氾陸王並作汎不居碑本作不名有愛養一作衣被可名於小一作可名爲小一作可名於小矣下同古本其下有終歸焉古本作歸之不爲主爲一作知以其不自大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古本下有者出口古本碑本口並作言淡乎古本作淡兮

第三十六章

歙古本作翕王弼作翕柔勝剛弱勝强古本勝上有之脫古本作悅邦一作國

第三十七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鎭以一作以之鎭亦將不欲古本亦上有夫不欲以靜一作無欲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古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仍之王弼作扔亂之首也愚之始也二也

處其厚古本四句並作處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下同天下貞一作王其致之一也開元本無一也萬物得一以生元本無此并下萬物無以生恐滅十一字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自稱古本作自謂此其古本作是非乎古本作非歟數輿無輿古本作數譽無譽一作車琭一作碌如玉其如古本作若下同落落一作硌硌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古本道下有而故建言一無故有之古本有曰下類一作纇進道若退一在夷道上辱古本作驛偷古本作媮渝古本作輸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爲稱古本作王侯以自稱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一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人教父古本作學父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一無吾也二字希及之政和本下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程本無是故

第四十五章

沖古本作盅屈古本作詘淸靜爲天下正古本爲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古本糞作播吳幼淸本作以糞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此咎莫大於欲得韓非本古本作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本無之又無矣

第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古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二字韓非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其出彌遠韓非遠下有者古本作彌下同

不行而知 一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 古本下者二者 又損之 一無之 無為而無不為矣 古本

作無為無不為 故取天下者 王弼無故者二字 不足以取天下 古本

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 一作得善一無矣下同 惵惵 古本作歙歙一下有焉 渾其心 古本作渾

渾焉 孩之 王弼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 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 生生之厚

古本下有也 夫何故 古本下有也 無死地 古本下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 一作夫莫之命 畜之 古本作德畜之 亭之毒之 一作成之熟之

養之 古本作蓋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 古本始下有可以 得其母 一作知 襲常 葉作襲襲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 碧虛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 資貨有餘 古本作貨財一作貨財 盜

竽 舊俱作盜夸 非道哉 一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夸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 韓非無者下同 子孫祭祀不輟 韓非本孫一有以 非作子孫以其世世

不祭絕祀 修之於身 一無於下同 乃真 作志 韓非作志下同 乃餘 有餘作能

修之於邦 邦舊俱作國下同 何以 古本作以矣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古本作含德之厚者比之于赤子也 蜂蠆 古本作蜂蠆

朘 古本作全作朘 至也 無也字下同 而不嗄 一作嗌不嗄 古本作

嗌後人以赤子之又增入之 古 曰強 古本作則強 是謂 古本

作之謂 不道 非道本作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古本下有也 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

而賤 古本上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 古本正作政 無事 達真本事作為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作一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古本作民多智慧邪事滋起 滋

彰 古本作章 我無欲而民自樸 二本上有我無情而民自清

第五十八章

悶悶 古本作閔閔 醇醇 古本作淳淳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韓非作人

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一 劌 纂微作劌 非

作民之迷其日固久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 若一作如 是謂早服 謂韓非作以服一作復、謂之重積德 韓非作是謂重積德、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黄無下四字 深根固柢 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柢一作蔕、

第六十章

治大國 韓非作治大國者 烹 烹不當加火 其神不傷人 韓非下有也 聖人亦不傷之 韓作不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一作天下之交牝 以靜為下 古本作以其靜故爲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爲之下一無此句 故大者宜為下 一無故一作爲之下

第六十二章

奧 一下有也 善人之寶 司馬程之下有所 加人 彭本加於人 坐進此 諸古本作進此道也 所以貴此道者何 一無何作何也 不曰 陳纂微曰作日 有罪以免邪 罪下一有可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 古本難下有乎下同一無其 天下難事 難上亦有輕之下同 諸多易 古本下各有者 猶難之 彭猶作由 故終無難 古本下有矣

第六十四章

易判 判一作泮一作破 為之於未有 古本作爲之乎其未有下同 豪 一作毫 九成 一作九層 千里之行 一作百仞之高 聖人無為 一上有是以一無聖人 常於幾成 一於下有其 則無敗事 一下有矣 復衆人 古本復上有以 恃

舊正作輒非 不敢為 一下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 古本作以其多智也 國之賊國之福 下古本各有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古本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 乃至 古本作乃復至一上有然後、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 古本下有也 以其言下之 古本作必以其言下之一作以言下之下句同 民不害 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七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 清原本無此句 其細也夫 一無也夫 寶而持之 一作持而寶之寶一作保 慈故能勇 古本上有夫 器長 韓非作事長 舍其慈

且勇 一無其下二句同 死矣 古本作是謂入死門 以戰則勝 一作以陳則正 以慈衛之 一上有以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 古本作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 善勝敵者不爭 林希逸本作善戰者不與無敵字 古之極 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古本下有曰 仍無敵執無兵 古本作執無兵仍無敵王弼作扔 輕敵 古本作無敵 輕敵幾喪吾寶 古本作無敵則幾亡吾寶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古本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本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不我知也一無也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被褐一作披褐一褐下有而

第七十一章

上古本作尚矣病古本作病病矣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大威至矣一作則大威至無狹一作無狎夫唯不厭吳幼清作夫唯不狎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知字非繟一作坦一作默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一民下有常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本作吾得而殺之孰敢也一作豈得而代司殺者而一作夫是代大匠斲是下一有謂希不自傷其手矣一作希有不傷手矣一作希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古本下有者下二句同食稅之多也一無也下同以其生生之厚也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唯無以生爲者一上有夫爲下有貴一貴生政和本下有也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一上有萬物二字柔脆脆一作弱之徒古本下有也下句同兵強古本下有者共一作折強大處下古本作故堅強處下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作其猶張弓者歟邵猶作由弃補之一作與之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于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功成而不居一作功成不處見賢耶一無耶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一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能先先一作勝以其無以易之也一無以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上有故無二之莫不知莫能行古本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本人下有之言是謂一作是爲若反古本下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一下有者必有餘怨一無必故有德司契一無故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一無民一作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一下有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衆本無此句甘其食古本上有至治極民各六字安其俗俗一作居樂其業業一作俗音一作聲使民至一無使而不相往來一無而相下有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古本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不積不一作無天之道之一無

老子翼卷之三

御註道德經二卷

(清)世祖福臨撰

清順治十三年內府刻本

御註道德經二卷
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老子載漢書藝文志、而不載其有註。隋
書經籍志以下、註其書者著錄日繁、焦竑老子翼
作於明萬歷中、所採尚六十四家。竑所未見者不
知凡幾。竑以後之所註又不知凡幾也。蓋儒書如
培補榮衞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消解
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
書之偏駁悠謬者異、故論述者不絕焉。然諸家舊
註多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傅以虛
无之理、或岐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羣言
淆亂、轉無所折衷。惟我
世祖章皇帝此註皆卽尋常日用、親切闡明、使讀者銷爭
觀而還淳樸、爲獨超於諸解之上。蓋
聖人之道大、兼收並蓄。凡一家之書皆不沒所長。
聖人之化神、因事制宜。凡一言之善、必旁資其用。固非拘
墟之士所能仰窺涯涘矣。

御製道德經序

朕聞道者先天地而爲萬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也。惟至人凝道於身。故其德爲玄德。而其言爲聖言。老子道貫天人。德超品彙。著書五千餘言。明清淨無爲之旨。然其切於身心。明於倫物。世固鮮能知之也。

嘗觀其告孔子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而仲尼答曾子之問禮。每曰吾聞諸老聃。豈非以人能清淨無爲。則忠孝油然而生。禮樂合同而化乎。猶龍之嘆。良有以也。自河上公而後。註者甚衆。或以爲修煉。或以爲權謀

斯皆以小智窺測聖人失其意矣開元洪武之註雖各有發明亦未彰全旨朕以聖言玄遠未學多岐茍不折以理衷恐益滋謬誤用是博參衆說芟繁去支釐為一詮理取其簡而明辭取其約而達未知於經意果有合否然老子之書

原非虛無寂滅之說權謀術數之談是詮也於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或亦不相徑庭也爰序諸簡端以明大旨云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序

御註道德經 上篇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上道字乃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道乃真常不變之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上名字乃立言之名可名言之也。常名即常道之名。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道也所以生天地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道所生也所以化生萬物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法道之無也觀字也妙者道之微妙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有者法道之有也。徼者道之邊際。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無也同出於道而特異其名。同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以玄字形容道之不可名。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已至矣玄之又玄則玄亦不足以名之至矣故為衆妙之所從出。

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凡天下之名可以立言者非常道之名也故無名之道渾淪無體而天地於此始焉及其有名長養不窮而萬物於此生焉道之有無無如此故得道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是聖常無欲以察道之微妙焉至於精之五常拖之而得無物不有無特不然是謂常有蓋欲以察道之邊際焉正以有無而皆非判然二物也同出於自然之道而特異其名可蓋世有以有為道者有以無為道者有以非有非無為道者有以亦有亦無為道者彼皆分別執著而不知有無渾融故有無渾融斯謂之玄然玄亦不足以盡之而且玄之又玄是為衆妙之所從出而天下之道莫有過之者矣。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真美不可知也。皆知美之為美即非真美。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真善不可知也。皆知善之為善即非善矣。故有無相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難易相成。見以為難則易至見以為易則難又至。長短相形。有長而後見有短有短而後見有長。高下相傾。下者以高為望高者又以為下歸。音聲相和。此唱而彼和之皆而此又和之。前後相隨。自以為前而有前乎我者則為後自以為後而有後乎我者則為前。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為。行不言之教。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萬物作焉而不辭。作無動也不辭謂不辭辯禁止也。生而不有。不有不自有以為德。為而不恃。不恃不自恃以為能。功成而不居。不居不自居以為名。夫

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去謂物不能去也。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脩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言性情之事夫人之所謂美善皆生於情以遠情為美未必真美以適情為善未必真善知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勝美惡無主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將復其性必

化其情是以體道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美者固美惡者亦化而為美善者固善不善者亦化而為善是以用無棄物教無棄人萬物各遂其性若未嘗使之然者故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則萬物莫不仰之如天地而愛之如父母更無離去之者矣。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貴難得之貨則民竊於無有而至於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如尚賢貴貨之類凡爭盜皆起於見可欲。**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除去嗜好其心常虛則欲盡理還而腹實矣。**弱其志，强其骨。**和柔收欲其志常弱則無欲自剛而貪強矣。**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常使百姓無聰明絕嗜欲縱有知識者亦不敢有所作為。**為無為，則無不治。**夫為治而至於無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聖人見夫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故不就矜天下之知其於賢也非道而不用也而不矜尚之以務民相戕之心則民逐於自然而不爭矣其於貨也非棄而不收也而不貴重之以務民貪竊之意則民安於素朴而不為盜矣夫烈士狗名貪夫狗財亂所由生也今不尚賢則不見名之可欲不貴貨則不見利之可欲而心不惑亂矣是以聖人之治使心常虛而腹自實蓋清淨而道來集也使志常弱而骨自強蓋無欲而德自剛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惟不啓其無涯之知故不窮其無窮之欲民皆迷淳抱朴間有知識者亦不敢有所作為則天下皆歸於無為而無不治矣夫無為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果何以致此於民哉亦曰聖人者因自切未嘗有知也間未嘗見天下有可欲之事也。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本無名，故沖然爲衆妙之門，故用之不窮，而莫能盈其量。淵乎似萬物之宗。淵，至深之底也。道爲萬物母，故曰宗。挫其銳，心出而入物爲銳，故當挫之。解其紛，物入而搆心爲紛，故當解之。和其光，光，本體之明，和之而不曜。同其塵。民庶之雜，同之而不殊。湛兮似或存。湛然至清，如有所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之所從生也，其似在帝之先乎。帝，謂生物之主也。

夫無爲之道，本至虛耳。然以之道衆有，雖天地之大，民物之廣，無所不遍，愈用而愈不窮。物有滿而道未嘗滿，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淵乎似萬物之宗也。人莫不有道，惟聖人能全之。何以全之？挫其銳，恐其入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搆也。不入於妄，不與物搆，則汙染去而光生焉。然苟自曜其光，則是有心以立異於衆矣。故和其光，以至潔之光應至雜之塵，而無所不同，直塞萬物而爲道哉。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至清而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道雖存，然莫得而名，故曰不知其誰之子。然又不可謂無也，故曰此其似帝之先乎。帝者，生物之主，群化由底成，其後者也。而道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道德經上篇　五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乃最無容心之物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者，鑄冶所用鼓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惟其空虛而無屈竭之時，是以鼓盪而有引伸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者，不偏不倚之謂，即道也。

夫道實於帝之先，而不知所從出。故聖人爲無爲而無不治，功成而不居。人宜容存一心曰：我能仁百姓哉？天地體此道者也，其生物也，以不生生之。聖人體此道者也，其治天下也，以不治治之。何也？萬物與天地同體，百姓與聖人同體。天地聖人，內不見有能仁之心，外不見有所仁之物，其自視猶芻狗然，則其視萬物百姓也，亦若是而已矣。惟不自以爲仁，故其仁無窮。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者也。則體此道者，爲無爲而言亦無言可知已。夫發於聲而爲言，而出此言者不可言也。人莫不然，然而性徒尚口，乃窮者，以其心不倚於有，則倚於無；不著於取，則著於捨，不能與道相符故也。夫惟不倚有無，不著取捨，而與道相符，是之謂守中。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

道德經上篇　六

不窮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言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道本真常不識，故曰不死。牝能生物，猶所謂母也。謂之玄者，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言天地自此而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絕；若存，存而不可見也。微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人如天地之生萬物，不知天地乃生於道也。吾何以見道之神哉？學之於谷。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形，生安有死耶？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主者也。道之所以主天地由此而已，故曰是之謂天地根。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觀其存哉？人能如是，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若神，而吾之用之無所容心，脗合而已，尚何動之有哉？此章乃修養工夫之所自出，老子之物意，卻不事主修養也。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自生者，惟生物而不自愛其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者，後己而先人也。外其身者，薄己而厚人也。身先，謂人莫之能上；身存，謂物莫之能害。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私，謂身也。後身身先，外身身存，故曰成其私。

上言道生天地，此章言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成百姓也。長生久壽，莫如天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正以天施地生，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未嘗一日愛其施，未嘗一日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萬物莫不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真常不變，浩然與天地同量，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不見有身，故天下之有身者莫我若也。故大德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蓋聖人之心，明通公溥，洞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反以之成，通則固然耳。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不爭，不爭處高潔也。眾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於道，似有道者之善也。居善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心善淵

空虛靜默。深不可窮。善淵也。與善仁。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言善信。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政善治。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事善能。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動善時。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水兼上文七者之善。而不爭處高潔。故無怨尤之者。

聖人既已後其身。外其身。則又烏見有可爭之善哉。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上善者。道之所謂善。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盖水灌溉浸潤。有利萬物之功。乃處衆人所惡汚下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也。夫水兼七者之善而不爭。而聖人以之。是以居之安。而居亦善地也。定而靜。而心亦善淵也。仁霑天下。與亦善仁也。爲言之擇。言亦善信也。以正治國。政亦善治也。泛應曲當。事亦善能也。與時偕行。動亦善時也。夫人之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聖人備衆善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天下亦無怨尤之者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盈則必溢。恐其溢而左右以扶之。曰持。銳則必折。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戒之在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戒之在傲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當存謙退之心。是謂天之道。

此章言守身之道。知盈之必溢。而以持閑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不銳之可長保也。是故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作功成名遂。而常存謙退之心。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其得天之道乎。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乘也。營即魂魄也。抱一者。相合而爲一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無所知。而其氣至專。無所能。而其氣至柔。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者。玄妙之見也。者之則不免收疵。故當滌除之。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愛安民愛必。不因以事治國。國必不治。清淨無為。則民自化矣。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心也。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為雌者守靜。養動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

而不存知識故曰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宰者不自以為能宰制也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故曰玄德

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故魄為物魂為神也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運神常有以載乎魄衆人以物役性神奮而魄不治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則魄常有以載乎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雜此固聖人修身之要而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此也神不治則氣亂而強者好鬭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非畏見其孰能之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役則戰玄覽矣苟此見未忘遣有著有就無著無可滌病乎於是并其玄妙之見而亦滌除之庶不為見所病矣若此者苟誤認之不幾以虛無寂識為學乎不知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嘗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蓋如鏡之於物來而應之非有意於索照也所謂知無知也夫聖人之道既足以生畜萬物而又不有不恃不宰苟非玄德深遠其孰能與於此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輻輪之股也轂車中之容軸者也當其無謂轂之空處轂作空虛乃可行車故曰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為器器中空虛可以容物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室惟空虛故人得居處故有之以為利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則有者所以為天下利無之以為用車之轉軸器之容物室之出入通明皆當其無處則無者所以為天下用此章言有無合一之妙世人但知有之為用而不知以無運有其用乃神觀乎乘載以車而必轂有空虛之處乃得車之用日用以器而必器有空虛之處乃得器之用居處以室而必室有空虛之處乃得室之用三者皆當其無有其用而天下之理可以類推矣故非有則無無以施其利非無則有無以致其用可見有無原自合一知此者之不可分斯知道之至也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盲謂惑於視也五音令人耳聾聾謂惑於聽也五味令人口爽爽謂失正味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發狂謂心神不定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謂非日用常行之物。行妨妨害德行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內也。受而不取納而不留。目者外也。貪而不能受。愈見而愈不足。故去彼取此。彼者目也。此者腹也。

此章言聖人守身之旨。至人性定于中。目辨色。耳審音。口和味。田獵以時。珍貨在御。隨境而中不感。蓋得其正也。若中無所主。則為物遷。遷使五色足以盲目。五音足以聾耳。五味足以爽口。田獵足以亂心。難得之貨足以傷行。種種皆失其正。外汩而真漓矣。聖人惟守內不務外。使其心不受諸物。為不隨觸遷流。故為腹而不為目。既去彼以取此。則中常湛靜。而湛然不擾矣。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寵榮貴也。辱卑賤也。若驚不安之貌。寵辱若驚者。言驚寵如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言畏其身若畏大患也。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人知以辱為下而不知辱生於寵。則辱非下而寵為下矣。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知寵為下。則得之若不安而失之之時。亦若得之之時。無所損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大患者元生疾病。攻之于內。寵辱得失。擾之於外。皆因有此身。方有此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謂忘其身也。知身之非實而忘之。則大患盡去。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貴自重其身也。不輕以身為天下。天下反可寄於吾身。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愛自惜其身也。惜以身為天下。天下反可託于吾身。

夫聖人既不以外而賤內。則其守內也。驚寵如驚辱。畏身如畏大患。何以言之。寵辱原非兩物。寵為辱先。故下之而得亦若驚。失亦若驚。則未常安寵而驚辱矣。有身乃大患之本。能忘其身而吉凶皆不得擾之。則身且若無。而患自不生矣。推而言之。貴以身為天下而天下可寄。愛以身為天下而天下可託。則知不

有其身。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平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無也。搏之不得名曰微。搏執也。微細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道也。三者之名雖立而究竟不可分。則故仍混而為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皦明也。昧暗也。凡物皆上明下暗。而道則在上不明。在下不暗。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運行不絕之貌。運行而不絕。不可名。則歸於無而已。是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若有若無出入變化之意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古之道自無而出執其物之無以御今之有則能知古始之所謂道矣是謂道紀紀紀綱也治道之綱也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道者無象無臭先天地生於何而可見可聞可搏乎惟因其不可見而名之曰夷因其不可聞而名之曰希因其搏之不得而名之曰微然欲聚三者而問之雖智者不能名狀則混而爲一仍見道無可分而已是道也仰觀於上而不見其明俯觀於下而不見其暗繩繩不絕以運行之及執名以求則復歸於無既歸於無而又若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則謂有不可謂無不可而以惚恍名之至矣哉道之盡天地而不可執著也以爲來而迎之無前以爲去而隨之無後此所謂道無在而無乎不在乎夫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然而追於物之所自生豈非古乎觀於物之所現在豈非今乎得道者惟執古以御今則知古之所始而無窮之道紀在是矣

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

不可識故強爲之容不可識則不可形容而勉強形容之豫若冬涉川戒而後動曰豫猶若畏四鄰疑而不行曰猶儼若容言其不敢慢渙若氷將釋言其恐欲陷敦兮其若樸言其質曠兮其若谷言其虛渾兮其若濁言其不與物異以上皆強爲之容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徐者臨其自然之意保此道者不欲盈常虛而受則無盈滿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敝故也不新能不新也成能成也

此章言得道者之以虛爲用也頊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其入道之功由微至妙妙極而玄玄則通通則深不可識矣至於不可識則又何從而形容之哉以爲如不得已則若冬涉川以爲如恐人見則若畏四鄰以爲莊敬而若容以爲恐懼而若嚴氷以爲若樸之未雕以爲若谷之能受以爲渾然若濁而不與物異此七者疑之而不能擬之也意者其淸乎世俗之士爲濁所淆孰能如今之濁也而靜之而徐淸意者其能生乎枯槁之人以定誠性孰能如今之安也而動之而徐生凡以保此道者其中常虛而不盈則但見故而不新能故而不新則千歲如一日而道於是乎大成耳

第十六章

致虛極。致者推其至也。致虛而至於極則凡有皆藏於無矣。守靜篤。篤固也。守靜而至於篤則凡動皆涵於靜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動也。復者復其初也。萬物有作必有復。虛極靜篤以觀其作且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芸卉之狀也。歸其根。知華葉之生於根復歸於根也。歸根曰靜。求靜者止動息念強持之而非靜也。歸根則遂於自然乃真靜矣。靜曰復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非賦命之本然乎。靜而見性斯復命矣。復命曰常。湛然常存即所謂常道。知常曰明。物無障蔽故能生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道而妄有作爲凶擴也。知常容。知常則人我之分善惡之見俱化矣。豈非容物之量。容乃公。能容則爲至公。公乃王。公則可以王天下。王乃天。王者與天同符。天乃道。至於天則皆道所充塞矣。道乃久。真常不變豈非能久。沒身不殆。沒身終身也。殆危也。

保道而不欲盈則貴致虛矣。虛則必靜。致虛既極守靜既篤則萬物皆在觀照之中。而於其作也觀其復焉。正以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於本來之地。故謂之歸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也。時至靜之中。本然之理於此

始復。故曰復命。至於復命。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矣。夫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而蹈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天乃道。此道也。即所謂常久不易之道也。人能得此常久之道。則終其身無非道矣。又何危殆之有哉。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太上猶言最上。不知有之者。相忘無言。不知所以然也。其次親之譽之。道德既隱。仁義乃彰。則民親其仁。譽其義。其次畏之。仁義不行。政刑斯作。則民畏其威。其次侮之。刑法不足以制其心。則從事權術而民侮之矣。信不足有不信。上不信而屢更治術。則民始不信其上。猶兮其貴言。猶遲疑也。言聖人自信有餘。而猶然貴重其言。不出諸口。而民自信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民安其身。功成矣。道既大同。事遂矣。

此章言世降之弊。而知道貴自然也。大道之世。相忘無爲。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及其衰也。代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此侮之意。凡此世道愈降而愈下者。由於上之人誠信不足。而民始有

不信之者耳。聖人則不然。以道御天下亦既誠信有餘矣。而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蓋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誰。皆謂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有。豈非盛治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隆。無仁義之名。而仁義行其中。大道廢缺。仁義乃名。

智慧出。有大偽。智以知之。慧以察之。以知察相加。其偽愈出。

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自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慈父之名。

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臣同心同德。無忠臣之名也。國亂而後忠臣見矣。

此章專言末流之遠於道。道隱於無形。安得有仁義之名哉。以其有所盒。有所別。而仁義乃彰。大道於是廢矣。道廢而智慧用。智慧既用。則人人出其變詐以相通相高。而大偽於是日生矣。夫至治之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六親未有不和者。自人各親其親。人各子其子。而孝慈之名出。故有孝慈者。由於六親不和也。大道為公。主臣一德。何幾而有忠臣之名。故有忠臣者。由於國家昏亂也。此見每降而愈下。去道日遠之驗。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非聖智不足以知道。然使民知聖智之名。必至馳騁意識。以為害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義本在大道之中。然使民竊仁義之名。以行其私。必有不孝不慈者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以便事。利以濟物。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無所利則不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屬也。下文樸素。即所屬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由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文不足以治天下。故當使之有所附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未受采。樸未斲器。見素抱樸。則心日無私欲自寡矣。

有道者。觀乎世之遞降而去道日遠也。曰。此名之為病也。故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棄之絕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棄而絕之。與道相忘。則人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巧利之名作而後盜賊起。不若棄而絕之。而使民無所作以為盜。凡此三者。皆其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耳。自知道者觀之。是文也。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民有所屬。故為之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豈非上古之治哉。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學至於無所學。乃為絕學。無思無為。故能無憂。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善勝惡。猶唯勝阿。相去不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人之所畏。聖人亦畏之。而其所畏者。大而無極。荒兮未央。言無畛域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熙熙。溺於所好也。享太牢。愉其美。春登臺。愉其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靜也。兆。萌芽也。嬰方生也。孩。稍長也。乘乘兮若無所歸。駕乘者。既歸則不乘矣。乘乘則似進似退。未有歸著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遺。忘也。各於所知。則自謂有餘。聖人無所不知。而實無所知。則若忘矣。愚人之心。言無所知也。沌沌兮。渾然無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矜智巧也。若昏。自晦也。察察。苛細也。悶悶。無為也。忽兮若晦。若無所見也。寂兮似無所止。若無所棲也。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有所用之也。頑鄙。則無所用。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者萬物之母。聖人以道為宗。如嬰兒之食於母。至人於聖智仁義巧利。既棄絕之。而歸於素樸。其於世也。又何所學乎。唯無所

學。乃為絕學。而物無足憂之矣。夫世人所以擾擾多憂者。以心之不能忘也。而善惡之見為最。故謂善之勝惡者。猶之謂唯之勝阿。而不知其相去俱無幾。不若併善之名無之。而此心廓然無累矣。然聖人非安意肆志而以行之也。人之所畏。吾亦畏之。而且無所不畏。荒乎其未央焉。正以畏衆人之於世味。如享太牢之美。如春登臺之樂。而聖人不然。其靜也安宇淡泊。無一念之萌。如嬰兒未孩之時。其動也乘乘然若動若不動。無所歸止。而不著迹。此其所以異於衆人也。夫人惟自見其長。則若有餘。而聖人則包舉萬物。而實空洞無物。則超然若遺矣。於謂是愚人之心也。然何其渾淪無知也。故人見明。而聖人獨若昏。人能容物。而聖人獨無為。人皆各出其見。若有所用。而聖人獨頑然鄙然。一無所施。凡此所以異於人者。蓋既道學問。以道為宗。如嬰兒之食於母而已。夫嬰兒食母。曾何憂乎。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爲之德。然大德之容。亦皆從出於道。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怳惚者。若有若無之意。有象有物。則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窈冥深遠不可見之名。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真。惟其真，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其名不去，謂道不變也。衆甫者，萬有之始也。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曰閱，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欲知萬物之所以然者，惟始於此道而已。夫遺物去智，至於若頑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何所從出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為物，惟恍而若有，惟惚而若無者也。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

有物也。乃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疑於無物也。乃其中有物。物者，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然非徒擬之以有物而已。乃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是以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惟未常去，故能閱群有之始。而為萬物之母矣。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者，以其體乎此道耳。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雖曲亦適也。故與物不違而能全。枉則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窪則盈。衆之所歸者，下也。故必盈矣。敝則新。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少則得，多則惑。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者，道也。抱一者，常與道俱也。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不自是故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不自伐故有功。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與之爭。聖人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天所謂全者，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徵歸于性。其為全也大矣。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能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必得，多則易惑，此自然之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惟其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人循理而動，本至全

也。而又能由以養之。
則其全之也大矣。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天地之理。本自自然。故自然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非出於常然。故不能久。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行也。德。得也。唯從事於道者。為能無我。故可行則行。我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

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信不足有不信。然入道貴能信。若信處有不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聖人之所以不爭者。蓋以天地之理。本自然而已。故自然之道。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盡於此。世罕信之者。喜於作也。有作必有毀。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亦可見也。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於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得喪窮達。皆信其自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亦無不樂也。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信道者。然後可以語自然之道也。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贅。疣贅也。行當作形。食餘

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夫聖人從事於自然。而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蓋亦睹夫爭者之害也。夫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而吾復取為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時傷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宜有道者之不處也。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

成。道生天地。故曰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寂無聲也。寥無形也。廓然無偶曰獨立。亘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可以爲天下母者。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莫知其所。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爲之名而已。大則往而無窮。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然而復歸其根。則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

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天地區分而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法地者。地之所至。人亦至焉。地法天者。天之所至。地亦至焉。天法道者。道之所至。天亦至焉。道則以無法爲法者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凡章言道之大而王者能配之也。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渾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混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

也。故強爲之名曰大。謂之大矣。然往而莫窮。故曰逝。謂之逝矣。然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合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蓋道之大如此。是以域中有四大。而王者秉法之。法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是以喜怒哀樂之中節。即足以位天地育萬物。則王之配道又何疑哉。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

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古者吉行所行皆有輜車在後。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累者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以身輕天下者。謂以身勞天下之細故也。輕則自失其本矣。躁則自失所主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是以聖人終日之間。其行爲可以約齋矣。然猶不辭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爲足

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踪之不可以無靜也。況乎萬乘之主，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焉則靜矣。否則以細故自嬰一物，亦足以役之。又何以宰制天下耶。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循理而行。故無迹。善言無瑕謫。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善計不用籌策。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楗，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聖人以真常之善救人，人人皆在救育之中，故無棄人。以真常之善救物，物物皆在化育之內，故無棄物。襲明，言聖人藏其明而不露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有助乎善人也。然聖人無心於物。善人雖可爲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爲可貴也。不善人雖可爲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爲可愛也。聖人之妙，雖知者亦有所不能喻，故曰要妙。

此章言聖人之行，雖靜且重，然其貴無能名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然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無棄物。蓋人與物同具此明，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故其明藏而不可見，是謂襲明。是以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然聖人忘已忘物，不知其師之爲貴，不知其資之爲可愛，則善惡兩忘，混然而化，於道，雖智者亦有所不能喻，豈非反本還原，獨覩道妙者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知，有運用之意。守，有主宰之意。谿，水所歸也。常德，即常道也。人之初生，常德內全，及爲物所遷，則日離。故常德不離，則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明顯也。黑，幽昧也。式，天下以爲法也。不忒，無差失也。歸於無極，則嬰兒又不足言矣。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

於樸榮尊尚也辱卑下也谷亦水所歸也常德乃足又非特不忒而已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既成者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樸既斲而後有器聖人把樸故用此樸以爲官長大制者無所制也割分裂也

此章言聖人以無御有同出之道蓋天下之事有非柔所能獨濟者有非晦所能獨理者有非在下所能獨成者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則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高不生於高而生於下此聖人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者正以此真常之德來之雖爲耳嬰兒也無極也樸也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惟樸散則爲器夫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以此樸爲官長焉蓋制物必割而無所制之大制則不割也其所謂抱樸而民自正者歟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爲物歸之耳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爲物之自然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之則傷自然故敗執之則乖通變故失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性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

聖人把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以無事治天下以無爲而已夫何爲哉若取而爲之以求有得斯不可得矣蓋天下神器唯神道可以御之不神者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故不可也爲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誠以凡物各有自然之性故有先後溫寒之不同剛弱動止之或異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是以聖人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好還損還以兵相報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善用兵者果決而已。蓋主於克敵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不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壯則老。物之情也。而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故不道之事。害已而勿為也。

人主者。無為者也。故以道佐人主者。亦不以兵強天下。蓋以道取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以兵強天下。亦將阻而抗我矣。況天時地利。未必無所害乎。是以善

用兵者克敵而已。非所恃以取強也。然肆主於克敵。而且勿矜勿伐勿驕焉。其心誠出於不得已。而非取強者矣。蓋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也。如素柔而用壯。壯則必老。豈可常之道哉。故當早已之。而不以兵強天下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佳兵。善用兵也。不處者。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為陽。陽主發生。右為陰。陰主肅殺。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恬澹以安靜也。不美。不喜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偏將軍之職。在上將軍之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勢言之。下反居上矣。正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喪禮尚陰也。

此章言用兵乃王者之不得已也。謂善用兵者。乃不祥之器。而物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以為常也。夫乎居貴左。而用兵貴右。正以兵為不祥。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用之。其惟恬澹乎。恬澹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然君子雖勝而不以為喜。勝之而喜。是樂殺人之人矣。樂殺人之人。豈能得志於天下哉。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而行兵之際。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所以然者。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多則悲哀而泣之。是戰雖勝而終以喪禮處之矣。以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作喜之也。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道常、卽首章之常道。無名、卽首章之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無名之樸、擬之若小。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守此樸也。賓、服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令、命令也。均、遍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始制、謂樸散爲器。有器則有名。夫亦將知止。止者、不徇其名、還鎭以樸。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水之分。江海、水之合。

此章言道爲之徧環也。道無可名、擬之以樸、可謂小矣、而天地以此而始萬物。

以此而生。天下孰敢有臣之者乎。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其服之也、如天地之氣、相合爲一、而降甘露。侯王體至道以御物、其不令而自均。本若素然、孰得見其形哉。至於萬物既作、是樸散爲器、而有其名矣。聖人不狥名以忘樸、故與之以止。止者、復於道所以來萬變而不危殆也。譬若川谷分派、而必以江海爲宗、則深器於道、而仍鎭之以無名之樸耳。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心能分別。自知者明。心無障蔽。勝人者有力。角力於外。自勝者強。克己之私。知足者富。所遇而足、則常

有餘。強行者有志。不與物爭、自強不息。不失其所者久。存其所存、不爲物遷。死而不亡者壽。眞性湛然、則死而不亡。

此章言聖人之道、返照內觀、取諸己而皆足也。蓋分別之心未除、則知人而不能自知。若夫知常之明、自知了然。夫相角之力、雖勝、然勝人而不能自勝。若夫充己之踰、非力所及矣。貪慕者日見不足、我拱不足之見、則富矣。逐物者物得相加我。惟躬行不怠、則志不可奪矣。夫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不失則久。死生大故、而性未嘗亡。不亡則壽。至於能久能壽、豈非不生不死者乎。至人所爲萬物皆備也。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無繫著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不爲主、無主宰之心也。常無欲、可名於小。湛然常虛、則似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無物不容、則似乎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道體之無方、故若氾兮、無著可以左、可以右、無所不周也。既無不周、是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又未嘗居之以爲功。蓋道者愛養萬物而

原無主宰之心也。惟其虛而無爲。故無欲而可以名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則又可以名大。然而小大實非定名。而惟其能小。所以能大。故聖人終不自以爲大。乃能成其大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者。無象之象。即道也。往者。歸之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往而不害者。於物無傷也。樂與餌。過客止。樂可悅耳。餌可適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

道德經上篇　三十五

夫萬物恃道以生。故聖人執此道。而天下自然歸之。歸之而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平泰矣。夫樂與餌。以待過客。客過則止。孰若道之出言也。淡乎無味之味。而其不可見不可聞者。正足彌亘今古。用之而無盡哉。以見恬淡無爲。乃成大象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歙。收歛也。張。開大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謂雖若幽隱而實明白。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言盛衰往復之理。而得聖人制心之妙。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者。已然之辭。於其張已知其歙。於其強已知其弱。於其興已知其廢。於其與已知其奪。如日之中昃。月之盈虧。必然之理。雖微甚明也。故見形者。以爲剛強莫制柔弱。論理者。則猶柔弱之勝剛強。夫人之不能離於柔弱也。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魚藏深沙之中。柔弱自得。而可以生活。離而在陸。必無幸矣。聖人退處巽順。而能力旋天地。豈出其利器以使人見哉。蓋剛強之爲害。甚於兵刃。故以利器喻之。

道德經上篇　三十六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作。動也。鎭者。壓定之使不動也。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言道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就之以乘忘也。無爲而無不爲。則爲而無爲之意矣。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顧萬物

御註道德經　上篇

之化。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必將紛紜多故矣。聖人知之。則於其方作。而以無名之樸鎭之。然而苟有用樸之心。將使樸非其樸也。故并樸而不欲。則靜之至矣。夫天下之不靜。皆起於欲。不欲而靜。自然無爲。天下有不同歸於正者鮮。

道德經上篇　三九

御註道德經　下篇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德者。相忘而化也。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有以爲。則爲容心矣。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莫之應。雖民而民不從也。仍。引也。攘臂而仍。言攘臂以引之。形容強之之意。

道德經下篇　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前識者。用智也。華者。浮妄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厚與實。務內也。薄與華。務外也。去彼取此。猶不爲義禮之類。而爲道也。

老子於此章。首言上德。非離道言德也。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上德者。得道之德也。下德者。失道而援德之德也。上德者。不思不勉而道自足。故

曰有德。下德者。勉強以求性不失耳。而何德之有。故曰無德。上德者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若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至於仁義皆不免於為之。其所以異者。仁以無為為勝。義以有為為功也。若禮則其所以為之者。最拜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去道日遠矣。故自道五降而至於禮。禮者將以請忠信而止亂也。及夫強之而不應。則刑罰干戈種種而有。故禮反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猶之智以事愚。多智則惑。亂本真。得妄然實。反為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忘仁去義。絕禮遺智。而志於道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極也。言極其致。無不同也。天無以清將恐裂。破致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物不不定也。神無以靈將恐歇。消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盡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枯槁也。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作也。故貴以賤為本。未有貴乃貴之所自立。高以下為基。未有高乃高之所自起。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孤寡不穀。以賤自稱也。故致數輿無輿。致。至也。輿者。總名。若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輻為轂為材。逐無輿矣。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燦然也。落落。堅然也。

此章言得道之妙。道一而已。天之所以清明。地之所以安靜。神之所以不測。谷之所以容受。萬物之所以生育。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極其致。皆同出於此。苟不得此。則種種變遷。而天將數裂。地將震動。神將消歇。谷將盡竭。萬物將枯槁。

侯王將不得有其高貴矣。夫為侯王者欲常有其高貴。則非得道不可。而道果何在乎。視之不見。執之無端。亦天下之至微矣。惟其至微。即其至賤。猶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也。不見侯王乎。其稱孤稱寡稱不穀者。非自居於賤邪。而貴之本在此矣。推其至如數車。然於車之所有本者物物而數之。以為是車。且無車矣。道之不可名。亦若是耳。豈獨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可以指稱之。而貴賤之耶。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反者。復也。復歸於靜也。弱者道之用。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此復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復性則靜矣。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至弱。而運動乎天地。則強莫加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爲有生於無。有無相生。終歸之道。則首章有名無名之說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勤而行者。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也。故建言有之。建言者。古人所立之言也。以下數句是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辱。污也。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偷。苟且也。質真若渝。渝。變改也。大方無隅。大方者。太虛也。隅。東西南北之類。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虛人之志。而終以見遲。曰貸。

此章言世人信道之難。因述古人論道之語。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若存若亡而已。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故聞道則直笑之。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也。古之立言者。不有云乎。明道若昧。無所不照。而非察也。進道若退。若止不行而達者。莫我先之也。夷道若類。和之以是非而無物我之別也。上德若谷。常處卑下。而受而不盈也。大白若辱。常居污濁。而終不可污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育萬物。如無意焉。斯建德若偷也。質真者不拘乎外。外不拘。則惟吾所之。故反若變故也。渾然太空。不方圭角。故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鑄天下。自不爲近功。故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自不事小就。故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觀其用。故大象無形。爲無爲。莫識其體。故道隱無名。夫惟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及其有二。即有二矣。如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豈非三乎。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負陰而抱陽。凡物皆背上于後陰靜也。

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沖氣以爲和。沖虛之氣。行乎陰陽之間。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亦望偷有道者自卑賤之意。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偏損損。揠交益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木絶水曰梁。木負栋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此章言道以虛爲用。而深戒滿盈也。道在無物之始。而世之自一而三。以至於萬物生於道。則萬物之多。莫不有道存焉。觀其負陰抱陽。而必有沖虛之氣以和之。可見不虛則不生也。古之制名者以卑下爲王公之稱。亦貴虛之意耳。故物損之而反益。益之而反損。體此意也。則愈知能虛能無之妙矣。益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觀乎強梁者不得其死。吾益將以此言爲教父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馳騁。役使也。無有入于無間也。無有。無形。無間。無縫隙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學道者知強梁之足戒。則天下之道莫妙于用柔矣。故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于至堅。如水之穿石。則知柔之莫可離也。執有入有。捍不相受。以至無而入于至有。如氣之周身。則知無之莫可禦也。以此而觀。無爲而無不爲者至理也。則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天下孰能有及之者乎。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多猶重也。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有所愛。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費乎。多藏必厚亡。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知足不辱。知足者。衆令有之已多。知止不殆。知止者。雖復加之有損。可以長久。

此章言學道則自反而足。勿務外求也。猶名與貨。多至傷身。亦知身之親于名。重于貨乎。得者得貨。而亡其所存。則得與亡孰病乎。是以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而惟知足則無求。無求則無辱。知止則不進。不進則不危。以是守身長久之道也。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事成則敗之者至。若缺者。不自損成之。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器盈則損之者至存，沖者不自見盈也。

大直若屈。循理而行，委曲皆直。大巧若拙。付物自然，雖拙而巧。

大辯若訥。訥者若不出口也。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躁勝寒。躁則氣盛，故能勝寒。靜勝熱。靜則氣收，故能勝熱。清靜爲天下正。清虛篤靜，勝動以清靜理之，天下自安。

此章言虛靜之妙。有成則有缺，大成若常若缺，則其用不缺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若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大直者常若屈，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不能言，以理恩之然責言也。今夫寒暑，天地之氣，有人于此，一

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一時之躁，一時之靜，非人身之正也，而猶能有所勝，然則清靜之可以正天下不待言矣。而又何疑于成缺盈虛之數乎。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却，屏去也。糞，糞田也。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戎馬，戰馬也。郊，四野也。罪莫大于可欲。心見可欲，非理而求。禍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則求而不已，必咎于人。咎莫大于欲得。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

此章深言欲之害，道而戒以知足也。天下有道，民安于耕，雖有善走之馬，以之糞田之事耳。天下無道，則戰爭之事起，戎馬生於四郊，而民無安業矣。原其所以戰爭者，皆自欲心始之。故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則不知足，故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則欲必得。得悠咎因之，故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已。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安居而知天下之情。不窺牖見天

道。言不必仰觀而可以見道行之理。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地不可以形索，足之所至，見其形耳，雖遠豈能盡乎。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實合于道，則遠之而無不知。不見而名。其心既通，則隨來而得其名。不爲而成。道至此則無所作爲，自成功矣。

此章言性體之足，天下雖大，人情物理而已。雖不出戶，亦可知之。天道雖隱，陰陽變化而已。雖不窺牖，亦可見之。若必出而求知，則足跡所及，所知能幾？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聖人不行而本乎道，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成，聽其自然而已。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務以求益其知也。爲道日損。務以求去其妄也。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妄去真全。則至無爲。而無不爲矣。無爲則靜。靜者群動所由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取天下者。天與民歸。得之若故。又何事焉。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有取之心。則有取之事。而非天下歸之矣。

此章言大道不在有爲也。爲學所以求知。故曰求自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曰求自損。若損之又損。以而至於無爲。則恭己以治。而任萬物之生成。乃其所以無不

爲矣。取天下者。惟安天下之歸。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紛擾愈多。又何足以取天下乎。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心無所主也。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慄慄。不自安而不已之意。渾。無圭角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章言聖人忘心之妙。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譬之鑑之然。鑑中無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同也。可謂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之者吾亦信之。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同也。可謂德信矣。正以聖人慄慄然。爲百姓渾其心。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彼百姓者。方注其耳目。以觀聽聖人之好惡。而聖人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在彼不矜。在此不恆、釋然皆忘。而天下定矣。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出者超然而脫離。入者迷昧而汩沒。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以十分言之。生居其三。死居其三。動之死地者居其三。所存之一。則不生不死之道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生死之徒。所以不免生死者。由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也。蓋聞善攝生者。攝生即養生。陸行不遇兕虎。兕。野牛也。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言養生之道。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則為生之徒。營色臭味。以自戕賊。則為死之徒。既知生死之分。而作而不休。以歸于盡。則為動之死地者也。故象天地生人之數而言之。則十分之內。生居其三。死居其三。動而之死者居其三。凡此有生則必有死者。正以其矜生之過厚耳。是生固死之地矣。故善養生者。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雖為虎兕。雖為甲兵。而惟見角無所投。爪無所措。刃無所容。何也。無地以容之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虛無窈冥。物之所以生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所以畜也。

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莫之命。猶言莫之為而為。故道生之。稟其精。謂之生。畜之。含其炁。謂之畜。長之。遂其形。謂之長。育之。字其材。謂之育。亭之。權其成。謂之亭。毒之。量其用。謂之毒。養之。保其和。謂之養。覆之。護其傷。謂之覆。以上七句。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然道雖生之。而不自有其德。雖為之

而不自恃其功。雖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此章言道生萬物之事。道者萬物之母。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成。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也。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然且生之而不自有。為之而不自恃。長之而未常宰制也。不謂之玄德而何。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母謂道也。子謂萬物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心動于內。而吾縱焉。是謂有兌。吾則塞其兌而不通。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謂有門。吾則閉其門而不納。能此者。終身不勞而成功。若開兌以濟事。則陷溺而不可救矣。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復歸于明。則反于寂然矣。

何狹之有。襲常猶前言襲明。謂容而不窮也。

此章言道為天下母。而聖人體之也。夫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者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也。無名者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無名矣。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已。人體道以用物。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了然無不容也。然雖智能用之而不常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則天下孰能以我之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守之如何。亦曰塞其兌閉其門而已。心動于內而吾縱焉。是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于前。而不知。夫何物之有哉。君乃忘道徇物。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顧。則終身陷溺而莫之救也。夫惟守其母者。于不可目窺者。獨能見之。故曰見小曰明。于不可力得者。獨能守之。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微。復歸其明。以返于寂然也。則未常開兌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知常之明。明深不可見矣。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惟道者。無知無行。無所設施。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是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平易。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

朝甚除。好土木也。田甚蕪。奪民時也。倉甚虛。廢本業也。服文采。好淫巧也。帶利劍。好武勇也。厭飲食。好飫飽也。資貨有餘。好聚斂也。是謂盜竽。非道哉。竽者。五聲之長者也。竽唱則諸樂皆和。盜竽。謂盜自此隨之矣。

見小曰明。而知非明也。君子之於道。苟無知無為。則雖萬變陳于前。而不足以撓亂其心。夫何畏哉。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然恐其施之不足。則無非可畏之塗矣。蓋大道甚平。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是以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蕪而倉虛。則來作者興矣。方且服文采以眩人。帶利劍以威衆。積飲食資貨。而無所用之。是盜竽也。豈足為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唯為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吾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吾抱而不脫矣。祭祀不輟。言其傳不窮也。

脩之于身其德乃真脩之于家其德乃餘脩之于鄉其德乃長脩之于邦其德乃豐脩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真謂實而不僞也餘謂積而有餘裕也長及人者遠也豐則及人愈盛矣普則及人愈徧矣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以身之道觀身以家之道觀家推之鄉邦天下皆然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莫不然

此章言脩德之事世未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實

指物而脩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此所以子孫世世傳之無窮也世之所謂脩德者或脩之于天下邦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或脩之于身而不能推之家邦天下不知必由家以及天下然後其德乃普也然則豈人何以脩之哉亦曰以身觀身而已何謂以身觀身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推之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蓋莫不然然則吾何以知天下之所以然哉亦以此道而已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歟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含德藏富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知赤子矣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拏曰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以四指握拇指爲握固峻赤子陰也握固峻作由精氣盛之故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嗄聲嘶也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知和曰常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

矣知常曰明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于道矣益生曰祥生不可益強求益之是傷生也故爲妖祥心使氣曰強以心使氣是動氣也故爲強暴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然有不老此皆不智之道早已老已之而勿爲也

夫君子脩德則自能含德矣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長也耳目交于外心識交於內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之又損德至而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無心無心則物無與敵者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而焉由傷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蓋精有餘

而非心也。使赤子者。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其能如是乎。無所喜怛。故終日號而不嗌。盡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者有所喜怛。則氣戾而不和。其能如是乎。故知至和之理者。斯可謂之常矣。知此常道者。斯可謂之明矣。知常則固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豈以心使氣為哉。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自遺其殃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夫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今致實而強。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當速已之。而勿為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塞其兌。心不出也。閉其門。物不入也。挫其銳。治其內也。解其紛。理其外也。和其光。仰其在己也。同其塵。隨其在物也。是謂玄同。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此所謂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等觀順逆。而孰為利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故為天下貴。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言哉。苟為不能無言。則是未常真知道也。塞兌閉門。已見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靜。以塞耆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以合損聰棄明之理。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視。不可以口傳。此至人心契道妙。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挫紛。此則接人以明行。至人與天下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銳進紛亂之心。于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于何而生哉。是謂有無渾融同然而然之道也。是以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踈。不就利。不避害。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榮達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貴在于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亦不宜乎。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聖人亦道能通。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治國必以正。用兵方以奇。以無事取天下。廓然無事。而天下自歸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下文因衆有事之害明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民多利器。國家

滋昏。利器。權謀也。聖人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足以取天下之證。

此章言治國之事。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主為世之紀者也。用兵者不得已之事。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夫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治國而無所事智。則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也。明矣。然則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正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於有事。于是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忌。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弊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則多為巧利。國家滋昏。則奇物滋起。此法令所由滋章也。然法禁于禁之所知。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此所以盜賊多有之。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由無為。故好靜。夫惟

無為。則民自化。而廢技絶巧。好靜。則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則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貧。以無欲。則民自朴而無利器之昏。其道然也。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者。不作聰明也。淳淳者。自樂之。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者。煩碎也。缺缺者。不足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禍福無常。莫知其所止極。正定也。言不可得而定也。正復為奇。善復為祆。奇。邪也。邪或為正。正或為邪。善或為祆。祆或為善。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人迷而不知。徒生分別。非一日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割。削也。言雖方正而不刻削。廉而不劌。劌。傷也。雖有廉隅而不傷物。直而不肆。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光而不耀。耀。光之焰者也。不耀其光燄也。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矣。故其民淳淳。不迷于淳淳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矣。故其民缺缺。不全于朴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有所歸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福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

世所謂福。而有所掎。則禍所倚也。若此者。莫知紀極。果孰得而定之耶。且夫今爲正者。倏或爲邪。此爲邪者。倏或爲正。善與祆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邪善祆。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返其朴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于明。此無他。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莫如嗇。嗇者。謹于內閉于外。內心不發。外心不起之謂。

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服者。內服其心。外服其形之謂。早。不遠也。重積德。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無不克者。物不能勝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道者。萬物之母。故歸道者。可以有國而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根柢。元氣也。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

此章言治人事天之事。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夫精神四達幷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莫如嗇也。夫惟嗇其精神而不傷。貴則早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於神與精勞弊殺。反其精神。無由入矣。不亦晚乎。故曰夫惟嗇是謂早服。人之生也。固足于德。夫誠能嗇而早服之。則得日益以充。故曰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人莫之能病。而物莫之能傷。安往而不克哉。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乎。于是則雖有國可也。道者。萬物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曰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柢。銜而保之。則根固而視久矣。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撓之則碎。治大國者。擾之則亂。清靜無爲。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聖人以無爲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

用之。非聖人能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爲人之傷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由聖人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於聖人焉。

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小鮮者。不可以撓。治大國者。不可以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必然之理也。聖人以道蒞天下。無爲無事。使人外無所擾。內無所求。則物莫能傷。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而所以不神者。陰陽和靜。六氣均調。萬物咸若。羣生不夭。其神不傷人也。然又非其神不傷人也。所以不傷者。由聖人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違其德。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順。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可傷人乎。夫惟大而致治。曲而鬼神兩不相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天下之交交會也。天下之牝。大國以牝自居。牝以靜勝牡。牡動牝靜。

靜者安。盡故曰勝牡。以靜爲下。動者居上。靜者居下。故以靜爲下。故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下者自謙也。取小國者。小國附之也。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取。能下以取小國之附。或下而取。能下而取大國之容。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者。總之也。小國不過欲事人。事大國以自安。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也。爲大國者。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其下也。學如牝然。牝者以靜而勝其牡者也。惟靜惟下。而牝以勝。知道者法之。故以大國而下小國。必得小國之附。以小國而下大國。必得大國之容。則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各獲其心矣。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能自下。斯各得其所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爲宜矣。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室中之奧。深而能藏。善人之寶。賢者以道爲寶。不善人之所保。不賢者。道能保之。美言可以市。市。售也。尊行可以加人。行之尊者。人推服之。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有道者。量若天地。故不棄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重寶也。駟馬。良馬也。唯進此。不如進道之貴重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即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耶。即所謂不善人之所保。故爲天下貴。

此章言道之貴。道爲萬物之奥。如奥藏物。故善人以道爲寶。不善人爲道所保。在道原無分善分不善之見也。天下言之美者。猶可以市。行之尊者。猶可加人。有道者。非特美言尊行之比。則人之不善。道自保之。何棄之有哉。夫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以進之。不如進此道也。彼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以善人自得其善。即不善之人。亦觀感而自新。以免於罪。是故以爲天下貴耳。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無爲而後無不爲。事無事。無所事而後能集事。味無味。無所著于味。然後知味。大小多少。此言事物之數。報怨以德。息怨。則見悅。而不見怨。圖難於其易。圖之于未難之先。爲大於其細。爲之于未大之際。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爲大于細。故不爲大而大者成。夫輕諾必寡信。出言輕。則未必能應。多易必多難。見事易。則未必能就。是以聖人猶難之。難之于未至之先。故終無難。不輕見難矣。

此章言道在無爲而非輕忽爲心也。爲其所無爲。事其所無事。味其所無味。天下既清既靜。無不正矣。聖人知事物之來。大小多少。不可指數。即以怨論之。世人以怨相報。聖人以德相容。相容則相化。夫何怨之可報哉。推此而行。又豈有難遣夫之足慮乎。然天下非無難事。非無大事也。至于難而後圖。至于大而後爲。則不可圖。不可爲也。若圖難于易。爲大于細。自無不濟矣。惟知夫難必起于易。大必起于細。故聖人爲大于其細。不爲大于其大。此所謂終不爲大。乃能成其大耳。夫輕諾者。必過當而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聖人于事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難之于其易。不難之于其難也。故終無難之者也。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安之行。易持。危而行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未兆。無形也。事未有形。易謀。及其形見。則難謀矣。其脆易判。脆者。未堅也。判

破也。其微易散。微者未著也。為之於未有。以不為為之。天下於無事。及其有事。愈為愈有。治之於未亂。以無治治之。天下自治。及其既亂。愈治之而愈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合抱。大木也。豪末。始生之時也。以見大生於小。九成之臺。起於累土。累土。平地而積之也。以見高起於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方行之頃也。以見遠起於近。為者敗之。有為之為。欲成反敗。執者失之。執之愈固。失之愈易。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幾成。將成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以不欲為欲。故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衆人之所過。以不學為學。以救衆人逐末多事之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此章言道妙幾先之妙。天下惟安易持。未兆易謀。脆易判。微易散。故為事當於未有之先。治亂者當於未亂之日矣。今夫合抱之木。最大也。而起於小。九層之臺。最高也。而起於下。千里之行。最遠也。而起於近。則知治亂禍福之來。其幾皆然。而非可有意於其間也。世人不明乎此。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固。必至於敗失。而後已。聖人惟為以不為。執以不執。敗失何由而至乎。夫民之從事。常於將成而敗者。由其有意於為之耳。為以無為而致慎焉。則慎其終。猶慎其始。必無敗矣。故聖人欲不欲。學不學。內外空明。廓然無為。惟恃萬物之自然。以成其功。此無他。備嘯其貴也。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之無知。則可無欲。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察察之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為國之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楷式。楷。模也。式。法也。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玄德。即玄同之德。微曰深。周曰遠。下與物反矣。乃至大順。反於物。乃順於道。

此章言去智之治。古之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愚之耳。何也。聰明者。道之累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之人。勢必營雜而機詐作。則亂之所由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可以為法於天下。知法之而不違。其德玄矣。而可測其深。量其遠乎。夫物情莫不貴智。而玄德獨賤之。是與物反也。孰知其道以大順於道哉。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在百谷之下。故能爲百谷王。王者言天下之所歸往也。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稱孤稱寡。以言下之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感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人不重。物在上相壓。則重。聖人居上。而人不以爲重。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推戴爲主。而無離心。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爭。

此言聖人之能自下。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爲百谷之尊。而方居百谷之下。則能爲天下主者。亦下之而已。故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夫如是。故天下樂推之而不厭。以其下人後人。而不爭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當時有此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大則無所肖。猶之天。孰有物肖天者乎。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此句正見人言之不足怪。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慈者愛物也。二曰儉。儉者節省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與物競也。夫慈故能勇。慈則柔。柔能勝剛。故勇。儉故能廣。儉則不費。不費則常足。故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器形也。長君長也。凡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舍此三寶。必至死亡。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惜言道之濟世也。天下之人見我道大。而謂其似不肖。夫道何所肖乎。道外無物。故無所肖。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尚得爲大乎。故道惟大。乃似不肖。若肖也。久矣其細也矣。夫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我有三寶寶而持之耳。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三者皆世人之所不貴也。彼所貴者勇敢耳。廣大耳。既進耳。而孰知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今使舍其慈儉後。而爲其勇廣先。則必爲人所疾。爲人所疾。死之徒矣。夫慈之爲道。物愛之如父母。雖爲之致死而不辭。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之將救是人也。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士。戰士也。不武。行之以怙也。善戰者不怒。怒。乃忿兵。善勝敵者不爭。不與之爭先。善用人者爲之下。下者。物所歸。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不强人而人自從之。故能用其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此章借喩不爭之德。天下至爭者惟兵。故戰士當以武爲貴。然以武行武。則强梁者不得其死矣。故善爲士者不武。不得已而用兵。以理勝之。忿則敗矣。故善戰者不怒。以吾不爭。方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不能勝矣。故善勝敵者不爭。人皆有相上之心。則不相爲用。誠能下之。則皆吾所用矣。故善用人者爲之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不爭之德。可以居群力。用天下。故可以與天相配。而自古無加之者矣。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進者有爭心。退者無爭志。是謂行無行。上行字如字。下行字。音衍列也。攘無臂。攘。揎也。

仍無敵。仍。引也。執無兵。兵。乃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不爭而勝。是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哀者。若哀戚而不以用兵爲喜。

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喩道。用兵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輕進而寧易於退。如此。則無爭心矣。苟無爭心。則行於行陣之中。若無行陣。攘臂而無臂可攘。引敵而無敵可引。執兵而無兵可執。行其無事。而兵自勝。若輕敵而自矜。必至於喪敗。以失不爭之寶。禍莫大焉矣。故兩兵相加。則有哀矜之心者勝也。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世之不能入道。言有宗。宗者。族之總。事有君。君者。民之總。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知者希而我貴。即不笑不足爲道之意。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懷玉者。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此章言知道者少。而示以道之主宰。謂吾道在日用飮食之間。甚易知。甚易行。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也。豈不易哉。夫卽言是道。而言之中。有宗焉。卽事是道。而事之中。有君焉。世人求道於言。求道於事。而未得其宗君。是循其末也。故不

能有知，而因以不我知，然道在目前，而不可以意識知之，道之所以貴耳。則知我者希，正我之貴也。夫聖人之同於人者，猶披褐然，其外相同，而懷中有玉，則其是於己，不形於外者，是乃所以異於人，而人亦莫之見也已。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知道而不以為知，是為最上。不知知病。病猶害也。不知而強為知，是為害道。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知此病之為病，則可以不入於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此病之為病，惟聖人耳。

上言道易知，而知道者少，夫知同斯言之矣。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正以知其為病，而以病防之，所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威可畏也。則大威至矣。大威，大可畏也。無狹其所居。狹者，戒之之辭，言不可知此也。居，廣居也。無厭其所生。厭，塞絕之也。生者，長生久視之理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能不自厭其生，又何厭之有。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谷德咸明，自知也，而不求衆自見於外，言其德晦也。自愛不自貴。體道絕私，自愛也，而不切切貪生以矜，言其德盛也。故去彼取此。

此章因民情之偷，而引之於道。凡民之動而之死者，以其不知畏耳。今觀凡民凡刑，凡衽席之上，凡飲食之間，一切損壽戕生之事，皆大可畏者也。苟不知畏，則禍亂災害之所由起，故大威至此，必然之理也。正以民欲躁競，不安於退而務進，則求居之廣，而反狹。今不可自狹其所居也。不親於無，而感於有，則求生之久，而反厭。今不可自厭其所生也。苟征不厭，則與生俱忘，無所慕，亦無所苦，而生自不厭矣。不見聖人乎，返照知道，而若不自見，致虛自愛，而必不自矜，惟其無狹厭之端，而居自廣，生自久耳。故曰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敢，剛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柔也。此兩者或利或害。活為利，殺為害。天之所惡，勇敢者，天惡之。孰知其故。世人不知。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知之，故非於勇敢。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自理行，不與物爭先，而物莫先也。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行生自應。不召而自來。陰盡陽生，暑退寒至，皆不召也。繟然而善謀。繟，舒緩也。天網

恢恢恢恢廣大也疏而不失雖若疏而實密

此章以天道曉人也用其剛強則勇於敢此死之徒也致其柔弱則勇於不敢此生之徒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明惟天好生故當於敢者以其流殺而惡之矣世人不能知而聖人猶如之所以難之而不敢則之聖人者以天道為道天之於物也栽培傾覆任其自然未嘗與物爭而物莫能違故曰不爭而善勝時行物生非有所命之也而行生不悖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故曰不召而自來盈虛消息與時進退舒徐而無所營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故曰繟然而善謀蓋天道恢恢譬如網然世人見其一目或以為疏不知擧其全而言之則福善禍淫無有漏失者已然則天之所惡可不戒哉

第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民夫而有捐軀之時不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民皆知法而獨有所犯者出於其間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孰敢者猶殺之而不敢不服也常有司殺者殺司殺者天也而代司殺者殺不當殺而殺則為代司殺者殺之矣是代大匠斲斲之代大匠斲木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刑以坊民當去其泰甚也凡用刑者不過以死懼民而民常有不畏死者矣柰何以死懼之乎若使民安於大道之中樂生畏死然後執其奇衺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則是人自取殺殺之者司殺之天而非我也若不當殺而殺代司殺者殺是猶代大匠斲木矣妄用斧斤豈有不傷其手者乎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取民太重則民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有為謂用智術也用智術則巧于相欺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過於自奉是厚也輕用其身以取死亡是輕死也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無以生為卽忘其身而身存也貴生者自矜其生者也

此章論生死之道由粗及精而歸於上身也上多取則下饑上多事則下亂此必然之勢也至民之過於自愛方以為養生之厚而不知適輕其身輕身則輕死矣聖人惟無以生為則所謂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豈不賢於自貴其生者乎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嬰孩之質柔弱。其死也堅強。老大之質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草木之萌必柔脆。其死也枯槁。長大則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徒類也。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則自恃。木強則共。古人共伐之也。強大處下。物之粗者必強大。粗者人必下之。柔弱處上。物之精者必柔弱。精者人必上之。

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此章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本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死有形者。必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一定之理也。故用兵者恃強而勝。必以敗。而木之強也。人共伐之。可見堅強之質粗。而柔弱之用精也。故知道者。以強大為下。柔弱為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凡張弓者。欲勻不欲偏。故有高處則抑之。有下處則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上二句言張弓。此二句言天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

有餘。損不足之民。奉有餘之君。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有道者法天道以為人道。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不欲見賢於人。

此章言損上益丁之道。天道惡盈而好謙。譬之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使之均平而已。天道如此。何至於人則不然。而獨損不足以奉有餘也。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有為與成功皆我之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為之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天下享其賜而不知所以奉之者。不已聖乎。而聖人仍不自見其賢。凡以法天之道而已。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無以易之。謂雖由折萬變。而無以易水之柔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人非不知。而不肯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垢。污穢也。以此自居。受之者。納之於柔道之中。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不祥。妖孽也。正言若反。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

此亦言尚柔之用。水爲至柔，而穿突陂谷，無堅不攻，天下之物，莫能先之，惟無以易其柔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而能柔能弱者之少，則莫能行也。故聖人有言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蓋一國之內，不能不善惡並出；天下之大，不能無妖孽雜生。王者以柔道受之，自然消歸於盡，猶之川澤之納汚耳。夫垢與不祥，世人之所惡也，而謂王者受之，此正言若反之妙也。知道者其可忽諸。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怨者，人之私憾。和者，強相和也。安可以爲善。和怨非善道。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以表時物之信也。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之家，待其執右契而應之，責者取之於人也。故有德司契，司契者無心。無德司徹。徹，徵通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至虛惟天，豈有所愛而親之，惟善人則與之耳。

此言大道之無心也。惡怨而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爲怨，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知執左契以待人之自取，此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也。故

司契者，自合其合，吾無容心，是爲有德。若必欲強通之，則無德之司徹，非有德之司契矣。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亦惟司契而已。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小民寡，則俗自淳厚。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器，材器也，其人之材堪爲什夫伯夫之長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重死，則畏死，不遠徙，則安居。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恃刀以求勝。使民結繩而用之。結繩者，上古之治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相望相聞，言其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至老死，言其久也。

此章蓋老子數文勝之弊，而欲以太古之治救之也。指有道者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之有才而不用，重死而不遠遷，舟車甲兵置而棄之，雖有書契亦無所施，然結繩足矣。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以所居之居爲安，竟哉自足。樂其俗而不知其他，鄰國之相望，鷄犬之相聞，其近如此，而老死不相往來，蓋各足而不相求也。如是則淳淳悶悶，所謂安平泰者，非乎。此老子因人心不古，而思還醇返朴之俗，欲復見之，故有味乎言之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言，真實之言。美言，華采之言。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善言，純一之言。辯言，馳騁之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知道也。博，博物也。聖人不積。虛若谷也。既以為人，己愈有。施其所餘以為人。既以與人，己愈多。推其所有以與人。天之道，利而不害。有心利物，則害與利俱。天行無心，但見其利。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有為之心，則起爭端。無為之為，爭於何有。

老子一書，大抵以不爭為主，故於終篇以真實、喻人，而歸於不爭之旨也。信則可徵，不必華美，故信言不美。美言則文飾太過，而不徵信矣。善則合理，不必騁辯，故善言不辯。辯言則抑揚太過，而不能善矣。知常則一，不必博通，故知者不博。博者則馳騖於外，未必知道矣。聖人之道，絕聖棄智，洞然四虛，是無積也。而以至無供萬物之求，則為人而愈有，與人而愈多。此虛不屈動愈出之妙也。蓋聖人與天同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故人但見有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此聖人道與天合，而不爭之所以為實歟。

御註道德經 下篇

老子說略二卷

（清）張爾岐撰

清鈔本

老子說略二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儀禮鄭註句讀、已著錄。道德經解者甚多、往往繳繞穿鑿、自生障礙。爾岐是編、獨屏除一切、略爲疏通大意。其自序謂流覽本文、諸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隙間、覺大意犂然。迴覩諸註、勿計不能讀、亦已不欲讀云云。又有自跋、稱人問朱子道可道如何解、應之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朱子生平未嘗解老。使其解老、此卽其解老之法。亦卽可謂解一切諸書之法。要在不執解求解、反之是書、以解是書而已云云。蓋其大旨在於涵泳本文、自得理趣。故不及縱橫權譎之談、亦不涉金丹黃白之術。明白簡當、頗可以備參覽焉。

老子說畧序

老子明道德蓋將治身以及天下與休矣論道世[illegible]
趣矣先儒審辨源流每有駁論至清靜不爭[illegible]
莫或異議也好之者欲以先六經固不可若概以浮屠神
仙之屬等斥之不已過乎註者紛紛務矜新異各以其
胸中所見之老子為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老子
殆將隱矣譬之水論若則苦清蔗則甘和醯則酸投薑
則醎糅橘橙薑桂則又橘橙薑桂謂水味本爾不誣
水爭今夏偶及是書日力衰甚苦不能讀細註汎覽
本文而已讀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
隙間遂覺大義釋然迴視諸註多計不能讀亦已不
欲讀矣因自笑曰貧者啜水乃厭酒醴之為煩此豈可
與言天下之備味哉雖然屬饜之餘澂使滌盪亦未
必不取於斯也因剳錄之曰說畧

皆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夏五月望後一日濟陽張爾岐題

上篇第一章

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常道
不可得而道又可得而名乎凡名之可得而名者皆其可名
者也名既立亦日有不同而非常名矣夫此不可得而名者
乃天地之所自始既有天地乃有所名此有可名者乃萬物
所從生之母也道之自無而有如此故聖人之體道也常體
其無將以觀其無之妙不離乎有將以觀其有之徼有無
兩者相為體用本非有二也時異名耳無者固玄也有者
亦非跡同謂之玄也玄不足以盡之殆玄之而又加玄焉此
玄玄之中萬物從其出非衆妙之門乎
或於常無欲常有欲絕句欲猶意也情也蓋言於無意
之時觀道之妙有意之時觀道之徼愚謂方有欲則非
無欲方無欲則非有欲何以云常無欲常有欲故斷從
有無字絕句可道之道與中庸自道之道同
此篇全書之綱領後凡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常道也
無名者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徼也非常道也有名者也
○徼字由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必有致老子常以玄寄
極也朱子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
妙所在徼如邊徼之徼物之盡處也朱子云如邊界相似
說那應接處蓋事到盡處必有相承接底如下章美

惡善不善之類人於此處留心方可處事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則將相與市之而美者非美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則將爭自託之而善者非善已本美也而反為惡本善也而反為不善若知其美而不美善而不善之故而善處之又將美者真美善者真善矣美與惡善與不善相為循環之理如此故有與無之相生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聲與音之相和前與後之相隨皆若是而已矣是以聖人知其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於其前美惡縣陳而未嘗有所辭即生養萬物而不自以為有經理萬事而不以為可恃至於功既成矣而猶不自居也夫唯其不自居是以功斯歸之而不去此美不知其美善不知其善美與善之所由全也

此章前段即所謂觀其徼也美之直處有無之盡處又有美有無之類皆然是以以下則觀徼而得妙

第三章

上尚賢則民自表異而爭於名不尚賢則不爭矣上貴難得之貨則民競於利而至為盜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為盜矣上見其可欲以示人則人皆欲得之而心亂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矣凡民之情如此是以聖人之治於浮華之事則務請之於樸實之業則務充之是虛其心實其腹也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足之實則務崇之是弱其志強其骨也常使民無知而不起分別之見使民無欲而不生貪得之心且使夫知巧之人不敢以私智小道亂吾之治焉其所為者惟順民之性而無所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心腹志骨四字皆借喻

第四章

道沖然至無而用以遍眾有無所不遍或未有盈其量者淵乎其似萬物之宗主也體道者惟當挫己之銳而不爭解物之紛而無擾和己之光而不耀同物之塵而不絕湛然無存而或似存焉體道如是道終不可得而名也吾不知誰在其先而此為之子也彷彿尚在帝之先耳

邵氏云上二其字以己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言或言似言象皆不敢質言之也此常無觀妙之事也

第五章

天地未嘗有私恩於物但聽萬物之自生自死其視萬物若人所用以祭之芻狗然飾之而進非愛之既事而棄非惡之皆適然而已聖人之於百姓亦未嘗用私恩也但因民性之自然而無以害之生殺予奪聽其自取而我無心焉夫天地之間其猶冶者之橐籥乎橐籥之為器虛其中而不不屈一動而氣愈出天地之生萬物亦若是而已矣何所庸其私恩之有知天地則知聖人

聖人之所以治民者亦自有其虛而不屈者在所謂中也守之可耳多言致窮何為乎

焦氏云屈竭也抑而不中之意

末二句未免強解似自為一義王純甫以為老子歷後世誤認芻狗之言而發此歎亦似有味

第六章

谷神不與物俱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乃天地所從而生是謂天地之根學道者體乎此而已矣綿綿然若或存之非存而存也用之以應物而不勤無用之用也

焦氏曰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生萬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　薛君采曰牝讀如匕以叶上句玄牝之門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　蘇氏曰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此中說首章之旨谷神不死即所謂常道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無名天地之始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徼之事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生物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私其生則天地亦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處柔處下本以後其身也而身以先寡欲無求本以外其身也而身以存其後身外身非以其心之無私耶心無私故能成其私身以先身以存焉亦理勢之固然者耳

第八章

人之尚善有似乎水水之為性善乎利萬物而不爭何以言不爭也人好高已就下人好易已就險人好潔已就穢處衆人之所惡何嘗有所爭乎既利物又不爭故近

於道也人之上善者居則善地無處而不安一水之流行坎止
也心則善淵靜深而莫測一水之空洞靜默也與則善仁而
利澤及物一水之滋益厚生也言則善信而不欺一水之行
險而不失也政則善治而得理水之滌穢通莫乎卑高下
也事則善能而多方水之因物成形無往不達也動則
善時而能變水之避高就下流動不滯也兼此衆善而
又能不爭夫唯不爭故入世而無尤此上善之所以若水也

第九章

人有所固持而盈之不如不盈之為安也有所揣量而銳之不
知銳之不可持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盈何為乎富貴而驕自
道其咎銳何為乎亦法天之道而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有而不有無所謂盈矣循理而動無所謂銳矣 諸本多
解作持其盈揣其銳

第十章

心役於物則營與魄離人之載營與魄而抱者一能長
相守而不離乎心使氣則氣亂人之專守其氣以致
柔能如嬰兒之純乎私累不盡則神有所蔽人之滌除
塵垢玄通驗覽者能無疵乎身既治而治人愛民治
國能清靜坐理而無為乎天門開闔以應事變能無
雌而不為雄乎既於事理明白四達能無緘默若無知
乎能如此則於天下之民生之畜之生之而不自以為有為
之而不恃其勞長之而不任己意以宰制之是謂深遠無
名之德
天門指心開闔心之運動變化也玄覽即觀妙觀徼之
觀朱子曰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
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迭水以二
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而魄精
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常生久視之要訣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無轂之處乃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
無器之處乃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無室之處乃
有室之用有資於無此故天下之理皆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非有則無利而用之質亡矣非無則無用而
利之機滯矣無非有不可也有非無亦不可也

十二章

目以視色五色眩目而目為之昏耳以察聲五音沸耳而
耳為之聾口以嘗味五味飫口而口為之爽田獵以自娛馳
驅不已而心為之發狂貨以利用好其難得而行為之
妨豈非貪為之患哉逐乎外而無厭者目也止於內而
易足者腹也是以聖人為腹之易足不為目之無厭故

去彼外逐而取此内止也
十三章
古之達人寵辱皆若驚視寵猶視辱重大患若其身
身更切於患何謂寵辱若驚人莫不以寵為上而辱為
下若以辱生於寵寵為辱先則寵固為下矣故得之若
驚謂辱之將至也失之亦若驚謂辱之可免也何謂貴
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之自有其身耳自有
其身則奉身之事皆致患之事小得小失皆是為難矣
吾能後其身外其身是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則無
身無身則死生榮辱可以一致復有何患乎人之不有
其身者後其身也後其身則不以得天下為榮而難以
身為天下矣斯人也真可寄以天下者也人之不有其身
者外其身也外其身則能不自生而生人而愛以身為天
下矣斯人也真可託以天下者也
不肯輕其身以為天下知寵辱之一而無以天下為也無以
天下為者可寄於天下之上矣愛以其身為天下者不有
其身也不有其身乃可託於天下矣
十四章
視之而不見因名曰夷聽之而不聞因名曰希搏之而不
得因名曰微此三者皆强名也定則不可致詰故混而

為一凡物之有形者皆有明昧此則上不皦而下不昧無
形之可求也繩繩兮往過來續於日用之間若有物可名
而實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而已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
象是謂惚而不可執以為有恍而不可執以為無迎而求之
莫知其所自來也隨而究之莫知其所自終也自古有之
謂之曰道人有執古之道以御今日所有之事物者身在今
日而能知古初無物之始矣是謂道之統緒約略也
通章皆極贊道體之妙不見其首不知其始也不見其
後不知其終也道之貫古今而無窮極也人能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則居今之世而能知古之始矣道之體統約要
固如此也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矣妙矣玄矣通矣其深不可得而識
也夫唯不可知識故但强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之難
之也猶兮若畏四鄰之慎之也儼若容之無惰也渙若
冰將釋之無所凝滞也敦兮其若樸之厚重也曠兮其
若谷之受虚也渾兮其若濁之莫辨也盛德之容蓋如
此其微妙玄通者終不可得而識也古之士何以致此哉
亦惟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而已今之人皆昭昭以
為清耳孰能靜之而徐自清皆爭先以為生耳孰能安

以久而不安動濁以動之而因應徐生者乎大抵保此道者
不欲自盈盈則心不虛而道不可保矣夫唯不盈則能
安其敝能不求新成此其所以靜而徐清動而徐生微
妙玄通之域可企而至也
極形盛德之妙而示人入德之方能敝能不新成即濁也
安以久也

十六章

致虛至於極守靜至於篤萬物並作於前吾不與之作而
以觀其復萬物之作芸芸歛矣我觀復則不見其芸芸
而與之各歸其根夫物之芸芸者歸其根則萬物無
足動者是之謂靜是之謂復命命者我生之本然也復其
本然則無動也亦無靜也謂之常而已知常者非微妙
玄通之士不足以與此故曰明不知此常則未免妄作而
致凶人知常則善惡兩安何所不容能容則徧覆無私
何有不公公則可以爲斯民之主而王矣王又不足以盡之而
合乎始萬物之天先天地之道人與道合體斯可以久而
沒身不殆矣
極言虛靜之效其入手在觀復觀復即首章觀徼也

十七章

太上盛治之君下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民親之譽之又其次
則畏之又其次則侮之其過降而至致侮者何故惟上之
信有不足故民有不信而至於侮也民既不信雖多言何
益乎若太上之君則不然猶兮貴重其言而不輕出伏民
陰受其賜乃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爲我自如此不知誰之
所爲也所以下但知有之也

十八章

大道之行也民不知有仁義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民
本自相忘於樸智慧者出而自矜其明則民各智相
尚而大僞從此起矣六親方和孝慈不著人而孝且慈也
不和而後有孝慈矣國家方治忠臣不見人盡忠也
國家昏亂而後忠臣矣

十九章

世以聖智相尚則民各奮其知能而苦於多事絕聖
棄智民利百倍矣以仁義爲美則人騖於名而孝慈
之實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矣以巧相御以利相導則
民多貪詐而至于爲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矣此三
者聖人以爲皆文也皆不足者也故令絕之棄之而他有
所屬惟見其質抱其樸少所私寡所欲以廢絜於無
爲之治焉
此章與前章緊相應

二十章

人絶去世俗名象之學則無分別計較之憂如唯阿善惡世學之所務別也自我觀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乎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乎亦因任之已耳可無用學可無用憂也若夫人之所畏我亦不可不畏不敢有所忽遺也然循理踰度而外無容心焉此心之廣大荒哉其未有涯際矣人之所樂我未嘗汲以爲樂衆人方熙熙然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無情欲之兆如嬰兒之未孩矣畏與樂皆不足累但覺其怠乘乘兮若無所歸不係於私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不滯於有也我其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其有知也而我獨若昏俗人察察其務別也而我獨悶悶又且忽兮似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所爲我獨頑然似鄙其無憂之狀如此何以能然哉衆人方鶩於學我獨絶之返乎無物之始而以自養也

二十一章

盛德者之容貌亦惟道是從耳道體之妙何如乎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可得而見也雖不可見然恍惚之中有象恍惚之中有物窈冥之中有精其精甚真而不妄其中有信而可據也是道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滅故衆甫與之俱往而道自常存耳

王純甫云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

王甫嗣云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

二十二章

凡物之理曲者則可全枉者則可直而洼者則可盈敝者則可新少者則可得多者則必惑此盈虛消息之一定者也是以聖人但抱一而不求多焉而已爲天下式矣觀此則知學道者若能不自表見其明故明不自是以求彰故彰不知伐其功故有功不自矜其長故長此皆不爭之道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如謂獨有與之爭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夫人亦患不能曲耳苟曲矣誠全而歸之物理斷不可誣也

二十三章

人希簡其言因任自然而無容心則可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孰爲之乎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以飄驟者久而人乃欲以一己之辯智與異己者爭不亦難乎故從事於道者不然與道者遇即相忘於道與德者遇即相忘於德與失者遇亦相忘於失唯希言而已自然而已同於道者道者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者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者亦樂得

之人無賢愚皆与和安信之政也使其信有不足焉則雖多言以争之而猶不信也甚矣希言自然之足貴也

二十四章

跂者欲加高於立而違不立跨者欲加速於行而違不行世之自見以求明自是以求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者何以異此乎其於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也

贅行之行焦氏云當作形古字通也

二十五章

有物為混然而成不知其所以成也先天地而生不知其所以自始也其為物也寂兮寥兮獨立無偶亙古今而不改周行於萬有而未嘗殆萬物無不由之而生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亦曰大而已矣其大也化而不有亦可曰逝其逝也周而無外亦可曰遠其遠也一念之間求而即得亦可曰反逝也遠也反也總以形其大而已矣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可不思所以全其大乎全之如何亦法地之無不載而已地之外有天亦法天之無不覆而已生天地者道亦法道之無不生無不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

末四句皆以人言泥其辭則難通矣

二十六章

凡物之重者常能資其輕者是重為輕之根也物之靜者常能主其躁者是靜為躁之君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重以自持而不失於輕也雖有榮觀燕處其中而超然無累靜以自主而不失於躁也奈何有以萬乘之主而以身輕馳驅於天下之細故者乎是輕矣輕則失其所以為根而無以為之資是躁矣躁則失其所以為君而無以為之宰矣

輜重以衣車為喻言不離其本也榮觀臺榭之屬亦以喻尊榮之位也

二十七章

人之善行者無轍迹行所宜行也善言者無瑕謫言所宜言也善計者不用籌策理所必至也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掾得其要也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眾所同欲也聖人有是善是以以人治人是善救人故人各得其所而無棄人常因物付物是善救物故物各遂其生而無棄物是謂善用其明以治人物也大天下之人善不善盡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知其為師而貴之知其為資而愛之則所以處善不善者各得矣是所謂善救人無棄人也不然而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自以為智實大迷

而已夫此師与資之間即救人之要妙在善用之耳
襲明襲傳襲也言以己之明救之人物也一解如掩襲之襲
言密用其明也

二十八章

未嘗不知其雄而能用剛也乃守其雌而以柔為主是處其
身於卑下而為天下谿也為天下谿則常德抱而不離而復歸
於嬰兒之無我矣未嘗不知其白而能用明也乃守黒其
而以晦為主是其身常自俯抑而為天下式也為天下式則
而德無少差忒而復歸於無極之無形矣未嘗不知其榮而
能自高也乃守其辱而以退遜為主是以其身含納垢濁而
為天下谷也為天下谷則常德充足而復歸於混成之樸矣樸者
不可以一器名者也乃其散則為器器僅一官之守耳聖人
用之則器反為樸不為官而官之長故以大道治天下
者不事乎裁割之小數也
式濟諸說解作法愚意谿谷皆借用字則式字似亦謂
車式耳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有所作為有所執泥以為之吾見其不得
而為矣何也天下本神靈之重器不可以一人之私智强
為之也為者斯敗之執者斯失之矣故天下之物或前

行者或後隨者或呴以為溫者或吹以為寒者或强而好
勝者或羸而自守者或載而成者或隳而毀者材質不
同取舍亦異欲以一人為之執之難是以聖人因其自然
而無容心但於其中去其甚者去其奢者去其泰者
而已無係事矣何必更有所為扎。己語辭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取强於天下夫兵之為事好相還
報即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兵之為害
如此可以之佐人主强天下乎所謂善用兵者在能自果
斷而已不敢以之取强也其所謂果者如何果而勿矜也
果而勿伐也果而勿驕也果而不得已也果而無强也天下
盈虛之理凡物之壯者則無不老以兵取强是謂恃壯
而不道不道者必早已亦何能終强乎
焦氏曰不得已為之難也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
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

三十一章

夫兵之佳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以其事自
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者則貴右與君子道反因知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苟其不得已而用之亦
惟以恬淡為上及其勝者也亦不自以為美使勝而

以為美是樂殺人無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禮之定體也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是則以喪禮處之矣甚矣兵之為不祥也凡軍禮殺敵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而歸以喪禮處之甚矣勝之非美而殺人之非所樂也。恬淡安靜也

三十二章

道以無常為名但可謂之樸而已是樸也夷也希也微也可謂小矣樸雖小萬物皆自此生萬物皆自此出何所不統天下豈有敢臣之者乎侯王若能守之則萬物將自賓其和氣所致天地相合降甘露其盛使所以人不得令而自均一守樸之效如此夫侯王之守樸也守其常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始可以制有名禮樂刑政之屬皆自此起然不可逐末而忘本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而無過特無求多為仍鎮以無名之樸而已知止如此所以無危殆之患也所以然者何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以江海為歸天下亦以道為歸但恐人君不知守此樸耳

三十三章

知人之是非者謂之智自知其得失者謂之明能勝人者謂之有力自勝其私欲者謂之強知足而無求者謂之富強行道而不息者謂之有志物變無窮止其所而不為所變者謂之久死生之變甚大雖死而未嘗亡者謂之壽智明力強以內外對言富有志以能行知止對言久壽以不變於生不亡於死對言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皆守常道之效也

三十四章

大道之為體汎然其可以左可以右執一求之而不得也萬物恃之以生未嘗辭也生物之功既成又不自居以為有愛養萬物矣而又不為主自其常無欲言之希夷無形可名於小自其萬物歸焉而不知主言之容受無外可名於大道體之妙如此是以體道之聖人終不自以為大也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聖人執大象以御天下則天下皆歸往之矣天下皆往而我未嘗有所作為以害之則往者無不安安而且平平而且泰矣此大道之為用也若夫作樂設餌以待來者過客非不止也樂闋餌盡將舍之而去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也及其用之則不可既豈樂與餌之比乎

陸希聲云大象者道也蘇子由云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

樂餌喻小惠悅物者

三十六章

天道之盈虛人事之倚伏皆有自然必至之勢如將欲噏之也必已張之矣將欲弱之也必已强之矣將欲廢之也必已興之也將欲奪之也必已與之矣此其理至微也而實至明是謂微明夫要柔者可以勝剛弱者可以勝强而矣此理可以自養亦可以自藏是魚之淵也此理可以禦患亦可以爲患是國之利器也魚不可脫於淵脫於淵則死之從矣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或竊之而爲害不可勝言矣

三十七章

道體本無而應用則有故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此道其於天下亦以無爲者爲之萬物將自化而順此無爲之治矣萬物既化苟有欲起而生其智巧者吾亦將以無名之樸鎮定之且並此無爲之樸亦將不欲守道至此可謂一無所欲而真能靜矣天下有不各返于不欲而自正者乎

下篇

三十八章

德之上者不自有其德是以有德德之下者勉强執持而不失其德是以德未至而無德其中存之不固如此德之上者無所作爲非故無爲也乃德之自然而已無餘事無所用爲也德之下者則爲之矣然慮而後發爲而後成實不得不出於爲也其發用之不同如此德者全體之善夫一德者闕者有上仁焉有上義焉有上禮焉上仁事主于愛不能無爲矣爲之而生於心之不自已實無所勉而爲也上義事主于宜不能無爲矣謂其宜也而爲之是有以爲也上禮以文飾情情發于中則爲禮以達之然節文詳備而衆人之所必從也爲禮而人莫之應者有矣莫之應則未免攘臂而仍之又非僅有爲而已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凡自道五降而後至於禮也夫禮者文也文勝則情衰禮者攘也攘不應則爭起禮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道乎人之前識者聰明外耀矜外則道內自衰其明明過則生惑前識者豈非道之華愚之始乎薄以生亂華以致愚如此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實不居其華故去彼禮智而專取此道德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雖有天地人物之殊其不可不致此一則同也使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徒居貴高之勢將恐蹶甚矣一之不可不致也侯王之致一者如何亦曰不自貴不自高而已矣貴者以賤者為本高者以下者為基如之何可以自高自貴也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以賤者自名此其不自貴而以賤為本耶非乎天下之勢合衆賤以成貴如車之合輪輻轂以成車非賤則無貴如數輿則無輿侯王能忘其貴然其高乃可以為天下貞耳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過自分別也

四十章

人不外馳而內反即入道之肇端反者道之動也有道者必不與物競而自處於弱弱者道之用也所以然者蓋以天下之物皆生於有而有則生於無無者道之本然也反者捨有而趨無以有趨無故云道之動及其與道為一無靜可名何有於動乎弱者有而不離於無不離乎無故云道之用若究其體則亦無而已矣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而已不能必行也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道何也古之建言者有之矣曰明道者自明而已不與世競明故若昧進道者自進而已不與世競進故若退夷道者與世無所不平雖非人之所及也而與人若類上德者不自有其德其卑下若谷大白者不離塵以為白其同塵若辱廣德者不自以為廣常若有所不足建德則簡於應物故見為苟且而若偷質真則任天而遊故見為不常而若渝大方正內而行無事矜暴故見其廉隅大器晚成其成不可據見大音希聲其聲不可得聞大象無形其形不可得察此豈中下之人計量之所能至安得不非笑之哉蓋道之本體隱而難見無所可名及其發見于物則惟道善貸而且善成萬物並受其賜而又未之知其取笑於下士宜耳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萬物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孰非道之生之成之者乎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判名者侯王公自以為稱何也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反以損謙與滿之所自招也古人之所以

教人者我亦取其言以為教有曰强梁者不得其死豈
非自益而反大損者乎是言也吾將以為教人之主
此章沖氣為和以上似邪蓋貫且成而言与下段文義不屬
或有脫誤不可知解者皆牽合其道謂理一謂氣三
謂陰与陽与陰陽合會之氣即下文所謂沖氣也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中說三生萬物也此言生
一生二与儒者不同此章惟李息齋註明白可味

四十三章

惟天下之至柔為能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役使之惟無有者
為能入無間之内而無不達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無
為之為所謂至柔也無有也何所不馳何所不達入乎無不
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蓋難其難能也

四十四章

人之拘名者知有名而不知有身亦思名与身孰親乎人
之貪貨者知有貨而不知有身亦思身与貨孰多乎拘
名貪貨者皆知好得而病亡亦思得与亡孰病乎是故有
所甚愛則求之者必力而有大費所藏者厚則攻之者必
衆而至厚亡至此而始悟名之之為身累也貨之為身賊
也濟之為甚於亡也若夫君子能知足則不辱能知止則不
殆斯乃可以長久耳

四十五章

道德之大成者不自知其成也自視常若缺故其用不敝才
能之大盈者不自以為盈也自視常若沖故其用不窮行
之大直者循理而動不与物競故若屈知之大巧者行所無
事不為雕琢故若拙言之大辯者理有固然不以口爭故
若訥此清靜之德也今夫寒熱之氣有形者之所不免而
躁者可以勝寒靜者可以勝熱内之勝外如此豈有體清
靜之德而不為天下所取正者乎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無所事爭知走馬以糞田天下無道則日尋
於爭而戎馬生于郊何以故罪莫大于有可欲有可欲而以
示人盜之招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而求益亂之所由生也
咎莫大於欲得人之有欲得大患之所歸也匹夫有此患必及
之使王而為此戎馬所以生於郊乎故人能知其分之已足而自
足焉則無不足矣無不足則不爭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天下之為天下固無待於出戶而後知也不
窺牖可以見天道天道之為天道固無待於窺牖而後見也
若不知天下天道之所以然而求之于外出戶而後知所知幾
何即窮其所知所見以求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矣是以聖

人之知天下不自天下索知也聖人之見天道不自天道起見也知不在外見不在外故不待行以求之而後知也不待目見而後名也不行而已知不見而已名且不必有所作為而已成矣聖人體道之功用如此其至也

四十八章

為學者以求知故欲其日益為道者在返本故欲其日損損之者無欲不去亦無理不存損之又損之至于一無所為而後与道合體焉為道而至無為則可以物付物泛應無方而無不為矣故古之聖人取天下而化之正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為者將敗之執者將失之何足以取天下乎無事即無為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惟以百姓之心為心而已百姓之心皆欲上之善之也皆欲上之信也聖人于百姓之善者吾善遇之即其不善者吾亦善遇之斯其德全乎善矣百姓之信者吾信待之即其不信者吾亦信待之斯其德全乎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然恐天下之不相忘于善相忘于信故為天下渾同其心一以視之而無所異焉百姓方注其耳目互相伺察各有是非聖人皆孩之孩之者視若嬰兒見其是者亦不喜見其非者亦不怒也聖人之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者如此

五十章

萬物之殁莫大乎生死苟出乎生即入乎死約計當世之人宜得生而為生之徒者十有其三宜得死而為死之徒者十有其三自以為之生實則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其三夫方以為生乃動之死地者何以故以其生生之厚也其奉生者愈厚則其趨死者愈速故曰之生而適之死也要之皆非攝生之善者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所謂無死地者身是也不有其身方以生為寄而不知愛不愛其生孰能死之此所謂善攝生也諸解多以出謂自無而見于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無死地謂本生常存也

五十一章

至於無物之先者道也此萬物之所始故凡物皆道生之道運而為德陰陽之氣是也萬有之所資也故凡物皆德畜之氣聚而有物而後有形可見故物其形之者也物既形矣此物之形也与衆物之形相交相取而為勢而後物之體用以備故勢其成之者也物之形形道之所生德之所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之所生德之所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豈有待而然哉夫固莫之爵而常自
然者也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養之覆之其為功於物如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而不有也
為之而不恃也長之而不宰也此豈可得而名可得而測者
乎是之謂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此人所當體而得之者也既得其母以知
其子將無所不察無所不濟然不可狗末而忘本也既知其子
必復守其母斯可以沒身不殆矣守母之道如何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勞而功自成不然開其兌以求濟其事將終身危
殆而莫之救人可不知反而守母乎視之而不可見者小也然見此
不可見是曰明守之而無可守者柔也能守此無可守是謂強
用其外見之光復歛其光而歸本然之明勿外馳不遺以道
身殃是謂能服習常道而與之合一者也
此皆體道之事曰始曰母皆指道言子萬物也知小守柔即
守母也小柔即上篇希夷微之意形道妙之詞也襲即中庸
下襲水土之襲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亦無不可知不可行也唯奢張則差
失道是可畏耳大道甚夷本自易行而民每好徑遂至奔馳
好徑者如何視其朝甚除刑政繁矣視其田甚蕪視其倉
甚虛本業廢矣乃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
寵賂章矣大姦作小盜隨是謂盜之先唱如竽之唱衆音
也真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其所建不可拔善抱者其所抱不可脫傳之無
窮是其子孫猶祭祀不輟也所謂善建善抱者善修其德
而已修德者修之於身而身正其德乃真修之于家而家
齊其德乃餘修之于鄉而鄉服其化其德乃長修之邦而
邦順其治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所其德乃普
此其所以不拔不脫也何以知其德之修與否也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而已吾何
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者至比于赤子為赤子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皆厚德之應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牝牡
之合而峻作其氣精純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心不動而氣和
之至也此至和之理者是之謂知常道知此常道者是之
謂知明知其和知其常而守之不失則含德之厚可比赤子
矣不然不知生之不可益而欲益之是災沴欲生之祥氣好

勝而心復使之是謂不能弱而失之強物至于壯則必老恃壯者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與含德者不大殊哉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道者塞内出之兊閉外入之門挫已之鋭解物之紛和已之光同世之塵是之謂忘物我混内外无同於道者也亦无所事言哉未能无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疏之害之賤之无同之人無所為同也安有所為異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之至貴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為君者以正道治國以奇變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可以無事取哉嘗觀天下多忌諱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民多權謀則國家亂于是非而滋昏人不務本業而多技巧則珍奇無益之物滋起多為法令以禁人則盜賊臣之而愈多有此皆為上者多事之所致知多事之足以弱天下則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蓋言無事足以取天下也

為化並讀如訛或化讀如歸蘇富曰利器權謀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俗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以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祅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為君者其政悶悶而寬大無則其俗醇醇而和厚矣其政察察而繁苛缺則其民缺缺而踈薄矣悶悶若無得于民也而醇醇者應之察察者若大有得於民也而缺缺者應之人見為禍而已為福之所倚人見為福而已為禍之所伏孰有知其究極者哉方人之為察察之政其獨未嘗以正耶久之而正者復奇矣善者復為祅矣察察之害如此人之狃目前之小福而忽遠禍者迷而不知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去察察而取悶悶也正而不至於邪善而不至於祅此道得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

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
治人者不欲煩事天者不欲侈二者皆莫嗇嗇者欲
退虛靜之意夫惟嗇是不待禍患之形而早自服習于
道也早自服習于道是重積德于己也重積德於己
則於天下之事將無所不勝於事無所不勝則其德之
量人莫知其所極德之量莫知其所極則可以有國矣
其有國也乃有其撫育一國之本是有國之母也斯可
以長久治安而無患矣是道也以之治生則深根固柢長
生久視之道也故治人事天皆莫如嗇韓非子曰衆人之
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又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
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
入皆養生家入微之語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傷
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者不可以煩若烹小鮮者之不可以撓治之以道
而已人主誠能以道莅天下則其鬼將然安于冥漠而不神
非其鬼不神也其鬼雖神而不為厲以傷人若不神耳
又非其神之不自傷人也聖人之治亦不傷人以和召和故神
不傷人耳聖人不傷人聖人之德為之也神不傷人亦聖人
之德為之也兩不相傷而德交歸於聖人矣

六十一章

大國者小國之下流天下所交會之國即天下之牝也牝之為
物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知牝之道則知大國之道矣故
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為其所歸以小國而下大
國則取大國之心而為其所畜或下以取人或下而取于人為
牝之益大矣嘗觀大國之情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之情不過
欲入事人今大國以能下而取小國小國以能下而取大國兩者
各得其所欲矣故大者不可恃其大而宜為下也大者宜下
況小者乎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所藏以為安之與善人治身治世之寶而不善人
之所倚以自保也何以見其為不善人之所保人即不善尚有
一言之美亦可以市于人一行之尊亦可以加人之上人之不善知悔
而求道何至遽為人棄之有道為不善人之所保如此故天子
所由立三公所由置亦以道在而人歸之耳雖有拱璧以先

駟馬誠不如坐進此道之可貴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求以得故為善人之寶有罪以
免故為不善人之所保而為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聖人所為者無為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大視其
小多視其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方
細蓋以天下難事必起於易天下大事必起于細也
是以聖人於天下之事終不待其大而後為之故能
成其大若夫衆人之輕諾者後必難復而寡信于
事多見為易者後必多至於難是以聖人之事猶
難之故終皆可成而無難也
焦氏云為營為也王純甫云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
之理趣也作起也

六十四章

天下之事方其安易持方其未兆易謀方其脆易破方其
微易散故為之者亦於其未有而為之治之者亦於其未
亂而治之乃為善於為善於治者耳試觀合抱之木
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何者不始於小而終於大乎可不為於未有治於未亂
乎為之治之將如何亦因物之自然而已天下事有所

作為者常敗之有所執固者常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所以能為于未有治於未亂也凡事又不
將始者宜慎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若能慎終
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以不欲為欲故不貴難得
之貨以不學為學故復衆人之所過凡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為也 是以聖人以下數句與上文不相屬豈錯簡歟

六十五章

古之善治道術者非以明民而使之智將以愚之使其去
巧詐返淳朴也民之難治以其智之多耳我若以智治
國則民亦將以智遇之機詐愈深大亂將作是國之
賊也惟安於無為而不以智治之則民亦將不識不知以
順吾治乃國之福也知此之為福彼之為賊則得治國
之楷式能知此楷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為德深矣遠
矣且物方競智而已獨賊之與物情反矣雖與物反必
如此乃上下和平至於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
處上而民不苦其重處前而民不收害之不惟不重不
害天下且樂推而不厭以其善下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老氏所處在此乎由吾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
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增飾之詞非其本旨諸文士解佛
老書多類此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之道則大矣其人則似一無所能而不肖者夫
惟大故似不肖若有所能而肖大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常
寶而持之三寶者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天下
所謂不肖者也夫慈則為人致福除禍行之不疑故能勇
儉則積貯有餘致用必裕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與物
收人所樂推故能為材用之長三寶之為益於天下者如
此今使捨其慈而徒為勇捨其儉而好為廣捨其後而
樂居先是人之所惡也有死道矣救之知所寶者何如乎
試以慈之効言之夫為上者盡慈之道則百姓親附各出
死力以衛其上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天之將救是人故開
其心使之以慈得衆而為之衛也人知是人之以慈衛人也
不知寔天之欲救是人而以慈衛之也則世之殘民以逞者
其天之所絶乎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尚武勇善戰者恬淡而不怒善勝敵者不與
之爭善用人者身為之下有此善者是謂不爭之德是
謂能配合乎天之道此自古之極則也
六十九章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造兵端之主但後起應敵而為客吾
不敢進寸而爭人之有寧退尺而守己之分是用兵而存不
用之心若無行陣之可行無臂之可攘無敵之可仍無兵
之可執也存心如此安有用兵之咎乎夫國家之禍莫大於
輕敵輕敵幾于自喪其寶故兩國抗兵相加惟哀人之
死而不樂殺者斯勝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言有
其宗事有其君知其宗與君而後謂之知而後可見之行
夫唯不知言之宗事之君是以雖聞吾言而終不我知也
知我者希此在我之所以可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罕人
所及知乎
七十一章
知而不自以為知者上也不知而自以為知者病也夫唯病
其病者是以不臨于病聖人所以無強知之病以其深病
此病是以不至於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刑威則必犯法而大威至矣民之所以不畏威者由

於狹其所居而忘於大厭其所生而忘於多欲蹈死亡而不恤耳人各有分慎無狹其所居之任也慎無厭其所生之資也夫民心何常在上之所導耳唯為上者先不厭其生是以民亦不厭其所生使上好修大樂富厚民志何由定乎是以聖人自知而已不自見以誇人自愛而已不自貴以上人故去彼厭常競新之習而取此清靜也

七十三章

人有用剛使氣而勇於敢者則必殺敵人有用柔能退而勇於不敢者則可全活此兩者或利或害人皆知其不同也勇於敢為天之所惡孰知其殺敵之故在此乎是以勇敢之事雖聖人猶難之誠知其為天之所惡耳天之道未嘗與人爭也而卒之與人不勝未嘗言也而善與人事相應不待呼名也而自來於日用之間繟然舒說若與人惡也而善為萬物謀其成毀降祥降殃天之法網恢恢然大矣雖若疏廓而未嘗遺失天道之可畏如此一犯其所惡何以自免乎

七十四章

民之情本不畏死為民上者奈何專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復為者乎惟殺之而不止因知民之未嘗畏死也則人之恃刑以為治者亦可以反

且民之有罪常有司殺者殺之若任一人之喜怒而殺人是代司殺者殺如人之代大匠斲也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矣司殺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其間為廢法任情者警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食多而民力竭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有為而民智繁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生生厚而貪無厭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在上則不敢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則不狃綱為奸以累其上是賢與貴其生矣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及其死也則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及其死也則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者則反而不勝木強者則人共伐之凡物之強大者常處下柔弱者常處上人可以知所去取矣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張弓者高者抑之使下下者舉之使高天之道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政相類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之不足者乎唯有道者能之耳是以

聖人為之而不恃其為成功而不居其功其治不欲自見
其賢耶庶幾損有餘補不足者耶
焦氏云凡弛弓側其體則弰在上弰向下張弓而仰其
体則弰向下弰在上是抑弰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
下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弰而使之下其補不足
如舉其弰而使之高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水性常然未
嘗變易也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亦莫不知矣但莫之
能行耳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
是謂天下主斯言也是合道之正言世俗視之若以為反正
之言方以垢為辱以不祥為殃也豈知柔弱之勝剛强
乎

七十九章

人有大怨而我為之和必有餘怨之不勝和者矣有心為善
所及有限安可以為善乎是以聖人無心待物如執左
契待人之來符於己而不往責於人故有德者無心計較
是為司契無德者怨其不均而量多寡是為司徹和
大怨者亦司徹者耳是以不得為善也天道亦然天
道於人無所私愛其所与者常在善人亦善人之自取之
也豈嘗求善人而與之哉
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云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先
書為尊此言獻粟者必先以右契獻人之意因如左契在主財
物者之所右契取財物者所執則執在左契者待人之來
取合則與之不往責人也司徹即主徹法均分多寡之
人言有心計較也

八十章

吾願令之為諸侯者各安其小國寡民而不求多使為之
民者各安其分雖有什伯才人之材器而不求用使民重
惜其死而不遠徙以求利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
兵無所陳之使民忘其詐巧復結繩而用之各自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内足而外無所慕即鄰國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地至近矣民亦老死不相往來至
近且尔況遠者乎往來且無況爭奪乎無為之治蓋
如此

八十一章

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者不信言之善者不辯言之辯
者不善知道者不博務博者不知試舉聖人之道而
約言之聖人之為聖人無所積以自私故常為人既以
為人己愈有故常与人既已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

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之道一天道而已矣

跋言

古人寄意於言而着書後人領意於書而生解解也者將以古人之乎自我而轉寄之後人也故讀是書而不得則假解以求之求之解而又不得更將何所假何所求乎亦反求之是書而已書苟其在不必過恃他解也人問朱子道可道如何解應之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朱子生平未嘗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也亦即可為解一切汎書之法也他日人問解易又曰解易只添虛字迴邊來意此其解易之法也亦即可為解老之法也皆不執解求解反之是書以解是書而已小子嘗竊其法讀朱子本義而未有當乃復以之讀老子此說畧所繇成也不乏解人必上曰兩篇具在讀者自得之其於是說也不病其畧而病其多斯真善解老者知

張爾岐又書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

（周）列禦寇撰　（晉）張湛註

宋刻本

列子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周列禦寇撰。前有劉向校上奏、以禦寇為鄭穆公時人。唐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曰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言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齊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每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云云。其後高似孫緯略遂疑列子為鴻濛雲將之流、並無其人。今考第五卷湯問篇中并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手、更無疑義。然考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云云。是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於晉太康中、為漢魏人之所未睹。而此書第三卷周穆王篇所敘駕八駿、造父為御、至巨蒐、登崑崙、見西王母於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偽造、可信確為秦以前書。考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註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著其為師也。然則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為怪。晉光祿勳張湛作是書註、於天瑞篇首所稱子列子字、知為追記師言、而他篇復以載及後事為疑。未免不充其類矣。書凡八篇、與漢志所載相合。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政和中宜春彭瑜為積石軍倅、閱高麗國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青唐卜者云云。今所行本皆無此卷、殆宋人知其妄而不傳歟。其註自張湛以外、又有唐當塗丞殷敬順釋文二卷。此本亦散附各句下。然晉註頗為淆亂、有灼然知為殷說者、亦有不辨孰張孰殷者。明人刊本往往如是、不足詬也。據湛自序、其母為王弼從妹、湛往來外家、故亦善談名理。其註亦弼註老子之亞。葉夢得避暑錄話乃譏其雖

知列子近佛經。而逐事爲解。反多迷失。是以唐後五宗之禪。繩吾人。失其旨矣。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詩照反）遊外家。舅（姓王）始周（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報反）集文籍，先并（卑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賚（音）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据明黑口本補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也，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音朔），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所界反；青，度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都者光祿大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序畢

据明黑口本補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子列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為鶉，得水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要，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夸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

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愨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

時常若[illegible]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illegible]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illegible]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illegible]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illegible]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illegible]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illegible]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illegible]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illegible]夫子始一解顏而笑[illegible]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illegible]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illegible]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illegible]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illegible]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illegible]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illegible]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illegible]居予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illegible]物與物何以相遠也[illegible]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illegible]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illegible]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illegible]彼將處乎不深之度[illegible]而藏乎无端之紀[illegible]游乎萬物之所終始[illegible]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illegible]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illegible]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illegible]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illegible]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況得全於天乎[illegible]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illegible]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illegible]發之鏑矢復沓[illegible]方矢復寓[illegible]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illegible]非不射之射也[illegible]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illegible]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illegible]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illegible]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illegible]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illegible]晉國黜之[illegible]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illegible]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illegible]既而狎侮欺詒[illegible]攩拯挨抌[illegible]亡所不為商丘開

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无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illegible]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illegible]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illegible]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illegible]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无不柔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illegible]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illegible]時其饑飽達其怒心[illegible]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illegible]故其殺之逆也[illegible]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illegible]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

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illegible]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illegible]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illegible]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illegible]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illegible]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illegible]惡往而不暇[illegible]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illegible]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illegible]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illegible]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illegible]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illegible]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illegible]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illegible]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illegible]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illegible]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illegible]吾處也若橛株駒[illegible]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illegible]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illegible]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

言其上[illegible]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illegible]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illegible]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illegible]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illegible]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illegible]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illegible]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illegible]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illegible]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illegible]列子見之而心醉[illegible]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illegible]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illegible]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illegible]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illegible]罪乎不誫不止[illegible]是殆見吾杜德幾也[illegible]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illegible]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illegible]名實不入[illegible]而機發於踵[illegible]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illegible]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illegible]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illegible]是殆見吾衡氣幾也[illegible]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illegible]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illegible]吾與之虛而猗移[illegible]不知其誰何[illegible]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illegible]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illegible]三年不出[illegible]爲其妻爨食狶如食人[illegible]於事無親[illegible]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illegible]㤄然而封戎[illegible]壹以是終[illegible]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𩞄而五𩞄先饋[illegible]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

曰：夫內誠不解，[illegible]形諜成光，[illegible]以外鎮人心，[illegible]使人輕乎貴老，[illegible]而䪥其所患。[illegible]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illegible]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illegible]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illegible]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illegible]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illegible]汝處已，人將保汝矣。[illegible]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illegible]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illegible]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illegible]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illegible]而焉用之感也？[illegible]感豫出異，[illegible]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illegible]與汝遊者，莫汝告也。[illegible]彼所小言，盡人毒也。[illegible]莫覺莫悟，何相孰也。[illegible]

列子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illegible]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illegible]楊子不荅。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illegible]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illegible]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illegible]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illegible]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illegible]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illegible]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illegible]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illegible]柔，先出於己者。[illegible]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illegible]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illegible]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illegible]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illegible]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illegible]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illegible]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illegible]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illegible]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illegible]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illegible]夏桀、殷紂、魯桓、楚穆，[illegible]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illegible]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illegible]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illegible]太古神聖之人，備知

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illegible]會將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illegible]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猨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illegible]）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illegible]）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illegible]）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illegible]）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illegible]）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illegible]）惠盎見宋康王。（[illegible]）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illegible]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夫禀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illegible]）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illegible]）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illegible]）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illegible]）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illegible]）衣阿錫，（[illegible]）曳齊紈，（[illegible]）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illegible]）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illegible]）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illegible]）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illegible]）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illegible]）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illegible]）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illegible]）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illegible]）化人移之，（[illegible]）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illegible]）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illegible]）

明寤然此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暫亡。[illegible]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illegible]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illegible]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illegible]）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䕫，主車則造父為御，𦝩𧱰為右；[illegible]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illegible]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面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illegible]）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illegible]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神人哉！[illegible]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illegible]世以為登假焉。[illegible]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illegible]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illegible]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illegible]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illegible]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illegible]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illegible]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illegible]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illegible]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illegible]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illegible]覺有八徵，夢有六候。[illegible]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夢，（[illegible]）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illegible]）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illegible]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illegible]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illegible]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illegible]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illegible]陰陽俱壯，則夢生殺。[illegible]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illegible]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illegible]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illegible]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illegible]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illegible]故神凝者想夢自消。[illegible]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illegible]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illegible]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illegible]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illegible]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

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為也；數罵杖撻，无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illegible]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illegible]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illegible]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illegible]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illegible]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illegible]非祈請之所禱，[illegible]非藥石之所攻。[illegible]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illegible]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illegible]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illegible]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illegible]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illegible]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illegible]顧謂顏回紀之。[illegible]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illegible]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illegible]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illegible]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illegible]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欣戚者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沖虛至德眞經卷第四

列子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illegible]）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illegible]）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illegible]）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illegible]）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illegible]）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illegible]）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illegible]）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illegible]）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illegible]）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illegible]）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illegible]）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illegible]）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illegible]）无樂无知是眞樂眞知（[illegible]）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illegible]）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illegible]）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illegible]）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illegible]）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illegible]）顏回重往喩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illegible]）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illegible]）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illegible]）孔丘能廢心而用形（[illegible]）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illegible]）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illegible]）魯侯聞之大驚（[illegible]）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illegible]）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illegible]）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illegible]）心合於氣（[illegible]）氣合於神（[illegible]）神合於无（[illegible]）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illegible]）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illegible]）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illegible]）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illegible]）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illegible]）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illegible]）商太宰大駭（[illegible]）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illegible]）不治而不亂（[illegible]）不言而自信（[illegible]）不化而自行（[illegible]）蕩蕩乎民无能名焉（[illegible]）

（[illegible]）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illegible]）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illegible]）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illegible]）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illegible]）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illegible]）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illegible]）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illegible]）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illegible]）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illegible]）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illegible]）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illegible]）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illegible]）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illegible]）往將奚為（[illegible]）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illegible]）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illegible]）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illegible]）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illegible]）子列子之徒駭之（[illegible]）反舍咸有疑色（[illegible]）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illegible]）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illegible]）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illegible]）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illegible]）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illegible]）子列子學也（[illegible]）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illegible]）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illegible]）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illegible]）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illegible]）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illegible]）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illegible]）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illegible]）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illegible]）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illegible]）壺丘子曰游其至乎（[illegible]）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illegible]）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illegible]）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illegible]）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illegible]）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illegible]）

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

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一道。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illegible]
[illegible]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
所曉[illegible]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illegible]
[illegible]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
勢也[illegible]
[illegible]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
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illegible]
[illegible]有指不至[illegible]
[illegible]有物不盡[illegible]有影不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illegible]髮引千鈞[illegible]
[illegible]白馬非馬[illegible]
[illegible]孤犢未嘗有
母[illegible]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illegible]公子牟曰子
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illegible]夫无意則心同[illegible]无
指則皆至[illegible]盡物者常有[illegible]影不移者說
在改也[illegible]白馬非馬形名離也[illegible]髮引千鈞勢至等也[illegible]
[illegible]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illegible]樂正子輿曰子以
公孫龍之鳴皆條也[illegible]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illegible]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illegible]
[illegible]堯治天下[illegible]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
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illegible]
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illegible]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illegible]堯喜問曰誰教爾
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illegible]堯
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illegible]舜不辭而受之[illegible]關尹喜曰在己无

居泯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箸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物而動故若水也其
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
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
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
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
无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无所失矣知而亡情能而不爲
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无知能盡則歸於不爲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
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无而非理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illegible seals]

冲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无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无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无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以是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无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无所連箸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

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䚡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遍。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眾，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

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illegible]隰朋之言奚頒[illegible]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illegible]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㓟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illegible]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illegible]均，天下之至理也。[illegible]連於形物亦然。[illegible]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illegible]均也，其絕也莫絕。[illegible]人以為不然，[illegible]自有知其然者也。[illegible]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illegible]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illegible]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illegible]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

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illegible]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illegible]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illegible]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illegible]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illegible]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illegible]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illegible]師襄曰：子可以歸矣。[illegible]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illegible]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illegible]故不敢發手而動弦。[illegible]且小假之，以觀其後。[illegible]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illegible]涼風忽至，草木成實。[illegible]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illegible]溫風徐迴，草木發榮。[illegible]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illegible]霜雪交下，川池暴沍。[illegible]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illegible]陽光熾烈，堅冰立散。[illegible]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illegible]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illegible]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illegible]亡以加之。[illegible]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illegible]薛譚學謳於秦青，[illegible]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illegible]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

哀之悲也乃厚賂發之（[illegible]）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illegible]）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illegible]）吾於何逃聲哉（[illegible]）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illegible]）穆王薦之（[illegible]）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illegible]）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illegible]）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illegible]）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illegible]）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illegible]）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illegible]）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illegible]）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illegible]）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illegible]）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illegible]）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

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illegible]）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illegible]）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illegible]）造父之師曰泰豆氏（[illegible]）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illegible]）汝先觀吾趣（[illegible]）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illegible]）履之而行趣走往還无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illegible]）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illegible]）然後輿輪之外可使无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illegible]）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illegible]）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刀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

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illegible]方夜見光而不見形[illegible]其觸物也騞然而過[illegible]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illegible]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illegible]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illegible]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illegible]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illegible]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illegible]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

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爾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illegible]）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芫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illegible]）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illegible]）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illegible]）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illegible]）既而公孫无知作亂（[illegible]）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illegible]）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illegible]）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illegible]）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illegible]）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illegible]）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illegible]）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无善交无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illegible]）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illegible]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illegible]）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illegible]）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illegible]）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illegible]）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illegible]）以德分人謂之聖人（[illegible]）以財分人謂之賢人（[illegible]）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illegible]）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illegible]）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illegible]）勿已則隰朋可（[illegible]）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illegible]）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illegible]）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illegible]）

可以生而生（[illegible]）天福也（[illegible]）可以死而死（[illegible]）天福也（[illegible]）可以生而不生（[illegible]）天罰也（[illegible]）可以死而不死（[illegible]）天罰也（[illegible]）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illegible]）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illegible]）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柰何（[illegible]）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illegible]）天地不能犯（[illegible]）聖智不能干（[illegible]）鬼魅不能欺（[illegible]）自然者默之成之（[illegible]）平之寧之（[illegible]）將之迎之（[illegible]）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十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

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當今我與汝識所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曉了解也謁請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鬻熊文王師也）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illegible]）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illegible]）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illegible]）楊布問曰（楊朱弟也）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illegible]）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illegible]）真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illegible]）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illegible]）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illegible]）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illegible]）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illegible]）墨杘（[illegible]）單至（[illegible]）嘽咺（[illegible]）憋懯（[illegible]）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illegible]）便辟（[illegible]）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illegible]）狡𤡬（[illegible]）情露𧫣極淩誶（[illegible]）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illegible]）諈諉（[illegible]）勇敢怯疑（[illegible]）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illegible]）俏成者也（[illegible]）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illegible]）故迷生於俏（[illegible]）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illegible]）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illegible]）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illegible]）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illegible]）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illegible]）故曰死生自命也（[illegible]）貧窮自時也（[illegible]）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illegible]）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illegible]）亡所不量（[illegible]）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免自喪者非有心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棱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

二臣者各二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七

列子　張湛處度注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趣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无已故情无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固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儒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見實廉者也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偽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偽則不是以相非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徒而聖人无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審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异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以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為惡所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

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爲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illegible]）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illegible]）以放餓死（[illegible]）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illegible]）清貞之誤善之若此（[illegible]）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illegible]）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illegible]）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illegible]）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illegible]）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illegible]）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illegible]）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illegible]）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illegible]）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illegible]）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illegible]）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illegible]）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illegible]）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illegible]）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illegible]）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illegible]）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

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爲也无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illegible]非齊土之所產育者无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无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无藥石之儲及其死也无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无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illegible]）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illegible]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illegible]）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illegible]）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illegible]）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illegible]）无不廢无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illegible]）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illegible]）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

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illegible]）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illegible]）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无以異矣（[illegible]）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illegible]）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

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无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也稟陰陽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御趨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

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illegible]）二為名（[illegible]忠其所行）三為位（曲意求達）四為貨（貪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逆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制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无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腃急（[illegible]）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實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无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富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猒之性无猒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七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八

列子　　張湛處度注

說符第八

（夫事故无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此常處先此語以盡之可以為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无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此則物所來皆可知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人愛惡我之由我不由人也）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此則明驗）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不行者由出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之未之有也）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不其驗之本也存亡廢興之本有本有末則存亡可知矣）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嚴恢魏人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也）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无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直者宜世務人事者物不能全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道在則自尊）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中既得之矣）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而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存亡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悔言之已晚）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忌物之心耳目自專則賢者去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以己知則物各以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无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无棄才則國易治也）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无不周）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自貧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无方，屬乎智。（雖有仁義禮樂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有悔者也）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者由不保其所宜也）孟氏父子舍然无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

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
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
之情也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
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
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害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
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皆所以致死
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
盜之為 此言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用賢明以察[illegible]
此明先識[illegible]之所疾智之為患宜盡言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
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
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
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

列子八　　三

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
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
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
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illegible] 白公
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illegible]
[illegible]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其[illegible]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 [illegible]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
知言之謂者乎 [illegible] 夫知言之謂者不
以言言也 [illegible]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illegible] 故至言
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為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而欲爭辯[illegible]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作亂敗死於浴室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
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稚狗也翟鮮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

也遽告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
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
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盛者必衰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豐功不可不
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夫憂者所以為昌也 戒也 喜者所以為亡也 驕也 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illegible]
[illegible]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illegible]
[illegible] 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illegible]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
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
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
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

列子八　　四

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
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illegible]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
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illegible]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
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 [illegible] 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
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之經月乃放 [illegible] 秦穆
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illegible]
[illegible]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
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 若此者絕塵
弭轍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
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 [illegible] 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illegible]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內不顧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所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視者不以經意也)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言此之所相者皆明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賢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寑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信鬼神與禨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寑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悋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箸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㯓魚而笑(明瓊齒五白也)

(射五白得之反兩㯓魚勝故大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懂勇也)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由謙退之行不盡於物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

荅之辭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曏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此篇明己身變易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布卻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為名利之衛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者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同是生類自貴而相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氣殊地分既以定則无復彙乎況自然能處得失者乎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illegible]歸而藏之密數其齒[illegible]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此[illegible]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illegible]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illegible]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illegible]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illegible] 白公勝慮亂慮謀作亂 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illegible]

沖虛至德眞經卷第八

乾隆乙卯季冬書船鄭輔義攜宋刻列子二冊求售適是日余在友人處因留於大兒玉堂書塾中主暮歸家取書閱之每行細字尚是宋刻之上如虞姚燈校一卷覺世德堂本訛舛已復不少真善本也明晨訪顧抱沖于小讀書堆聊書友已在座詢抱沖開其直索白鏹六十金余方以為價昂不之得而抱沖已唯唯余之獨得是書矣蓋是書先攜至金閶袁綬階處後到余家綬階述而抱沖言之而抱沖作書於輔義指名相索輔義含糊答應忽見余與輔義耳語知是書已留余家故抱沖以余為必得也余亦以是書不歸江夏即歸武陵尚惜財物致失異書大是恨事因因留之并不敢負與物主一親輔義來議價者再三仍執前所言不得已屬其取向所見之宋刻新序同貢之許以八十金而始允余雖知是書之貴明為余與抱沖爭購之故而此異書之私於不為所奪在余亦自笑其癡獃耳歲杪事忙不及取得書翻來新年以守制居家不出門賀歲年忘新喜展函讀之爰題數行于後俾後之覽者知異書思來如景星卿雲爭先覩之為快若癡獃如余尤有甚於人有不竊相笑者乎

大清嘉慶元年元旦日試筆書此於昭明巷舊居之養恬書屋

棘人黃丕烈

列子行世本以世德堂六子中本為最余舊藏影宋鈔本抱沖曾取以與世德堂本校之多所歧異幾自詫為善本矣近得此本佳處更多鈔本遜避而居乙抱沖從弟澗蘋為余校是書見其中所附音指摘疑為股敓順釋文後細審之乃知非釋文蓋作注者之舊音也且為余考校股敓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知此本字句釋文所云一本作某某皆與此合則此本之在釋文未行以前可知列子善本紀少得此足正群論書前跋畢并記數語以傳信於後

此北宋本列子首字一層蒼岳頑明蘋跋而讀之都在積藏之靜明者也中屋善本當以此為第一光緒甲申八月郎薄太守為刊叢書因從假之摹之假為影寫板本上遠逞藏書以說傳待其仲冬下旬人日新寧非發呵東記此

長洲葉昌熾

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拾遺一卷

（宋）王雱撰

明鈔本

南華眞經新傳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王雱撰。雱字元澤、臨川人。王安石子也。未冠登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事蹟附見宋史安石傳。是書體例略倣郭象之註、而更約其詞。標舉大意、不屑屑詮釋文句。大旨謂內七篇皆有次序綸貫。其十五外篇、十一雜篇、不過藏內篇之宏綽幽廣、故所說內篇爲詳。後附拾遺雜說一卷、以發揮餘義。疑其書成後所補綴也。史稱雱睥睨一世、無所顧忌。其狠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滉瀁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孫應鼇序謂取言不以人廢、韙矣。是書宋志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此本倍之。疑讀書志誤脫二字。或明人重刊、每卷分爲二歟。王宏撰山志曰。註道德南華者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之門、所就當不可量。又曰。竊又疑惠卿之姦詐、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門客爲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因狡、其依憑道學、不過假借聲名。邢恕何嘗不及程子之門、（見伊洛淵源錄）章惇何嘗不及邵子之門、（見聞見錄）而一旦決裂、不可收拾。安見雱一從程子、必有所就。至於雱之材學、原自出羣。王安石所作新經義、惟周禮是其手稾。其餘皆雱所助成。蔡絛鐵圍山叢談言之甚詳、又何有於莊子註、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過好爲議論、均未詳考其實也。

南華眞經新傳序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鋭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奥義深解妙旨討其爲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予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祕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南華眞經新傳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虛怪高閣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北彼南離
隱寓逍世
俗家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一

宋 王雱 元澤 傳

內篇

逍遥遊篇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於混茫之庭其所以爲逍遥也至於鵾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鷽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於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遥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爲知莊子言逍遥之趣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知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鯤鵬爲大而斥鷃爲小鵾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鷃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鵾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遥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
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
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
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

理也故鵾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鷽之
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
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爲累則亦自足
也
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
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
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
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
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
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
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
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鷃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辯也
鵾鵬之圖南斥鷃笑之斥鷃之騰躍自以
爲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
辯也然鵾鵬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
爾夫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
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
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後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為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鯤之化為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為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有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逆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惡乎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己神人盡道無有所居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為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

道則與天爲徒矣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爲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爲之時也無爲出於有爲而無爲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爝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許由古之無爲者夫既無爲則豈有心於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爲爲劣而無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實交起賓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無爲之大也似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物各有分分各有定庖人以宰割爲功而尸祝以淸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

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遥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適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緜緜若存而又有所容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偈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爲洴澼絖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爲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爲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同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爲累則道遂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狌斄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臥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

宋　王　雱　元　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以爲形質差殊小大異據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辯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

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旦暮自然而然眞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然而然也然非眞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眞宰無所著我即眞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是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

眞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眞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眹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朕兆者眞
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
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
而有之以爲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
親矣吾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
其眞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眞宰者有爲也眞君者無爲也臣妾上下
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眞君故曰其
有眞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眞君焉
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眞
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眞君之固有則
所以無虧於眞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爲我爾人
不自明而遂爲有我有我則物於物而與
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眞
君之所以不存矣眞君之不有則不亦悲
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
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
役於物而內喪其眞質雖存而形神已亡
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
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
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
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
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眞君心內
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
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

其眞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眞宰而豈曰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眞君也人能不喪其眞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眞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因其成心而無是無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為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虧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有眞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自然而然是以無是無非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實於至理者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為得道故曰通也者得也道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衆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為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衆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寘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胷中惑亂而不果也胷中惑亂而
不果則徒衒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
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
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
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
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
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爲有形
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
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
無體萬物與之爲一也物既與之爲一矣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爲一矣且得有
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
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
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爲二也二與
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
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
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
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
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
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
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嗛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忮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爲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拙其銳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為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爲動不役物而處不避
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
爲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爲有有能爲無居
于清淨之極而汚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
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
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
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
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
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鈍

挾析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
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
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
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
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
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
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
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
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
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
非也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
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
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使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所夢泯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 王雱 元澤 傳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知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內萌而以善為善以惡為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已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
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
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
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
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
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
刃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
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
衒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
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
之是也文惠君遽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
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
以爲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
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
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
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
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爲暫來以死之爲暫往生不
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
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
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眞泯然自得生死利害未
嘗介蔕於胷中故適來則爲時適去而能

順時不爲之樂而順不爲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適而已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適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爲也無思無爲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酬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無爲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己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爲也顏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爲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爲卒至於無爲此顏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爲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曰將熒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之者所謂色赧赧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已之累矣

[illegible]集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默無爲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此叢散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而爲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顏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爲徒而未得爲無身也未得爲無身者未得爲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爲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爲徒則未合於太虛焉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

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
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
為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
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
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
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
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
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
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
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聽聽矣故
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
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
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思
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
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
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
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
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

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
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夫無感其名則沖寂也物來則然後
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
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

拳案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
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
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為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為易
也超然有為經世而無恧則聖人所以為
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
自然不可詐故曰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
難以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
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來
舍也故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
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生　心實
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
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
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
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
物之化也禹舜有為之名羲蘧無為之至
有為無為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
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
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
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
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
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
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
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
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
言之至于顏闔之傅衛太子匠石之見齊
櫟社子綦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為
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
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
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
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

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
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
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
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
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
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
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

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生死不介於胸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

業

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所言以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

以巧鬬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此聖賢不為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
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妄故曰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
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
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
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茀亂而
夜氣不存違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逆矣
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

厲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為而自為不
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言會儻街
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
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知其
終極也故曰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
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
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
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違理
以益上則所謂揠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
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
慎歟○
美者克實惡者自戕克實自戕皆所以無
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克實非

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戕不可革而已
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
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
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為心來去無礙而不
君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為心則
無為而已矣者其有為則非得已而有為
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
能去其已甚而存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曰秉萬物以為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為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子高賢而仲尼終
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
衛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為累矣惟
能內實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
之患此顏闔之傅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
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
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
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
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女身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
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真君也委質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若就真君不可不和
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由從於一物
心和者不可攄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
趍時應變而與物無迕蓋能通達其道而
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
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
螳蜋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
其順也顏闔之傳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
闔何異螳蜋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
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蚉䖟僕
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
迕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
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
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
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翦代則所以為
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
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
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為社明
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
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
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己而不蘄乎用存諸己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況樹之為用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蔕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大木而嗟歎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柏桑乎夫宋氏之楸柏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己而多務衒材以譸衆衆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己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銜其美而內不虧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之累乎故曰又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盛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上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三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 王雱元澤 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為一此王駘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為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駢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眞而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累於視聽歟故泯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覩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億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衆鑒也故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坐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而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主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人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性根所以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之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故而所以寓意

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柏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柏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為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冀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純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芘蔵生死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為生以不生為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以物而為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無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此王駘所為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
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
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
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
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為物之長能晦而
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
能遺己是以下惠同物而祖楊裸裎者皆
不能遺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
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
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
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廝隸之與庶民其所異者
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為人爾

均為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
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
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
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
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己而
欲為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
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
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
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
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蹵索

恥形骸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大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有德之大也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軀之不完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泯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可不可皆不介蔕於胷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適天刑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適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天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為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顛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為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足以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富貴之變了然不以汨乎中陰陽之更運宵盡之迭迁寞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恱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為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為法故曰其可以為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跡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而人
闉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脤
者言其忘智故忘形則所以無迹忘形則
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
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
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
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
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以異人
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為其累也故曰
甕㼜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所得也蓋
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
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
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
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
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
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
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
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
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
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illegible]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耿而皆視以為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耿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闉跂支離無人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我害其正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為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荅之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為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為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為守其正正而全其所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為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闉跂支離無脤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内充其德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來合則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四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雱 元澤 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有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以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最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最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止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達觀而知天與一人知人與一天天人大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知是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為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道於氣也根不可以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窒氣之出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慾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
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極○
眞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翛然而來
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
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不忘其始
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慍故曰受而喜
之忘己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
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
益其眞所以眞眞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夫眞人之
所以如此者其眞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
貌魄然而無動也其顙頯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
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所終極乎故
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然淒然
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眞人者以吾喪我以適從身不易內不
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
也若狐偕申徒狀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
又喪其眞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
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
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滀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
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
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
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
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

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
知者知也。知不凝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
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日可見其
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死暫
往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道無終極而我履而不息。故
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
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
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
升上。故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
謂之力行也。故曰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与天為徒。其不一与人為徒。
真人无心。其好惡所以一也。其人抱一
不一所以同也。无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
与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与人為徒也
天与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
其真乎。泉涸魚相与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与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至人雖為之應而心寔
无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者。此
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无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宋王雱撰

大宗師第六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次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深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容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躰與物為一生死禁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冝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迹無體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眞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狶韋至傅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參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迹無體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眞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
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
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
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
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綿常
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
以豢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
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
為之至故有躰有用則得道之全眞而全
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
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
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
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
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
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
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
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
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
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攖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眞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眞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眞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犂子來之四人了於眞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跰𨇤而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倏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倏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眞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己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鏌鋣而大冶所以惡之笑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未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蘧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御氣也撓挑無極者所謂遊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為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死為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為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夫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然制行不以己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而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之人則為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為外物以死為復真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塵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
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
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
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
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

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
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
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
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諧安佚獨侔於天也
方外之士介然技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君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
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曰一怪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
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
無涕其心不慼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
之理而不慼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
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
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
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
然無己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
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孔孟孫氏
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称己與
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
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
謂不感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
寄也無情死者所謂不狗適去也如此則
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
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
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為也獻笑者非樂然
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為則出
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
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
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
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至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俾
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化去乃入
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遠者了
之而不以為大當其生則為時當其去則
能順适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
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
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為非聖
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為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為也以無意
而對無為其於道也為得矣此莊子所以
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
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寘則皆不出於道散
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
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
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黥劓之
言而又曰汝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
樂盡道之妙盡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
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
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䪠萬物
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者其道渾而
為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其出歸於
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者
化而不涉為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
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
此所遊也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
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
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所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
所以言顔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
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
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
所宗師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
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
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夫
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
賤生死之變窮然盡忘而不介於胷中此
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
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
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
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
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
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
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
意焉

應帝王篇

夫出師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
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
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
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
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
齧缺者道不全之称也王倪者王道之本
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
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
缺遂悟王倪不知之意而躍大喜而退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
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
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
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
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
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爲無爲然虞氏不及泰氏者
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
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諧而無彼我異
同之辨故曰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
爲馬一以己爲牛不知而所以交乎自得
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眞好
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
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
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辨非
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藏仁以要人亦
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
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
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爲有不及以
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爲
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泰氏也
肩吾見狂接與。狂接與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
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乎。
肩吾接與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
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
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己出
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
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內外俱
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
無爲有爲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與
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
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
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
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爲
而使然者有爲有爲亦不出於飛穴之外

也接與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為○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為天地根是也無名
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為天地
根又為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

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必名至於有
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
者為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
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
無何有之鄉者言入虛空之與也處壙埌
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為無心
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帠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為此所以足為帝王矣
又復問無爲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
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

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
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
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為也天根者止知有為
也知無為者不得不諭以有為故肩吾答
接輿以出己式義之言也知有為者不得
不諭之以無為此無名答天根以遊心
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泯然自得而復於

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
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為
而又能與物不逆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
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
天下治矣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
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
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聞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體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疏明不勤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徉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徼所以出至虛之域寘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衰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於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

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主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而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為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為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為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道遙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充德足以為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為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為有名也有為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敫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之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五

潤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五篇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七

宋　王　雱　元　澤　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放曾史楊墨之所為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為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為為之之謂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為而行徙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弥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通於無為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為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為也

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

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故靜

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究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乎照知也故曰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漠者所謂晦默也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眞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
彫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
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
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
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
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
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
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
樂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
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
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贍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為
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
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
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為
人不得不有為無為所以無心於天下而
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為所以有心於天下
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
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
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為之妙理也夫無為者必至於有為有為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為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眞性遂稱五事為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為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

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為不知於人與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
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
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
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
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
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
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
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

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
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
為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
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
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
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
貴賤親踈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
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踈所以稱號之

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
命此者親踈各有其號矣因親踈貴賤而
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
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
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
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
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次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
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
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
是豈能如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
取彼於是遂奔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
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
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
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
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
原一世之有為者為不足以言刑名者守

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為之不瞻也而魁然自以為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為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鷃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

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其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

而不為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泯然遺遣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為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
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
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
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
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議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
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
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
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
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為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
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
雖識於桓公至于己之所輪而其術雖為
得於心亦未為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
木而揉之以為輪是使木失眞性也安若
不斲於輪乎二者均為有為之累故莊子
言於此篇終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八

宋 王雱 元澤 傳

天運篇

夫無為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上於無為
則其道所以不為神惟能無為而為之然
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篇法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
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
而不用以為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
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
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
戴而存眞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
之此謂上皇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
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
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
於親矣豈為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
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為有
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
下易然天下雖為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
我而贍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

仁未為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
自為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眞空
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
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
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
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
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
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
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
滿谷在坑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
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
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
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
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
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
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
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
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祟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夫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爲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黃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黃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月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焱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也夫無爲則復命而反眞故終曰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皆有為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比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為有為而是皆有為之至也故有為之至則卒入於無為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為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為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䖟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

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何如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如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

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爲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誚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書書者爲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爲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爲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爲人者付之自化也付之自化則無所爲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之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宋 王雱 元澤 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所以與此世俗之忘於無爲而滅天矣此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軀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爲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眞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爲刻意而高歟蓋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遥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閒歟氣柔眞全而形未嘗衰豈爲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惔者所謂無患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神不虧則以生死爲往來之暫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爲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故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者所

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預謀也不以智行已不以故藏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也

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韜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劍者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寶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奧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利者所以和義者也眾人重之而已矣故曰眾人重利名者所以為實之賓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遂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故曰賢士

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
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
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于純純
則至于粹粹則至于精精則至于神而已
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
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
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爲矣故曰一
之精通合于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眞而生
於世俗之僞心僞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
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僞而究治矣
此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
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
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
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
足耀衆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內務
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
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
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復思以復其明此
非該徧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
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也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
於靜動出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
靜必至于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鐃以
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
而不逆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
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
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
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
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
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者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者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徧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爲不及於混茫之初而謂其逮德下衰也神農黃帝可謂至乎之世也莊子以爲不及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爲不及神黃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黃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人守其眞性事任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高世出衆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教之歟此莊子之所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損所以深根而固蔕也故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全於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徽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觀安知無於根源矣此莊子因而作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末流可用為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與世世衰而不能與道諸子汎起而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況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為此莊子所以有

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沖而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衒其廣深幽妙而獨居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海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曰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由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

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蔽於秋毫而見於丘山不盡也注目而觀丘山則蔽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曆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

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諸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諸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於毫末也以道觀則均為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故曰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則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
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
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
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
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
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
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
者不以物害己。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

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
權也。能應變而豈以物而爲累乎。故形之
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故
道所以爲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爲理道之
用。不相須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
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逆而物

莫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
寒暑禽獸之不害己也。蓋任之自然而不
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
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試而
安於生死也。故曰寧於禍福。與之俱出俱
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
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足用

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疾世俗自異於物而中寓其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與齊物終於夢爲胡蝶之意同讀莊子者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宋　王雱　元澤　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己而與物齊諧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蔕於胸中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

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擧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己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己無爲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爲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爲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爲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爲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至樂生於無為無為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為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為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為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

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為哉此莊子識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為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當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理也夫觀變化者達

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都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為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為而死未必有為未必無為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靡者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為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
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
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
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
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於死
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
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
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
以有以為養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
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
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
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
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為不生以
死為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
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
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
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
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
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為物安有名由乎
故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
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為樂乎此莊
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
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
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而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
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
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
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
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
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然而
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
則物翕瞻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
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
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
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
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
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
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
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
自內而故以養生爲內篇以其及外而故
以達生爲外篇此周爲書之意也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
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
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
處無爲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
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

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眞復則歸於静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與天為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為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適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

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其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夫所以忘如此則眞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由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

物迭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渻子為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渻子之養雞梓慶之為鐻皆能全其天真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真全則所以德全而合於天故雞遂至於無敢應而鐻成而凝於神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

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

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斷乎用矣此莊子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

夫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為用則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然而已矣材然而亦以無用為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為其全材是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大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

國而其國所以爲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
文豹皮爲之災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
能爲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
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
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
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爲之患
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
無爲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
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
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
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
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眞也
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
不加不損而與物無逆也無爲無用而莫
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

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爲鍾爲壇
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
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
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
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
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

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
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
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
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
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
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
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
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
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

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
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
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
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
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傳之而已耶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蜋之言也夫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蜋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遠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宋 王雱 元澤 傳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為材無
用為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
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
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
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
其無為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
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
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
名之無名安可強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
無擇何足以稱之世夫子方之師如此也
萬物安足為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
非道而魏國之為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
土梗耳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
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
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
也○必入而歎○何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
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

之而不訟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温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

夫回無擇之師與夫温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以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温伯雪子温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道以至于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顏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絕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後也不可以及則獨乎為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為萬世師而顏回所以為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

役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移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也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者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為樂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事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

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為無為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生死為往來皆不能為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萬於心歟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鈌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

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于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爲於外者有餘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至人者潛行而不窒所入而皆得救心於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內忘於危險而豈有憚惜歟此伯昏無人所以言其闚

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

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為寓寄以生死為往來而
況爵祿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

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祿軒冕物
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來去
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
得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
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
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知北遊篇

大茍寞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
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
為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
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
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
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
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

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弅之丘適遭無爲謂焉故無爲者未免於有爲也未免於有爲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荅知之所問也智以無爲之不荅後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闋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爲於無爲

也未爲於無爲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荅智以予知之將吾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宫而問黃帝焉黃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處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無體所以言眞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眞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

能以知之故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與無爲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理是故聖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爲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營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爲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盪不擾也無思無爲則反朴也不盪不擾則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遊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境也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
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
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
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
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
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
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

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
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
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
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
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
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
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
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
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
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
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
夫老聃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
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於粗
自無而至於有故首言昭昭生於冥冥而
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冥者所謂

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爲無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徼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惡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荅之以無所不在也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荅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為無為者未免於有為是以荅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也此三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遂悟而興於歎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得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為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為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為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此故曰知形形之不形乎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

有所終極矣故曰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既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逍遙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後諭太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以明智而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微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知粗而必至於精知微而必至於妙故光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所謂至於精妙也至於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而至哉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者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未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識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蓋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於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贍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臺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游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無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宋　王雱　元澤　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遠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為任自然
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
莊子因而作庚桑楚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為體以妙有為用非
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
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
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
也虛靜無為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
和不逆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
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
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
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
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
以尸祝社稷而尊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懌
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
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
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隳
然忘其所為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
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
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
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呑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
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擧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

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
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臣魚臣獸而
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
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儻
隱過其極則爲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爲隱
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吝
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螻蟻苦以

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
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
全身也
南榮趎楚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肓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
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
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
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
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嘆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夫耳目外也。心智內也。耳目用於外則心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爲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蕩於內者亦爲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閑也故曰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惑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因存此老子諭南榮趎以至人之道也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兒子終日嘷而嗌能兒子乎。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

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

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止乎不役於物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也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爲累於胷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

曰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乎雖握而非爲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瞚偏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爲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爲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虛心善應而事其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爲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爲一志廣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惟絕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如此而強欲求爲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

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爲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妄行而誠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曰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志帥妄行而氣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

而此陰其為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器之外乎故曰冦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為陰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宙也。有乎生。有者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為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為有乎此萬物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後能抱一於無有則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為也故曰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礼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為體則合於大道之極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蔽也志一則貴富難徙也顯嚴難感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蔽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胷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為而為也故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則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此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過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為為本人為則非得也故曰為之偽謂之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
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移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
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
為出於無為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己者所謂
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於神人
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詖舞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
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
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
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
之所為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之有為
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後其感而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
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
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宋 王雱 元澤 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爲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本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欲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者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心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君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至於所養亦均也豈有閒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忘嗜慾遊心於道遙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常無為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為而欲為義偃兵以愛民

此無異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敦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為外迹而不為為之而物之所以順從也若以可為而為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為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以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之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况於大道也具茨之山者况於道體無為而卉然豈有為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能於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真體則任於無為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為天下則曰又奚事者則無為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亢所適而已故曰為天下者亦莫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為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為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
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
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
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
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
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
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
所以引匠石為況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
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
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
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
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
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

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責功成而不居贍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天爵謚者度外之物
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豈有心於
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
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無舞萬物而不
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
之也故曰神人惡衆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
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
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
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
言之於文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羶以悅慕也於魚得計
者退藏深淵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
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
者以聰而覺不聽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
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
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
真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
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
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
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爲而亂無爲
也適來所以爲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
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
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
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
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
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為之累矣大夫種者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之以為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鴟目鶴脛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曰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殉也故必期於明者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明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為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禍之長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為召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為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為累則囿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之至珍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知信之
故曰而人以為己實不亦悲乎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
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
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
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
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
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
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
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
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
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
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
人不能與於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
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
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
崖
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為也循有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樞者
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
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
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
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頡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
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惑道不可問而問
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
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
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
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四

宋 王雱 元澤 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惑於儻來之物而
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
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顚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知凍者假衣於春暍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
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
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己以求進是以
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爲而抑之也夫冬則
擉鼈於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
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
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
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爲如此矣所謂入
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
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
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
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
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
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欲之貴
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忘已而失高
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
也與之爲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眞所以存
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不言
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無我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叙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
之宜彼其乎歸居閒暇其形而均施其仁
恩故曰而一閒其所施此聖人為心之若
是所以入於寥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之。惟公閒休能之故曰待公閒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綢繆者所謂玄通徼妙也周盡一
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
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
靜也搖作者至於動也以天為師者宗於
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
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
臺縣眾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
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
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備道
其名所以與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諭
乎不相告諭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
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盤物
而不為仁澤物而不為義其愛未嘗有愛
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
無之之聞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戶登恒為之

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
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
成
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為
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
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
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
洫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
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
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君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
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
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
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
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
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
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
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
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
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
記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訟○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為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為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鬭豈行數任之自得而已矣魏瑩不能知於道有為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知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為累而克伐戰鬭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夫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為任於無為則天下之大猶喪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精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為本民以政為基為政不可器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為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為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論子牢也豈惟為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

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决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為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亡命以交爭此矯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此莊子寓意於矯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方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中由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於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并內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外生然後至於無爲而無不爲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大人并合而爲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內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長非大人使之者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豈得有爲乎故曰無名故無爲無爲者非不爲也爲而不見其爲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
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
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
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
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
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是天地陰陽而
宣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
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
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
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
所大而強名為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
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
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
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妙用贍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
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
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
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
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宋 王雱 元澤 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爲善者必致福爲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萇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

死之辱孝己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後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忘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己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儻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而方貸見所貸不為必得矣外物關可必歟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為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鯢也而任公子為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

安可逆度歟非遠覩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已也以仁聖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智聚而無我豈有矜飾智巧於內外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然後為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為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以澤世而鑑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為患乎此亦

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貴宋元君也以為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刳腸而鑽占數故貴之不如不貴矣是亦不可必而已知龜為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知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
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
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
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
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
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
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
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
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
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
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
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
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

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
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
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
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
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
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
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
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
而與世推移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
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
超時應物而不逆也故曰乃遊於世而不
僻與人無逆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
失己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
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
目无蔽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徹為明
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徹為聰
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徹為顫

口無與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徹爲甘心無室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徹爲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徹爲德夫內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爲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宜爲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任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爲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駴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爲所以豫順而已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
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
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
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
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宋　王雱　元澤　傳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
大道必假言辭而諭之矣此莊子因而作

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
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
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
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
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
子之為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巵

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為透性也故託為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猒也故推為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危言者不為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危器傾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然之分矣故曰危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者周之所以用而為書也以三者而訊周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此危言不一知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為一時之所變與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所為者是則今之所以為非也今之所為

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為非也蓋才全而能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而以為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為親也為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嘗樂也仕非為親而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聖人之道與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

逆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皆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與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於大妙未足以爲心得也顏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矣然而與聖人有間者聖人生而知之矣安俟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己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己之所具而無藉於己故影之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大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宋　王　雱　元澤　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雖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爲也有爲卒至於無爲無爲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爲患以寵爲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衣葛出作入息足以逍遙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逍遙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爲也故天之所爲者與天爲一也與天爲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藏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爲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豈王子搜

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蒿然不顧而雖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推其餘可以為國家業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為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非為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知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
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
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
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
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
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
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
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
為重物為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
生所以生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
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
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
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
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
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
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
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
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
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胷
中所以逍遥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
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
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
嘗患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

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是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為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為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由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汩於中。任其所變而已矣。此子貢遽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爲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瞀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爲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代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妙理而徒敎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爲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爲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爲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顔闔列子原憲曾子顔回不以貧賤爲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絶而自適也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覔天下之敎俗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　王雱元澤　傳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食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
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
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壽雖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希豈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為諸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跖而為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
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
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
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
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

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

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耶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天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苟得之說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已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識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為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illegible]
退處幽察也開之以利者所謂輪於萬化
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
至者所謂威服海内也故處幽察利百姓

日用而不知輪萬化則萬物贍足而衣被
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内則
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
之道於說劍而超文不悟其言也後使莊
周就合待命而試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
天子之劍〇以燕谿石城為鋒〇齊岱為鍔〇晉魏
為脊〇周宋為鐔〇韓魏為夾〇包以四夷〇裹以四
時〇繞以勃海〇帶以常山〇制以五行〇論以刑德〇
開以陰陽〇持以春夏〇行以秋冬〇此劍直之無
前〇舉之無上〇按之無下〇運之無旁〇此上決浮雲〇

下絕地紀〇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〇此天
子之劍也〇文王芒然自失曰〇諸侯之劍何如〇
曰〇諸侯之劍〇以知勇士為鋒〇以清廉士為鍔〇
以賢良士為脊〇以忠勝士為鐔〇以豪傑士為
夾〇此劍直之亦無前〇舉之亦無上〇案之亦無
下運之亦無旁〇上法圓天〇以順三光下法方
地〇以順四時〇中和民意〇以安四鄉〇此劍一用
如雷霆之震也〇四封之内〇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也〇此諸侯之劍也〇王曰〇庶人之劍何
如〇曰〇庶人之劍〇蓬頭突鬢〇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〇瞋目而語難〇相擊於前〇上斬頸領〇下
決肝肺〇此庶人之劍〇無異於鬪雞〇一旦命已
絕矣〇無所用於國事〇今大王有天子之位〇而
好庶人之劍〇臣竊為大王薄之〇王乃牽而上
殿〇宰人上食王三環之〇莊子曰〇大王安坐定
氣〇劍事已畢奏矣〇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〇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〇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
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
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為

爲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爲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爲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内無不賓服有爲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爲有爲之道也趙文遽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覲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爲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爲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貢子路○二人倶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數。再拜而起。曰。丘再逆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通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变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爲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美財用之匱乏皆所爲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譾賊陰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爲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爲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变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動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於萬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己而與物同則未為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己所爲則使人不可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此也至於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已之所以反爲於物先也豈爲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常勞矣故曰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常憂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而未嘗見其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爲儒弟翟之爲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爲儒也翟之才性從其儉其終所以爲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己

化而反勝己故感激怨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識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衆人安其所不安者所謂存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為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為衆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為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為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為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詫則有為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為不有為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体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為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持之歟持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閒之具為其道而以蹇淺之知為其智勞形敝神而欲以澤世而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其理所謂心惑而力不瞻也安知至人之所為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

出處寢臥於無畫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盤物而天下莫知其為也豈若世俗之所為乎故曰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阸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窈兮無為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為臣於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與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為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為而天下不得不喪其非所以為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闇蔽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

相靡刃若樊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
内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為闇蔽之人乎故
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為之累
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内外之刑
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
有緩而釬○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

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
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
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縵釬之殊是心之
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
所為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孰義若渴者見義而為如得於飲也其去
義若熱者見而不為而必熱於中也是有
為而已安若不為之為歟非至人孰能與

此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
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
其能足以剸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
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

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
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
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
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
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
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

矣故曰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
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為貴考
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為榮汝曾子謂
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
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
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
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恍於
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
於復惟務自內視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
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
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
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
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
責。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
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為累三
必不足以為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
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
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
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為也故曰
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
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
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
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驕穉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韲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聘則引在笥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入廟之犧以為喻是貴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有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恐其烏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徵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有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有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爲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爲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爲神而其徼所以爲明內所以爲聖而外所以爲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也道者無爲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爲則所以與化爲一也故曰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徼所以及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周於萬物其惠所以霑天下而其澤所以被群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為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於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

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救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体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紛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夫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体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後言道術將為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為言皆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
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
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
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
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
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
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
大聖。推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
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
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
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
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
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
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
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

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銒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爲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爲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爲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又自以其説爲謬悠其言爲荒唐其辭爲無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書爲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窒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拾遺

宋 王雱 元澤 集

太廟之犧

周之爲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衆世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説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

罔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夢爲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胡蝶以其自樂則言知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遺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鵾鵬鷽鳩斥鷃鷦鷯蝗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鏌鎁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体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

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已之所有也於已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柰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大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搆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間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焉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眞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眞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無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上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眞人至人者以眞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涬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含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翼八卷

（明）焦竑撰

附莊子闕誤一卷

（宋）陳景元撰

莊子翼附錄一卷

（明）焦竑輯

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刻本

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是編成於萬歷戊子。體例與老子翼同。前列所載書目，自郭象註以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互相發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之說為多。其餘特間出數條，略備家數而已。又稱褚氏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槩註外篇，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註不同，故竝列之歟。今採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云云。今考書中所引，自雱新傳以外，別無所謂雱註，而養生主註引劉槩一條，則槩註亦有內篇。其說殊不可解。蓋明人著書，好誇博奧，一核其實，多屬子虛。萬歷以後風氣類然，固不足深詰也。至於支遁註莊，前史未載。其逍遙遊義本載劉孝標世說新語註中，乃沒其所出，竟標支道林註，亦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不足為據。然明代自楊慎以後，博洽者無過於竑。其所引據究多古書，固較流俗註本為有根柢矣。末附莊子闕誤一卷，乃全錄宋陳景元南華經解之文，亦足以資考證。又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列傳、阮籍王安石莊子論、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別王雱雜說、李士表莊子九論。考南唐潘佑以直諫見殺，而此列蘇軾、王雱之間，未審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陳振孫書錄解題已不知為何許人。宋史藝文志載其莊子十論一卷。此惟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論書中已採其解牛、盎子、濠梁三篇，而仍全錄之於末，亦為例不純。殆隨手編纂，未及刪併之故歟。

莊子翼敘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悳之意而關尹子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佗列傳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蕊女咒誦土偶之類眪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眞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蒙莊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爲此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諸諸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云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爲乎此葢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徼玅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曉然

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旹

萬曆戊子人日焦竑弱侯書

莊子翼叙

余嘗博遊鄢郢吳越諸名勝遇方外士輙譚黄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塊然無得久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奇詭變化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于

道者吾憶蒙莊胷次則誠陋群品而遊獨化外死生無終始所謂與天地並神明往豈虛語哉故至今讀其書輙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忘形塵垢之外者是以魏晉閒諸名流雅尚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而仙家者流語道業必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

者往又採其旨趣未嘗以為異也豈非有資于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異端為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輿之右漆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與吾道異也奚疑嗟夫後之解莊子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其要本旨又寓言焉寓言哉余每撫

卷惜之乃今焦弱侯編取往疏誦述錄其與莊合者為莊子翼庶幾後之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為之敘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王氏孟起

莊子翼目錄

采摭書目
讀莊子 七則
内篇 七篇
外篇 十五篇
雜篇 十一篇
莊子闕誤 一卷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 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 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莊子翼采摭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

王元澤註 雱宋龍圖直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

劉槩註 註外雜篇續雱後

吳儔註 崇觀間人

趙以夫註 虛齋註內篇

林希逸口義 竹溪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祐間著莊列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元初西蜀順慶人

褚氏管見 伯秀古杭道士輯南華義海纂微以己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槩註外篇矣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晚年所著者不同故並列之與茲采其合者若干於編仍以新傳別之

莊子循本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荊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上彰刻之以傳于彰解附

南華副墨 廬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毘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 節守方揚思善學使方沆于及郭褚氏義海成之附以己意以上二十二家係全書編閱類次

支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頤註

張湛註 晉光祿勳註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遹註 宋杭州上舍生註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筆乘余竑舊所剳記間及莊子者悉附入以訛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係集解中所引並德書采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翊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以上十一家並章句音義

讀莊子七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弃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秕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弃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弃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乎哉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

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
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欝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以廢
事為無為是欝而閉之而殺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
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
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
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
也其糟粕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髓足之扁鵲見
垣五藏而製為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
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
為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為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

者歟抑害夫以意自為方者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
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為訓恩則皈依讚嘆
者為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為皈依讚嘆之至
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渠林之遊又嘗自非
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
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
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
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

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
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
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
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
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氐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
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
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
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
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

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
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
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
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
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用為
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
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
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

有㽦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
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
竄奇說如閼奕意修之首危言游梟子胥之篇凡諸
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
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
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竝同參以此說子
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閼奕游梟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遥遊聾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
眉目之好夫刖者不自為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
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
其生無父毋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
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
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淴
雄漂淴不及簞筵簞筵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曾
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
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殺也其不同者往
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

好事者妄為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卑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
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淩雲矰繳
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
不能禁也虎也孰犀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連
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
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
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
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

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
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
起福生利成功遂事脩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
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
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
察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
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
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
號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
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

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蚤蝱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亾虜窮貉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

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大氐語意精麤居然别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删無足疑者噫象誠僞識者哉

莊子翼卷之一

北海焦　竑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内篇

逍遥遊第一

〔[illegible]〕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覃乘逍遥古作消搖往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内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乃能之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冥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飆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蓊鬱似塵埃揚也

郭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必自生此大物理固然若夫人於翱乘故摶扶搖然後能上九萬

里云半歲至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飛者天之蒼蒼竟未知果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也

呂註 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觀人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爲高哉

口義 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所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方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劉鷙所寓言鳥之飛也又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俚俗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歲以半年乃歇也野馬二句本要形容下句抑先安頃以諸人之仰視野大見其蒼蒼然可其下色之吾只力起至於天其下無所圖止故但見蒼漭然其萬之乘也尾至於天則則之下觀人間不知其廣之至其野馬塵埃以其息亦必如此飛之高然人之在下哭天上也見數句只是形容鵬之高

管見 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而不知所以然也 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不飛 之義爲氣所使勇動疾蹇有若怒然非積怒不平之謂也凡物之營久者必會風久者必伸遭濊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劃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蟲虎亦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號外物篇草木怒生則此竟道之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逆道之鄉不知所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萬建累糾纏蘊然彼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關尹了云天地雖人能後有形而不從役無形夫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下六魚未形以前承之

副墨 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二息字同義謂氣息也人以呼吸爲息造物以四時爲息去以六

月息者六月大風方發鵬因之以徙也生物即造物但假得字耳生物以息相吹與下文以子天地之間六諸家爲半意諸注以六月爲半年以息爲止息只爲不曾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切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遏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條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窘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崔云堂道謂之坳支遁云謂有坳垤形也膠著地也蜩司馬云蟬鸒鳩小鳩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者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云朝菌古本作雞菌今廣中名菌曰雞是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籛名鏗堯封於彭城至商年八百歲

郭註 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

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既矣大所以今將
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當適多則天閼不通故
耳食三句所適鳴是則當須多小所以異大而迓耶
積氣厚也二蟲鳴果適大小所以異悲者也而
也夫趣之所以知異而知其大不若此以也
自然之道不可悲矣可知人不可以下者
其所各有極夫大未知其物而不可疑夫
比之悲哉各有物定分寡小以大此又故
何小所悲殊生累未絕於則美其必大可
以寒絕之夫生於有以盡飲去而文累安
各信其之有下定足者亦悲欲而去之不小
遺彼忘我一方所積累亦大人自得
小大者無有之故足以大知亦之大
所謂宰官之死夫大之物亦小於鳥
生者大之小則乎有之生而大之
朝菌若故亦有之死所窮
蟪蛄不知春秋大年者也
故不知之所以不生而者
之衆使不於若有者所
使不遂生而者所窮者

新傳 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
知蟪蛄不及之如大知者於冥靈彭祖然朝菌其
有以知之人不知有之不生及不理如於之乎
安形不之累焉所不生月不理如於之乎
與形為不可求已有之之則半均

循本 斥鴳大而之有黑形也以為青者者為黑其青形鶯
朝生暮死，又音月，月鳴多與鳩以，則為帝之故言也
郭璞注小鳩，斥鴳小鳩也以而鴳為蟪
今人呼為鳩為令化雜尾名王象鶯
欲化為雉名曰者鶯鳩為鳩鶯春形化為
故名曰雉為雉名鶯
草蟲者子鳴中化以故鳩也鳩以其
亦蟪通日名生以以鳩也
小蟪名蛄為喜也故計鳴鳩以
說文不蟪蛄而鳩鳴
之蟪蛄也靈在
對冥靈也靈
若史記冥靈為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植物也生於之五百一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也是言一春一秋
也八千歲之八百乘之八
之八

以十月二箇八千之數也崇猶抗撰偶然出此石亦
亥字二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安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夏革窮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鴳雀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為笑也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御寇

郭註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然成莊子翔天以所問為是也則言二蟲殊翼以不同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

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境者榮己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者足於身故閒於世也猶有未樹者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

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理至則跡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支道林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須溪　高言之奇前之齊時而不足又託之易謂如不廣試更賢之其人者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爲之之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遙也者乎鵬負所待而後謂之逍遙贊之於它說皆亦未得爲逍遙也鵬者逍之始也鵬出山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人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泠然若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不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無雨無晦明天地與我並生所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己己且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新傳　鯤鵬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辯也夫鵬鷃所處各言其體所以不逍遙耳然逍遙者豈復能乎本體哉也各宜其極為逍遙累乎其體均為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耳

筆乘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醇化蕩蕩乎了不可得名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焦鷯遼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爝炬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鼴鼠也說文鼢鼠

郭註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

自得者對物而資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天下之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況乎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故歸許之物各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之方也天下衆惟而不能也苑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魚物各足於所受亦許由之各於所司

至實故君堯許天下之事已矣故堯許天延焉果得其於逍遙一也

呂註 自堯言之由與為而未嘗有為故不辭致天下而不辭自由言之吏辭有為而未嘗有為可以有為故不止於無為而以天下為之貴也天下取而吾猶代之天下取天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已也是故方其無為也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

回海尤州家推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而不為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之所以為道也

音論 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堯為巢許之所為也是以由之為巢而有天下而不足以由於天之所為也堯以天下讓之許由而不受是以許由不為天下而治天下者之有為也無為則有為者之治也堯之為天下不能以身治天下則天下為何也夫堯以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者治天下有為也無為而治者聖人也

管見 堯以躋唐此功其謙處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由以鷦鷯偃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復希富貴者哉有許由在前堯之有天下也如浮雲然而許由在野也如鳳凰然有以天下為累者也主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存之宗矣且使後人想像其人忘其天下之業使堯瀹然有

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即此語而推排推闡所辭之意自見鷦鷯之與偃鼠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韻一於猶以為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物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邈姑射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同預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薄萬物以為一世蘄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啓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杳然喪其天下焉

衆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者有聾盲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郭註弱知處女之為人也未甚鰥寡

劉辰翁稽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也

司馬李頤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四子也汾水出太原

郭註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

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之明神人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閑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何為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物莫之傷者言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

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跡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范無隱 山以喻身藐射之其幽妙神人即身中之至靈者人得未著幽妙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飛龍遊乎四海外遊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知不遠

管見 [illegible]

循本 大有逕庭 [illegible] 庭堂外地也逕與庭相 [illegible] 如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音怡）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囂）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均）手之藥者世世以洴（萍）澼（僻）絖（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生星二音卑身而伏，以候敖者；遨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避死於網罟。今夫斄牛，離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illegible]

五石瓠落，瓠落，廓落也。嘐然虛大貌。[illegible]
如酒器繫之身，浮於江湖，可以自度，慮思也。
何遊於無為之樹而食之無[illegible]
廣莫寂寥無用之地也。

郭註 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illegible]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物自逍遙也。

呂註 [illegible]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illegible]數金之說也，善用之[illegible]身而已[illegible]大下[illegible]不能浮[illegible]於大[illegible]物之[illegible]

陳詳道 之物有所宜，一用之也。宋人用之[illegible]不免乎[illegible]

大窮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illegible]
則龍息犬瓠之地，則用豈異此哉[illegible]
善浮實之於[illegible]
為瓠則毀，因之體而瓠落之性所容[illegible]
工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illegible]
易大者為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而大者或[illegible]
其難而處之以工，因性任其[illegible]
乎此，狸狌有[illegible]
之害。是用之地，[illegible]
樹之[illegible]
得免斤斧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

衍本 此篇以逍遙遊名篇，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鵬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大之化，亦有大小，各因其所適。第三段言人之化，能因有無用而化為有用。可以遊於逍遙者，斤[illegible]
所然亦于道[illegible]
道雖知[illegible]
人雖知[illegible]

用之[illegible]
以其[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

管見總論 [illegible]

風絕雲與化無極何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與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illegible]後為逍遙[illegible]不以謂子帥所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交免誤許由巢謂以澄成齊義落應遙之風譽醒後人務外之叔以益若道至多及有吾聞言於接發揮不在乎之私也論身中至處務保有言養以之發不天同遠其緒摩拓挑樓陶鎔堯所言曲人之與天同寒諸也堯絲猪足以成吉實之告其有則非世人如老親往見四于叢詰財之山中理辭以道度知之也造姑射國了常不言而學觀之足語介論鯨鵬螭鳴霧譜鄉蘭知年小者者之談木人鯨以虛中自全大傳以家觀頁國新蒙怡以至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利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於何往而非逍遙哉

齊物論第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illegible]逍遙篇論[illegible]是非是非昔人以作

南郭子綦（其）隱（去聲）几（下同）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

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隱）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豪）而獨不聞之翏翏（流）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豪）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愚）泠（令）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噫隱也噓同也呺[illegible]匡也一三身也鼻與[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塊天地也其崖山阜貌枅讀[illegible]也宎深也咬哀切聲

郭註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槁木死灰取其寂莫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簫[illegible]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

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寄以大塊為名翏翏長風之聲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略舉眾竅之所似激謞以下略舉眾竅之殊聲于喁云者言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異其于各得則同也調調刁刁動搖貌言物聲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彼然蓋重明天籟也

呂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予得不知我之所

自起焉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忽然乎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說之亦容矣蓋昔之隱几建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有與來未始不嘗我但比何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象怒號何與有我而役其心形之皆邪與與爲虛何與喪我而若捐未夫矣之時邪日而獨不聞獨不見者古地籟之所且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藏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疑獨 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從方其比於萬物與受亦其衆竅爲風所鳴萬不爲已所從風不莊吹則萬竅虛化不能後則萬物是各大無得無竅者川竅所非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新傳 錫四也物莫不有匹耦有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於彼我物論自齊矣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其去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衆竅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

厥汝役聲嘗物雖異而同受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時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同歸一致此物我不胃不有累而然不能鳴然而化不能復無物能脫安起之情了然則遠而吾非我者則[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之形似從事端寫出於化工之手不[illegible]

須溪 [illegible]

此逵者之言不畏從山[illegible]

副墨 [illegible]

令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于天衆竅中之怒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眞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illegible]天籟以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傳 [illegible]

須溪 [illegible]

然執

循本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齣
十二般慹從執定心言其心拘執也遂冷也佚
女佚也啓[illegible]容聽男也態度也荀子云莫不
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句法與此同

管見 則猶 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吝嗟[illegible]
言人 所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illegible]
焦火 樂而忽返答則一情開而受物德則[illegible]
心與 之猶物忽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言得是失
疑水是以形化
可方[illegible]逝人心也
此下摹寫人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illegible]大知

副墨 開謂即[illegible]予知者行其所無事也昔聞即者立
町畦 分人我則與小人之知耳炎炎精光上燒也不詹
詹詹 齊肩後也縵者縵殺無[illegible]
露險 人也窖者[illegible]
縵散 [illegible]
尋其 [illegible]
涵盡 [illegible]

消虛之又務以至心放而不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爲
之不可復復之也其溺與其發相對[illegible]機心愈老
愈深故曰老洫厭如大學承然之猶緘即閒讖也夫
人人不救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
彼復陽乎言必不猶也之已備言小知之心事以下
又以十二字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知此實
不曰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慎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也
則彼亦不能以自見[illegible]
造化機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於何故曰不知其所爲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作一句讀之必欲以求與得其
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使人人便[illegible]
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爲不[illegible]
得也然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求得其情即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真即真君
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悟之則
聖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
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
以爲異於鷇（郎 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
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

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
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
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
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
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illegible]

各竅同知代言不[illegible]宜人代我知者爲所也一云穴射也吹即籟也教是了故出音也惡要也

郭註

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以爲無言邪據此已有言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illegible]可[illegible]亦人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藏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illegible]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要也此居

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呂註

道無不在則言眞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物無非道明言亦道也言之于隱何方是非知道興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成非是知到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言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曰是有偏至之是非免欲是其所非若小其所足爲眞者以所明者[illegible]命如何之謂今儒墨之見非不無乎智有而未言成明故了足爲是非之正甚澤皆原光以所辯之則物所謂成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與非彼無非是矣其定體而世以爲有彼是衡方生者以夫爲生而方者有以成爲生是以無有爲有者方道觀之物之亦生也生自何來其方亦也成自謂夫知成生之一體所方生乃所以爲方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言心之所達盡心爲[illegible]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

[illegible]非因以美把户刑而已

循本

言非吹也言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拘于人未能無心故云特未定不可未東言與和足人之說之不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未魯有言邪鷇鳥何言邪者人聞齋言如鴞刑報喜鶩只報內穀鳴知有乎穀能辨可聽之爲實鼓晉未定則不可爲集矣人言之未定齊是也

須溪

云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所謂時未定者我以爲是假以爲非物論方自[illegible]然自之者籟之北其在天地[illegible]異鼓音之在耳而是存乎

荊川

吹社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諸之也邪吾大智慧也明照則通乎非我無是非矣物則有[illegible]有洲故门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民也句有彼得[illegible]而兼另哉哲與辯彼知之彼是伊彼也二字看[illegible]波是非於有矣所未當有也哉之以人照即明[illegible]復天皆無是無亦之謂與何彼有然非亦後是非方兵也

管見 莊無慈云未成心則真生渾淪太虛同體之際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人處世間惡隔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循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念之非善不循為難并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心念不續乎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其現心念離火也火了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覺物而為累者不著無心無為光辨物而為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自序然淡遣物離人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乎道以為成心者也

筆乘 彼不自生因此則有此不自生因彼則有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則與死對是即與非對方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果然偶然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論乎哉雖聖人亦於是非亦不發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所非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

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之是非則此之是非果且有分別乎果且無分別乎彼是因而匹得之相求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之有對者皆敵而偶方環終始無端中虛無物以之而應無窮者皆相敵日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蓋以行乎是非無窮之途而是非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廷）與楹厲與西施恢恑（詭）憰（決）怪道通為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序）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云病也恢大恑戾憰乖怪異也狙公養狙者也芧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郭註 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

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耶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哉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夫成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達者因而不作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

辨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何
象其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
自均於止而行者
任天下之是非也

呂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殊不出乎同體乃足爲非指矣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驪良之辨不離於同類對足爲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是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然也則物之可不可其與自哉然行之而成非無爲有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所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之所自也而求其爲之者卒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耆也胡爲趣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圓常説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與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敢未則不用寄焉物之自用寄之適通則無人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爲一之乃所以不一也

趙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所驅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外萬物之生者於有形者之美者水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橫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無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所之凡所以爲適適則得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非非若息是者亦息是亦皆息而然不知其然而徒欲以蹙形去皆爲坐忘非勞而何

王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莊子蓋據此立論解者至以馬爲博塞之籌何其謬也

筆乘天地之大不與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況人爲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知其則真體齊然是者書馬而其天全矣然舉人無是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因而不可之是亦因也因亦以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非無然然人物之所然可其思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然耳若

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若無物不如此者又何以加是非於其間哉莛與楹厲與西施反分與成反成與毀反擴之故埏楹擇莫偏有一之非刖然既識冥乎至理皆不籠此謂生之所謂達也不旡不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庸人之所常凡成曰庸也者用也只物不明莊所自通成曰用者者通也適至於通則得矣故打定也者得也至以得貝幾矣而總之只是暮之一字盡之亦又不明因之爲義但觀紐公賦芧不自増成而因是以之聲以爲増減非因而同是以聖人外且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内則休乎無是無非之天給不以之有是非而發其心之無是非爲以爲之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善鼓琴者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載之末年書之于今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論之諭琴瑟等也實風也

郭註 夫未始有物者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封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能忘彼此猶忘於彼此之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欲使眾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

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呂註 道無不在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古之人所以未始有物知物即道……生知止於此……能以道……是非……未盡善……虧……果且有成與虧……之……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可謂成矣……無成……

趙註 不知其旨……各造乎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窮之聞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總不擬之搖蓋太之知也故指于後之非子自謂所以異惠乎者我之所以與了彼彼于不足明而明之辯肆堅白同異之辯終于昧……知無……之玄……于無成而已知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不保乎其真是故……疑或之中而明者聖人之所圖也

口義 此一段……是一念未起……因此念而有物有……有是非……有成有虧若愛……有封……是……有……事矣所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大音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豪……殤……也）

郭註 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

則類是非不同於不類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請嘗言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謂無是非即復有謂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

貴天池而榮願已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一故謂之一也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於所能乃最是也

呂註　下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老然是也理始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了有此始勇右自矣又以未然有始故者始以遣其所自也遣之無所有者不夫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大未始有始也名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然所自又無所遣則無心之所起皆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聚故於無也雖能知非以言以有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水其所謂皆不可得又未其問無者亦不可得則以將未使所之所始然日今故所然有有無矣者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離然吾今所言以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豈可以二天地為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不然哉此我若人地故天地與我並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筆乘　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氣鼓浪展轉不窮為見為非見無了歟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為是非曰因是已此句插中凡數見而義者俱是之以不知是已為句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

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伎害也。一云：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也。

郭註 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言道無定也。[illegible]

[illegible]

趙註 自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大廉不嗛，大廉自廉，[illegible]

補註 [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疽〕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偏〕狙〔且〕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蝍且吳公且一作蛆帶蛇猵狙一名獦牂似猿狗頭其雌喜與雌猿為牝沍凍也〕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知不知乃蕩然無不任矣[illegible]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鰌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illegible]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猵麋鹿[illegible]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殽亂言利于彼或害于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

介于胸中也[illegible]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死生也遊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呂註】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illegible]之為體可見矣今夫民以[illegible]知芻豢為正味目知好色為正[illegible]蝍蛆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用與[illegible]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illegible]物之[illegible]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illegible]非正可知矣故自其[illegible]之仁義[illegible]於知其得所以四問而四不知[illegible]為萬而為亦萬物夢非我所其[illegible]則無氣窮能寒熱有驚懼之哉[illegible]

【疑獨】天下之正處無處是者人[illegible]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誰[illegible]否已故但言有處自[illegible]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illegible]其辯乃所以辯也

【管見】物之別同是諸辭未明竊[illegible]所且各情性素為情物各[illegible]徇非論味而讀隨生執極私念[illegible]父于路人者有之其思理無心[illegible]於王況三吾吾惡乎知之始於[illegible]其同然之性而至夫大道之理[illegible]會雖以人鳥獸之異芒蕭味從[illegible]所謂知者豈與知非謂不知若[illegible]

【循本】[illegible]麋食薦[illegible]也莫[illegible]為草[illegible]今廣夫[illegible]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去聲)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音骨)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教)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汝下同)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蟹)是旦暮遇之也長梧封人名丘孟浪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聽熒疑惑也崔云小明不大了也時夜司夜雞也鴞大如鳩綠色肉甚美涽未定之謂隸等一作旦旦牀安牀也竊竊猶察察也弔至詣詭也

郭註 不從事乎務者務自來理自然非將趣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求者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者凡有稱謂皆吾所謂者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夜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illegible]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者言以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為皆囂譊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乎言之而後聽之者亦安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而其與之合其明則可窮矣知宇宙之所以為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為其脗合而所以置為道之行非特在聞之而已滑涽以隸相尊者固不取不散矣眾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芚而無知芚而不以是相蘊萬世之久參萬歲而一成純則聖人與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盡我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為壽于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秋豪可以大于太山矣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知死者不滯其間之蘄乎

碧虛 是成也至人以成純為一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為一以覺交為夢形開為覺是以生死為大夢覺夢之至言以弔詭為奇異感于生死夫生之為大夢故愛死生之故

人以覺為夢此覺夢之至言以弔詭為異是大覺之謂也

達人發此覺夢之論而不可解若乃經萬世一遇

保聖無得約而主之者是為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大聖得此而達之者是旦暮遇之也

新傳 旁日月者一晝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眾人我為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與我

不物物而物物為一故曰愚芚

須溪 妙至丁者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于足以為尊也謬言若予故為人君夢為人僕者舉世下即此夢夕窺然有擇於此陷矣哉到此漸說入夢境

既入夢境是非問若是非

筆乘 何不也旣下句謂為弔詭魂兒二十日發表內失也旦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為世之遠猶如旦暮之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古云千歲一聖猶比肩此言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日大研曼衍無極也窮年盡天年也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分別也化聲猶化聲也倪分也班固作境

郭註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則天下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莫若無辯天下之是非無主故付之自正也夫是非之辯為化聲也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註 夫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其俱是俱非者皆出於我與若而已我與若不能相知則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待人之知人則人亦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所乎若非異了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同乎我與若於不過乃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人來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則彼是莫得知其然故能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與聖人其獨而休乎天均矣何以言之是非非有實也是出於心之出於化而已夜之與人相待也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姿討也我見之則和之以天倪不為之分別因之以曼衍曼衍而一綱類成長之謂之和也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窮年是不然不然之無窮則討其知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無非則忘義始其起於無竟故終於寓於無竟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觀文意可知

疑獨 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且與同於自無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約於變也有化者有化者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化聲者之聲非化則不能化非聲則不能彰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不出乎聲化不出乎化之聲非化之所能知化純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

管見 待之義而生於聲而生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以因聲而生不相待耳其生於化者生於聲者也既不相待其所以相待也分別化者出於我是非之辨出於夢之好惡之情皆自化若不知其所以化是非生於情有相待也所以然化聲者不自化若者不相待化之至極莫能知其所以然之其知物理之至極莫遣不知其化

詳道 人之所以然者然其所以化之與其化之命也則物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則天之分別以曼衍者所以然之我不以生為生死為死則窮年生死一條是非一貫以今之所以窮年也可不忘年因無竟而知曰不可極死生之義則合

副墨 之知也此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解因此之知也不得見之何須待彼也知人也天倪者也天倪也是與不是不可知之又作一重議論曰我也人也二者俱不相知也又何須待彼也知彼即人也天也是即是不知

然與不然假然無辯是聲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則上待彼之待彼故也言其終於無竟而已辯者無所畢竟何如洛曰丸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曰（影）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敷）蜩（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許）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教）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罔兩景外之景也音本作罔良無特操無常也蚹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栩栩喜貌蘧蘧有形貌崔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也

郭註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今罔兩所以不識蛇蚹蜩翼非其所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夫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自快得意悅豫而行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不夢也覺夢之經

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呂註 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雖形是隨其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柔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遽遽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待其身其有不齊者邪

口義 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

須溪 夢覺此齊人物小大齊是非齊生死盡矣始人了此於在齊上收煞却令轉一語謂盡從潤話柄曰周與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知者以為人與蝶失之二字生議論又從前知待又待彼又待天此則不待形

副墨 待彼覺只和以天倪今我所待又待彼天而待此則不待一夢覺分分夢彼和以造化所謂一夢中之胡蝶為之又為一人必有分矣覺一物化而後不能有二胡蝶者果後之之今古是之自日此曰而待彼為一原分也是物化而不能不有待於物者古今夢覺須故以

管見總論 天籟之旨故二子問答詳明不待於此交故於此人物之間證則子然非理人齊之不齊所以自然之天則人無形而心契者也生物窮紛萬類不可言語自由亦人者天之生也故物形而有形之人自悟能究夫人之所以為形則自出生息而作

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人生方以無思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家中以應無窮巧夢以待物物亦無疑此念有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芋喜怒所出生始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生乎齊哉至於大地與我鼓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我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此也唯遣乎未始有物莊周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聚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變蝴蝶究并同非異蓋齊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於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精齊於究總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議讓而是治萬物於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齊而道之孰為物孰為我大是之謂大齊

筆乘 齊物精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均小人亦已及其古之至則夫之以參古今一

生死何夢覺為化而齊於一致所謂用達而無與著也然而移我齊之見可以至於夢覺何以同之與夫盡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其書以覺夜以寐小有不之也積久明則書所為夜所夢以覺然無所分別矣所遺者言覺所夢處不知覺乃覺真於夢覺之外則為存於覺已處之夢之先知乃出於忠慮之外之為靈於覺見之覺其云為常有餘苦肯之夢其又常不夢已之覺其差乃至此見異常不常覺更之其人無輪於造化得乎長生雖然東之人發非其人無輪足來近亦不也

養生主第三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向云督已

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趙註奇經八脈中脈爲督承肯當中之謂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郭註 生也有涯所禀之分各有極也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脊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必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己而全理在身順中以爲常則與至當爲中以爲常也苟得中而冥度則事無不可者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註 殆生可已而已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去上善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惡不下不爲常是乃緣督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養親盡年乃緣督之行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

疑獨 夫其性與天地萬物混同而無刑唯有性命之情則不能及損不能爲善惡名刑之所以有也夫有善惡至而有名刑則所以有惡名過之有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之名或貪生逐利以近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實也有命之情可謂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

管見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或以名爲不貽名爲不足以成身爲惡與刑或引身不足以近名是也或張弓上下不敢爲不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惡世所謂之行不爲惡而不近刑也此其善與經世所謂善惡無爲善之名也常者理之當然不可離也爲善近名刑者所謂善惡公有無形爲於善惡之以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者天無人之所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所以安利害不能及而近之所歸也督字可中之正爲怒哀樂之未發時善惡兩間之中也皆於

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身依靈臺有生無欲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紀砉翕然嚮然奏刀騞畫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隙導大窾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皮骨相離聲騞然聲大於砉也經首咸池樂章也郤李云間也窾空也司馬云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軱大骨也十九年以十年爲壽十九年言其久也硎砥石也善刀猶拭刀而藏之

郭註 閒解盡理之所節之會適生理又合自下之所解牛之會其所便施巧無不也進乎技

老言直寄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天理者不橫截也批大郤者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也導大窾者節解窾空就導令殊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也遊刃於空未嘗經於微礙也技之妙也交錯聚結為族視為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緩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稍用力少也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以刀可養故知在不可養

呂註 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之閒道所見無非物既覺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以目驗開道者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郤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貳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不以害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閒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始乃有似物其刃之無厚乎其於游刃

彼有餘地乃以其體道而游萬物之閒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懷敬始無毀其事矣

李士表論 乘生順理刀本無為不謂之解牛是者不辨物無數詳心而未嘗見牛年之穀多不數爲刀不是解牛者目離物無不適安所解之深發本不為陰陽不多古不去刃一身必發久亦解數無心而未嘗見生則其安然者不易其所見數奏之所以爲萬物已故十九年皆安大勞自刀離雖未之當哉物而大技既自然而無刀所奏故刀而木當物之道其無之不無用而無留物之宛解是奏所戒之解然故乃虛之奏自以於不解其知其心無無累以其刀解鮮解者不知其疑以無所疑以無解而以疑解解以從疑之而衰已矣疾已則觀用無以視視之疑者疑莫故如刀而無所

楊用修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節合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要人之能諧黃鍾

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合於經首之會童之吹嫠婦之鳴砧無不中於音響皆人所以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王去聲 公文軒宋人姓公文氏名軒

郭註 介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則是知其所刖獨大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所無奈何若以知任足外形貌有與何若所以為不以有為人也偏獨非人之所為故以命也天而不以遠其養生之至矣夫得養生之妙者以適為生也故安所以為命也何求於人哉若以神王為適則籠而養之以善其鄉適何不自然也夫不得已而養乎籠中何異長牛而繫之哉故雖王而不善也神人之所遊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呂註 右師善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夫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人與物接而其有異者則人而已矣澤雉啄飲自若知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穀之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所當不得遂之譬也中之養雖至于神王非其所善不免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筆乘 介獨也即所見獨縱獨之獨與則獨矣右師知而俱忘而兼然遊心於獨公文軒已望而知之故問其天邪人邪以偶之比天之也夫天之生人白有見而人不知以合以天之使也苟不知加之自知見之自知以比以天之使也苟不知人矣師老子之所以知人以來之衆者而屬之雖雖以樊中所要與以善其神乎欲雉飲啄兕若亦人之夢非人見而能游解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秦失李作佚

郭註 秦失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乃至三號不知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遁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也適去理當死也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停往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 弔之為禮哭放而弔生三號則哭放為不哀無吾而出則弔生者不足此弔子所以疑其為非文也始吾以為其人之從老聃者其得時之道令見此老者少有安蔡而哭之之不言安時處順所以知其非人而吉以有不歡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內外何家此所火會之之人之所受於大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異適天皆情為其所父無適者天所欲遇之不免於則而已矣知其適來而以之適

人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嘗有火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為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未嘗有始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口義 縣者心有繫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illegible]人所不能以[illegible]生係乎天[illegible]之懸解

劉槩註 薪火之喻以懸[illegible]合于[illegible]者古之下人所以載[illegible]者以此

況肯[illegible]亦所遁其非[illegible]若哀

筆乘 按莊生有解此者曰火之[illegible]之傳于[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管見總論 達貴形之理[illegible]得養[illegible]之道者無[illegible]形者生之[illegible]見所以養其[illegible]者也世人徒知[illegible]

[illegible]

日神是已奈失帝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剩成然矣不借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問是謂帝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蓋爲薪之理若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若神全不喪有形終於自盡存乎不得不養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照於適出有入無何往而不王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莊子翼卷之一

莊子翼卷之二

人間世第四

郭注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

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於外說然之至也采色不定殆然仰常也夫
□之其人以快事意已巳發指向乃得性之以求
從容自放而遂其多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故守其
太寬乾而不化則安之端虛動一刻不合而內不肯北
未定以化之色顏回更說三條曰直者與天爲徒言
物之貴賤得生一也故善惡不善付之公當冥一無
乎外於人若然者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要見之直
內求外於內者與人爲徒言外形要曲隨人事之所當
是求合成而上比者爲徒言成形今而比於古雖
是故有減言之旨然爲直於古成然以病我也仲
尼不宜以心之旨謂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
事不宜耳雖未弘大用而不見各者然於化則未以
其挾二術以適彼非
程心而付之天下也

呂註爭回欲盡已仰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爲擾而
故志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
存者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爲知出
乎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
爭名分不爭則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己疑而後可
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關得

莊子翼 卷之二 四

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
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彼之由乎內器是當
之先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知之往將爲苟耳苟與之人
君賢惡不肖則與其反矣汝惡之用其異故與之
言雖諸而無求解免從乘人而暇是其辯色排
屬安心成而告彼從之不假嘻將氣救木
以火救火則須始無窮昔龍逢比干以身拊民之
言必故於暴人之前昔者龍逢比干修身而不於
致患故其君積之亦好名實者而已聖人之所不能勝
能化必至於君之之名實者非聖人不能勝乎
端而虛非至虛而勉而一非至一也不能成若
於外卻人所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况大德乎
之格其君而不是外之合內不善以己又何足以化彼
以已之言而不與人之事不以巳賤而人貴乎
而御之予之天之所以巳變分別於其所以然
夫與天爲徒而謂以三者爲大多其可以與
比之物人一而所以爲所以知外則寓也
外古與是政人人以不以人而易其所知也
然首窮契人意而得之則美雖亦難是不謂
迷可以及化以其而之未能無能

新傳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知所以無得無爲則物
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累智所以
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
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溟溪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而語極一時流通之狀
其時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遂就求足之不能免
眼與之辯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能伸經營吻間正
見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圖已盈矣心
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自人
情展轉所必至者其辭多失之

筆乘若雖無諂王公句讁亦非無罪王公則
已言則亦且來人而關其說云云皆指葉子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
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
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
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
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
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
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

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
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向云傳天自然也崔云使不及聖王也

爲散行指性而言陽雄谷賓戲眞形所[illegible]得之[illegible]天[illegible]名[illegible]性與天合而如符[illegible]然也耳自李外而得之予內[illegible]予[illegible]內虛也不[illegible]點

郭註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遣耳目心之急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未始使心[illegible]故有其身既[illegible]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illegible]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者也盡於斯也不行則易欲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之所得者粗也故

易數也至於用則之報細故雖僞也則失其少者不全亦少失者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其多者不全亦多失之報[illegible]若能遣其天事今無至乃虛無至靜室者也夫宅之有[illegible]必有夫其視者至虛而純白由自生之[illegible]集爲之所生者也夫不虛而純白獨生[illegible]祥爲之以所集故能止也故外於心[illegible]實已因矣生化物而不閑也故自然[illegible]凡所見者夫使耳目無不[illegible]內通之外附矣故物性之馳而無知[illegible]之所以人閒之累將任無不有不[illegible]而見世之故世所謂若不爲而[illegible]自適者也故之所以爲知而[illegible]者豈爲見而見若夫知其可以[illegible]賢之可以得賢者可以知其[illegible]知之自知爲聖知以爲[illegible]見以見之不明見耳之[illegible]而求離婁之明見之自見[illegible]內耳目之外身處不適則與物[illegible]而能合乎人間之變[illegible]

詳道故神明其德者人必齋心若此仲尼所以告顏子歟

而內有而爲若皆人當難之有思必齋有[illegible]必[illegible]

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此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止於心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

須溪樊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經主公之不德皆無害也無門無毒物皆不毒勿現其毒之其安得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不可畏也人其中如一遇門客無有窮途之遊於人間然而應無安也

荊川耳目[illegible]內通[illegible]心知[illegible]物[illegible]

也排[illegible]

筆乘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人心未始不託也夫人使之應而無心故曰爲天使之所以[illegible]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有其動也如不動而若有所動而止[illegible]若而[illegible]而已矣其名之曰虛莊子之意曰不善合而止者齋戒[illegible]也以下之

發此義不行而絕迹則易無行而不踐地則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illegible]所以爲[illegible]物之化[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　已使諸梁自患者也使欲不成求其救而不急者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急聽其求也事無大小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不成則有人道之患者以成為懽者不成則如此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成則有陰陽之患若曰人患難云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

矣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能之變無欲清之人熱對火而不思凉明其所營食之也乃終愉薄而內熱飲水者誠憂事之難非夫食之薄為也事未成則雖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綱羅於外故曰是兩也不可解於心者自然固結不可解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所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也若君可逃而親可能明不足戒也故曰是之謂大戒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所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一冥齊無休成於其中對事凡人臣子者任之則事君齊事以有必乎尚常有遇人用心於有身乃若齊而未道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至富但往窮身若生遂未不焉而悅惡有懷不能與至於但可成身之得以接見能成其事者也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故以其信驗親相靡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者選言傳意也夫喜怒之言過其實傳之者宜使不失也故木易也凡溢之類也妄言傳言者殃妄作也莫然鎮之也傳言者就傳過言似

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一言者儻以輕重為罪也引法言以溢之言經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須溪　案不道以懽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美成就無後悔者也食也執粗爨無欲清白涓滌勢亦若亦求于世然家人亦然何至內熱飲水茶食仰發外者則憂思之甚也說得甚苦切

筆乘　其言之變任利害雖害之極不過死生而已故大人以生死決之患忠孝人猶能言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以未易言也人事心則身忘身忘則而哀樂無所施矣惡能施乎其前哉故今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之故若忘其生忘死所謂哀樂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須溪云只此一語彈駮則是矣有餘不可奈何非衰颯之詞也其以決如此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

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虛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茀孛

音懷崔　音勃

郭註　以巧鬬力者本共好勝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湛湎淫液則溢流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不行則實不喪矣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厲以相對之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邪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撫勸成者任其自成也過度益也溢則非任實矣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也若彼之所惡所勸而成之則悔駭可至故曰惡成不及改也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言寄物以為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寄接物之至也當任夢所報之實何為焉為作意於其問哉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言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也心故難也

新傳　無言者物不能傷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行則逝所以藏存行迹所以顯於外則其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於動凶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筆乘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收溢者所以其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觀鬬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乎信卒乎鄙事之在人始乎細卒乎大者其必至也夫一言之發激起于人作風波了人說設矣將行其怒非實喪乎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偏詞舞文貴不得其理如鄙之畏死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生出虐者生厲心而忿貧此設矣故皆責人太切者責太甚本以望人之美成而人或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而知止焉可也而不知其然則遂於成患將不知其所終矣即前所謂卒乎鄙卒乎大者也遷命之弊卒乎遷改事之未成欲以勸此則益次強之也故曰過度益也當則傳言若較代無先乎其片在以人若成人之美必復將深之久乃見人皆欲成人之惡若一言負事生心厲窮將然及也夫人喜為溢言者是必存變而不能慮焉故直乘物遊心則忘已而不得已則

於物將則因其命而致之我無心也何必有所作為以遷報哉夫子告葉公或以為次於顧乎而實亦不於外乎虛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

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illegible]

郭註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邪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求也。正女身者。反覆與會。所以爲正身也。形若就而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也。就不欲入。和者義濟。出者自顯。[illegible]

[illegible]

以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彼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愼也。

呂註 [illegible]

評莊 或且爲嬰兒六句。應形就而不欲入。心和而不欲出。愛馬者數語。況則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慮。

補註 彼且爲嬰兒一段。即前正身而爲說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曼。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查梨橘柚果蓏

力果切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敎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詬呵豆云巫律笑也播蒲暗出構

瑕蚊以中反云以石蕃安伝

郭註 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為文木物莫不若是者物皆以用自傷也幾死乃今得之言數有理說巳者皆今匠所賤之耳為予大用言備無用乃為齊生之大用若有用又見伐矣幾死之散人文惡知散木以叢匠不也勞予雜藉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巳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此不未之為往也以為不知巳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巳而見辱病也吾榮之哉本自以無用為用蟬不為付於終不足於剪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秀保向衆以有保為也所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亦全不為而群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為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熟藉述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貞其所藾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矢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善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不祥也

新爾澗木紋啟散也病西曰附民所以播乾狙猴者麗屋棟梁也當作獨高名飾喜

商大家也司馬云椹之全一邊者謂之樿旁毅獨云解祭祀解賽也適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如西門豹之事羅葬道云古者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古解罪求福也

郭註 隆將芘其所藾者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也天主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自顙亢鼻痔病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於駁其然後致用生視於此亦知不以名全也人全牛者人下之所謂材也乎視以不材為不唯有出用者故乃以不辭全生乃人辟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呂註 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矣論荊氏楸柏天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木尤祭藏之為尤密故與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　徵武士則攘臂於其間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也。有大役則不受功者，不任作役故也。役則不與，賜則受之。支離其形者，猶能自全如此。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循本　頤頰低而肩高于頂也。會撮指天，髮除括也。撮為髻，古者髻在項中，而頭低故髮指天也。五管，臟之腧，皆在上也。兩髀為脅，頭低，髀在脅旁也。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鼓筴，揲蓍以筮也。播精，簸米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郤諸本多音隙非，卻行如字引退也。

郭註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言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趣當盡臨時之宜耳。有道成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故遺成而不敗。無道生焉，付之自爾，而與物俱生，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亂生亦不亡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言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若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者，曲成其行，各自足矣。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罔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口義　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刑為幸。福之輕如一羽，而人不知載之；禍之重如地，而人不知避之。已乎已乎，言何不休歇，而乃以德臨人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言不知道而自為界限以求之也。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皆以有用而取禍也。

疑獨　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滅其迹。迷陽，言自晦其明；無傷吾生全之行郤曲。

行之足今錯部尚當從碧虛作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庶

筆乘　吾行郤曲與上文相協盡由傳寫之誤吾行二字得速

□兒道曰蔽也蔽生蒙家能遂明之路故曰迷陽記興云之也其說甚異存之以廣異聞

管見總論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為大不可不然當要可否之宜謹出處之□古今而

無愧起游客所獨全多為善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警古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亂心氣之未達之衛將所次至于蒲石事君乃執在後者有之犯暴□□之使凡從孔年壯行遊之君為保其無與乃以功諫于其之使凡從未知賢者不獨進為堅守貞之心是以內直外輕性以直騖志不獲其進行於之則可及化者不至言或可自全矣子貢在孔子傳其法乃多以啓物也受之而後人言之在諸為難此何以接人者多寡之將者為所乘其間其方則是所念欲空而天真虛受之之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虛使虛心受教無始有間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所與實者了焉其未棄

齊遊以行事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成實德衛嵩以就不人所知不出是虎怒而通情之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以高識之士關與誠進是大義可也矛於行之保除在以無保為保所□男材見不神而神又中言之乎悉然而往人常怒者往徒忠乎不求用而不於分度宜名而不保亡往而與愛悲世而雅實而不不全物自化之故是篇之士與所保亡人至之之哀世人雜徹殿真全而不得美於是之篇大生害知以之可為又伎為仁之□大人有全之道知全不聖之言者害以世世之內不為言害以世宜者□人□□之物以全道不智是真之聖人雜知難名與宜以世□以以知物也之以□天□

聖人之□故終與人難□其知涉世之心難結可以處世而無難矣

補註

事物之□以為之難而世事之難何以言之處人之間世以處人間世而其所以□□人之道亦在乎此而已何處之難且以世事應物者之道亦難而之以偏則不能以善其身矣故以處世之難而□而人之全雖不為身之難者其處事之不全而可以為處世之□乎篇首以孔顏問答而終以接輿之歌可惜乎縱使微得好不如不做為高耳故末又以狂接輿之歌

筆乘　上彰天養生也又出世法人間世是生如處今之世而後能德充若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德充符第五

郭象曰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

德者言德充於內則徵於外形□□□

蓋非知所能為□□□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

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也。登假，呂氏音遐，言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玄遠之域也。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

郭註 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者，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也。美假借道者，將引天下趣從之，言僅會人只因體與物冥，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彼生之變，變之大也，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與之俱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與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為命而無乎定也。守其宗者

不離至當之極也。異而肝膽楚越者，猶若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也。同而萬物皆一者，雖所長不可命，則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宜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是，守乎之而無之，則天下莫不皆美，莫不皆是。而其所美已而惡之，人自中知美莫大於彼，亦然於美其所是，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若以已為土，因天下以明天下，而不明天下者，無同于此也。無非我也，明天下之無非是也，則天下之無是無非，故能來發任化，而和之者宜其生於不自得也，不若無知耳，美其所以無而不宜，以宜其宜，故不得不任之，不宜而不宜，故無不宜者也，無不宜而無不往，無不往而無不適也。不適於天地之間，萬物無不得而不識者，心亦不及所嗇也，故心之有萬體夫極數之妙，心能無物其所不同，而無不可為生化無往而非我故。物而不所悉，無物而不可，死生變化，無為我也。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未始有得，散未始有失，散我也，聚我也，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此所以我也。未始

然有恐，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況其一以形骸為逆旅，去生為已，知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寄，寄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茀其心也。彼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者，嫌未能遺心而自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者。夫得其常心，不往者也。夫止水之鑒物，非為止而以求鑒也。故王駘之於物，不能平往而與物使物之也。夫自歸，照之以其止。常聚衆，衆自不為之所聚，止意引物從之而已止也。惟止能止衆止者，動者，自然不若至者也，雖正則來求正，而止也。上衆王乎止，特受命於地，而正者皆正也，正在上，全則有聖人之故，各自以為正，則正乎衆，人各自正，自正耳，非妙而能自要名者，猶有精全明無不正也，上首而無非正，物皆存，正之也，幸能正其名而耳。非物皆趣正之，以正生，首正以正衆生，夫大若聖而止，以正衆生者，不能自要者，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為不任也，宜天地萬物名實，然無不寄也，而耳非者，敢此也，以其獸而名者，人之生也，何有不嗇，直寓六骸，心與日死也，知其變化無往而不存，此心之寓也，非耳目，不可以不由耳心，須而登假者，以為無往而不存此心常死，擇者也，而時登假者，以不失會之為人擇日耳，斯人最之擇乎，其任其自然，天之擇日也，其欲行

全也。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為事。

呂註 其所不能學王駘者，學其所不能行則王駘之行，不在於教，則不教不議，與知其所不能知。行其所不能，而不得其從。能學仲尼之教，而其所以不能者，則從其所。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不言而教，不知中分，其成也，得其所從，其不得而寓言也。非仲尼之所行，立其所以不與，而為其所不聽者，其實得其宜，故能立之也，與之為表裏，虛而與之為常，君子之所貴乎真宰，審乎無假，則物化而不離其宗，是以其物不遷，為萬物之宗。又能不與物化者，不受命於天地，而獨正也，則其自正而命不離其自，與其同身能同之，何以與物遷者，是以知其真宰，自正衆人，物何其宗之以，已以知其心，得其常心也，以其心得其常心，心以止衆止，而衆止之也。其所推以為若夫其師心，受命於天地，而獨正者，惟王駘能之，夫名其所推，其不正生，獨以不受命，於地為正則，唯在天者，不正生，特受命於地，而與生其所從以正衆之變化者，以正衆生，獨全人為幸，不為夫勇士之生，入九軍，自要名者，不能以其所全，於天地萬物之所為，況夫能入九軍，求名自要之況，非雄入九軍，則官天地府萬物，況且官天

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若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須溪】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指為守其宗所假無所待也坐觀萬物之變獨與造天地不分所

當守宗也守其宗也生死存亡者也

【疑獨】以無形同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寓六骸者皆寄而無實耳目者存乎不用一知而不為物貳心存而不溢形借命內而不在外所以能得其而發假也

彼為己言其學非為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心者

【通義】得其常心若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子歸家實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與常其為之人平

令國於人所人以尊之知是之所此矣

【副墨】不如冬春注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生即所以正命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之勇者一乎以無懼其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九軍者守宗正性之人能待與未始有始之始者其所以也將

不能一生死而物化則天地官萬物寓六骸象耳目言我與天地萬物同一根宗者豈能為家耳目言我與天地萬物同一根宗者一物而已寓此于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知之所知則心未嘗死者人之所以為人未嘗有知之所知則心之所以為心者也

【筆乘】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眾生本文正句不誤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去聲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子六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中言羿彀之所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子無乃稱言我已知子不必更云也

【郭註】我出子止產與刑者並行也其明日又質而問之欲使以不比己也子齊執政者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也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明非論德之處則計位也亦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笑其有所說在位欲處物先也次與賢人處則無過則其事則可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尹堯也若是形骸外者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知名者且計之以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累多

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亡者衆也默然知過以己爲應死者少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皆不知命自有多矣我怫然而怒者見其不知命而怒是又未知命則廢然而反者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言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也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故也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管見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之存以言人之處兀知己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存不存一歸之於命耳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其兀非由□敢有不幸焉耳人處世間莫非羿彀中得免患者幸耳而人臣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怫然未忘□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惟邪訓皆已俱忘物我交化彼真莫之所勅也嗟之可哀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尺叔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而務之以知則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今有尊足者存言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則夫形骸者逆旅也夫其德全以其自斯務全也夫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

載使天者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安知夫子之德若是者其不謹不及天能也孔子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故何賓賓以學子爲學其方而學於老聃也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illegible]今之學者爲人其欲也至于爲人[illegible]矣夫人以自得者卑其宗然學也舍己殉人[illegible]非爲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illegible]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illegible]

副墨[illegible]叔山無趾[illegible]尊足者存[illegible]

補前行之惡不知此一等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前非未千數者所易知也故無趾與老聃叔山之曰夫子乎全人其未聃何賓賓然以學子為也彼且汲汲焉求以善名聞于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至人無己聖人無名知手足本無桎梏其有桎梏者自為異見以縛之耳欲解其桎梏必反其異見而還之于一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以死生為一條者不知有生孰名為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大承無是非者為一如是則善惡皆為幻法分別盡是叢名為人解桎去縛莫要于此但天刑之人轉轉而不解耳天刑如言天罰之使然其不絕之之詞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門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嗣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翣色洽切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骨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隙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李云哀[illegible]視它[illegible]

郭注 [illegible]

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所得心勢
而明已故也情勢焉[illegible]雖斗不與[illegible]而物無害心
情類苟亡則雖形同類乎而不足以貴其心矣使其
先求才德是也要者武所貴也戰欲以無武[illegible]將安
施所愛屨者爲足故耳則者之屨何爲愛之無其本
者愛屨以足爲本也不刖不穿今其形也不行後
使恩物其形也採擇御及恩獨新沐本以形之好爲
意若也故形之全非無以降乎尊六情同自女之摽
也猶全而物愛之宜其實欲生存必以至飢渴寒暑其
理故當不可逃也夫人之生也非所[illegible]生也生之所有
非接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知之所遇適在於
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全知而弗能違也
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其所弗
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付之而自當矣命
行事焉不捨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
所遇而任之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
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審
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苟知附命之關當則與化生存違乎變萬化來然自

若而和理在身矣故曰不見[illegible]和靈府若[illegible]之宅
也至足者不以憂患驚其故曰不可入於靈府和性
不滑靈府間隙則雖涉乎變不失其兌然也故曰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日夜無郤貫然常任之也與
物爲春者舉生之所類者接而生時於心者耶時
與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無情至乎鼓天下
取正焉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
之而外不蕩者內保其明外無情爲玄鑒周照與物
冥乎而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
謂之德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
天下樂推
而不厭

循本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故口要長
右非於外不得復使日夜無郤言故生資萬語
日夜相代乎前吾使之無郤隙可入從之如一而混
然實無時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爲
春耳此見日與物接而生時於吾心者也因春字故
下手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管見 雌雄之義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而不前
學尾成羣之說稍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
能去與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與
人歸之者衆也[illegible]效者不以翣花無隱從[illegible]綜句
翣者飾武之具[illegible]方扇必木爲之末以白布畫以
雲氣夾車兩旁所以自衛也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
翣明堂位云周之璧翣鄭氏註天子八翣[illegible]垂
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此
則古者葬禮而用翣非爲飾武設翣以原其意
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無憾周以飾棺[illegible]以
所要貴賤隆殺各當其所以恒務勝者亦從列
非正命故其情也不足以要[illegible]且不得全歸何宜長物
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足以要其屨也非宜上文推乎
食於戰死者無翣[illegible]喻至此又[illegible]喻以結之不足形容德充
於內者無假於外德使
於中者外飾無益也

筆乘 皇如月望之望國足鉤肩之義和而不倡不見
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聚畜也
夫位才貌擧若無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使物保而
物自保之也是命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德乎
之翁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
形者爲本義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

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才即孟子降才之才
才未全者事害乎已對才全則德內足矣知形之有
然生死窮達毀譽寒暑饑渴皆事之變命著亂其
變若皮於水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可得哉謂之命何
[illegible]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智)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敖)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

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眠)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闉跂者跂而守門也支離形不全之貌無脤無脚根故但跂而行也一云無脤無脣甕盎大癭頸瘤者也)

郭註 闉跂支離無脤兩段言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者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也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聖人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然以鬻也鬻者天食也言自然之稟之也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

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有人之形者羣其[illegible]人[illegible]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若人而獨成天也[illegible]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其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是非吾所謂情者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無情者之不以好惡傷其身言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

因自然而不益生者止於當也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者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也莊子又謂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也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形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illegible]其雖此世之所謂情也而[illegible]所生而況[illegible]忘情任無情[illegible]

呂註 無脤大癭以德長而形有所忘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illegible]

天與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
所以為人者足矣奚為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
謂無情若木石乃可以為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
不得于身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
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患乎不知所動亦靜
乃緣悟以來雖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為彼形為
天之所選而
以堅白鳴也

碧虛 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德而不自矜
故形寧事無內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斲
作性何所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貨財何用商已
止四蕩皆天然無養者也蜻轉先蜘蛛結網不某
之知也雲龍風虎於植文雜不斲之肥也食歡於數
魚鱉工明無卷之迫也物自利各營生不資之
齊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空之似大
雖美一天之盃容貌不同者道與之貌六只之體空
欽無殊者天與之也皆并情之所養之天合于之形者
豈有情哉嘗驗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
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噪於衆人之前
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何得不祥哉

其脰肩肩也有細長之貌言悅無脤而
循本 視全人反覺其頸細長醜不足觀也司搖人
五數目睛肥一長胆貌益肩其鶴同稱精即今所謂
斫桐也桐瘦不一性桔桐中琴瑟故名琴說為之樞栢
二子醜惡就使衛之君悅之而從令人之个
副墨 如蓋安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知形有所忘德
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人忘之而在已若不忘則必有惡
形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之而在已若不忘則必有
矜伐之病一能不忘其所忘而其所不忘是誠忘也
思就忘之一字斷出自己學問病以聖人全之聖人
若誠忘其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以知識為學
于而不親以誓約為膠而不用以德思為接而
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何也聖人何思何庸惡
用知未離未斲惡用膠本無所失也惡有于德深藏
不售也惡用夫商蓋有用人也無所用則游以天矣
故謂之天鬻天鬻則聖人食于天矣而惡用人以為成
其人之形其形雖小而無足非之情其天則大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者形色象貌自未始有始中來皆
道與之道與之飢天與之也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無情是欲其如槁木死灰而後為無情也故莊子曰

非吾所謂無情也吾子所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生
之自然而不益之之謂乎何者于山吾身不知生又不必
此患子猶不審而曰不益生命以有身不知生不能
益也道與之貌人與之形生理本足于本是中不能
內其自然起好惡遂害其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分于之義而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其精勞其神
何科楾皆而對丙選是大選了天人無不足乃不
能得之徒以堅白之說嘵然而是非同異于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

管見總論 物得以生之謂德[illegible]大賊[illegible]形
導生自足而者之其人道可得而照也
夫德本于天而非之人可不自重于物之所契
時應感小而以印德充之之徵其卑動大業智有知天
填符發有者為故王駘之成起發乎子[illegible]
于有說之別其逃焉而達人者[illegible]
學者虛往實歸白非以心契心而後受生無命物宗
宗而先出已出其能至是乎哉所去之處以忘得
道者忘形忘止能止衆止明夫所以歸之凡光皆
所以克之之道也德之盡物所歸循以者之於宗

未免雜之於百骸豈特以正生為幸哉在能正衆生
而之已之成生陶冶非所養豈得此發假夫留在
我何肯以物為事申徒無取兀兀之遺而拾兀視兀
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者之不可貴猶喪也無趾
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者使一安之
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形雖其者使哀公
忘其惡而去兀其非日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不擇以泰
和內通其處外在厝遺此如新其道通化其衰所不以泰
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全以仲尼為德友
德忘薄而從可總也靈公視無脤為全人矣真其而德可友
忘忘形聖人所為與物無擊矣大焉獨成其天是能
於才人之所不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所謂誠忘
深接其而大使遂通之則形好惡不傷之情有不得
于自然其是足德充物宣以成已矣好惡以形命之情常所以厚
忘言何任乎外神勞以堅白鳴哉是非好惡無情化於內
之人以擇論本益之所以為
行聖物外德性者之所成云

大宗師第六

宗師者總天地之大宗萬物之所宗而師者也郭氏謂其所宗而師者[illegible]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若此。

郭註 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

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眞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

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果物無非天也天也若曰然也人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凡有眞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眞而不可亂也不逆寡則所聽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慮物此不謩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講慕以致之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言全全畏成道拔眞人堅行而非過心濡也遠火而非出半也無過而非指當水故溺不以熱爲熱以未害凡人不以濡爲濡不嘗蹈水不以災爲火未嘗喪生哀文生者道生之而生哉成者皆成之而底哉故任之亜筭不至者眞人也皆而緣意於凡遂識言夫知之益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

呂註 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亦知之所知人之所爲則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以生隨知爲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天也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遁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眞而待以爲當所待者未定也

夫知吾何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罔眞人有眞知已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于逆寡也是道無成而代有識則則不免于雄成也詢謀僉何則不免于謩士也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眞眞人若禍禍宗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術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此將誰慄不大亦我所爲也將誰爲亂熱知圖非道而眞人眞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新傳 天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亦以不知知天則達于年爲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其下自爲之驗數此所夕于無欲觀徼有欲觀衆之也乎亢不何謂非於之應矣而物有患者知天人之一不知其一也達說者知天人夫則渾然無別則所謂出而與名間謂之玄矣成日肅亦小人之非之乎人之非大乎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知者不知也乃能持其頗以能少逆其雖而若歟不蕭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也寡不雄成不謩士眞人如此安有下過歟一或有過則

[illegible]人何失今[illegible]物亦不喜之[illegible]非真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與物不[illegible]人益[illegible]以真知而入道故也
[illegible]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管見 [illegible]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illegible]

獨見 [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

[illegible]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illegible]申徒狄殷人，荀子載其負石[illegible]沈

郭註所居而安為志故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頯大朴之貌似秋殺物非為威也似春生物非為仁也喜怒通四時言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耳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其用兵也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也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也任理而物自存耳夫時者不若卷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全而親利違害則易德異名之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保其身自矣其性而從以從物受務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徒斯皆舍己狥人所役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于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頯則反樸無飾淒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以臨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惡之也澤萬世不為愛吾無

心于愛之也莫于物也因其自適其于仁也天下義忘其于時也行藏任我因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為累適亦生者後人也故自學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然後是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為而為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筆乘志字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當占而殺人蓋本齊諧登高不慄道奴牛但其說也矣然以下文役人之役語觀之尤背乎莊子之為數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敖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沖虛無餘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渙而不堅常遊於獨而非固守也虛而不華曠然無懷乃至於實也邴邴以身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崔乎不得已者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也滀乎進者不以物傷己也與乎止者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者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警乎其未可制者高放而自得也連乎其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悗乎忘其言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唱德者自彼所循而非我作綽乎其殺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也以禮為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不大相舉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詳道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疏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孤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常實而非盛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溢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刑用于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警乎連乎三者予為去為也警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了於去為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為本而已矣鄉中多以山解適丘為德猶莊射之山隱斧之斤與其莢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為勤行者是猶萬物之衆而疑天適壁

之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惟命之從也。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 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若是，其弗好之若是。美與善也，而美善出乎此；不好之若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乎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清者，其不一猶水之成漣，水不而已。此則非獨止

[illegible]行於其間，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illegible]

新傳 [illegible]

副墨 [illegible]

自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所謂[illegible]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

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本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故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呂註 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擇惡哉物無大小苟爲存則存必以與亦非吾心未有存而不去者故雖舟藏山於壑有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使來者極之大夫物莫不從而藏之玄冥之處非有力者誰能是夫蓋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處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若藏物之所得所一而藏于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小人以與此

肇論 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

江遹 物與化爲體能隨化而遷於年之中大化有四後于其時安處自以月化雖一息之頃今後新故不同然彼展之擊今前成非後[illegible]之化[illegible]故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illegible]形之萬物之成[illegible]不知其所以然[illegible]大化之密移疇覺之哉[illegible]藏舟藏山[illegible]自謂其固不知[illegible]失之亦[illegible]不自悟邪此莊生論藏舟孔子嘆逝川之義

管見 藏舟藏山猶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則不存矣皆其無所藏故物不得之遯是存而不遯者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莫得之遯是藏天下于天下之其無心之遇曠然遠觀不見其有此日藏夫天下所遯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爲物變化有[illegible]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化認物以爲己有而不知遯之物變遷爲不停藏之地形質與形化之情[illegible]也失則欲超逃[illegible]人莫知所逃化可得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
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
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然之信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不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

恃哉夫道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呂註 目得之而能視手足得之而能運豈不有情乎爽然若喪得之而能聚萬物得之而生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為之者不可得是無為也或不言而喻也日學而行之則傳也有實可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得之契之勝天合是可得也而實存其狀不可見也物之生未始無本根而凡則自本自根即其狀因天萬物後有天地自古固存故鬼神帝皆不得已以生我以地而後有凡物而有天地在固存鬼神帝皆生我則我乃不神帝猶無遊曾也天地待我以生我則使

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高深之其形久老言其形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何求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孫氏至於卿說而已道為天下得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亦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及為太宗師歟

筆乘 太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然者言之也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形者氣也太易者母也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堪坏人面獸形馮夷河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肩吾即泰山之神顓頊方之宮月令北方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禺強北海神玄宮山海經曰北方禺強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居崑崙之山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一云西方空界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

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殺生者云云於生者云云其於生也故不死生生者云云於生者云云其生也故不生

郭注 所遺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注 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猶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入于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初以至於殺也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洞見也有身則省至是無而爲曰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存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聽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術本 外物者一朝而徹不死不生七日與九日也搞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生將迎也攖擾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言瞻明聶許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謳假夫歌謠之名參寥合玄冥之又玄矣疑始[illegible]

劉[illegible] 卜[illegible]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生難外生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不易使[illegible]我而後[illegible]見獨則與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斷何以入于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故生者心死而神活而神死也天下皆迎成毀與接爲構世人生生其心湛一心方死心一心長毀一心成之生殺牌籠焉不了數其有無者又欲攖而去之不知生除生殺之心亦生殺也惡夢

入于不死不生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爲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謂一攖芬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寶相入寶間殊種性以求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誦口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也參寥空廓疑始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以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到微而獨見者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 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其心閒而

跰步田反𨇤悉田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句贅項椎也句贅背二十四節贅出如贅其形如贅

瘠也踦𨇤病不能行貌行踦學由之其將者惡自此更甚也

郭註 沴陵亂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亦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則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能解則無所不解無所而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 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足以跰𨇤而不害于鑒井者反照于性之實反覆而化者凡一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龍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程則新之者也今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以辭其將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不能撥夫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惡之哉

通義 自介凡只足自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其所存者在七尺之軀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惴一作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一作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 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為怛之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矣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務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成然寐蘧然覺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 所惡者人之所甚欲也於斯將化偶為所惡盡以考子來之息我以死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則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父母而聽之如人堅之其實以汝為爲人耳以汝適不祥人之願為人也亦然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今一大冶鑄金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若寐寤之變化之為之生死者不為之變也

管見 人處世擣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萬萬計則何以汝爲此擇其常念而常生爲怪也鑄金之喻蓋慮常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作之計毫釐求念萬物變幻如露台之金亦然以是而鑄鎔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化無心譯言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歡者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當生死所能拘盡以生爲寐以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所而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撓挑猶宛轉戲弄也

郭註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撓挑無極無所不任也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常[illegible]無愛念之近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遊乎天地之一氣者自冥之故無二也以生爲附贅縣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

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存似因也死生聚散一體變化無方皆可豈物也無與而不假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理而冥往之識緒忘於物足之識哉而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余玄門於反覆之彼而不知終始之外非所及也其無為之業于共衆人者所謂塵垢之外之于冥也林也子所不聞示于衆人者皆見其塵垢耳非外之于冥所以物也貢不以性與天人道者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明者不依方外之俗為萬世之常法而不知與天下有其序經明天下所以應世而後能雖人合俗故志有而後能應無方以遊物外者不離人群生志而理因自來以一之適然而無事於擇之而為雖以為得而遊乎其所不以其所不得共言之自然而其有所與也生夫遊之者也外也人之為與生定而莫不以外以共內遊於萬物之中志也能成外乃後養而以安其性命之情旨王道其以冥於內任而萬物各足於天人無小大可以乃而人之自然也皆於天下者謂人君理子言之則

呂註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器根後命之處也登天則無遊于大明之上無知為器入于命之門鼓其挑無窮所終使彼以從無為樂人則于後則歌乃以反其宜先王之制禮所以節人之情而使之相與相為者也徒以為哀樂之實而不知其所以為哀樂之本則以死為悲以生為樂則其情不能以死生者無為之所至而不可得而人之所為者也而相不及乎天而後其所不在者不知其所往而不知其所在也不情而天下之所以禮節之生不在禮而在乎其內者也之一氣而觀生死則哀樂不入於胸次矣之物之始終則以為附贅縣疣以為決疣潰癰于異修而不知其所以為生為死者也干吾所以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以為方外之遊則吾所遊者方內之遊也以遊方內者彼遊方外者也天之刑不可解也天下之所以為天之刑者也出世之方安俗之民有所不依而不以累其心故孔子以是為天之戮民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日讀書一

給不必大求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仰恣正謂則非特窮理而已物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兩人作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謂于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作使乃且節簡作宜本乃作[illegible]
玄聞人以是讀[illegible]
郭註[illegible]

而受化有駭形無損心有旦宅無情死者以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累其心但有旦宅無情死者以爲形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也夫官骸變化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亦不化吾甚吾之既曰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患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爲鳥夢爲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也笑之哀樂矣不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呂註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于臨尸而歌恥是以方內喪哭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爲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歸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嫌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

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以爲人所嘆則未爲不知所先不知所後也孟孫氏不知先後以爲生人所以死則生無所戀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喪也非特知是而若化爲物者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其是而盡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化後有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此孟孫所以特覺也有旦宅而無情死故人哭亦哭無不哀此孟孫之所以乃夢也夫且知其無人之哭亦哭無哀是所以乃如不知其所以今之人未之也乃使方夢爲鳥爲魚果不知其夢則以今之言之吾所謂吾乃夢爲木知以爲夢之特以所覺者也過則以笑笑而獻之特之以笑笑不及笑矣所以夫之所得之笑也故不及笑矣與不可以不知其所不知也所以不可以爲矣則不知其所以笑而獻之參則不識天之不人則一不二矣於寥天一者其所

循本進于知言勝于知則排之者也彼損其情而不能得之者也且以損之爲知己者所不自知也化者其人也其所以化之人下化則已身者未化之人所謂損其人所以不爲所損者也已爲物所化者則化之巳化者未化之人所以爲先知者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爲義，澤及

化而爲物以待其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謂汝之稱與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孟孫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來而由其所相爾汝者言從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故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知孟孫之親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夫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吾身耶夢覺以明之且吾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戾天夢爲魚而直沒淵分明鳥身是魚鳥矣今亦在此口言知吾見今是覺耶莫吾是夢耶知此者未吾所謂吾之吾正不可知也前猶吾將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是夢又深一步造言吾也適適意也忽笑大笑之說適意之境意中有真諸也適不及笑笑而後適獻笑吾忽門獻其笑也排布置其獻笑者出于不覺不及安排使之笑以翁自然人安不待安排去安排而去化機上寥序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知是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所寥者嗚是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于寥天一者後歸其初也

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猶道也以為仁義似賢頗玄同以為是非假真難自得穀蕃崖也域也無壁子日盲有瞳子曰瞽者無以也

郭註 資者給濟之謂雖以仁義劓汝以是非言其將以刑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游其藩言不敢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故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亡其知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耳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為老日新也不為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呂註 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失其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聽聰明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所知也鑪錘所以鑄鍛所以鍛鍊言三人之亡其累非人也無之所在於鎔鑄鍛鍊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其成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整齊萬物長於上古覆載天地刻彫眾形是五者之所無為以為而不見其也子長是智所能知以是為所為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 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係也

詳道 析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猶海也仁義禮樂猶百川也同得近而忘仁義而忘禮樂而未忘於道也至於離形去知而忘物之所以累則道果行而後有所不忘而有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坐忘之知足以此然

呂註 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日之頃而後天下無物非一日之積也而未始有回悟道下一言其於仁義禮樂以至于坐忘則回之悟道也所謂物說其所一故無於大道則下坐而已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何故若是者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

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子之道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管見總論云宗師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繼以眞人且知眞之不夢無憂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况其卓然至卓者乎眞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堅牢深固猶不免乎變遷以有限之藏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特處玄宮皆眞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待之以爲命者也女偊之無古無今則成也不得係之實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謂之實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之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羅貞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弔桑戶以步世爲夢反則眞爲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太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與其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鳥而厲天沒於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所附而異其哭哉方且坐忘造極傳心埋窟鑿經望門實爲之阿者不譬化之所抱坐於予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安命歸之天命於眞人已得眞乃超乎命則累不得任之所謂以其知則究極天人性命其無窮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故天已而亡有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乎言虞臣之命子桑是也物之命其雖大宗師乎

應帝王第七

郭註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此篇所以應爲帝

王之用爭于治借其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教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藏仁懷仁心以結人也一作臧非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又云自得之狀也

郭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耶然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

呂註 [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猶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於非人中出未嘗入矣

荆川 言犂猶有意尚是出于人道而非出于天道也未始入于非人泰氏之于天道不期而合也

管見 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也見實会延以任物使聖智出之聰明者爲之見知者爲之言方者爲之舜者則瑞操而致無爲之而言不治是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遊而已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 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聖人之於天下全其分内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因其會數猶各有以自行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 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言何以正人也而辭性已定故以正人者德之度必約難可難成蚉負山以比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涉海聖人之治不求其自治而以正人與也故治外乎正而後行猶能鑿其性命之能事而已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其以無知爲民之性者必以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朗）之野。汝又何帠（詣）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眇輕虛狀猶寥廓也帠法也崔本作爲

郭註 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者任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莫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 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欲默此云所厭與人同也所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乎在己不入無道敎肯以天下爲事乎又何帠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子無爲容私者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筆乘 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不先于爲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爲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爲人與化俱遊任而行則也乘莽眇出六極處虛曠妙遊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遊道之域居空同也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爲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泯然自得而後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深冥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無意于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矣妙于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勧。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

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嚮疾如嚮應聲之疾猨狙之貌也田獵也藉也繫也斄邵狸

郭註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也虎豹猨狙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若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也遊乎無有者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呂註 嚮疾者遽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微之非能無知蹤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者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齊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猨狗之來田猨狙皆有以取之則大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猶狙猨跳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萬物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其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乎不測遊于無有故也

循本 胥易胥吏易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吏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哭挑紛雖又實明者言彼受詞太執故木成若眾雖雜則無卵也地文與土同也鯢魚也桓盤桓也審音盤為亦妙鍾之域也司馬云當作蟠聚也弟從人從弗音頹作茅非

郭註 弄而走不喜自顯故曰也無雄實則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睹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冥極也無心而隨物化汎然無所係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忘貴賤也唯所遇耳去華取實外飾去也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 體其文夫跡其實實者不誠與知之遊是也天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組莫之與而猶果雖無幾吾乃息物居然有藏於為中無無雄而則是以道與世亢而必宗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有見丁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郎不止機果動之微也初見處以以為也不知其莊也

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下從天壤使得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不之也裏者物所自生踵首息所以起是以知其有生而萬善者機也地文閉陰陽陽入壤則陽陰陰太沖則莫之戌乃不一是以鼓其不齊莫陽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藏鑑而止之與鯢桓盍未當不淵化太沖莫勝亦若足而已矣交亡未始出吾宗則識於以其下以無所可彼夫得而見故自安不走善季成以其心抗人之以我無心則波所以相老亦不能獨立是以失家而不可無得未盡而委既不知其誰有則無心無為其上也因以或予棄則莫知其為寤出貝藏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在式義于動立之問皆不可待致其所以也值食家如變人叫心衣之至於事無與親致慮之壞也唯琢萬於冤狀獨上紛者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覆而一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循本 氣雄奚卵者知參同勢云才雜不得可言言猶其一獨之猶則不能成道吟窮子之未蓋其實

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茁寂然而尸處人經所

謂神展靜然山海藪雲天無淨駁西氣朗清一圖地土山川林木福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生意郎所謂杜德機杜同藏不可見處杜機者閑之中郎者權變覺與形日所見冪不同也杜權正與社德理數天壞名天之十一反納言天之壞德天壞文與地文相封地之靜天主動謂之天更有動恩下以天壞者外則名實不能人其心內謂機發於至冥季咸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德有不盡知太沖德言太和太中則在杜德機書若僅之莫有廓其者故言太沖莫勝無小名而氣機書處地文天壞之間動靜各平何其平也新了又對藿了示之以太中臭勝者鑑而氣機也顯仕鄭所盤扣審當審木外也水成然處少有色木符丁木不如木也流水之畫為而者也盛雖木流丁顯水都待畜也鯢桓之處止大之處上面而不蓋下存蓋之處皆謂淵有也名見列子其不而處其言尚盡水之淵以見淵文為物機是全然不數鯢桓之問以見天壤忘者機雖齊水不勤有紛盤且中使有靜中微動莫示以之淵以兒人川莫勝德氣機木上一千流下一半止而也各得止得其平故以為太沖衡氣之喻

未始出吾宗宗門所謂太宗師也

李士表 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名起矣名既已立又以妄言之世之鼎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弃而走也壺子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豈于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坤以陰陽之中謂之天地之平也萬法致本無高下淺見不一謂不齊其二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且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後見有盡此之能人人大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亡機則雖之未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可則我亦忘天下之若誰邪見之者誰邪故于論與帝王而言此者大禹王之意亡惟安然乎動故感而遂通雖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與變爲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諸此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其

王旦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也予曰吾于有三變之顯然及其郎之又變而爲溫然體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皆可執之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此

筆乘 不震不止崔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灰然莫勝列子作失腴審列子作濟無與觀列子作無雅封哉列子作封戎以子又義爲假當從之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尸主也府聚也

郭註 無爲名尸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也若鏡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

呂註 無爲名尸以我無名而天下莫得名焉無爲謀府我不謀而天下莫能爲之謀無爲事任以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知而天下莫能任其無窮則光大之至道至於無朕則鬼神莫窺之矣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得無實而已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音叔忽喻有象忽喻無形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儵忽文云儵忽取神速爲有爲也渾沌合和爲無爲也

郭註 爲者敗之

呂註 儵陽物儵然而有忽陰物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合之也儵忽雖異於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報之則未以視聽食息者目聚而與物通矣故其死也不可得已

管見總論 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兩純因王倪之答齧缺之問有虞氏多慮泰氏無爲無欲足以觀人心帝王功用之所成也其所以王者以義

天下之民無所對大息然而設爲之足邪其□□非
究之迹可□□爲則有心有□□□□□□□□□□
所自生雖文子之天有所不能圖其於□之際未
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
以八荒氣莫暇之物無私于君明于之亦其以已功
善貸使物自喜皆從其無治王之道以無爲爲之者
也鄙有神巫人數不越人之之客鄙非政足以
料所之其褻恐人衛知可度而數以見用之
未寧而無病之十有道部物輔而說以結以
一歟北三帝異發中央者爲物細入而會而
忽之文非不有抱有一則不然以者[illegible]
之竅不古茂凡無一元稍可文化也[illegible]

內篇管見總論

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窺其言也論說而內篇不乎
之奧竅所稱化道貫天人合法度森嚴與易老相
上下皆於此道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
諸己無爲自然變化觀萬物遇無不齊物齊而已
可見己忘物而返其己之於物矣養生以己應物所
以善吾生者在從以充之德符充則萬物符矣宗之爲大
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外內一致內聖外王爲帥哉

然應帝應王蘇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爲有餘散之
天下不爲不足也夫道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
於七篇所能合所以外混无塵內存
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莊子翼卷之二終

莊子翼卷之三

明

北海焦竑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消

六指也贅息肉依附於形故曰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曰懸疣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多方駢枝於仁義之情此多方字疑衍於聰明之用方字亦疑衍以下文多於聰明者證之可見

郭註 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下未嘗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横復尚

之以至淫辭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害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以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枝於五藏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以駢枝於一而已

崔譔設仁義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不可去也五藏之數以治五藏之情猶附贅縣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不可治也今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音岐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亦見秋豪之末擢德塞性遏其好名自也塞其性之自然也曾史曾參史鰌也纍瓦結繩言衆無用之語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竄如點竄之竄增其文句

也蔽蔽也跬半步也跬者之譽謂求譽也

郭註天下有耳目者未嘗以慕離曠而亂其耳目也所以不聞而自然也仁義之行於天下未嘗以慕曾史而亂其性也乃失其真性故天下受其害而皆心不靜

呂註

崔譔

筆乘音同蒯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切富貴故意仁

意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翹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撓亂也貪財曰饕囂

囂聲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以為禮樂呴俞顏色以為仁義纆索也撓亂也

郭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之不足故應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常而齕之夫如是舉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兼安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為仁義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效彼以饕竊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逆迹如肯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而不矜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令任適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義違良殺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聲未飾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夫仁義列于五藏矣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拇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夫之而憂則一今步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以有餘于數之觀矣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于數之觀然莫即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危之而決拔之而啓之觀也夫往撓難若正邪乘亦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鉤繩膠漆而自然正因不知所以生人之知所以得古而不二今而不撓此則謂常然則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遊于其間而使天下惑則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

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殉身從之曰殉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塞悉代反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註博塞也

郭註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贓獲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澆淳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撝挈揮斥入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瘢痍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大甚俱殘於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 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是墨子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遠矣如禹之胼胝

湯武之征伐雖出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殉天下之桀莊子欲絕其弊而反於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安爾非小之也循夷殉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殉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殉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詳道 伯夷殉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殉利蓋不能強其骨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書以我從羊為義羊從大為美誠有取焉也莊子以亡羊為失道之喻

口義 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且夫屬屬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一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郭註 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味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雖通

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吾事遺我[illegible][illegible]若斯而已矣

呂註 善者生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illegible]矣謂仁義臧者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之以已有謂其所臧者將去定也仁性命之情則無聞而不可名實所謂臧也其明者方然不聞彼而已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謂其見所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為仁義下不為淫僻則兩忘之

管見總論

內篇命題本於李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乎內篇既詳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亦於道德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得者之遠於道也而數演流吉凶若是夫人之德性拚散之如工任僕其所素被木澤山禪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矣善於物在己之眞守喪矣故舉習史遜順爲畏皆性之偏溺習之辭足多動者救之道而天下奔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雖其道之無容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自見觀之無容將徠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孰遂設穀亡羊以臧穀各以所好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也猶跖盜夷之迹絕尚性無所貴反本冥遊乎物初則財枝於丸與形俱亡君子小人均於自得反以溯性命之情歸乎太初之所本然之明也不蒙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跳也燒燒鐵以爍之剔翦其毛刻削其甲也雒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皁槽棧櫪也馬銜曰橛馬纓曰飾

郭註 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馬之眞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跡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呂註 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於義臺路寢猶民之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猶爲仁義以治天下之過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猶禮樂而鼓之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分爲之善者乃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存有之道而爲之之過也

補本 義臺猶言靈臺也右者當但爲義儀臺郎如符往所爲宮室之義今謂之上爲臺臺上架屋當中爲門因以寢正寢也路寢寢宮之今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田，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兮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別躠薛爲仁，踶題跂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蹩躠踶跂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漫縱逸也摘僻多節也又須孫云猗蹊之猗摘僻如醉之貌

郭註 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illegible]同得與一也[illegible]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以善也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者無[illegible]乎知欲也聖人夫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其迹也[illegible]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呂註 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犧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性情為禮樂皆多駢拇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全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循本 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采蹩躠跛足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踶跂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為義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筆乘 犧樽之犧當音羲舊從鄭司農讀如娑者非鄭答張逸以為畫鳳尾婆娑然也梁劉杳曰此言未必安古犧樽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illegible]

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為臆說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音因扼鷙音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illegible]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illegible]介倪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illegible]馬之性不失[illegible]故有以禮樂[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人心不至於好知者[illegible]故曰分[illegible]

管見總論 此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段從起至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而盡其態又借陶埴立論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

物之自化也。又安得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出，大下始數無異化，禁之資事乎。號剔刻雉以求逞風之步也。未引上古異乎今展然熙自樂以論乎王無為之教，後世不得大過，以至乎不可治矣。

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決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篋下傍開其篋知從胠取之

也。攝，結也。扃，關也。鐍，紐也。一云環舌也。十三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郭註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也。

呂註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與聖知者當不然也。

口義 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者為盜積之，備大盜乎，則奪其所去矣。但以其存以私借之資。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僭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敕 子胥靡，糜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

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剖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之王中也 [illegible]

向秀 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illegible]日新新者爲生微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illegible]之變[illegible]實而爲[illegible]其名歸其實而[illegible]此盜息矣[illegible]言守[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日[illegible]名而不[illegible]不上[illegible]

郭註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illegible]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illegible]知[illegible]使天下[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禁[illegible]而反爲[illegible]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

斯言[illegible]雖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者天下之[illegible]天下之害[illegible]於[illegible]聖人[illegible]多[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生[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大盜[illegible]聖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大盜[illegible]人[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illegible]大盜起[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之門[illegible]仁義[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大盜者[illegible]以利器[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天下之利器也聖人[illegible]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貪則不矯其所自止於其所當則不加削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乃下平者所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其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生有分而以爲責引之人含性命喪矣夫若乃毀其所貴棄役我明全之人含真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去其亂群之率也故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所以多方而不知其所以失我由彼則彼爲之多方不若忘其所以爲而不矜不好示之所以見故衆目無不明不過於所見故衆耳無不聰不過於所聞故衆知無不知不過於所知故衆能無不能不過於所能故眾性無不適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呂註：許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川也不以貴之之心而已焚符破璽亦猶說而已治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掊斗折衡折之也以不爭之則民不爭矣與物之所爭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曠也則天下含其聰矣膠離朱之目則天下含其明矣攦工倕之指則天下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玄同知絕巧不見所欲而已彼反其真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用也而含其聰明知德而欲以爚亂天下以惡者並可與之殺古矣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隳）四時之施惴耎（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諄）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惴耎蟲也肖也翾飛日畢前陰用以施羅網也鳥罟為羅兔罟為罝罟芳作罝網也足蟲不足之屬解指之辭亦作瑞喘耎蟲之屬翹蠕之屬種種謹慤也役役有為人也趣肖翹翾飛之屬非以為足而已為故前人也

郭註 民甚淳而用之足以為其良而已不亦宜乎夫若是者不修之則無為至淳之世矣不失其所不求其外也賢不尊賢而棄親之至矣至德之世欲求之非今也翹趨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弊矣夫欲之上好知之君不知而好之者則不可復救也求知者乃奪其好知之欲故上不知其然知所以知其不任知天下不任知也及乎知之則亂天下之物也

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求多則多矣不知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也書其所所事尚之所由生也古因以名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勤誠能控蕩天淵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啍啍以己誨人也

呂註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而不往來則之不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也與善也復乎無為則美惡無不善美其惡之美也所以其不往來而自為成足謂之善與善者未其生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成其種類之民其所有餘則役役之僎也似乎則啍啍之意也其政役父其淨役也似乎役役之為也故其所有餘而後有賢其是之知而後有大盜聖人知之生之所自也故法堯始終人之所不可知法大盜聖

詳道 知之多事生之舉多言德之賤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

循本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一事知詐漸毒者人知用詐積漸成毒也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鷙（之二）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以白石堅執為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言有此語頡相觭為高也滑稽之走弄不定也彼堅執加以為白而捐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其辯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解散也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喘耎動蟲之小者肖翹物之小者

管見總論 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誤胠篋者從莫之有隱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聖者不能弘道從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殺其害者矣南華特在絕聖棄知指乎擴衡思役以上其古聖為之治其其之要在明乎真知以上其所趨向乎真者六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了知本匪之之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之情哉宥堯也亡窮病也吒折宜也奇詰意也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

郭註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長久以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乃可太甚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事於之數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亂不能天落也其賞乃善之故賞不能供罰乃大足耳夫賞罰皆勝志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所以當功過非以著性動也故賞罰至其事而後王之一所夏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為之以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迹一竊逐終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 天下者萬物之所在有天下者所以在之也在宥天下而已存之者在宥其常性常德即性德

任自然而不為不宥者故之而不絕如湍之宥物也不遷不遷無為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之天下者並不哉故所志堯桀之是非與人生而靜其性命之使之宥樂苦是所堯其無淫其性非其性命不安使夫苦其性性而人喜之其身與物通陰抱陽沖氣為和至人大喜而不中和之真使天地之而堯使民樂其性故傷其沖而陰陽四時使民與民苦其寒暑至太怒而毗於陰人形故天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之和不成反傷人之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之和不成而所謂喬詰卓鷙者不卓鷙而非中道不成章之行焉所以喬詰卓鷙也

命之情所以不能無為身所以不得其所之所以安其性

須溪 有者只以為吾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宥者已宥者以為我之身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也彼將自久之則其從來不雖不存者是不遷也不分老柴不分樂苦是其所以見其處

循本 欣欣焉樂而不恬瘁瘁焉苦而不愉一身之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過於怒則助其陰陽之陰陽失調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

陰陽也中道不成章理也
事坐而不成

劉槩 因言樂與一苦飲以喜怒作愉一喜雖足以快心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於中道不成章喬詰卓鷙之行至是始失其常者特立而未有所過而盜跖曾史之行後世乃者舉天下而賞罰之曾史不勝其賞盜跖不勝其罰天下大而不足乃多不齊天下以賞罰為事使人以為事故何暇安其性命之情者安其性命之情而後天下可得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

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下作哉）

音吹不由節之狀偷嚋猶擣壞也炊或作吹 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日動也

郭註 當理無說之則致主情之患久則以存亡 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以存之人 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濟者偷竊也不肯道之亡 焉況矣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哉故非直淫害而 過去也乃珍貴之如其無爲者非持賤之謂也豈亦 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蓋 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矣若夫輕身 以處刑并其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抱天下何無 解無擺解擢則傷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 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 然而已矣

呂註 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禮樂仁義雖累 理知其非其性不免亂德持禮而民入若存亡 皆可言無爲者乎其真發害而不全者棄而不害 貴而不散棄於不解潛物撥置天下而務稗之 猶[illegible]

之壽哉故古聖賢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述 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出于不得已而無斯 爲則我矣爲不貴愛以身於爲天下而以不淪之哉其 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而不危其 身託如託寄如寄物則貴重于家託于奇也無 解五藏則不散而莅乎仁義無擢乎聰明不引而屬 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于無爲雷聲其聲出 于不言神動則天然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炊累萬物之所以息相吹 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循本 炊爲鵝之中治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
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綽）約柔乎
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
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以）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去聲）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
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杭）
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接）槢（習）也仁義之
不爲桎梏鑿（曹）枘（芮）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蒿）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攖引也嚆矢箭之鳴者）

[illegible]僨[illegible]及[illegible]發[illegible]者[illegible]攖[illegible]枘[illegible]傷也 天矣之也[illegible]者[illegible]

郭註 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 溺上下囚殺言無所非其乃安也夫能淖 約則剛強者求變火之熱凝之寒喜怒并積 以所生若乃不能不琢各全其樸則何求焚之有

無攖人心[illegible]人心之變[illegible]所[illegible]不為之順而使如淵靜之則係天[illegible]所[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新者不可而放之勢也所通[illegible]之所行之政[illegible]其物[illegible]則[illegible]義之[illegible]不可禁之自見迹也大黄帝[illegible]為仁義[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物[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物[illegible]故[illegible]自見[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自[illegible]堯舜之名[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駭者自世世[illegible]駭其[illegible]獨[illegible]一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陰[illegible]早[illegible]道[illegible]足[illegible]故[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堯[illegible]陽武之異[illegible]堯舜[illegible]者[illegible]世之名[illegible]已[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官[illegible]故夫堯之[illegible]而所以[illegible]者[illegible]全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述[illegible]矜[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好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新[illegible]於分[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于[illegible]無[illegible]桎[illegible]雖[illegible]性命[illegible]至[illegible]任[illegible]天[illegible]遇[illegible]攖[illegible]書[illegible]位[illegible]君[illegible]上下[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斯[illegible]六[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上[illegible]知[illegible]莫不失[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為[illegible]家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主[illegible]於[illegible]其若失其[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於下矣由[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方[illegible]復[illegible]用[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楊[illegible]桎梏為菅[illegible]鑿[illegible]所聖知仁義者遠乎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遠[illegible]思[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許生[illegible]罪[illegible]不生[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所[illegible]則[illegible]訴不作桁楊桎梏[illegible]矣何[illegible]椄槢之為嚆矢[illegible]之[illegible]言曾史為桀跖之[illegible]用[illegible]也絕聖棄知夫其所以攖之[illegible]

詳道 夫人心排而下之則[illegible]以[illegible]而進而上之則怒而不[illegible]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使下[illegible]而不全[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使文[illegible]不[illegible]則陰陽之氣[illegible]矣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其起也[illegible]熱而[illegible]之使[illegible]則而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自之心[illegible]也[illegible]天[illegible]仁義[illegible]內也[illegible]故[illegible]五藏[illegible]故也故名[illegible]仁義[illegible]之[illegible]偽生法度[illegible]而[illegible]老者[illegible]作[illegible]故[illegible]之至[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三代以[illegible]然[illegible]老者[illegible]絕也

副墨 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則[illegible]高[illegible]達[illegible]上矣上[illegible]無[illegible]人[illegible]也如[illegible]其[illegible]如[illegible]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心化[illegible]具保[illegible]保矣之[illegible]此手[illegible]己之人[illegible]生之[illegible]寒[illegible]之家之始[illegible]此[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人用[illegible]如此攖[illegible]其[illegible]急則熱如[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則寒[illegible]

水[illegible]其[illegible]則一[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動也其靜如淵[illegible]其[illegible]既[illegible]動[illegible]而[illegible]縣[illegible]天[illegible]方[illegible]絕也此人心[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勤[illegible]易武之征伐[illegible]退以[illegible]下[illegible]義[illegible]攖之也仁義之[illegible]故下[illegible]者負不[illegible]不義以[illegible]之名而[illegible]為[illegible]各[illegible]仁行義之名而為曾史[illegible]怒之[illegible]集里[illegible]于已者害之異于己者[illegible]人[illegible]所為知[illegible]見于彼則以為[illegible]以在我為[illegible]在我[illegible]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性命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義[illegible]仁[illegible]而[illegible]用[illegible]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求[illegible]萬[illegible]踐[illegible]之[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持[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知[illegible]亦[illegible]故[illegible]其[illegible]徐[illegible]義[illegible]路[illegible]矢[illegible]也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緍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質正也族聚也不聚而求言羣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狹安貌虛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任而物須百千二百歲謂之大定淡乎百歲李亭風主物日陰陽之小神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緍泯合也緍然無心之謂也

郭註 罔至道之精可謂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我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不撓而形自正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愼女內全其眞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藏言任當任之也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一天乃能及物也無物無與而人以為終極從見其一變也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則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而不得均同上下故能仰與天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常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之門遊無極與化俱也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緍昏者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獨存者以死生為一體則無生而非存也

呂註 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為無名之族故曰質陰陽道之微故用雲氣不待族至而以矣則井轉甘自然而者以劇之閒是三月齋潔之乎順下風而進循本以反之治身之而可長久者唯道之為然是乃門其解與麤可與言形之所不諭意所不能故而有所謂精者可言之道非其極也必至於昏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之之極無形無德至乃可長生則是之人道之至此以至之形不朝正而自正必靜必淸言不可搖而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精不勞搖於

精而反乎無則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傾則多害其身閉外則其門知素神而保之之及是無知所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天地有官陰陽有藏猶為其藏而在此愼守女身謂之治則為其原則黃帝又許以向之自謂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無知乃其所自知則自知至也入為物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王土以其精明而皇于上之無與起也失道者見少為土以其形不出於覆載之間也自昌生土反土以其土形而已故余將去女入無窮遊無極則不以為終極者知而我已矣日月參光則不見其明天地為常則不知其常則其久知其當人盡死而我獨存其為當之吾身不知吾何知其為是人盡死而我獨有其為人之物而何至于此也甚物之靈者人為最是可以與此者為人不知變何而一遇而人之所以達可以與造化之又數何而一遇也而不擊其則彼以造為實者一道不厭數數之也

蘇子瞻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也蒙一封運行日凡蓋古之真人黄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于欲已長生而外託于養民人至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執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窮矣與人俱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僞之種何從生閒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至道之方而非近也學道者患其散且爲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此下又畫一以致之皆真實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搖外不閉而形神凝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發化堅氣而殺物者亦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其外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其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居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毀成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成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成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成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與我近是則明達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成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 遊者往而覓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故見下爲土矣將終之合也皆冥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竟我謂者我而去之世即去來之古自此大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緇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其本得道之人盡成而我獨存其三乎存乎倘然以世之遠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倣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作一蟲昆意同噫下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隳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幸溟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上聲沌從本渾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一云拊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貌贄然不動貌鞅掌紛汩貌涬溟自然氣也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大內足者舉目皆自了也然又何知以斯而已夫衆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於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放所不得已也若大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行也所戮草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遂生而受害矣蓋有治之逆亂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也傀傀坐忘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於故遣使歸大心以闕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同乎涬溟與物無存也莫然無魂坐忘任獨也不知而復乃爲真復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知而復之則復乖矣有問有關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呂註吾弗知是與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況以無知而已乎掌物係纍而雖知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往吾觀天下之衆不善以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疑矣又何知自以爲得狂則無爲已民之放則未嘗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

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王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有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僊僊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所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隨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云芸然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不自知渾沌窮然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與問無方闚有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闚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闚其情猶物之方生觀其根而觀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

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攜也衆於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求獨無往而不所乃大耕於衆而爲衆上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國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故也夫欲爲人之同者不因衆之以爲而以己爲之此徒下三王主物之私而不見己今之也也三王之所以私豈有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行已皆與天下私民而成者也今以一己專制天下人可衆矣己豈遂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服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夫天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知爲物而不旁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爾往獨來者也獨

行物務可謂獨有矣夫以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罔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響寂以待物也無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與化俱故無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復故無始也形軀合大同矣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己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說有者所矣其名者耳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呂註 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道之而以遂依人主者於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從所聞不如衆技之衆所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爲有以是爲利者而未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者以大物爲患欲明語

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先則所以爲之理也處乎無響之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盡是謂萬物之作吾以觀其復而裁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關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之無形知是則大同而無己矣無己烏得有有滅業然蒸仁累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之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觀無則天地之交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副墨 因衆以寧所聞言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安自己之聞見則求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以言尊仁義悅至知爲同俗之見也挈女適謂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道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有者獨往獨來無所依倚也既無端爲有始既無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發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爲己了不可得爲得有有邪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禮衆爲治者皆是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則非獨有之人不能與於

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自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貴此以故之行也事廣於彼故匿疲各自爲致不可不爲任宜因任耳法者見事之亦也安可以進粗而不陳如事哉當乃居之涉以爲也較則若偏故處乃仁耳大體行者意於修一並物物體之則靜而周矣事之下者難中非德事之難者群一非道況不一哉親意不爲辭神非天況不親哉辭天不助順自爲有已成也不界自然者高會出宜道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恃恃則不濟也宰性居遠非積也自欲處禮非由忌章也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爲讓道御粗以效故不亂也恃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能任之不失其本也夫爲者蓋以足爲故爲遂自體此爲故不可行而止也不

而自然無有爲而無不納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中心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爲爲累不能上其主者天道也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任也君任物以自爲而安自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一任者得以不爲臣故以逍遙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乎君臣之位亂矣

管見總論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有家爲其害有心乎而之甚是以天下之民性不達而德不愛爲民上者各以罰中恭同天下之自治不無爲治之法不待世後世君天下者失其情也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之是非下之拘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愛民天下各且以仁義聖知爲民以此天下之傳國效而共聖共爲民之所以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於是困致不至於倫囊人心不至於囊又何暇治天下矣哉雀攫之閒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者所在攫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禁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末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致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原本作記云莊子所作

郭註 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人無心者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而不謂所以成天然爲則自然之運動自然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無爲也天下各以自爲任下官各當其所能則萬物莫不皆得天下以自得其行矣上之主於大德者不忘治萬物莫不皆得其適萬物者道之不得其事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萬物之末用也夫上本末相兼者乎則本末皆暢故抱一包一身秘則百節皆適天道顯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爲而羣理都畢矣

呂註 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均則無大小美惡之殊。道生一而手於萬物之一，何從而治哉？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一者君也。則各復其根而不化通於天地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此之謂，有萬物之所以化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矣。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而無言，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備；通於天地者，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之爲物莫非道之爲也。不窮者與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是而已，人之爲物莫非道之爲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上兼於事用之以治人則乎事，而已能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豈有求於天下哉？故其足天下化百姓定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而所以通於心故也。

管見天地乎人人物乎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德而亡之行亦以夫君之乎應世無偶然裝策於物故物莫能離成於大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莫名曰是以言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若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不分合以道觀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然今乎道則官無不合以道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其是知天下事物皆離乎道未有能自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天德與天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以道通乎物者凡以治人爲技藝乎刑賊賞罰皆事而已況以數術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言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天下自化心知淵水之靜抉之而不濁也民爲得而定哉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吾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去聲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即上文當爲引證之語親向老子上必引即同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人之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可故虛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偏物也不成者不可循於道之謂備言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內自行之得常之物乃無不忘其天不忘其身也不貴難得之貨則不近貴富自來不寄之也壽天無所忘況貨財乎忘其身之所在也萬物一府則不以死生概其心蓋將以爲天下爲一府死生同狀則死生不足以累其心也

呂註夫道一而已得之則爲人之大行天人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所爲則謂之天人之行矣以是而無爲言之則謂之德愛人利物者也萬物同體而不同之則謂之仁以其得於一者爲之而在所不求於物則謂之寬萬不同者以無爲而爲之則所存者富以我遇物而物莫之能傾則謂之完君子明於此則事無不容其大而天下之大莫足以容之矣若無事則沛乎爲萬物逝則金已藏於山珠已藏於淵不知貴富之爲利也

素王之德以不求可欲之窮天下爲己處顯不以一世之利爲己私分則生死同狀矣

詳道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亂德失則我亂物判志完而不挫乎其事而爲之則大也逝則天下之所往也使天下萬物皆自得之上矣

碧虛乎天然守中而不離其素守一而不離其眞心不退轉同人合道

豐匠完持至德而爲紀術至理而富定順真常而不偏離外髣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緝理無不容恩無不洽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利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完矣

管見 郭氏從顯則明爲句諸解多因之說與下文不貫無隱也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王天下不以爲已處也乃若所顯則存之在明于萬物一府故生同狀且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制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留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 由寂彰以驗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物物孰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神言本立而知不遠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彌廣心由物採之而出非先物而倡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聲而見曉聞和視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物也

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盡妙也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呂註 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礙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illegible]

副墨 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邪考者是道邪孰能定之以爲定在金石不考

[illegible]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口懈反）詬（口豆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喫詬，多力也。）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論玄之極處也；崑崙之丘，玄中最高也。南望則自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人可以知知識。一曰知，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非有則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魚及反）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所角反）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公才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圾，李云危也。殆，東也。劉云郎駭。率，大凡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在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賢者當位於前，則不肖者奔競於後，一火馳也。緒使者，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絯，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眾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眾宜也。與物化者，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其效。眾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亂之率，乃為亂率。夫桀紂乃非所有也。殺賢臣乃如聖知之迹，但以為亂率，夫負之仁義而以賊之也，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人其性過人，則非全于天也。然通而不知過之所由，不得已者以人受天也。乃在樊中之應，是以為合于無為，而與之知天其能。不以人滅天，夫是之謂真人。以身而異形，則不能無為，而役於物，不能自解也。以尊知而火馳，使民不有緒之，不知所如。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故知所以配天乎。

管見：齧缺聰明睿知，其過人，尚有為，而未合於無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人而無天，本身而異形，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絯則尊知而火馳，謀慮之速也。為物應則失其我，應眾宜則逐物而未始有恆，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猶可為眾父，特不可為眾父父耳。眾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聖人之道，可為眾父而不可為眾父父者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爭旋不封人守封疆人也

郭註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心而求安鷇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鳥行則無迹也而自然大方也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氣之散

無不之也

呂註 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所以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辭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爲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德之說有求之於鷇食汁物之間世儒以爲狂而不信者非也蓋生於世可以抱神不忘生而全天其殁也不閒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矣爲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息已乃其所體也

副墨 作謂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鷇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邑俋乎耕而不顧。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一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

郭註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業著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閒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不足以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俱歸禹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

於廟算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絶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詮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絶聖弃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武巾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 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

然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 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爲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謂天各有儀則而未實變謂之性者則不矣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性萬物分之得一分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同得矣何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於天地之若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而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緡非智而合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

劉槩註 太初之始有無無名故有一無大始形之始故無名一者有名矣一無未形而物得以生者有形則渾淪而無形可名固已有者故也一未始有形未開者始若環無端可指者其中有未形間有分之謂若也建德若不偸有中有兆無謂之有分也之謂命也之降不也以其物生所謂生物而不能生萬不足以生物不動不以生物不害其留於生生已成形而形之動也不害其留於生生其留者其有性則謂之性天知天知神名各有儀則謂之性至德之性

循本 設問大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

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虛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自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者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充天下之以家爭鳴者合而爲一矣家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緡緡如緡之合其合緡緡若昏形容之息玄德者深如出於大方合之也而傳大抑喙出於方

口義 合喙鳴合言不同言此鳴者外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喙也含緡緡然然若愚之合妙之德與大順同乎大卿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縣寓司馬云辯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留一本作狸一云猶留之狗謂有能故係累愁思也使言便捷見捕

郭註 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留之狗猨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

故放之有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門用也天行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

碧虛　可不可然不然飭知以未異物語堅白之辯若懸宇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攸若辰勞形體驚怵心狸循觀犬教繫獲狙入猿皆附使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遠更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跡然形無狀者無心無耳無者有者體與孔其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然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在在人自治而已定物則同物是天則同天忘己則不二冥何所不入哉

筆乘　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依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縣天宇昭然可見此人迂如此問可以為聖人乎故所不能聞聞之所不及也故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衆而盡無之則放之聽然言將實蔑夫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亦生廢起皆與人異色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辛不得命之口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若物之所從出所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己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己也己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何處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何文義甚明

將閭葂（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

其觀（去）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之自進發求於易門然無迹變生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冥幸自書之謂不肯多讓堯舜而推之為心兄也心居者不是也外也心不居則徒不同也

呂註　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感民心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非為事觀多矣如是則者不能無進人拔進者衆矣大聖之之天下揺蕩人心使之衆教易於所獨數之舉之以盡神也民不竊擬以役上之迹與滅殘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潛適異而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亦撫先之冥者教爭之亦雜其後哉欲可於府有心居心居所世為而萬物化矣

詳道　必服恭儉非無為也彼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使為無為則大一無拔恭之定不尚賢則天下無奪賤之爭如此則民其自揺而然之民其自蕩而募之故其賊心爰滅獨知日進若生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逍欲今也然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淵人之天有導其瓶人關天之天而損其為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天夫樂餘以可悅而通者止利於暫所不可以崇具未以不足而不帽忘和於寡巧不

設乎衆所以服人惡衆至而執入衆天下往也若夫螳蜋之怒臂當車轍之先形使人翕合而投迹塗并樂餌過客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鬼業驚其衆者郭子以知而藏之為憂庾桑楚以社而攫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也

方思善 按溟涬乃古鴻蒙之世無為之治則雲將篇大同乎溟涬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有為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涬然弟之哉文奇而意亦闊諸家註乃有云自貢者有云假修世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苦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溢湯其名為槔皐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如然不自得行

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為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夫湯司馬本作汱蕩若其往來疾速將若偉也師謂老子驕蹇貌於子貢作於呼可馬云滂誤貌頊頊自失貌

郭註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簡也斯人欲修淳滿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亡不墜朗無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之發為聖人之道自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之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限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渾沌

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嘗識其迹耳。

呂註　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有機事機心，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忘形骸，以敵自德之全，不明其外也……者無非道，則是渾沌氏之術也……

循本　數如疾……言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于……渾沌氏之術……

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純素無爲，而還之樸，體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闕之學，宜不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起）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　行其所爲，因而任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呂註　……

官施拔舉不失其宜，使人無意於向背，使能畢事見情事，行其所爲……

副墨　官施不失宜，無濫職也。拔舉不失能，無失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得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遊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illegible]照曠。

空嘆無復形跡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去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羊也，禿而施髢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春司馬云表發也崔當作善進也標枝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累之言是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仁？以天下為事，有亂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所以觀不知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實之治，亦不得已而尚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之人，何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進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跡而事無傳。說

行施義於其間哉

碧虛　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戡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所未言，亂而求治，曾良醫孝子所賢閒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收。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不戚名之聖者衆，則義易焉。有憎測仁出亡，可許以忠顯焉；有誠則信彰焉。無上四恃，則下四事亦仁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黃荂，則嗑呷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

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道作導讀人本多作衆人司馬云比人也例□□□□李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作垂踵甚鑿還如字讀之

郭註 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不足以不君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是以俗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譽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恐不見罪坐也與夫大人之實從其是非而不自謂俗家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若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致雖係有求嚮至適之惑滿而可禁不可得故任

身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貴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害治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今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道則諫不事諂諛也為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為諂諛而隨和世俗者封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illegible]譏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諂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混合譬譬矯飾言辭來以聚眾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生非矣此下方說歸舜身上舜里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紫已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羽舜以見姻昆一世無不自謂導諛與斯人之捷是非相通而不目謂同於象人乃愚之予也以下以行為餘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酉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然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亦張濟稍自謂也孤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適向不可得已以下又以樂為喻言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故在二人擊瓦鍾以為貴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乎雖欲有所嚮其可得邪重譬喻重言之意譬病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連前一節貫之而欲改缶鍾為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皆論有虞氏有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郭註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副墨 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如厲人矣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子公反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纆繳灼睆玩睆然在纆繳

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俊猶薆賊不通也鷸鳥名取甘羽毛以飾冠睆睆李云窮視貌交臂反縛也

呂註　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於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則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則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亂之屬只所以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闚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為得則鳩鴞之在籠亦可以為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絏之中得睆然明矣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之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詳道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淳而莫之委妄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若予以寶予盡也

口義　其斷在溝中破為犧樽之餘者也榮辱不同乃怡木耳此其犧穀亡羊意可等色臭宗皆是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達於顙也厲口汙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趨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從心者也彼以其所自以為得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為得矣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使拘束交故曰柴其內則非指纏繳者之限以纏自拘束故曰約其外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為纆文所拘如罪人彼纏睆睆曰觀貌人見其自若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所非因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況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宥治分

則益以人同所之物異行而異也大莫大於天世以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愛蔽故符行所稱焉前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貌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消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以絕人遠甚而不知劉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化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天人物之則者故化醜乎無形體乎無器文意奇應有不止乎由乞之貴帝貴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請三睹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行也華封請三聖人使之分富受職于藏上讓則何累之有子高壁諭庚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窟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寒秦初有無果宄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取恭儉技公之者神又外所其心矣漢陰之聚所機械此王之附附敢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赤哀出處動節時有不同皆不器乎道而己若夫歷人之忍予似巳夫哀者衆身不靈殘樸為擾滑心僕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者若揚墨之若鞍雜為者也至此之鳩鴞虎豹則非非薄之所惡之亦甚矣

莊子翼卷之三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註 人道所以道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處時所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故曰靜也夫靜則明則不況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將則入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爲無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責言夫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得貌壽考物之本在不爲中來明此以南面北面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爲之至也今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而閒遊則巢許之流進爲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呂註 天地運而無所積[illegible]未始有物故萬物成而非[illegible]

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則其本[illegible]

物職職皆從無爲於乃其所以爲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爲堯或北面而爲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進爲撫世其用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筆乘】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卽帝王天子之德聖素卽玄聖素王之道與夫應帝王註以三皇五帝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與闢同古六合四方皆爲造也昧然聰明晝晦也辟中往大匠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天地將指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俞卽愈愈處德入也不得則悲哀不能人而形未嘗莫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宗言天地萬物皆從靜而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欲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𩐋齏粉之義崇偶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爲物所尊奉故美配大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齏齏自齏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皆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一人下而不疲病我心以遣所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敦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

【呂註】靜而聖曰內動而王曰外無爲也而尊則所天下者無事下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矣以以天下者循事乎大宗本所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以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矣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此而已齏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也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養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動與陽同波不知其所以爲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有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有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此所以然者一心定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安以其未嘗不貴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管見】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天地之美何嘗有文爲何嘗求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采乎此理與天下之大本大宗矣所謂本宗卽內聖外王之道與大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于和其名雖殊所以爲樂則一齏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善惡也至于忘壽忘巧則非所謂非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儀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無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卽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祟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

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恬靜爲之理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 用天下而有餘閑服之謂若汲汲然求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不暇餘也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者亦自得用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大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夫主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天地萬

學之化育所謂自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呂註 無爲也則以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易人者不純于德純于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與上同則備德道非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說而天下爲之說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有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此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揔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者之末不喪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也

【呂註】知五末者知精神心術之運于後之精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安其無爲之文所以從精者學者古術而養其本之道也其本則未從之矣未有不從之大者未有所以爲五末者人有尊卑先後之序以先其本而從之以從之其先後於萬物而不自任以先天地之理也是以天先而地後始化皆有始終之序於萬物變化皆有大小尊卑之序也而不敢以後之於其本知大小不同易可見可易也夫後子之序兄弟人道之本不可易也此所謂常有事而已一則歸之道所以爲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莊子翼　卷之四　二三

【口義】自此以下又說有爲有爲以輔在上君無爲而在臣有爲之事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新傳】前言明此以北面爲臣之爲臣此爲臣道當無爲矣此又言末在于下詳在于臣甚詳言其心此曰其分也大有本末在下亦何須之則本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爲之理耳知其理亦須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乃謂知天而已至人有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所謂知天人而已荀子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豈爲不知人哉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吾）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迕同與云猶也）

郭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爲非故是非次之至于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太極於斯備位者言各當其才也襲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盈也自明天至於名凡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者人者必顯序先明天不爲無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是夫用天下者必大之以序之道學其孝先尊才斯乃上之可以畜下也

呂註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亦不離則因任而不失其才就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乎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登于專實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共爲本名無到則不王以木爲不近則不隨當後而先言道須無本末先後之序則見自葉自氣則人之所合也

新傳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德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先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在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名其以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凡者貴賤各有宜矣命之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可長以原其情必省其裏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補註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賢不肖襲情疏云襲用也賢愚成用本情務不舍己敖人矜誇殘物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敖即傲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也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爲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擾治情

呂註天德見器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爲之者也晝夜有經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而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德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俗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妄窮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繙藏司馬云藏名也十二經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擬養也）

郭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言天下常然之物，日月固有明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

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載其言以行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乎此，孔子以人道散天下，藏其妙用，所寄之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兼棄，當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所以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所以立物，又所以立我。居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與人之情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外兼愛，則非天德，而不樂上仁而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各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有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則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評道：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非了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非了所以託孔子之述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自陳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猶六經為十二也。

方思善：中其說者詳方反，於老子遽止之而幾乎後言近似落後而說以兼愛，若有心于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上了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去軌反）然，而口闞（苦覽反）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為竊（司馬云百舍）。

云百日止宿也，趼胝也。

餘蔬，崔云：猶精粗也。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也。棄妹，不仁，言其無近恩也。生熟不盡於前，至見故有餘也，積斂無崖，所謂也。士成綺復見，自怪讒刺之心所以壞也。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

奔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毀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恒久矣崖然造趨不安之貌衝出也類然高露發矣之步闕然態戲文踏之貌棄然顯跂自持之貌似棄弩而止者志在奔驟也動而擊若不自守放也發也機善合道也察而巻明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乃於其泰則昭於抱朴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致寇皆非脩身之道也遠境有人亦知文求行并正人也

呂註 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與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老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道而士成綺小之於仁義則莫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亦心却也之巧神聖之於為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如者物也而乎以其事為又其其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者所以謂然也間究於事而受之終身不故曰遂其殃者也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其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而不足以得至

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若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逐物於外頯頯然則若大朴口闞然則其言欲止者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明內其心訓若繫馬而止也動而守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illegible]明知巧而貌於泰非素其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遇境非遊於道之中竊辯非其有有改之也

筆乘 棄妹舊解為末學甚鬱意若妹氏棄驕于鼠壤者氏主於發商故責其累紗亦疏棄之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即發商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有於胸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無謂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受則姑己有不仁之殘而今再受之徒曾異其耳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中口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鳴行遊影闕矣而行也發行遂進踵長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日而貌也頻毅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闕口呿之貌義嚴毅之貌以嗜修自際畏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驟禁而意常

奔馳如彼之動乃將發而發持之也機察而審其機皆能何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觀於泰自許其知巧而驟泰可類也夫機弩之人竇弩曰果而渾沌已死故口不信者非安于性命之常也如是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何所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自之不信之人厝自矜飾以易己殘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 夫至人形也故不遇其人不與之偕者靜而凝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禮樂者以情任為乎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呂註 於大不終則天地未嘗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且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其不可測其志之所以為世也則流而為形夫而為德變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棅不與之偕志天下者也總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失於德不辭退仁義而不留有體果而不主若道者後其心有所定也

評道 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遠則於大不於於小不遺大小不乎畢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乃大小而論立亦差路而已矣大[illegible]之所應者然志外則神令心之所存者內志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道故外之遣之內後神無所入仁義禮衆內走故退之竇之而後忘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莊子翼　卷之四　十五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齊桓公也輪扁斲輪人名扁糟粕爲魄一作須甘緩也苦急也

郭註　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宜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　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詳道　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illegible]可[illegible]之於形色名聲不可傳之於書言久矣故書易者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書者得[illegible]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illegible]者哉桓公所以因斲輪扁而悟讀書之非已壽所以因[illegible]而起焚書之罪也

管見總論　是篇以大道命名特其首次從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然[illegible]體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以見乎天天人交通本末[illegible]不可剖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形名可執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五變而

莊子翼　卷之四　二六

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書使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天自已出而靈獨化未有道人道其有不發者乎夫脩之而治具以明不治道古今之道論然有用之不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乎自然之理則可以天的合之自然而道使君臣父子烏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而歎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老聃聃問節身而其容崖然是皆未禮樂爲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爲道之寄也道之實能天能人極其守本而作未嘗離貴世之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寓之於輪扁蓋孔學者宜知道心舍本趨末則去道學者當自絕學論遺但當究乎無有之所不亡者存則所入傳者當舍無傳之序而天人能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有上一作在上彷徨本亦作又作上司馬本作旁皇也巫咸殷相祒亦作招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五常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也

郭註天不運而自行也不處而自止也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無則無所

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爲各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要則治也則凶者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

呂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眞運眞處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眞爭所也以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大之引了為要雲之解而爲雨未其宰飛興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迎其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行此乃道之不測而爲神者也矣難之所爲則上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不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爲上皇上皇則與天通驗日月降施雩而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蓋必求之於廣莫之世哉

詳道大地之運處日月之代爽雲雨於地而本乎天而呼吸入於本乎地丘乎東而起於北其覆敕也其[illegible]其[illegible]綱也在中吉轂於消之自然而已大哉見[illegible]動而不動旋風覆載而常靜江河競違而不亦已[illegible]人而不因然川天地之運處其不違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諸其主求誠緒者知所謂若有眞宰者耶

衍本日月同其眞故云宰約所有機緘者有以餘[illegible]西東又上彷徨得之起乎北則行其而南故不必言而言上下則自下而上是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太宰官名蕩字也一本蕩作盈郢楚都也冥司馬云北海山名并郭音屏呂如字言兼并之也

郭註 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府藏居內皮毛處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 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也哉若夫至仁則天道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愛於其間此不及仁所以無謂也謂無親則無不愛也南行孝此不及孝之言也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至於天下兼忘而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足至仁之謂也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天下之貴富而故制其貴與至願名譽并焉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弟以者難貴之而其名譽因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無所待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隙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

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成）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聽爾雅云靜也[illegible]司馬云作也[illegible]爾雅云虛也）

郭註 [illegible]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illegible]順乎天[illegible]乎人得於[illegible]於性然後發之以[illegible]之以曲耳故成池之樂[illegible]行黃[illegible]之化而多或乎[illegible]然[illegible]呂[illegible]天[illegible]問但[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寶[illegible]主樂全[illegible]以[illegible]常則所[illegible]者[illegible]窮也[illegible]無窮尼之變不[illegible]自作而用[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日月之所謂用[illegible]故[illegible]然[illegible]聽奏以[illegible]以日月之所謂[illegible]天[illegible]一[illegible]安化而不[illegible]滿[illegible]之滿[illegible]全[illegible]行[illegible]神[illegible]以物[illegible]人[illegible]言[illegible]周[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道也各當其實則高[illegible]聲[illegible]而[illegible]神不[illegible]鄰其[illegible]失其度止於有窮[illegible]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隨變而往也[illegible]之不知道之不及故闇然忘

使[illegible]於羽虛者張[illegible]無[illegible]之謂吟於[illegible]無[illegible]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illegible]空虛無身[illegible]故能委蛇變化任性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自[illegible]然[illegible]無[illegible]生[illegible]而生[illegible]樂者[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在[illegible]然[illegible]無[illegible]在[illegible]不[illegible]耳[illegible]無[illegible]於[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illegible]生[illegible]行[illegible]其[illegible]常[illegible]也[illegible]世[illegible]之精於聖人明[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唱也[illegible]命言有[illegible]不[illegible]者莫不[illegible]天之樂[illegible]而[illegible]足非張[illegible]後備心[illegible]在適不在言也[illegible]天[illegible]和[illegible]無樂之[illegible]樂之至也[illegible]然[illegible]聽故[illegible]耳[illegible]故道之[illegible]道之無[illegible]減矣惑故愚[illegible]故道以無知為[illegible][illegible]

呂註 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業居大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反其聲亦光於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僨起所以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世無它哉以人示之彼以

人之了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行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若谷滿谷塗郤守神以物為量乃其所以為聲也揮綽不制於宇宙高明[illegible]以為天[illegible]守[illegible]日星[illegible]止之有窮而之無[illegible]惟所[illegible]慮之而不[illegible]之不及可窮力屈委蛇故[illegible]我以天示之[illegible]以天受之[illegible]已吾人奏以[illegible]自然混逐叢生[illegible]物芸芸[illegible]林樂無形各[illegible]其[illegible]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無[illegible]生[illegible]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衆世之[illegible]人體之[illegible]起[illegible]之聞不[illegible]難也所謂[illegible]者無他達於情遂於命耳[illegible]聽[illegible]莫非是也則其天機[illegible]已[illegible]以為天樂無言而心說也故聖有[illegible]氏之頌[illegible]之妙若此次[illegible]而[illegible]其無接而[illegible]之聽不用[illegible]減[illegible]此無[illegible]忘[illegible]人[illegible]于天而已始[illegible]故[illegible]以惑[illegible]身之[illegible]以不[illegible]道者以其智識[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其[illegible]去[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義道[illegible]與之俱也

循本 [illegible]其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illegible]言合造化之自然虛寂文武清濁

陰陽[illegible]其[illegible]節奏流光其聲[illegible]其聲[illegible]順而光[illegible]也[illegible]一句[illegible]上節[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其聲[illegible]始作[illegible]驚之[illegible]重[illegible]其[illegible]無一是[illegible]起[illegible]忽然而起忽然[illegible]而終[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常[illegible]盡[illegible]一生一死一起一偃[illegible]而一不可行當連[illegible]一串一[illegible]者不可以等待一一死起則[illegible]為倚[illegible]常無窮盡而所謂一[illegible]以等待一一死則[illegible]一生[illegible]一偃則一起[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待[illegible]行此所成[illegible]樂如此故[illegible]生[illegible]之懼又無[illegible]何可遲[illegible]之和[illegible]以日月之明[illegible]和[illegible]而有分一辨不即[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皆如也之其[illegible]短[illegible]能長[illegible]能剛[illegible]變化齊一[illegible]不主故常[illegible]言[illegible]在谷滿谷在阬滿阬[illegible]聲之充滿也[illegible]守其神而[illegible]隨[illegible]如之[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樂不[illegible]明[illegible]物分[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之大小其樂之聲[illegible]揮[illegible]其[illegible]高大[illegible]鬼神[illegible]其幽[illegible]日月星辰行其紀[illegible]各不[illegible]止之于有窮[illegible]之于無止[illegible]之無常[illegible]雖欲思之而不[illegible]知[illegible]望之而不能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及[illegible]然自失[illegible]於四[illegible]空虛之路[illegible]於槁[illegible]而吟[illegible]目窮力屈所[illegible]欲從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可及則[illegible]見其形[illegible]充滿[illegible]虛空[illegible]心蕩[illegible]以自然矣[illegible]又奏之以無[illegible]之聲所謂無[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息

之天命出于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發若混然歙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聲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亦散從不止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者能逆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其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據顯張成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自自然之命也無言有心覺者不可以古語形容而心自語悅也不有矣氏之選以見具弊外之妙也文欲贊之妙奧不可後故疑惑也夫懼則精伸爲之森爽若於君其然故曰敘怠則心力疲踢攸帝去之於以盾惑則知謂貽述故日愚既愚則可以人遠可以人是則可異非最矣因論樂手受遵也叟文宮役叔張樂爲疾之野無自無尾難以容看而經擬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許太師樂來東子家品葉隊宮者莆樂之一成其妙處息然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朔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查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魯之太師名金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行李云篋也蘇取草也眯司馬云厭也或讀作魘夢中修也魘顏曰寐啓樂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眯云者

【郭註】言絕聖去知之意耳無所將矯也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則於合時宜應治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宜然也不體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詳道】亦是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彼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莫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去其可賢於古乎孔子雅古以奮今非賢之也欲祿適以賈於所以道而已歸全恐天下之人溺於象迹之弊所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後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

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注 此皆許孔老以明祇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云也外無了而不行者中無主則知物亦無正已有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付有其質若與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綺飾撰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蘧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待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遊然一變無常迹也道逢無爲有爲則乃不義矣遊得蘧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紛也遊而任之則自才也求真則色不僞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所名次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乎于不貸之圃也含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操也無所繫以闚其所不休者亡其知遷而不知止測性命實矣所以爲戮人門弗開亡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于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之非陰陽也求之于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與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設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士固有之也道之在已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以外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怨之萬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逍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求易飽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來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是一無所鑒觀濁水而遠清濁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

怨恩生殺入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爲正也天門若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出入也以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新傳】夫道集于虛虛若足容于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能發門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發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于內若必行于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敝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人之所以出夫行于外者因集于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處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此老聃亦入道若此也終

【須谿】觀所多責古所睨乎此者古將掌而責于我一言不至於門者失矣一經所發以顧於所不休言子立理一篇所見三隱其旨欲之所不作者此以民其情

【副墨】更無湮滯也以是人命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遙之虛若其心以爲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云靈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闔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咂）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去）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吁）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脅）予又何規老聃哉

嚮也放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

【郭注】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憯然是向之以加其性故亂也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仁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漬耳泉涸而魚相呴濡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合其因循無方自是然已足也

【呂注】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憯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噆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古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

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去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焉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矣處陸相呴以仁義之煦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呴以仁義之煦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章未然果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爲撄擾其身則不深於其身可知矣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所戒反)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
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
盜非殺人自為種(章勇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
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

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憯(七感反)於蠣(力邁反)蠆(勑邁反)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蹵蹵然立不安。(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獸也)

郭註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若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言親疏有等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蚤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蚤教是以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兵有順殺不吉天下已自不而不失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殺盜非殺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後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呂註 老子以仁義攖心比播穅眯目蚊虻噆膚則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所粗者知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特五帝三王雖已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潛於蠣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不得所以非故蹵蹵然不安

副墨 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先使民親則親睦九族之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不得為黨也爭使獨隆于親而餘皆齊其民不得為萬也無決民心競爭也堯帝向賢故使民爭爭以相衆決烈後寬予聞之也孕婦十月行生子子生五月能言未至乎孩而誰何宜其天年禹使民心變謂能變乎古者人各有機心各有為以用兵為順事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至擬驚懼天下皆然故乃自為種而天下耳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之婦今也不然幾笄之之倫譽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女何言哉大宰與禮記大道為公一章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稅)
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
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夫白鶂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

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鈎取也鵠 審云鶴鴝天也

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類獸名出山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郭璞註即引莊子解之烏鵲孺而生也魚傅沫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也細腰者蜂之屬也

郭註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則以眸子相視蟲以鳴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可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而生之異不可勝騰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不感而風化也不命時道至人皆遊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道無性

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烏鵲魚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含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而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踐矣

呂註 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已而迹見於書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而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鶂之所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塞鶂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發而不以形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味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塞故也豈可以言議意謂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求速之問求其道循已夫置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齊心服形之際悟夫烏識魚驛莫不苟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洞然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求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苟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則為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衎其所以迹者其患常本此

管見 烏鵲孔乎有弟而兄啼四句作讀郭通然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之主聖人者與化為人則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觀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烏能之宇乳魚之傳沫蜂之視乎昔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尊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最當與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哉乎自然之理專宜之功耳

管見總論 本篇以天運地處感淪當荒祿日月風雲末行之設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無置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以天樂自然次論至於無親至貴身罰行其與事東法天運之義於全於天人相之張樂明大道之謂以奉陰陽行以禮樂天人化因立經之本也調理窮時太和萬物寒暑五官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實天機在五宮備財遣物書載陽虞發見不可以形為聲盡插天遂索到無非

至稱黍舜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孫道見巳陳之芻徇法度稱拍及之祖梨復祖裂周公之衰醜婦放西施之美此判夫良治實乎道宜其鮮在於不娩烏人上者信能禮道法天與化同運餘以最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數其蔑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與化自闢翻雷之妙遂棄六於棟遷而究其所以走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平人而禮合乎天夫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為充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反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怨誹非世無道怨已不遇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頻呻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

郭註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屬已以爲之則不能與極而衆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新傳　夫山谷平世之士蓋既是世責形之人皆爲有我而已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慕是以各依下一此也故樂山藪者往而不能逃任郊處者人亦不能出皆於數存者居而不徒德乾于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縈將其憶而使然也豈與聖人同乎哉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慕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蔽發假於毛道而乃入于寥天一豈爲刻意而高歟非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翛靜穆然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閒歟氣柔真全而形未嘗存也爲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無而不無莫知其終而至道自具居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五故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　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易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然後交物夜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先累者畏然與江湖但住也故不虧全而神不虧者夫不平不後者豈能傷其形哉所德其夫於內也大行在自然而運動者物化與然無所係自動靜其心示竹之陰陽感而後應與所唱也道而後動會乎乃首大示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付巳也天理自然和故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足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與患責責淨死休此然無所借迫不思慮行之天理也不豫謀理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任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與所欲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乃與天地合恬惔

之貌也至德常遍故精無所繫靜所者不可與人治
其心豁然確其乃無纖芥之凝虛之至也夫物自來
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者
雜乎冥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乎則不反易
則不戮恬然無知恔不交物於讒毅寶無為者
太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內襲之者以知
知物物交而紛生其間故也生律天行門木首生故
出不忻死也物化則夫宮死故入不非錯則降同使
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物不為留
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是忐為得先禍
始非感而應迫所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
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無
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若浮依無感而寂物足而應
發乎大光吾我號矣中有若而非行小變書多能藉
同也純粹者不得人使與所害沃德造深人所使君
天了也非業之情欲夫故為德之德謂覺發起感故
為道之過四者此起下於怨測害禁喜怒之末
形下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焦能
須刻亦靜哉聖人不憂以累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

之至也無所干忤若虛舟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
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惔之至若然則蹈入水蹈
火無往而非我順有
逆穴是為粹之至也

【方子及】忤與逆二字何所分別而兩言之觀虛與粹
二字可見蓋屬事與物無所忤自非虛靜
之至何以能之中心主靜無雜則自
然包含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司馬干吳也
丁鄒越山出名劍案干是有
巨谿名于鑄

【郭註】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
失也水之性象天德者無心而會也紀率而
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故
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者夫任物而動是
人行也夏劍者猶柙而藏之況其精用並行乎常神
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
神者故若是矣若是所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
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言其有無方而天
帝之不為也純素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
寂而不為於外則真也精萬物之真也與純為一非

守神也不違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
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
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
素也苟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
之鞹庸得謂
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
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參心而形視聽
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發心乎感
含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將宜矣水
性清平同自然也則不雜莫動之而只知其如此而
以譽閉不流為莫動則不流清流也天德者其象也
倘足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
動而以大行水之不以營閉不守為莫動之象也而
天下之方術有制于虛薄蒸不知觀蔑于並作之間
歸報于茫芒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也之
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於綴之柙藏以
其何之何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則豈止于越之
錄哉其名為同帝則其貞豈有劍之可寶哉乃不知
纏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為特之以天行

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有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為一矣倫則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眞人能之

管見總論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峭其意也矯俗苦節獨任為人下所不能為然說人之說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短以始難合矣故南華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長於之為亢以出遊之為修伸傳之為治果言之為則莫之之為壽以其有觀之似亦不能無為治然不失為則所以為貧者以其身為而不累於有與為而不能於無以為之可以為身之刻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乎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與之恬淡何由而生不先不後何由而背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物無於身輕重為何養神之功在中以柳藏于其立之於始於井刻意尚行之者之為殺之如神而世人猶昏昏若夢其名若實之間者知刻意尚為殺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俗學上舊有俗字今從張君房本)

郭註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不得僉顯仁義發中而順任本原若夫文明而不失其節則禮也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禮也而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各正性命而已則莫不復其一志之所安而彼正而蒙己德則德不冒物而物各得其性矣

呂註 以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則學非其所學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則思非其所思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又思以求之則以恬養知而不以是為貫其所以為知也若知而不知其貫一也故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則恬之在我者未嘗有為也以恬知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矣若夫在德則和在道則理無所不容者仁也無所不理者義也明而物親者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者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彼正而蒙己德則德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夫在繳開矣以復乎是其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其德則和而行於萬物若直則理也德之體和則其用無不容而為仁通物之也中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為義其德不得已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則為樂外而文之則為禮也禮樂偏行則不能無蔽蒙之患已德而不冒則物必失其性矣天下之所以亂也以其能了也

筆乘 已不可以求復而可以求明俗學不可以復性而可以致明俗思不可以致明非學非思則何以復性何以致明曰恬以養知而知以養恬則恬之中自有知知之中自有恬恬知交相養是謂之覆其本體而已矣於是知為無知之知恬為無恬之恬恬也知也盡言性也雖曰學而非學雖曰思而非思者也又曰以恬養知者未嘗以知易恬也以知養恬者未嘗以恬廢知也知恬不二即所謂無知無為者也恬即知知即恬之時知在恬家所謂知之以知無知之知也無知即恬之時恬在知家所謂以知養恬也

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以之出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枝葉莫不由本行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于性而求之禮樂則下末忘本失靜于外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孝禮樂一出于為其德知恬交失其所德枝而為仁義禮樂此學術真偽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以心與心識知為句舊註非

郭註　有為而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與一為而不為故致斯弊也然而不一言之失一而致衰之漸也故推而下之至於其所安而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得其專者也苟全聖人之道而得其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世之有善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行者違性而不全也善者有善故江海之水不得其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命之本也乃去性而從於心故民始惑亂也文博者心質之飾也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

呂註　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世即所謂混芒而得澹漠者也人人自至一之妙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　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夫有情乎世者必由其道而與道相由者亦有世之所由也夫隱士者不能自隱乃由世之不由道也以求交一相喪之時故道無以興乎世世亦無以興乎道也以身之不得其時命大謬也自隱而不隱者隱於其不自見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者與世交相與之時也雖復起身以明言以求之時命大謬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故交與一無所復言時命之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焉言之而不窮也若夫時命大謬則不可與世交而一之時也故無以興乎世而聖人未始不存命以天下之故其性命在其自一之時也

觀之以道之甚於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則為天下由其德不衰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也故為道者當聖身而後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數者也自擬聖人而以為真而其言所以迹之不足以盡萬物之本不足以至人此言所謂大道之衰而有所謂善則不合仁德所行之所謂不知至者有所謂行則不貴其性之自然則有所謂善者仁義道之出於性而從心則不全其所以為道也以上言世道之衰亂由人之心不安性命之情而從其心也以其心知天下之天下大亂而其世欲其所以定天下而不知反其性以天下而求之至一者乎以為天下之所以治者非也或以文滅質博溺心者之患則亦知其所以學博則性而反其性則可以復其初焉若禮樂刑政行之於天下豈其為之理哉明可學

廣故深根寧極而待其所為此所遊之時以不貴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隱日吳之知固已隱矣以自隱於山林者為時命大謬鋤其草好身之遊是也深根寧極而待者不可以知知之也以存身爲若此而已矣然莊子之言以窮然於時命之不患盡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夫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存身一竹行身非

【郭註】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立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其途德不小識堪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求不可圉去不可止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曉然所得不知窮之在己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憂乎已亦無所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其所倒也

【呂註】存身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也必應變而不害乎外而有所得

此隨其所與不作遊於物而物無足以累之此存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以其無少損以趨世於道而不得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則性命軒冕窮約之樂則哀已失性是爲倒置者也

【管見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邁絕學之見而苟世俗蔽失其本性欲於俗學亂之以妄思末爲矯異而妨道高匪夫益之以學真人又慮學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以思索者憚其空無求所致力以求其載也不知用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雖然事不得已則當括要在審其宜處之以道事之來則知去則命存久久調攝二者俱化精神應變見世人之性命於存身歸根復命之本由是而不知其所以然矣令自養大歸其德而無所用而化之聖人所以後天而不可復得自然之妙而自然後其身也寄之去來無容依據以其日蒸之爲有身所以存其樂全志得有超

下軒冕之樂者人患不知求耳此重賢愚騷以自全之道也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以大方之家鄙

郭註 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大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

矣此莊子所以斥依上也若大觀大而不安其小說少而自以爲多累於賤負之境而動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陵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超小大之虛特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註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知至而有道大道之驚理未兩涘不辯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則流至于北海言猶理而末則必得其所歸所望洋皆于大道無窮之遊也拘於方所鎮小大之涘徐之所專東趨於數則方所之動相大遂者於此出涯涘而觀大海而方之吞故可以語大理也爲其加丘毛之而之不爲照通之不大小吁吸凡承之數於之也計四空海上人軍旦萬物若王之八任士之所憂勞不通若存知第之人爲博下大負無方觀之變其多而小其置量盡語哉

口義 涯涘也非涇涘之涇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掏墟萬府焦皆不知春秋之知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名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大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亦是一物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極言世界之小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士任事之人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覺而觀之知其遠近大小之物各有定也曏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悶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塗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呂註】道觀小大豈有定哉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曏為曏今為今未及古古而今已為則所謂曏今者豈有此哉蓋夫曏今之皆故則亦不悶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自年之壬則遙而時者也豈徒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探而取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與時有始有終而有不終必有始須始要終而明乎坦塗故生不悅死而不禍知也故知之不可知也明乎物之所謂不終始者生時有知未生則無知則所知者不若其所不知也之時也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管見】人兼知物量時分之無常何終始小大多寡之者考明今故之不停理可見是謂歷時之久擬謂推移之運不悶無厭其所生也不感無求奇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知之不若無知不若未生其為也人不務其知而求妄於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涯追無涯忘其分而務外在己之利不以目前之何以窮極理細大之倪哉其不若無知以得決之何異也不若未生之體不願人聞之務是也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其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孚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無形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

大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
行也[illegible]
多其因任其動不爲利者應理而動理自無害[illegible]
門隸也貨財弗爭不能各當於理而[illegible]
斯不戮也人各使分定也不多食乎力[illegible]
事不借人食乎力也[illegible]
理自無爲行殊于俗而自殊獨無可與[illegible]
殊也不多辭異任理而自殊也[illegible]
言從也衆之多所爲而自直是非[illegible]
同於衆不接於心也知是非之[illegible]
聞得也者任物而不物於物[illegible]
得大人任生物於而已矣[illegible]
其分故實也夫任類乎無不可[illegible]

呂註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illegible]
也自細視大者[illegible]
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illegible]
分乎其可圍者數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致不寄[illegible]
行不出乎害人[illegible]

則爲不爭[illegible]
以爲事辭讓[illegible]
其是非[illegible]
之是[illegible]
全所[illegible]
慮[illegible]

詳道

大人之於天下也以道不出乎害
人之行[illegible]
[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
自大視細者不明自細視大者不盡[illegible]
[illegible]
於無形大之不可圍小之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

無成實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
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及形數不能
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之爲先所不以仁恩自
多不爲利動而不賤門隸之人皆[illegible]
世俗以至佞諂亦不[illegible]
非小大不足爲[illegible]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
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
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白公

[illegible]

郭註

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
道之所錯綜而齊之名也貴賤不在己斯所謂
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
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
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觀其差而不由斯道則差
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爲彼
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
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

爲我之功矣[illegible]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所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所然而然所非而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illegible]以堯爲道者[illegible]以讓爲是[illegible]白公以爭滅[illegible]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

[illegible]出者皆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代其德是為謝施

郭註 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變則不齊於道無私故所施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之所同求也內無畛域者泛然無所在內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無方也萬物之分齊其短長故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但當就用耳變化日新未嘗守故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 為學者必以貴賤為分於物有貴賤者之所以為其宜也於所謂貴不為貴已非為賤也則反當知其故有在而反無物貴物往

志則直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亦非有少多焉私而行之以一而為所於所無一人無所獨與道參差則物有之若無其一也拘而不能行其無私德無所畛域與方之域無大人之塞不參差而當不盈虛其所以不可一故與道參差形所不位乎道則所終始之不可舉時不可止故不知其始則不盈虛其理也終始故則何係心於其所以為變化知分之不敢有常則老年是以大道之終無窮也若是則何係心於為安不為舍之所以大哉若聚若散言物之變化之理寄之物者聚散之間若國將日化之謂化安非之去化之也謂也

詳道 行者天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嘗有常貴賤之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子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呂註 貴賤與事而反覆衍行無常分有數之少多其施宜也則不久以德也道則不私則不嚴殺福則不久有所畛域則不專凡有方則有承有(?)翼之而兼懷之德其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與之忘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變忘之紀於夫物所以不生無所不化其安如驟之陰陽兩四時循環消息自化以容心於為不為之閒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狥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 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生者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己生乎故生之理者必能遺生而生生成之後故遣其知而反其理神理者必不為而自成矣知道過分之分不以物害己雖人所安亦不能使其適物則不能若此非謂其薄之也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無不適則不能若寧以所安為害之所遇也謹其安危故就之察寄去就莫之能害也知其不可逆也非不以害為害故在外故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之所順者在內而天然之外之分皆非為也在乎天然之素也天之知在行而不出乎分者所為者至矣明於內外者任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行而不出乎天也

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蹢躅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而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復歸於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爲名則過也反其眞者直在性分之內也

呂註 任物自化行道也河伯不悟乃問何貴於道邪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實於道者之事而其體達極致全於水火不害寒暑不能害之者固知其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寧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奔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然於大就邪人之所畏不可不貴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蹢躅而乎德反要而語極則而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乎是謂反其眞則其於道也苟持知之而

已哉

管見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驟遠近漸發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更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而天人之息爲還眞中寓虛甚者有拒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審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背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徐而無方不踰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眞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之眞體會而無所復問

夔憐蚿（玄）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上初案反 下勑角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司馬云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爲神遊外）

郭註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

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然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 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以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爲易於蛇無足之難夫然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向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于自然若可伯之區區計夫貴少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眞知也哉

詩道 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蚿憐蛇蛇有有夫觀無有爲不足故憐風風蓬違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可故目憐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郭註 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聖也明夫勞通然者言無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安任不安夫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

碧虛 孔子遊匡宋人圍之誤以爲陽虎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勇者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扶還旋虷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蚿赤蟲也蚷蚿蟲名

郭註 猶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大之不遊於

小非衆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若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與窮苦非辯察所得非其仁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老莊為一而知不知此觀之亦然無所容其象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大極之上無南無北無東與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之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無此無西始于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中和出神而遂於與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賣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子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闚天錐畫地之意也

【口義】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蛙井中亦蟲也坎井之地虷蠏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埳井虷蠏與科斗利生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須盡矣莊子齊作千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適適人猶驚驚也齊小蝨也跟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於天言其見超高遠也奭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不可也始於玄冥言存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闚之與觀之闚中所見之狹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濮陳地水也先喜寶先言其言也

【郭註】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生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反時之愚利而忘生唯一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管見】此子辭召以神龜為喻言高尚處己二鍵牛以人語一般宕於犧牲一優游於小水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搜於國中搜兵也鵷鶵鸞鳳之屬也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副墨】食也世之遊心情觀世可發一笑非生且為子甚奪已鵷鶵練實竹實也醴泉甘泉也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當令見怒而嚇又何足以語鵷鶵腐鼠而嚇之味梧高潔之旨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欲正子謂子非我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是以辯之本言其本無緣相知則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其本吾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副墨 是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雖同類也尚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爲非類乎知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汝來求話析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料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道莛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嗜通物情者以此

李士表 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異物我之如此吉有不期知而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也於其先者無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池夫出而陽遊而來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肯以是爲魚樂下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一樂而不在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

無言惠子所好無問而發有是論者相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遣妙無以是直將使人丁後世羅物我其而者之蔽耳物皆自有其物以莊問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乎固序我實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未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知魚視豕知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全得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矣獨濠梁之上觀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於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管見總論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喩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皆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訓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倚喩人以才知短長爲悅衍而非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向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幾孔子遊匡[illegible]臨難不懼知命由道衍川匠人所得制也若爲櫛逝且[illegible]何以身聖人之勇川瀆滿驚即前河伯南若之哀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崖陋辨知有聖賢在能強欲企羨猶餘乎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數將之濠萬殤連之不行也叅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實則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是怪而藏言辯之未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自喜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莊子翼卷之四

莊子翼卷之五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存）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晥）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illegible]

郭注 [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

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俗之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後必知至樂無樂則時俗之所樂非真樂也不與無樂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爲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孰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 莊子之所貴則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illegible]天行處於哀樂之際而盡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 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上寓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喻介爲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是之蓋如此

術本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莫若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息休息之處因感見人不能如黃帝之昇仙而死也[illegible]傷悼乃謂人猶置是也[illegible]支離以生[illegible]介叔[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之人不得之閒意想所致[illegible]有瘤也支離以[illegible]介叔[illegible]之文籍叔既惡之又問於故其意[illegible]曰予無至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大人[illegible]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illegible]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惧[illegible]之化[illegible]土親虐之化吾與子適觀化[illegible]死將及我人有死則我必有死又人之死何[illegible]勝柳之[illegible]恐於[illegible]文義不很貫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獨)髏(樓)髐(苦交)然有形撽(苦弔反)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

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 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 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因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皆所以爲一體根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有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無以加之言之至也

碧虛 好生者以世事爲累生者可以忘其名以人累爲勞唯逝死者可以累人所安

新傳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憂而死未必有樂然則無爲者乎其所以欲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偶體不存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有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耶未能忘形也何能

夫形則有生也有形而與物相靡則不能樂必能以全此髑髏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 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於外外求不得於內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 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體出也附窮室穴之味識千里矯鳴之味投汲則書易之發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適之變循實則隨其德之短長而不求過小之則不逃之變矣不齊則其分之大而不欲過之則不逃其所以然矣

碧虛 受命自然不可易其知之節然此又窮一事有定分可遷適其纖知拼引不爲大之鷙九韶如齊侯之所以爲人有賢者之與賢古今異能其間名實不逃之人有賢者而不塞義理適用則時去而不忘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舃陵舃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

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 未嘗有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爲樂果蓏果歡於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古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土爲鼃全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 遊魂爲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知也剖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有與之均矣攻果養而喪於彖乎乎果歡而說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爲物則其種果有幾邪說

鼃與蠙衣陵舄爲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鳥足一種蠐螬胡蝶其發也各不同視其所遇一種也或得變矣或以根以葉而爲蠐螬胡蝶一種也或以鴝掇以鳥斯彌食醯頤輅與黃軦九猷瞀芮之所生也或以久竹以腐蠸其生各不同知之所以手奚之於不箰久竹與不同一類也而馬與人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生情或以有情生無情也而一種也生有情相生亦有情以生無情也其生也或以情生無情而化無情復爲有情生於無情者莫不有情也其所未嘗生死則其精氣之所以爲見也可列子所言道哉

碧虛 萬物變化以其生死之端也故生其果亦其食也其萬物莫不各以其類以變化則盛而爲有生者是以生而爲蠐螬之與胡蝶一生於陵屯不生於水火之理也遠方斷土其生各有所異其生也亦各不同不可一槩論也乃升而或化爲爲蟲鳥之類又其變化之間者亦各不同也而爲一種名異實同者又其名爲同而所生不同若物相生而爲蠐螬胡蝶之屬也鼃生水邊俗名草而其生於草者爲蛙若胡蝶本生於草其形若胡蝶飛乃化爲鴝掇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也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之蟲化爲食醯頤輅此皆化成小形者也

醯以下則有情之物亦變化以無情化有情如蠐螬胡蝶腐蠸草腐蠸生是也此乃無情化有情之物也羊奚與不箰竹老竹生青寧程馬生人人乃無情化有情之物也合而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蚌蟬俗云竹蝦即羊奚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之爲獠獲獠刺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鍾物成變難以致詰也

江遹 彌綸乎天地之間者皆一氣而已一氣之所運化而爲百物其遊變之所之更相爲而不可以有窮也故曰種有幾其變爲萬物一身之所更生而未嘗離乎其本也其所出入生死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乃由其變化而無所窮盡也其變化無窮而未嘗不同也是以萬物變化而不可窮也曰變易者大化之所爲也萬物之生死或以出入而終始以爲其變而莫不由此也故萬物出入於機而其所以出入者機也所謂機者非他物乃何所出入也曰出入於機者萬物之成形而以爲生長動靜不止則變化無窮故萬物之出入非可以人爲也

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變則一出入之機也出入而運一不可謂出入爲機則爲機也萬不可離出入而未嘗一出一入而萬物之出入於機者不窮天性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亦以此而萬物之出入於機也亦然故人反入於機以至不以人爲萬物之天所以爲萬物之主也

劉槩 萬物之機在是焉以知而未嘗有也列子之言其本在此老子之言本其生死而言之也不知其所以爲生而未嘗生者何以爲木之所以生其本也若夫生而有所變化者其所以爲生者未嘗有其所以然者也凡有生者皆本於此而其變化也雖異而同其所以爲化者其名雖異而其實一也名之所以相異者亦以其所生之異也列子之言其文之所以爲是也是以言其所以變化而生者各有其情而蠐螬之與胡蝶其生雖一而其形各異也一物而有幾種其生之類各不可勝紀也胡蝶之化而爲蟲鳥之類又生而爲之類也鴝掇之屬雖多而無有不本於一氣也又生而爲蟲蛇之類而羽毛鱗介之屬其變化不可勝窮也

蛻其狀若脫名鴝掇鴝掇沙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醯食醯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生頤輅頤輅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瞀芮遽相生方生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爲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與久竹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笋者一斷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程本作未詳萬物有老人皆見竹根者程生之別名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至今有史記者乃後馬化生之程始祖於有虎豹言長生之程豹生馬不可以耳目所限量而斷之於始祖於是不之以後者失之蟲天地以是之謂至生可乎自入於養乎於是

管見總論　是篇以至樂名以至樂而論至樂以...

於成虧禍福之機常倚伏所以繫世情於哀樂之汝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者於哀樂無樂無以人爲至樂至樂已矣哉盖而欲樂之所...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　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故爲養之而偏失之奢之而偏虧之則無遇乎莫

若放而任之則生自生而存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遺之者日新則不用棄之而所以逍遙者常自得其生也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不不爲天也合成體反以...

呂註　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

寧於天者反以悅夫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劉槩 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為而已之理凡可已者皆不得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不於外也不未知之所為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性者有矣果常相禮而不相離也上形非道也非我也形累有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此二者易是也累可去則事可棄則我於形有所從

循本 反之於天大天可不異此精役所役上文生者又則又貝我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悟物而不慴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

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 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之所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以無心為物之所制造於無所化之度宜於所受之分者也盡其性而窮理之於物以物役之以心使物者物莫能傷也已

呂註 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也知用不在於人性之所在於知者也巧果敢不可得與氣純之守也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其德化心所不服也不服其天則闕之形巳矣不忽於人是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江遹 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內則萬物莫足以易之此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為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天勝物之內藏水火猶處外可恃以為節片一氣之純彼知其不可於聽而內藏無間入而不濡火不熱自得其真也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知物之所始而未嘗有形者自生而不形乃至於太始又安知所謂色與聲者是物之形色而已非物之所以自生者也物者莫不有形形者皆屬於造化至於不形則是造化之所不能盡也獨正遠離形超化不至乎不形者是以命之不足以紀也深之夫造化之所易知者其行乎萬物之間而莫見其所以迹之不可以紀者也養其氣不知不見所行之情其迹易知而物之不見者則其性與之合其德則物不能入於其所始若是也則能止其性與造物者遊不求其神之不虧而神自全其天守全也

者道是通乎物之所造也遊乎物之所始也造乎其所以造則能天矣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神生形形成神故所謂其形不虧則其神之不虧也物不能傷其神矣若其形傷則其神不全矣是以形全則神全神全而不為物傷其全於天也不以其神傷其形不以其形傷其神此之謂全於天也知其全於神則形自全矣若其形之全不足以保其全生也人知其以全其神而不知全其形者非其所以全者也人知其異於其所以為全而不知全其形也其知之者非知之者也復其所以不知者之所以知之而其所以全者不傷也若夫人能知其所以全者則其真全而無不足而無以為長生久視之道斯可以為之物之所自始莫非造物者所以化也無所不化其終始之所以為存乎無始也止乎無所不造化無所不存乎萬物之所以為物之所化其天者也物之所化之物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通義 可謂天德可謂天德出乎生者生人可常也不可厭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居）僂（屢）丈人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橛一作）株拘（案）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厥株拘李云豎也株拘枯樹也崔云厥株拘斷樹也乃疑於神李作凝從丁文之當作疑今從東坡更定）

郭註 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橛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為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 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所志不分力若是而物已小轉之畜用而反莫適為

江遹 志之不分而累而不墜而取之猶掇則是而用其志以承蜩而不分乃若其所以自守之宜也夫蜩翼之於萬物蓋有道也而知有我之不以物易其神全於天者也是所以全其用而不以志分乃凝於神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 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耳。故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外觀之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呂註 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郤，不足以與此。

江遹 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習於水，游於淵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作矣。蓋不習於水，方惕然震悸，唯恐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邪？是以輕水者可數。忘水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抑亦忘舟矣，是以操舟而不暇也。步水為沙，若驅世[illegible]人於無擇之地也。唯有泊者所能輕忘也，故出沒萬變之中而不嘗有所畏，則其從容也暇矣。物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昏[illegible]巧在乎物，在外既已巧矣，以[illegible]有所矜，則[illegible]內外之分，等其金為巧矣。然此終不可覺，則矜所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舍我[illegible]其巧不可強為也。惟有[illegible]出於自然，不得其始終也。是以巧在[illegible]如得其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莫見其所[illegible]遇事不以巧而巧也。貝世俗之所[illegible]乃[illegible]人以拙者乎。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illegible]

拔舉如娣，高門大家也。縣薄，懸帷薄於門，則貧窶小戶也。

郭註 學者當學中道，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illegible]無心於中而[illegible]三者若得其名，必至[illegible]極[illegible]一人便大畏之，至於[illegible]之甚也。[illegible]所生者也，[illegible]入而藏則出而[illegible]

呂註 物有所[illegible]不[illegible]

陽[illegible]有[illegible]中央[illegible]其後者也。

循本 [illegible]之所行者不[illegible]雖其在後者鞭之以除既其內[illegible]於外[illegible]工從內[illegible]外既養其外[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內其中央[illegible]不入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

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直轉反）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腞楯，羅云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雜羽之文於盾上。聚僂，曲……）

[illegible]……以……也

【注】……聞則身亡，理常……耳，不聞人歌也。

【呂註】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以……不若彘……生爲之累也，……其生可以無累……

【疑獨】……爲謀則軒冕，……於金中……自……貴……

……之……

【口義】曰聚僂者……也，左氏宰夫胹熊蹯不熟……

之實……此義。

【方思善】……指……云字當作……所以……

……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熙）詒（怡）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結）。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蛙）蠪（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丑忍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云音聲……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則鬼無能傷，而自傷……病……

【管見】桓公田……

……

紀渻（省）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張湛】此以養雞喻養生也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顧嚮景接響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以己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乃棄不遷心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異之乃能使物不生忘其養之至也

【江遹】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為巽為雞之畜虛憍則散恃氣則發並未見雞而欲戰則不至若是則能無鬬而已豈能以勝哉故鬬者寓之曰未也猶應響影能不恃其氣嚮影之所嚮也是猶鬬之疾視而盛氣則弗能逐於影之衰見所疾而神敵之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所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雞弗與之鬬而心動於內沮於外但忍而不發鬬故曰未也故其幾矣之後雞雞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其內忘其氣外忘其形形忘雞雖鳴而不驚其神全矣與猶木者以異哉則人爭之使其敗於雞故曰全也天下之雞所莫之敢攖及走而吸若老聃之降胡孫子之服門人也心為鐘宮於會為未雀聖人壽之義於則吏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飢則翱翔八表唯利是爭不食則不足以滿其欲不爭則不足以求其欲至於疲而後止悲夫

【管見】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鬬已乎莊文恐略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與臍同左氏噬臍亦作齊水旋入處也汩水涌出處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己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張湛】呂梁在今彭城郡彭城縣是絕水呂梁始乎故者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遊則合其德於道乎物之所遊或其無所往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其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則其所以然者不及也人苟無其性於水

【江遹】於陵生之蟲不能易之性也人乃生於陵而安呂梁之疾大人水性能若人之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於水其性之所安不能至於雖不知其然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之水不能至也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不能於水之道而不至於命者夫人為者所謂得之不以若是之人川者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者夫人為者所謂得之不以遊是之妙者矣也

【管見】此承丈人之行水可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道不為私人以水不害也人之處世從人之而不全於私者之害則是理以久物安往也我與水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以久成自然於大者也故此章即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處與吉也其為涉世之塗乘故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鐻羅云鐘鼓之柎

【郭註】視公朝若無，則敢懿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作人名慶。鐻，樂器之名，一名鼓，象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木[illegible]氣虛一而靜也。不懷慶賞，去我也；不懷非譽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今而與天為一，故能見公朝若無，而外事之者泯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推之以求之，推已之天以合物之天，此器之所以疑神也。於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故馬力竭之後，則爲適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依矣。

【碧虛】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必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職敗成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攻致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管見】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執於此而成文於彼，喩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而反謂馬不已而竭其力，馬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將及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蓋，過也。任以手旋而過於規矩，倩之至也。

【郭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呂註】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盡與之合而不留也。指與物化之相得若化也，則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矣。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以此者，皆不心照之靜與。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識適者猶未適也。

【碧虛】忘足忘要，未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亦猶工倕之妙是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烏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安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窾同小竅也啟開也款啟言小見也

郭註 忘肝膽遺耳目閒彷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恃而

爲之任其自大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養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呂註 此篇之旨在乎有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管見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 [illegible]

新傳 [illegible]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達生之人 [illegible]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馬云事可傳行也

郭註 以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通耳

呂註 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大愚不自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哉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之為體不涉兩端方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遊者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執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上或下而不可得而毀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不因於物乎不交分也若是可物物而不物於物則也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見浮遊得其所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行欲無譽者首處之鄉乎其

須溪 離之致之挫之議之虧之皆人情所樂也此為人所忌而謀之不得與人且欺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illegible]

無須與離絕[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其次虛己以免害一也以皆國爲皮者患之所生去而不能忘其國也盡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

[illegible]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illegible]也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其足行迎來勿勞勿止獨來無所把曲傍無所遇而
出乎後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
所敢乎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
者乎庶乎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循本 述一而已若有作為便歸之以二矣故曰一之
間無敢設也何乎無威之設庶乎無心之覓華
乎若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彊梁不順之人委曲
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
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
斂之事且然況以人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云翂翂翐翐，司馬云舒遲貌。迫脅，謂在衆鳥中纔得容身，而有所附也。之至也。

郭註 聖人無好惡所弘大紓緩又心無而後不敢為前為後者常寄處中也食必取此者明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羣俱也患害生于救知乃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恐小異則與眾為迕矣是然夫同則無獨異于世矣故夫驕恃乃宜宜之速亦將寄言以遠迹故因陳蔡以托意情功名以為已成者未之害道迹故眾庶名而還之寄然而自行彼皆君然自行此行耳自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乎狂無心而動故也功食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志情任彼收攸各自偷其責也寂消無懷乃至人也故同至人不聞窮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也不亂羣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與益寄言以極推至誠之情任乎物而無安害之地也

呂註 翂翂翐翐則雖務不案似無能而非無能引從而泝迎勝而援則點猶不情已於動此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生而陽無入而戮也食不先嘗見取其緒饋乎不乎之地指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患也知功名之底安有虧而去之以還與眾人此大成之人所為迹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猶狂妄行也不為功名而與眾人也此所謂有道者所以有餘者天下之陳蔡之厄以處之并不足於此亦知之術無奈何此學仲尼者苟不知存所謂行也不斥與眾之口入其有至揭日月而行而不為功名之所累亡與衆

循本 道而不不求居之而不名實之句停句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欲以[illegible]當此哉故後來解者困之中者六字不得[illegible]是當五得體之[illegible]明此[illegible]文義皆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假國名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希謂貨財也眞令疑是其命二字誤書耳

郭註 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絜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不能害之[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疑獨 [illegible]

口義 [illegible]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

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 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

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爾則[illegible]吾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則不[illegible]不知順寄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illegible]天而不受其損也處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illegible]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illegible]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若命非[illegible]取之有謂賢人若[illegible]之取[illegible]取之之畏天人而入于外[illegible]天下樂人所以[illegible]天下之故天下[illegible]益所以為天下[illegible]自然矣人也[illegible]而聖人要然無挫體內安俱也

呂註 猶叔氏之風猶是叔氏之順已自無已而順之則是叔氏大愛之此是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尊今之所以大發而已安用廣己以造大邪無始而卒正以待今之人與天一也安用體也而已安用安已以造業物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為始卒為人人若莫不在之矣天也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閑

無受天損則與之遊[illegible]不取易也齊天命之而[illegible]所以為此損而去之也益之為此所[illegible]君子於四達者以[illegible]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苟受物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非畏人而襲人間社稷[illegible]之所以為益所以難其終也此[illegible]知其無始天下之[illegible]者以[illegible]若有也人若化其萬物[illegible]能其為天以天之人而不化知其有也體逝之而所以為天

口義 木無乃也[illegible]其數無節奏也[illegible]策也角[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以尊我之意[illegible]而不傷人則入於[illegible]所以受天損[illegible]而樂之[illegible]也無受天損故易人益之[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也不容不安故易也[illegible]窮塞吾也[illegible]運物之泄[illegible]天也與時俱行不去與之[illegible]與時俱行之[illegible]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illegible]吾命[illegible]

以集無外者無有不取人而有[illegible]致無受[illegible]此造化之中人之行[illegible]其生有[illegible]物[illegible]故曰吾命如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也[illegible]之功[illegible]天人有[illegible]所得[illegible]性天居[illegible]性也[illegible]

副墨 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安者[illegible]受者[illegible]到[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

有在外者也如莊於尸又不空處因不爲嗤謔乎也口實亦所不願其與人甚矣而不能不處於人間則以社稷之時則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耳然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注多謬騶爲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名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司馬云雕陵陵名也樊藩也運寸可同一寸也殷大也翼大逝難目大不覩見人不避故云不覩留司馬云司其便也誶問也三月當是三日以頃間猶言比日也俗習慣未以從其俗令

郭註目能睹翼能逝此鳥之眞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夫相爲利者恆相爲累二類相召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淸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爲戮以見問爲戮也夫莊子推乎

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鵲之不覺而從其目之好是守形也因有所見而忘身也虞人之誶足以爲辱是忘身也對與物交即濁水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迷亦以無害而是人之所以不可不然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司馬云陽朱也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所而可也

張湛云驕盈於人神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誰能距之

新傳夫欲全其性命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乎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此外忘其形而兩忘美惡也是莊子爲不全其命之情之故莊子於此終言之

江遹美惡之生於妄見其美也以惡非眞美也以其美而惡之亦非眞惡也故貴之於逆旅之人者不以其美而賤之其不知其美者也所以無往而不愛也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知其美而去自賢之行美

管見總論大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而鴈以不能鳴而見殺是皆以材不材論也然而世之於物莫不相爲用窮通壽夭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同謂之何以不材而免也則以材而死也非故不免乎累者適中路然欲避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

辯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消遙。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趍物而無累。去文皮可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卜。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祗斂而處之。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諭束於之。厄不若鶺鴒之知。螳蜋蟬鵲不知挾彈乘之。其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作何棄擊。甘負赤子而。翟帝舜令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爵而不待外。物矣。本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猋氏。明處貧而。非德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直以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朔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儻然失志 貌土梗土人也

郭註 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以清虛正己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者。自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真物也。魏真為我累耳。知

至當者以人爲累也

呂註 其爲人也真。則真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本於須臾不緣物。真人空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事寡之間。使人之意也消。則所改者不在言。爲之所事知仁義則不言與。謂是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之所反。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非學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 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其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節也。見之而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 進退成規成矩。則儀詳於前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變化出於無閒之外。諫我以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禮義之間。此所謂陋於禮義而陋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見

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撐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

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瞠林云直視貌無器而民蹈乎前謂無名器而民舞蹈其前也

郭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効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化恒新也不知

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身與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為哉知命不待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日與夫變化不可翻而留也雖親情相于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女去忽然思之恆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之以[illegible]不問乎之[illegible][illegible]未有得介者有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進乎言乎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嚮奔逸絕塵而回駭若乎後矣心未嘗之者不知有死也則心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東入西物莫不見及生日有目死對者有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東嘗有有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者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終以是而已

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既體所待以手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夫死吾所以奔速能虛之受而莫得是語若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首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死求之以為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此馬之所關而非馬之所居也吾服死也其之[illegible]物謝吾者與有死服吾者亦其定則所謂死者倒有無皮夫以甚大為患甚雖忘中故[illegible]吾有不云者得[illegible]所謂奔速絕空者月見矣

循本吾賞女交一可前失之[illegible]即無有而不與二三[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以此也不死今以為不可及是我不習稱[illegible]稱[illegible]其交行一解而相失豈不可哀也共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見[illegible]之可見者耳若見也彼夫于自彼也收以[illegible]書[illegible]虎夫[illegible]皮求之以為有如求馬十患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均之[illegible][illegible]竟常有馬成之云中唐有覺以中[illegible]精庭中時盜之馬之建庭中有絡以使馬之出入也漢其建[illegible]宮也有唐中數十中燭雅科[illegible]賦序云[illegible]深零其庭體泉流其店珮周兩鄉[illegible]前唐中而後大夜皆此唐[illegible]服佩服也吾佩服死之言與

汝殆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
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故吾
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
無得之得即為真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
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

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
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
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慹一馬云不動貌說文云亦也日將卷不說也

郭註。慹然似非人寂寞之至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有而欻有游於
於物之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凡口辟故
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
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也出天發地言其交也
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
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
散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

遊至樂無美樂也死生亦小變耳無其小變而不失
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貴於隸故棄
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
而我與變俱故無失而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
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修不為而自得也醯雞者
甕中之蠛蠓孔子謂此言全于老聃猶甕中之與天
地矣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
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遠之議乎
其將而已至陰至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莫不有是而為之紀
歲之為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為
之終始其形而已則息以化以是而已生者死歸始終
無端亦以是而已則何所謂物之初皆始是也夫
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為至美至樂也天下
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可是而喪得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
有小變以所貴而失吾所貴者我萬物無極
亦矣足以累吾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故也

新傳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樂莫大焉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主美出於道而見之以全美也能入於道則可以全於命至樂出於命而至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得也能不隨之故曰全得至人而人遊乎至美至樂之間

碧虛 欲古內口又神離心二始出其宗也乎下藉陽之氣乎上二進之萬物妙化而已入寥遊於物之初未始出其宗也獨謂其衷稱羈紀也也而不其形飛有數明有常其有是乎無纔而不說其功用生有莫知其始無窮冥無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其方以遊是者物得之得其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變化所以得觀小變又何焉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自其同者觀之則己之所自寤痱其外化而內不化故視其身與物無所變化有患譬水之於汋也熟貴而利我者所遭為至樂

人無業豈假修爲有所修能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子自喻以說去濃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列一作方緩佩玦者言其行詳變而

郭註 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佩玦王也司馬本作緩號流令也

呂註 莊子數假孔子周學以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人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者非至道之實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 內得者外事全也

呂註 以外物入其心而能全其天者未之有也 百里奚不得政丈則有虞氏之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儃儃然寬閑之貌般礴之狀將蠃裸同

郭註 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庾斛不敢入於
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顔
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
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
循斯須也 偏案踦李云一踦偏也墊作所也散羣言不養從衆也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

也六斛四斗曰斔

郭註 非持其釣有釣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釣而已尚同者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羣[?]者言衆然自成與衆務異也斔斛不入者言[?]大下[?]故能同律度權衡也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而名不得[?]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之言任諸大夫而不自任也盡之也斯須者[?]之[?]當怡末悟之[?]成之之衞[?]以合[?]大[?]也

呂註 斔斛之數文人之足與爲政[?]之於其釣莫釣之閒之學之以夢斯之足以卜[?]不卜首上[?]大臣父兄之又安卜然百姓之無人也[?]無更六典入法[?]於人乎其爲一之之道也御令無出則可以公之[?]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列[?]其所固之[?]則[?]先工之[?]

碧虛 [?]列士[?]直釣[?]以爲常上壞植散羣[?]國[?]則[?]慈[?]也長[?]德謂民[?]斛不入竟[?]氣[?]同[?]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業

循本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享常垂釣也非是釣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也不求異于人也此依倣呂學之事[?]不明言其人耳

劉槩 理明於權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民文王盡之也一代直道必託夢以信信大丈人哉蓋知道者必達於[?]是[?]高宗之所顧乎有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同流至誠之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其神四達之夢有天若不足哉莊子之驗天人之際[?]奚尊[?]夢[?]以爲文王欲明[?]以驗令故假夢以信乎人[?]者[?]用[?]丈人之論以推[?]說之則[?]

管見 斔之夫人上人字讀作大大山始皇不刻文曰御史夫夫蓋篆文大夫夫大相似耳植者[?]無隱云[?]當猶木以爲界如楡柳塞之類植壤散羣則[?]成[?]界作[?]對[?]一此[?]常[?]之[?]也考[?]證上燕王

書云[?]臣之[?][?]以[?][?]爲界之物也[?]界[?]於[?]之[?]水[?]植以[?]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
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目[?]司馬云[?]也恂[?]云恂懼也[?]眩也[?]承天纂云異人呼作曰爲恂凡

郭註盈貫謂溢鏑也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適矢復沓者矢適去復歃沓也方矢復寓者言前矢去未至的復寄杯水于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眾人謂不動之至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於滿之至肘措杯水于上之至前矢適發亦復沓方矢復寓而在弦復沓則矢往作沓遠方矢用與虎矢言其羿後手猶而不疑察人謂其用志不分比精之則忽不射之射則所習便氣之中非知巧果敢之列趨登山臨然而不動且心病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內其空也

江遹射之射所要者在能不射之射所以者在我射之樂方可方不可不射之耳無而無不可者其德象人以其無所懼也及其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矜也夫山之高不之危臨之深無心於害人也至爲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雖其貪生外然矜者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為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于喪生禦寇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懼哉與其登高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凡謂所入者泊氣不變以此而已

筆乘羅勉道云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于弦上也范無隱則謂方矢鏃方身之方在也言惡說之矢已寓于弦非寓杯水于肘上也郭說爲非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以為天下者彼我有失而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而不能于己忠無而可充滿天遂哉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放不於己方然而放于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之入則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其之無窮也

口義令尹之貴在令尹則貴矣我無資我之可貴若在令尹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乎亡乎彼焉壽國卑所高肥遐想于天地之彼安知人之所以貴者受哉知若不得說非言可窮夫人不得貴人不得劫非可以整天下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按左傳凡周公之後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

無矜乃常存也夫有亡更有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呂註 天下有長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管見總論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虛德晉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學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乎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序迹之儀不在乎諄諄訓誨之間顏子歎超軼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心物初而孔子識其道人獲立其服於前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辨乎然非因儀以測則無以啟後學故詳及于陰陽成和生物之所由其前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於物之深心也。末云公謂魯多儒上與以衣冠取人于捨其行實服以身之及其嫌于區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累學之易良衛經昭昭其可數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雖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教三已而無變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雖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死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論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墳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郭註 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損華偽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illegible]為矣物失其所故有萬物[illegible]大人以生死體合變化故化物無[illegible]不以生死為異[illegible]也吾何患哉[illegible]生於異也[illegible]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illegible]以其知之也[illegible]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

呂註 道無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而在我也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illegible]則為而無[illegible]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illegible]是相偽而已所以為[illegible]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illegible]於無為則仁義禮[illegible]不絕之及無為而無不為[illegible]其為物也則已有知故[illegible]根於無[illegible]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則知萬物之始終無終無紀聚散[illegible]

碧虛 則物一生一化也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人以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illegible]者交[illegible]以知為是不知為非[illegible]知而後[illegible]無為[illegible]大人乎[illegible]忘生[illegible]

筆乘 [illegible]此一大事耳[illegible]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illegible]無言無說[illegible]是為入不二法門[illegible]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今彼盡得一本作合彼

郭註 無為者任其自為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自化而神明不奪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不待為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也[illegible]昭然若存則亡矣[illegible]不知其所以然而然[illegible]可以觀於天[illegible]

呂註 理也[illegible]觀物[illegible]天地[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聖人體天地而無為[illegible]

根也帝散而判物卻物去去之長行出圖之道不斂乎故大徐六合細入秒毫莫物物日改而日新陰陽俱運行有序若亡而存倪忽有物也入所行冥冥所見其本根者也求集然莫人生于不知其本原所謂本根者也求之于地不又故反其所知知之於是謂靜根歸以觀于天矣故曰可以觀于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李云瞳未有知貌

郭註　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無心之不可與其昧獨化者也

呂註　正形則一視一視則無妄見故邪氣卻而沖和歸也攝知則一度一度則不逐物則神來合則形而不離其德美且充而同于道歸則止而集乎虛其不知其所之而未有生之也而形之無其實知人之其實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心形槁木之敗而死灰之也其有之遺之言也生之二者不可以其端者無求其故未者也

新傳　人之所勞者形也汝形不見可欲則無勞形全不可見則知復形全精復一則與天為一也無思無為則汝知無思無為也則汝神將來舍不損不益則全純之虛為汝之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又安有不能之論者哉汝者舍于其故不知所以之求于道者也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一也

方思善　言與物俱化日新又新今昔相推便為陳迹新字初也此無累與道之要故齧缺睡寐而心得之也

安可求而得之邪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丞碧虛音義云古本作丞舜師輔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則丞

郭註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也況無故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夫至于行亦然

自然結聚也行處食皆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　天下之物得相有者莫若身莫若身之所有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也生性命而天地之委和則不得有也汝不能持其成生之所本者又安能持其安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之所以知其所往處又安知所持是故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所食安知所味而天地之委

江遹　道也之下有身是為一身天地之彊陽氣之積而欲知有身之有所以一身而為一也而後身斯有生身天地之委和有生可以有身一道有本也繫而常為大委性命出于天地之委形天斯本生于性又先天地或行或處或至于天地之委蛻或知其耳或形或行之于彼而我實於我為天地之委蛻其形顧若影則知之所謂吾身之于彼我曾不知夫彊陽則我與之偕矣身之于形也彼彊陽則我若影之于形也又胡可得而有邪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若無身之先而可乎道也舜古之大

[illegible]者蓋有不得已而[illegible]記言如此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危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陰醷意物也雖有壽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

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illegible]弢弓衣也袠衣囊也

【郭註】[illegible]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illegible]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illegible]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道則天性全[illegible]

[illegible]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illegible]

【呂註】[illegible]

生來往無迹，四達皇皇也。入而遂于此，則休乎萬物之實體，恐遠其用無方。天地萬物之蕃，非生成莫非是物也。夫博非知，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illegible]

補註 [illegible]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 [illegible]……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物之不物……

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 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甓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無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為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履豨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求物以為無非所以為無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無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無何有之宮有得其同合者則焉有謂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有嘗相與於無焉則疑莫調問者莫不復歸其根參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窮有物而物之無非道也故彷徨乎馮大知入焉而不無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無際小大不得行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閒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從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為盈虛者道也彼為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為稊稗螻蟻為瓦甓屎溺者離散

循本 期若足言之也質本也所問之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屢豨者市蓋買貴以足履豕而知其所兩者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市屢豨胖異豨而同為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豨者從豕之上體而屢及下體每下況比況而肥瘠見矣係以兩臂齊為豕肥者是也所言愈下愈其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副墨 豨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豕之肥瘠蹴其臀則可知臀物之底也故以為下以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哉曰汝惜莫皮諸不見於定道在何處天下若有進乎物而得謂之道者是見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知所偏成三乎乎異其指一也終日說玄說妙卻亡物體其道不異雖與我以言言道乎以問問道皆非道也於與乎更道一出道乎無行有之宮同合而喬無所終窮之學受同今則其說無欲乎乃無閒無為乎處而靜乎虛而之而論而所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生而寥然所莫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甚然常往矣其有去來日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而不知其所止

其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其為會諸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行似則彷徨乎馮于閎與之野入于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矣大知猶言大道也所謂與乎道乎無有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知此物物之道也道猶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遠際有際謂之際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之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將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之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謂任故不[illegible]蓋爽兒

方思善 周徧咸足言則理一之於寥已[illegible]為而其莫論乎則至矣寥已者數其至處之謂也不際則知其所窮何窮則不知其所窮不入[illegible]所窮者在物者也物物者彼也惟然[illegible][illegible]盈虛處虛衰衰殺殺而非盈虛衰殺也所謂不齊之齊也

妸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移。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郭註 起而悟夫盛之不足繫故還放杖而笑也自吾從下皆以至言為非而不言者故而非者能達故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故毫之緣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illegible]有以文哉道之所行也雖有[illegible]冥冥而復有道可道之無[illegible]也得之不自[illegible]乃冥冥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乃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illegible]之名竟無物故名之不當也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得[illegible]不應則[illegible]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illegible]也[illegible]者外矣[illegible]夫[illegible]入[illegible]道以入乎冥[illegible]者不應[illegible]

呂註 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焉繫乎此今於道則分未得一則其精至于不可分所聞一也而猶知其狂言而終不知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也夫人者能之獻其任其而凡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可之與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問論道而非道

以為足以知之可無所而無窮不知也無為非本無為知其無足為而無為是以知之不也然其玄虛實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知不知之乎衆也無始為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為深知之為淺無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也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無窮是也知乃不知無為是也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是也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見言者非所以當道也[illegible]道名不可知[illegible]不聞見言[illegible]其不當名者[illegible]不聞見言[illegible]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也凡以其無問而問之以其無應而應之[illegible]是問窮也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則未得其[illegible]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大初則與物[illegible]之所羅也不過乎崑崙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循本 奓戶推開戶寂然放杖聲天福老龍吉乎無所交手之其言而放者言我屍發言多是狂言無知老龍吉有知我發問可以實其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終于冥沒以歿矣今于道秋

所發也於人之論者[illegible]神農[illegible]也[illegible]萬分未得處一焉[illegible]之論[illegible]道以其無形無聲之冥冥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及乎無不足當是與[illegible]之冥耳

郭註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 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者也無有則無[illegible]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無問之而不得問也唯其有光矣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為無有也唯其有無所以為光曜不能無無是以未能無有也及其無

有則無所至何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為捶鈎鍛名

郭註 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呂註 此用無不用捶道為然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 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illegible]

新獨 [illegible]

管見 [illegible]

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見短景日不及見猶果蟲之不知水耳神差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不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彼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退照心原得無所待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請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然同息非今以前始非後始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古獨前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非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茂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感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乎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均亦無窮然均不免散亭扑爲淸爲太古無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爲之治其唯蓋求已之先天者變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𩋀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 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圓圓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群聖之所遊處也鑿和也保之頤天下之彌和者亦無心者猶能和之有況其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順至能故能無所待迎而義宅了將迎也山林皐未善乎我而我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與故而方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復世人亦坐志日得而爲哀樂所可也迎莅耳知之所是自知之知之所不遇者能不知也所不能者不惡能也由先鄙之知與不知能言不能制不自我當爲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呂註 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有一不化與安有化不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爲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驅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而已門屬上國曰宮門室古世而衆而非之者其居示彼矣君戶若儒墨者聖猶以是聖相鑿傷之其是今之人不以之猶之也難況傷人處爲於則是非兩亦而尔乎天今物其能爲之故人何行無不術遊下血聽乎此者亦人者弊物求然將以入出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為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豨韋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家元以是非讎論相鏊校何況今之人乎相鏊則甚于相磨矣圍則狹于圃室則深于堂愈趨愈甚也傷字王與磨字鏊字相照

補註 人之知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量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是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意于分外之求以於不知無不能則雖敝精殫力而其不知不能者益衆矣或可悲也

不以天人言

管見總論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北遊以遊其本方有逆所之意以入至于而存淳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聲與為無謂則異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答不知乃真知也莫為之之會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隨器聽無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不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于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昔隨而自生物然出麥然入家人所周也與物化而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故生任化彼秦自隨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存乎聲用不用故工乎狸豹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假不去無將迎而通內外之不化因物而不傷無所不是也無肖而若無所不寂不化處物而不累無非樂知不因寬而能遺非累所能從以物一日之而可以百年為化所能測安知今日之所寓非一壺中之天地哉以百年觀人世之為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莫若不生生而全其鑑陰穀須臾而形已盡矣所謂不遇其性能異孰能也太上云不言而言之故無為之蓋天下不及之全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終外篇之旨云

莊子翼卷之五

莊子翼卷之六

北海焦竑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壤一作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天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的擠二音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役學徒也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

紖鞅掌皆醜貌杓廣雅云南斗也

郭註 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畏又畏其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內知也故不欲為物標的老子云功成事

逐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呂註老耼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見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為足以贍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為而成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為君宗者今從事言民欲俎豆之意夫春秋營大之所為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無保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為人之標乎

循本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游與物所指不為標的則人皆見之

劉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幷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舜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迹耳然則庚桑之道若乎無為而未能無不為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孽怪也

郭註乎子遇大人必自嘗猥欲夫子聽之答以去勃嘉情乃全若賢身於利侵則狂而亡賢無善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蔑之今後世安行庠鑿而藝瘢亂真為長賢未理雜方其乃之未也是此一之無所行為乃克為耳若以庚其求性以行其所向直不足而以知爕之為矣為以求遺注非法而行民於利其勤則無所後領由多克寶遺其而勝盡其後而致斯弊也

呂註若將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汝有所為不足以然聞南所明居楚得罪之道故兼乎不敢深求德虛堯舜之不為也夫以本始有物之間而分封堯舜何其簫之調萬鬼非官而無間於能韜物自然有不貌為則擇易亦有功不然則給間長數長足以而世哉舉人之治使民無知無欲以身之跡翻之不免衆賢任知序不相軋相盜則亦知有為之大民性為其所患亂之所由生也

南榮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闢）矣而物

哉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蜀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古今人表作南榮疇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藿中大青蟲越雞小雞蜀雞[illegible]

郭註 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營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與而所能不同若有不同也不可強相效也故有間之者[illegible]而不能相得有間之者[illegible]之也

呂註 能遺形而不為其無也夫[illegible]業而可以及此言耶以人之形[illegible]生者[illegible]從有物為患哉及其耳目[illegible]口屬乎臭味心為物之所役則形竅而不全矣

不抱思慮營營分不止是汝不能無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虛無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學也知有義術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色以不知不就者其所謂聾與狂也為道者以不口見為言不口聞為聲不目得為盲也得與失安在念與不念之間而不聞其形之與彼形相得而所無有物以之所安有門而不聞其所以相未而不能相得有物以之所已為聲云未開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不安則從之心之所安存乎其中

碧虛 曾定者達[illegible]中得則微之苦於心也房安者騁鶩之[illegible]從之以[illegible]理然也庚桑所以鼓趎也之問者欲以[illegible]全而所至理然老氏耳

口義 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托者不能自得猶聾瞽令乃為物欲所開以見閉我耳與人開本開而無聽故使思慮營營若于此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為此言未有解脫處庚桑子更以開道亦無以為其能達乎挨似碧作之而未能故曰辭盡矣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憐矜也今楚宋之閒謂之[illegible]

郭註 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懼

呂註 趎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由致一之所得若喪父母而求之於不可得之地汝窮及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通義 是答其問者多有知者生者[illegible]皆失[illegible]有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音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音虔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

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音益不嗄於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崔云熟同嗄失聲也掜以手拘拳也劉云手筋急也共音拱德猶性也言手拱執然如有所握其曲內向也

【郭註】楗關楗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足其心所遺其耳目著乃聲色變於外則心術業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循韄德不可況外內俱韄手耳凡眩惑於外而心術慮為於內雖擊于以執之綱繹以持之常能止也抱一不嚮其外也勿失還自得也當則吉適則因無所卜也止謂非於分也已謂無追故速也舍人來已全長的不故彼也緣然無侍速也侗然無節敬也嗇不嘆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捉任手之行韄并獨待也見不獄任日之自見非像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小行無所趣也居不知所為繼體自任也與物要氣斯顧之也同其波物彼亦彼也

【呂註】知超舍爛心而惡之欲於濯而復於虛嶽是為召於去足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然鬱鬱之氣充罕律有所前韄則物之栖著而辯去者今惡耳召之韄於盛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老內揵內揵自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所韄於事為而欲事事以外之是然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外揵則物不人而內不瞉矣木子云閉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持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欲致而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為但趎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無為為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為不求諸己故也翛然無係侗然無礙則知兒子矣使其嗥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嗄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委蛇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循本】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扃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而不可把捉則將揵閉之於內制其內者繆亂而不可把捉將所閉之於外內外韄者其病若此

【筆乘】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己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也翛然即汎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沌沌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和之至共其德猶不在外益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未知此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趎謂若能自爾而用此言便可謂至人之德邪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也交食交樂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也然則是至者趎謂已便可得此心而今郭答云非謂此言為不至但能爾而學者非自

至耳苟不自至則勁鬭至言適可以爲經故可利乎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禍於愛惡今猶水冰交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呂註 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破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知識生之經水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知木茲德不修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爲攖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礙又何能抱一能勿失倏然倜然之足摘乎其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見于之不知所之所爲而若虛本無反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可也人能身痛心交安得而累之哉

管見 夫眞性如水虛明於[illegible]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寂而或水水至清而結水不清而至靈而結形不靈窮責情理則天解凍釋清靈而指焉人鬼莽反求耳變食乎覺耕釁其結也交乎乎天均當大和也若然見人物刑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爲不衛學道道其固已

至矣有衛曰未也遂諾其至又引前光于之詞以告告見辯家作鄙轉語人耳目慮欲其無住著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 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名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財也出而大丈貴見天民一者俱以泰矣而自得之非爲而于之也故況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辯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就

呂註 身者人之宇不昏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蔽不知所以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勞而天者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群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獨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而已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骨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庚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

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慘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幽閒義海作幽闇

郭註 因上引何則其按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敘見非役中而發外若是所爲忘至者天理自然窮逆也乎禍而致忘皆乃是人耳安之若命故其成不虞靈臺者心也慮暢故憂患不能入有待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內所以

爲失德顯無提於心則獨行而不懼來分也遊分內者行不由于名遊分外者有蕩無涯揣慎已以爲物也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者期費者雖已所無識借彼而販賣也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已猶自以爲安窮謂終始也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烏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志之所毀焦火凝冰故其爲兵甚於鏌戟蓋心使氣則陰陽散結於五獄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 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無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實也於是而欲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致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繫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以又惡能言哉業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全不全謂去之之遠棄更爲失者俗學以求復其初不免爲家藏之民來所以主物而累之有諸已而行之爲泰內誠已而固行也無諸已而行之爲泰外不見其誠已而幽騎不能

一也無名者道故信矣所不期與焉而不責券可者期而後能信貴而後能忘惟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貫人也可以而不已人見其不足而踐慕德尉然自大與人未見其來始有物則與物窮而無我無衣則物入而不駭是謂知將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宅容所謂汝之片讀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宅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所無鄙⌈盡人可知矣志之爲上傷人之心據那則爲人之形而已益之爲惡可遠而免陰陽之殺賊逃於天地之陽害至人將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莫窮不必示盜也

須溪 旅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期學及耗費也跂而立者人見其然本不覺然是然若不跂也言持書而跂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若持與之爲雷同而志不鉅焉苦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自身外無親無親則皆衆人之人耳

補註 明費是傳取齊來之意猶所謂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故以貫人所之言猶貨殖也

洪適 郭子玄云執持者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者紛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眞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使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

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 泯然無常分而遂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頭有擊形於能萬然無蕭物生全而形定也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其其所出者無根數以出之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以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無所出故無竅見其片出天門者萬物之都名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故生出入欻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見無出入門其實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自有耳非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

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一無有
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
其自生而
不生也

呂註

物皆具道故無成毁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適其
成也乃所以爲毁所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
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以言僞
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其知方而有備則
成本以異乎毁矣以出之說以觀也夫嗜分而不知
有滿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不適而不通其進無數生
而者之反乎所未嘗生知生生矣出不不知反雖
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而爲故也其得從亢矣民
所有實不能反乎無物也出而不反無形得先矣反
思乎故其户鬼一也爲以有形象無形者有得先以
定則不爲欲生所亂也大欲之出人有本於道者名
出來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窮人於道若有本而有
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有竅無本者有剽而無處
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入而無竅者有長而無本剽
然則有以知之曰有所出而無竅有長有所入而無
竅者有實之長方全宇宙四方上下聊有實矣我以

上窮上居我上之上者所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
方亦然是皆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留有長矣今
以者爲古後以今爲古亦不有剽本哉然此則宇宙
所不能覩六合四辟無乎不在也雖有然不生出入而
莫見其形是謂之人門天門者無有也仍不能爲有
必出於無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乃是也有所
謂罷有剽非無有而無有一其無之乃所謂無
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存者也

副墨

道者未天之於敵則公分則有成於毁而道
未與之知難故適其分也道其底也通其毁
也既莫若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未備於
其合也當其底毁乃後如是道其本分而各受於其
所當得撰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於是以分未備之果
之也所以思於未備者其有汝備之謂也有以備則
有身於備而無是於分故分之則受有見於成而無
是於毁故毁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遇故不貪而入
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毁其分加無不安
之如當其然則安於然而不必更乎其備於生故決
而不反身其鬼鬼者出而不反之驗出而不反者一
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

也人謂是然耳嘗知有然而不必者有故藏而有實
鬼之一也一即實際理抱故藏而不藏空而不空盡
以鬼喻而造化之實理不外乎是故以有形者象之
無形者而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常之心而淡然分合
皆安之也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無本其入也上無
門故出入無竅無本與竅是方所也故曰有實而無
無平處首尾也故曰有長而無本標此其宇也大
有實而無處是上下四方之如也有長而無本標是宙也
往古來今一如也出入然生無不由之長而欲求其形
則了不可得故曰天門然謂無有爲天門者求有無
有也乃爭其無有而無之人亡要之能於
俱遺學人之欲其其神也以合以無歸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苦羔反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
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
黬闇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
知者也臘者之有膍皮胲公咳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
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
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
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郭註

生爲喪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死爲反反還融液也
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

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
於實中故謂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
族然已非一則同之三者已後是之號直衆氣也此說
拔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之常在故不可謂移亦
是之後已著於言前矣不言其後移不可謂放
試言也隱者之隱影物各有體謂屏謂之是殺
則以響强屏則以體復當其體虞則後府之殺
於弃則矣故是非之後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
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
不忘以知為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也乘是非者
無是非果有名實者物之名實果各自有也實主
亦切各謂已是是以為是非之主人皆謂已是故莫
亦當其所守已非真說也知愚名辭者不能遍所遇而
安之道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故曰移是今
之人也謂其是其所同
是謂與鷽鳩無異矣

呂註 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
而有一生焉猶虞之有物之有體也而一家之族故然分散有生以為有物矣所以非其體也一以為始無有然

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發而為有生之讖亦
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體股非不可謂之
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之周
發者以處其竊焉而復非不可謂之室不可以言移是
觀所言其處之說已道無不在則不可以言移與
非是行者亦未言已二家之說為是之故而生則是
務生是為以為本未至未言也夫移是之說吾以為有生是
以後生為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為正至乘其弊
非以後多是非發則果有名實而因以成已為正至其弊所
也已以已者已所為已而百守之至於以收償所不知所
為名者亦未給養已而守之至於窮通古非我也而安有
遇各是分則合人務是之弊猶鷽鳩之同於同又知
安之者有天之又有所適
也安其有以

碧虛 甲氏景氏昭氏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宗族也蓋同宗而分别謂弟族崇高著封謂鄭縣豐阜事雖非一也

要之皆出於楚為中一族也

上雖異皆出於中一族也

循本 遂之公族藏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戰釜庇黑衣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
冬至後三戍祭名臘牛百果服足皆已內復假息之
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知釜庇之足復然而異轉移
不定故曰移是如臘祭者分服與形於俎上是可散
也而總一姓之隨則不可散又如觀乎者必周不寄
廟方謂之全室然後適其偃息之所觀之一則須分
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
安有與的是處蜩與鷽鳩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
故云何
於此也

管見 貌為人既形而下孰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
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我亦不
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僅已則古我亦有
生寂亦寄焉耳古之存者生於以無為有於生焉而有生
生者之分然能以無為有生以無為之分而自有身人窮
流其異矣又以生為有以生為無人形之而生有其故
異而出乎道遺矣之公族形而後形者也人嘗有其道
之别其孰者金底結界似之形而生於形者也人之所
形而有生亦猶獸耳孫而放之所謂我者又移之人
之世不可定古哉有與然而說之驗然之實矣其不可

胲備然其以為𤰞則不可散分將則為可散觀
家處則肅然翻後遷脛則不無熱偈此皆可移之
是也設請當言後是五字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
之之事二部書可見人之自是以其生生則有以為知
為則之可彼矣相乘而不已求以其實以為名實因以為已
以名書了可學矣能足以為而可以書世為其以於是
以舉世為已食而以其之則而適有其是以於之
贊不為世為之以為其是以各其事以於我之適
而九萬里者有臘也

蹍

蹍及如展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屏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 蹍市人則稱己脫誤以謝之兄則嫗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謀而後知非自然知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以目自動故稱為耳此乃自然非有為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偽也若得已而動則為強動所以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 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蹍足不得不辭以放驁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親蹍足不嫌於不愛以嫗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物無可以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為俗禮以貴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宜物不物之義也事乎而應無所自謀不謀之知也以自強窮而役天下兼於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亦者與人無爱志者心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達之在我者足以微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害食貴窮以富貴為志非弱也特而已矣故不可不解不心以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去解德以以於物為全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一為達則去就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盪於胸中則道集矣不待辟以為道

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遊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知者接其所與生生者也謨而後用知則以謨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以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偽是以為之道也動無非我則與我一所任以動之處非知是則天下彼我是非猶之指以為實未嘗不相順者以名無非我故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 良 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 庖 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

者拸 侈 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 習 不餽 愧 一作 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郭註 言中則善服譽理常與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工於天即俍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蟲能守蟲則是能天夫都不知而之之斯謂工也人唯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各得則將安在此所以飾容貌也則皆足以餘已虧殘則不復以好譽存懷故接而棄之胥靡無輕於生故不畏似復謵不餽而忘人言不我人之而皆忘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彼形殘胥靡而皆同乎天

矜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乃不爲此故見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乎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性物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大人焉人至人聖人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與天乎大可揃[illegible]人全人別又出其上故上乎天又復乎人也彼致行喙則聖分類聚者蠢能歸患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審能天也全人之所惡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已其不知亦以然大知其所以然[illegible][illegible]之之見天乎人乎而拂義之耶雀適並必行之敬道彼不適者剛非成所得以天下爲容則爲物畢羅而訟所遇況於進是唯序之又深而徒通人丁之志者負亂以人丁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量皆莫之乎以其[illegible]新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接畫而而得兮恭刖遺敘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言之其使謵而不饋也與昔至于耳二而不依以人之跡不能不懼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人人者不生而遂人總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向乎天知若宜其敬之而不喜與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物物所自出也氣首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別抽也人不能順而崩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道雞羅以興事緣若多步川暑不得已之義

【方子及】全人惡天非惡天也惡人之天也人之天開而賊生矣人之天猶惡之而況吾之天乎人夫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惟盡能大汎謂人之大者也總人所與盡同天矣全人天人與聖人同文勢有鼓舞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管見總論】庚桑之於老子見體而儼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抑物之常主於求心欲感欲帶而尊之則愛利之述者物交而精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對有以對後其心而嘗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皆無感然後至言可人故其入門一撥棒喝不施問答俱忘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猶乎南榮不能立下承

前而畏行文辭緬喚長語老子攜其疾療而序錄之乃息含自然羼羅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障障之惡徐有以藥之甚自援受道器以旦廓閑衛生之經即道之方老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循生之經樂見乎其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見乎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汝說泰宇發乎天先吾臺不知所侍無室虛如以生[illegible]必以有心有爲及又未也秀則奉內之說志惜鈔郷之喻又使學者知體事方力哉擇馬無有生然先後一證求靡侃仍貴賤有直盡試悟有生之李無破殺是之言見生毅貴容分居之勢志絕心則知志欲一內心以虛是生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虛[illegible]者不可不棄而竟之臟其脫形疾[illegible][illegible]不年射了[illegible]微俗服乎廣譽北肯解就帶之[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確之人人工得而超手物我從[illegible][illegible]狀宛彘悔尙吾了不爲不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若[illegible][illegible]店然當與而明居定於一而歷無方矣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無鬼釋人緣山人隱士超然[illegible]馬[illegible]也譬[illegible]但一身而[illegible]神不動若[illegible]非也直謂馬而曲[illegible]以馬本作伏[illegible]也六弢太公兵法今[illegible]云藏於金櫃也[illegible]也

郭注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illegible]

吳儔 [illegible]

新傳 [illegible]

管見 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illegible]

方思善 [illegible]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

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 [illegible]

無所陳而非偃也。

呂註 [illegible]

口義 [illegible]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茂)病有長者敎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 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故爲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乘日之車出行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也夫事出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過也以其分爲宮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 云欲見大隗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七竅鑿云單見故見大道而聖知不達直其至于上達也而不待七人心與神神明無方而造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餘滿不若是故已之無方實若以用而上達乘日車而有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已以其循乘日之車也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遊大下者猶之去其害馬而已其爲書言而已去

碧虛 云[illegible]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也萬物不召而自來非謂之也無朝則不自由而富之者不明易其方能司財言士之不同若此故事同所以榮此業得其宜故勸事非其所好[illegible]

所嗜而樂備勢生於事安用之若不自得各有時勢事則不能自已也若是故自用各有可得者故[illegible]

呂評 [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通義 刑子物者二身居事外則智者也順其子昀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為物之所變者也物而能易形雖物而能神矣荊之謂藝精世皆如物之有力有所不為能變易之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人名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 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自是者亦皆堯矣夫堯羿以其中而自以為是者亦非是之自是也 魯遽之自言與其弟子不異以同故無以相非也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以物動物 故以為是也 改調一弦五音皆變故無同異之 無當於五音 則非同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耳未能獨為其事也五子各私其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宋使閽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也失也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是類而亦未嘗非也又失引楚人寄而蹢閽者亦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於木舫岸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名此亦嘗自以為其舍五了自是異斯是

呂註 天下皆羿堯則不可知莊子言為已發以是非所謂以言中則為羿不必為堯是則為是不必公以不皆是則皆從之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者也雖然五子不免以為發拜於旅不為不然者也為是鍾與之調瑟子異施以為我也於是乎自謂於己而以窮之實無以則宜於己者故以故皆堯之所謂莊子以窮未始吾非之父子各自是天下莫堯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動

以完以全為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鈃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之樂於辭未之外物為所愛惜之而恐其傷而至於闖受之夫名其求為可愛惜也楚人寄而蹢闖者譬猶其失之而不知求於是非之人與人爭勝不足以其真之宅而歸自齊使其與物不過如此巳矣也以

循本 射者必前期而中則謂之善射今非前期而以前期者必有章則中使非謂之善射下皆羿也可乎天下皆羿可乎也以天下皆射是天下以為天下皆堯也公是之所是非各其所是之時能不以堯冬而夏造冰木為能以木冬至陰生以陽召陽故不因陰而鑿夏至陽生以陽召陽木為火因夏至陰生陰不過冬至之宮聲之琴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而彼瑟之宮亦自動鼓此瑟之角而彼瑟之角亦自動奇也角聲自動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相應也知所書縮絕變知紹律各陽有陰中聲相應亦自鳴而以為奇其驟變者與陽律相同故中聲相應亦自故你轉為鎖擊後作辞縮變奏失得來為之俗言之為陈之宮聲無之聲來變相得可且可以為其聲遠細坦若問其所以六此聲與鍾律合故擊彼

此應於大音疾隨變又爭引與得樂錄衆之撫中有聽者撫之行鐘蓋有此事當七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鼓別攺論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收異而能終者乃足爲衆士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方常理不足爲奇且若是邪言惠子亦自是者亦若衆遠非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爲五不知孰是而洲子之辭終不能拔我則我之亦因子月矣論者蹈踐行不建後禮記蹻蹻爲蹻蹈爲斫鍾斫亦與鍾也宗空令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君有嘗苦了本嘗手給使今之人猶刖禮云門子今俗云隨于耳弃人行蹈行其子於宋而使爲閽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衆之外固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視子何之衆之試推其類其求鈃鐘也束縛維係之惟然攢懷凡之家其了者爲何如其求唐子也仰使之給宥令使令未給出謂埔之外此之棄其子於外因爲何如是於提於之道不遺矣人於親疏賞嗾遠近之類藏亦不自覺以除惠子知因子之辯爲非而不知巳之非也離羅同至也學由學也叢人待寓諸上而蹈蹈行爲俱蹈之蹈書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不見未到岸時所所異人鬭從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惜有自藏之患亦是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 運斤成風瞑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呂註 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以質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可不諱云至何鉤亦逆也不謂判子作不幸忘而下畔愧子作

下不叛

郭註 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者皆暱見則享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道之可也未若盡當道故僅可也

呂註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設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盡由於此若暱明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江遹 上忘者其數閒闕也下不畔者其民淳亭也愧不若黃帝不打萬假也哀不已若以專役爲心也以德分人役斯成各得以役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賢人之道也以參臨人猶山之敍度也以賢下人猶岸之增也也明謂於國有不聞〃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追足以容之耳隰朋之可與人能救之不可有此而已詩於葛屨之所言魏君之修尚偏急而其詩曰懽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扠能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

郭註 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能搏也畏人稱之以得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樸也

呂註 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也驕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累心者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 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是將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呂註 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為我先而言之彼故知而鬻之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為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為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而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為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為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喪矣此所以曰遠而不為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也其有不灰者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甜）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 古之人皆以於無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可以言為不言則辯言出於口而實不之言言以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僚叔敖患然默居泊然自若而兵難自解所言非己則辯終身言而實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夫凡人開口不足不言彼謂一手也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人歸莫逃於自得故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

于其分故於不能舉焉墨翟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
舉故匹也有受物無所辭所以成人故聖人兆然都
任之故生無爵有而無之也然無謂諸所以名功功不名
在己雖謚所非己有也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
不立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為而
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況大愈不可為而
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
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
自通不費常性自得自至非摩
哉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二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
也可試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尺猶為不口彼
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
之辯也豈知之哉彼所不能同獨所不能象者皆與
名也生乎無名則吉祥之所出名凶則名若凶若是之所不
免矣作生因乎無道之名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
辭聖人亦如之不知誰為歸無窮無誰由聖
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而不可而況為
夫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而舉而
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

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
所以大備者匪要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
備者蓋亦已矣誠則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其足
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
故反之而無窮長於上古而不敢故循之而不
摩故誠者不熟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

褚本古之人乎於其言已貧仲尼非今人之以為
之言也孫叔敖為賈之子名艾假為楚莊王
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事在先鈴常八在空中
一篇舉手楚與宋戰宜僚受刃於軍前弄丸鈴
一手仲尼遂勝之空仲尼十八後寓言而已二人皆
以無為所解難息兵則仰尼亦以言為若言可所用
吾賤有以實三尺矣言則
所用則無用如此寡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
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
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牂牝羊也九
分數素定非人力所能自代
未公亦當言字曰

郭註夫所以怪者出於不適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
然已出順於天地不適道也循自然常任性
不為之怪之何也順而不怪有功於物物乃報之當
也夫為者自然不為不自然而其行故知天命
何也故之之後使猶為之則不可為
皆也易於燕為盜所得今恐其速則之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得子綦以道遊之
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其至人猶在之經而
有爭微焉知其天
其所有以取之也

循本 奧宎兩句謂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羊與鶉乃得於宮中即詩言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覕 匹結）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而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

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暖姝柔貌濡需偷安卷婁拘攣也六字叶音成文章士業）

（草木焦燥多也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夫禽貪者器也 [illegible]

知矣者得矣夫知與意則藏身於深眇之門而待所闢見見聞與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轉物自然者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管見 先之天下常無爲而自化倘孜孜焉欲有以愛有之力有不及不免經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損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仁羨而與之嗜食不然則嘗夫禽貪之人而徵之增七義羅之器具害物也必甚是以一人之所詭以賢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法知商以賢之爲刲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起出一頃地然後能識蟻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之知必發言吉其高當先蟻矣羊後魚不爲羶之所化蛾行知也不慕羶行以動人羊魚意也知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賢之迹適固不緻滌而但各分斗工不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于色以耳聽耳不惑于筭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知繩爲天人之其應事變一心律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聯

通義 膜至微半至褢而未能無知無意與人取其獄且象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已

筆乘 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以心復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備物凡實其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下所謂廖心而用形者也有不知繇之乎惟變之循者乘變古物之萬變也心與耳目其言所釋其以意與根耳鼻舌身意六根所貞其耳也獨其變也循王元罩本作其亡也今其亂也繇其變也獨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雍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堇司馬云烏頭也雞廱芡也豕零遣學解所言豬苓也

郭註 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未無事事之後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所失亦從有失故當所需則無所非其時則無貴賤有時而旋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齊所不可則有時而廢

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果準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礙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良功不作而成矣寔則不果故已其果也待久已實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呂註 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日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亡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之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與祭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悲死者之變以視彼衰而拔之其變何可盡言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自不知身之所以悲鴟目日夙夜不皆晝所遊不可遣鶴脛能長不能知其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

源也風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通意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大藏滅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覌心之於思未嘗須吏不在則物守物所審者其聰明心志并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始凡能長於府自始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歲萃大唯迷非一日所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土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循本 自既日以下連以五箇幾字中言其義蜓日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鷄脂兵典宜宜其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害同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競向親切處來不是敦人字物之來强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十本如水之自源頭方能如其守土守人守物古其箇道理元判陽牛大皆稍雖如木之守土影之宇人物之守物審定不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番宇心與可自言有刈刈不筭審定而危殆矣又雖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果府潮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以而獨之長逆鷄

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轉禍爲福必須猜循顧違之助其願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嘗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末有曉之者耳

新傳 木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然下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於三者而皆無意所然須也世俗豈能知之敗物故曰則必期於明也一所之期於也世俗心則必期於殉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聽則是有意於聽也必期於殉世足以意於殉物也大有意於聽明與殉則不免於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人知多知爲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爲之累世俗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顯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有起也故曰其反也殺功及其爲果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知大稱務之不免亡聽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危此智之招也世路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殄也所謂喉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蟹）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戛）滑（骨）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頡滑錯亂也揚搉漢書揚搉古今注揚舉也搉引也舉而引之陳其綱也）

郭註 是天地道萬物然後蝡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不可以不無其心或大一通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各則萬事無無也用爲之之目見亦大自也因其本性今各自得則大均也體之使各得其今得爲方具得所以齊大方也命之期期無令越識所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本有無自然未也之尚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空之則得其皆矣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而而不作解在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各崖崖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知代不可以虧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若問其大推則物亦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大惑不可解故而大不惑惑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

爲名
也

呂註 是所踐若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不知無
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
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伏之知矣爲
道者至之以大一此無所不通入窮冥之門至至陰
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
而不能解不知有全陰之原故也目視乎限不視以
日則無不見移其一木有能均和以是其任其南行
緣以夫均也無南無是無東無内體以上方也其精
甚眞其中有信措以大信也等其不熟河自不塞害
破山風震毋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大則上寧知
之所不知循有聚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其有息則
彼是莫得其間絡有彼則所以應彼足者聞無躬也
其解似不解言本無氣故不解於受氣其知似不無
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受知其至人所以逆則絡
之眾若愚若措也問以有崖無足皆爲有係崖滑自
邊激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爲也頡不可
頡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
有不可虧也唯以是間之可不謂大揚搉實揚謂廢

其與搉謂然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嘗
能見其末紛有狀而不惑以是解其者物之處而猶
存未始有物者亦患而已唯然
之所疾於不惑慮幾大不惑也

循本 見之所踐無幾而要只不疑者方可行一知之
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爲大知大一大陰
大日大均大方大信皆是不可於不處吾以爲盡於
此全所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當其所當行而已
而又有照端之寬言以爲者皆矣而又有說其權者
吾以爲自此始矣三又分或只只彼又目爲始因上
又人望說之言知此究竟自解之也似不皆解之知
之也自不言知之然推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
問是嘗故本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
實其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
鼓而且却有其實見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
意指揚推揚者擧揚相謂者反發乎也崇衆舉揚對
冬以乎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莫來似若異却又莫
貴竟不是簡大舉揚話物人何不謂見而自迷惑爲
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無
勞都不述衆雖無問者猶其濟管闢祭之神似中人

用心任
任如此

管見總論 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用說之有道自言
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
耶乎迷能始皆務合蓋人之良心善然無莫
稽去國者見似人而言也及其病乃然後
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欲身之要修誠
爲國之道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假兵而不
見大聰而七聖皆遠喻人之六識既將則
獨朗明若家見人道當絶聖棄知未無實
去兵爲吾害者則大院不未而自乎矣學
土適向之不同皆形雖而之萬物無憂堅
與遠日遠矣若篇楊衆東者各競一竊
蓋於是然其言論機縫政羅於奇騎以於
猶却人聽斷足以成上在之功出又驚者
然後足以致警抑之事伊以暴人頑言變
而致繼此所以營世給之竊喪乃又皆其
者之果曰遠昇見素務者穀可辭乎方方
而不言其則許由畏棄仁頃進而去之味
宋魯對晉元獲刑著也莫援攝零將窮常

按是取日成本之搰膠以糾作之發人物之
審矣終不免於桎梏始矣疾如足情不應
知者則盡已天反慣物之天
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
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測角切鼈於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

郭註 已上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趣也言不若彭陽之好富貴能交結當塗者合得知上也彼時之者言無所違故遠其名也之除言己顯因時之德不能遺彭陽之意也聖人無欲樂足於所貴不欲富貴因以遠其德為樂故其家人不羨資之可苦輕爵祿而遺之使然也

總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興之為娛不以為物目苦也樂物保己通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其立而化之使人安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是以向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使人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是王而從閒休以靜之泰閒之風錄其動心也

呂註 公閱休可以窮而不如此者亡與爲王所信與之交者已親之而入之矣卽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而自東在於富之地助以消言與其人心之求之無饗者也是有永於春而冬反冷而寡不賢不能之言之非物所以然也唯楚王之所以嚴而暑夏冷風乎秋冬言之雅所以其使人也之正而使其寒爲之所莊正在其冬不忘之總貧之富人則其貧賤不足以累之卽其德能知則不能使人之愛夫人以和其德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夫人亦飲焉無所事於知之務也其一使所使施人人以天其故待人心若是其遠也無交於人一問休之所

循本 所以自許者羽之以言之冬可以人其心若是其遠必交其心以待公閱休夫人無所必得之冬之禍不知其冷爲冬以所以其熱也無風而冬冷其人所待則以冷風者已陽人所以爲春皆反其道而春令其風卽反回其

為冬徐楚王之屈服之使人則以佞諂屈服之也佞人正德與之屈服之則止之正也化父子之宜與其人並立而化為卑人則為屈也與之娛也彼其乎責之也而言彼其人乎歸居者卽一間施化之心如此其泰也其化於人使王公忘爵祿人已不能至相助也故聖人之所以下其貧爲凍者至其熟遠焉匿楚王故聖人是以

方子及 楚王之勢必假衣於春不至於暍者不若冬至而寒冷之來者也必假於春如風則不至於暍不若至之春已暍矣是楚王之待閱休之亦自得其志哉故曰待公閱休盖此其息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 達綢繆所謂玄通也混然不覺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而動其動曰自化與不復命而動其所以然之性也周盡一體無內外也搖作者動作也則從而命之若知其美於人也則與之名鑑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者言任知則不能久也則知其美於人者之鑑之則人得其美而不知其美故人鑑之不知也由於無情不知其美而無所不知也無巳若由無知則有其時而廢也故人與之名若久聖人無鑑若由無知而名若久

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爲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出乎知則有時而衰非性之所安胡能久也

【呂註】人之綢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體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此於性也非外作也復命則歸根[illegible]言[illegible]未嘗[illegible]自知[illegible]無知[illegible]無憂[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其可[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之愛人也終無已[illegible]與人[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出於性而有[illegible]加損焉[illegible]

【循本】無綢繆事理轇轕唯聖人爲能達之異得一身非此[illegible]其所以然[illegible]也歸根復命其動也純粹[illegible]合乎大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暢然喜貌 闕元嘉本作

閒洫溢也 法壞敗也

【郭註】雖有師傅猶[illegible]物然況得性[illegible]以隨物[illegible]聖人[illegible]自[illegible]化故常無我[illegible]其事[illegible]無所師[illegible]是事[illegible][illegible]

【呂註】[illegible]

無截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
不知有宇唯盡應者足以與此

疑獨 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
質而登之亦如觀衆況得與性者乎冉相氏之
皇以上聖君得其空之中運轉無窮隨萬物以成
其道與物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
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自爲而後於
自然直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其天而徒
有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矣出有始
有物而始物自未行世則扁津而不著備行則守有除
而不盡固理且合者之內而知此也可與門尹守號
登恆製名言登知道者之內爲人師者聖人所以不爲
師所聞但任其自然彼且爲要見與之爲要是也
湯得此一人爲傅而從之何不隨累而成其是非也
爲可其名得一人有其跡不見於世矣故名之蔚
見於易易雖盡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
之蔚大下之變雖故盡處以
封之成法是又爲湯之傳也

循本 天者自然者要去師法爲便不足自然何不
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從事也若之何

古其爲事乎所合道也聖人則與天無之又何有所
謂人所謂物所謂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
應事自然合道也物所行則備不至防前其合於道也若之何
伊尹湯得門尹登恆爲之師何不見兩喜門尹登相成謂即
其所成者不遁爲易而爲之師不爲於規矩隨寓而成功
名乃身對封法夫本分上何益得人見釋於天下茲兩
皆好看者而仲尼之徒乃且登其是遠以爲時君者之
傳適矣未引容叔只之言曰藏之所以得名爲藏者
以何六十日積而名之若脩卜凡則無藏矣人能
身且一人徹思除之則無
別名其一盟矣無乃此無外
徐士彰 湯得其司御門以十二得其三爲之自相呼應
容成與各應予可適黃帝命容成造曆故其亡
曰除日與歲解者以
容成爲古聖人非也

魏瑩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
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
尺 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
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
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
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犀首官名

公孫衍爲此官抶擊也熱熱由內出自發
劍首劍環頭小孔也吷吷然如風過也
郭註 蝸至微而有兩角兩角猶有爭者若此之細也以
天下無爭矣人虛心反觀爲一而達四海之內也

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其鑿民但有限之數，其有限之數不問大小，但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其在無窮之中，只似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惘然若亡自失，所爭者細也。猶猶一吷也。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 非莫大於可欲，言伐齊則見利之所欲亂人也。言之伐則見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惟不甘於一人鎬也，之見亂之所由見也。人人也，之於細則所王一，通達之道，若觀存乎亡於無之所日起，非唯王與蝸，與大鑿與無窮之人之所也。知此說者，本與人大於觀小，大人之所日起者，本無一也，從以為人，聖人人之本無役者，所從言之出乎戴晉人者。

副墨 吷，吹者猶有嗃也。以知之精，猶以形氣相與而有窮。若劍首之吷，則不得有聲也。今聖人之言，其為聖安得有齊乎哉？夫以堯舜之…

…無所容，蠻觸之爭…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丘，山名。漿，賣漿家也。極，屋棟也。稯稯，紛紛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陸沈，無水而沈也。

郭註 埋於民，為民同也。藏於畔，還不深遁，不顯揚也。損其聲，與寂規長生，所言者皆世言而人中隱者，皆韞不肯明也。何以為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宜屈退也。

呂註 見孔子來而不欲見者，不願之於聖人僕也。…遁…之所…也。達而不居…人與其…夫以天下為事…以孔子為與…人為…聖人…所謂…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疥與癬分辨。

同物上把…壹…所發漏也，精氣泄漏，不擇所出也。

郭註 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不盡其分，功不盡其分，則不至於大道，離其性，以致其情，若是則性與不盡之，若病由生、華害禾浸，故不以欲惡引性，不生於當其中即身也。

葬之報也故以性未安可以不葬其至分

呂註 [illegible]

楊用修 [illegible]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

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 此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故莫見其生無其出 [illegible]

尔獨且我猶知其窮矣今不特物以知而用之其天則測不告我計大疑而何不能用彼與何身無與[illegible]謂然者矣下木之然也

呂註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illegible]與孔子同為知識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亦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皆有所生而莫見其根有所出而莫見其門[illegible]知之所[illegible]生出[illegible]虛而人皆[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可[illegible]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illegible]者終有可與有全而[illegible]身之不能容[illegible]然未知其果然邪[illegible]受以人[illegible]之

管見 人間人而成下[illegible]知此[illegible]不足以動其心[illegible]能知其所不知而[illegible]入[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能中[illegible]不能盡天知[illegible]其不聞

又言[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然甚[illegible]然吾今所古[illegible]傳是為之沐[illegible]知其情然否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埋一作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鰌音酋史鰌史魚也里埋也不馮其[illegible]

于言于孫不足所故使公男處為家也

郭註 靈無道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而同[illegible]之使不得終[illegible]以鰌為賢[illegible]御之勞故搏幣扶翼[illegible]其慢[illegible]所以為[illegible]也弊者本[illegible]可謂善故[illegible]公將[illegible]處也夫物皆[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方思善 [illegible]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illegible]

[illegible]

郭註 夫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職自有才故任之非私而由賜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有之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止於實故無為[illegible]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名者由實[illegible]稽其所是不能離也此所以為同也[illegible]大聚無形數之不止於萬以為同也言於丘里[illegible]天下無不[illegible]物物有之數之謂道[illegible]而已足以[illegible]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所謂道[illegible]自已[illegible]故乃無可得而比哉今名之辯無其名可[illegible]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 丘里合[illegible]非名如一家之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illegible]莫非馬指之不得馬之言百體而謂之馬繫大人不以其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全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決有與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況乎其為萬物無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也為天之分四時不得其固有而陽與行而無不備也

循本 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材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於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管見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所尊者眾所師法者各以其[illegible]上之言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illegible]

[illegible]

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行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阻一作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橋起言所起之

動疲也隨序變化相隨有次也橋運謂相橋代頓至也

郭註自爾非無所起或謂道能生之[illegible]

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於自然[illegible]

故知所以其相理相使者此物之所至有[illegible]

[illegible]

季真之言當也至精主大皆不為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之此或使莫為二者世所至疑物理無窮故其言[illegible]

為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為而自然

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而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出而行故假名曰道[illegible]

呂註[illegible]

[illegible]

也其所以鳴吠所以言所以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內
大不可圍則無外於實則屬於虛故安在斯所以爲本物
於物以其不覽於實則有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所
之居不知其求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所
實無所以言而不可迹也生死之不可却此則起乎言
意離在身而不可觀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言
非理之眞程與離見迎不見首其無止則隨不見後
是物之理非物之形色或使莫爲則可言可意不免
於物終始而已矣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
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故可有
老假名安可以名爲道莫爲或使皆在物一曲夫足
以合乎大道言而盡自帝言自然之言而盡物多言
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爲物自道觀之物非道
物之莖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非非言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
也義亡於此然後爲極

循本 猶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
眞知至之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
之終不原物之不過止於物而已雖見道之人不隨物
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謂之所以息也莫

莊子翼 卷之六 五十八

爲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或使或
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謂其不可知
此斯勞釋詩曰予以斯之斯而行之則微而至於
無倫夫而至於不可聞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失
矣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荊川 莫爲是儒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
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爲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
本言之

管見總論 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頗山樊噫虛以鎮
亦弁競之風至人達物之態移使之歸
子昂曰而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抑益兮迫多
失其人往往物失已日老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
護其循世所以未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故國
當可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必君正而五官四國
若正而羣臣輔賢非獨利于一身猶足以與日月並化
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天下繼其後若周將之次
成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辯哉故囚齊魏致盟而聚兵
道引臟腑爲喻以敕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皆之陋

所爭之不足爭也凡所含蝶丘叢有迹之可據者
論爲不足欲惡之爲孽此皆示聽世理身之要至於
知數率人以失爲在已正己以正物也蘧瑗隨年
化特加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
靈公之爲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
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大丘里之言合散同異焉
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
大澤之百材太山之木石大同出而異則或異爲而
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至理言矣猶以季眞接
乎虛實皆爲常未免物於情深了已成必遊於言
默之表以融而意得之道要之疑議存乎明知可
道可名之非眞宗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
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
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

莊子翼 卷之六 五十九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兩陷而無所逃螴陳蜳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僓頹然而道盡 [illegible]無對於天下然後
[illegible]用心[illegible]飲言怖畏之氣也
[illegible]屯難也[illegible]也
郭註[illegible]所致[illegible]可必[illegible]藏血化碧[illegible]至也忠
[illegible]不可必以生人無心[illegible]物唯變
[illegible]水火[illegible]焚槐所謂錯行也[illegible]不前[illegible]形[illegible]隨
形所遺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illegible]感生則所在
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illegible]者
高不閣也慰暋[illegible]屯則非[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遺利則和若利害有攸其利焚矣月不勝火若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刎分也唯偵然經於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呂註 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有夫對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則親莫之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然欲臣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進未至情然而盡其在己者人其猶之為外物而不可必况在人者乎伍員萇弘之死亦至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此必憂血化為碧對之人至其猶不能無相害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與木相摩則然不能無相害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行以下言人莫所進於天地之間以至於無所係於和而陰陽錯行而為光或出於所害於天地之間有甚於此者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所以無所不至周或係於所思足為兩陷學身不安得成無所待若螴蜳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而不得所天地大駭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而猶有甚於陰陽錯行

璉之物雖清明之性和且不足以勝其利害之火此皆出於有心猶然則識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 則事螴蜳發於內則中利害交於胸中則生火焚和而境

信不全矣

碧虛 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必其身不保况以知為可必則忠于不剖心以忠為可必伍員萇弘事君盡矣此忠賢不得兩陷以此為不可必也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君之不可必也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

親之不可必也孝己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之不可必也

可學緣猶全火相守也木之陰陽和摩能逢天地大駭其性

父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暴虐猶木中有火乃天大雷

謂生火是也忠而諫諫則憂及其臣彼而諫諫則憂

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休而志不得從其心

所欲高顯于天地之間而中道交喪鬱閉也

所施用忠孝以因摩焚然日識人初焚東矣忠孝如日月

暴虐如火月固不足以勝火當

債然無心而乎順者乃盡道也

口義 禁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

化為碧晉元帝託禮運不至而後其血化為碧王以明月之讒發肩律於後其血在地三年不腐

亦此類孝己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參孝其父見殺

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

摩而生金木至堅見火而流言其不可必者如此

之錯或焚樹本故曰木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

之行事而為

循本 甯而木與木相摩之木也此言人心之摩擦天地火雷又能焚大槐

人其憂其以為取人之生心以之為學以而與火相摩人心亦如此

而木之不能不以與火遇之不得已則有得成心為

繁于天地之間之心之不能無以為摩之事中之則

利害相摩則以心之生火之焚其性之和如日月本中之

然也衆人皆以心而焚其性之和如月之火皆屬陰而

變甚其不勝其多矣天理之所以常勝人欲之少而人欲之所以常多者不足

洪邁 此乃莊子之言也若能為大勝而不以小勝則終於不勝大也此其言以大勝大之也不若以不勝勝之也

之大南勝月中之月不能以大勝者不勝所以勝

日月之光無修於日月者以勝日月之光不能見

天下有勝日月之光也而見日月之光不能及

然則之日不勝火之光則日月之光不能及其人

問也 剔之火 勝其和 月不能勝之矣

副墨 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

為侶 根陰陽相依於木因動而然反傷其身

用心則為火 陰陽錯雜而焚

生 木中起火乃焚之火雖以自比

人在人身則所謂心火也所以

以醫道之人虛靜寡欲。寡欲故寡過。五志之火一歸於伏。故利害不干於心。而死生無變於己。衆人不然。則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於是生火益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宋邑之租金。鄭虛雅云。鮒也。波臣。猶水官。當與宮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諸云王當是主字之誤。

郭註 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呂註 莊子[illegible]明養生若此。於己身而不恃有餘。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界 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 陷 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 昔 之。自制 浙 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 全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 力追切 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巨緇。大黑綸也。輇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也。累。小繩綸也。縣令。猶賞格之令。求合其所示之令格也。

郭註 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註 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功。

疑獨 言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言所得排進而驚動天下。天下人得其所得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須溪 南陂皆從外物上反愛上。言志士之命哉僅爵。於少許世言志士之志將有得乎經進而皆是。也皆有遇與不當得於小大也。當鮒而之將。則千斛為大。任公為小。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自上傳語告下曰臚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誨 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控。相按也。顪。頤下毛也。

郭註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大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 以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 促 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

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老萊子楚人未詳頭或曰躬疑也病患也躊躇從容也從容興事每有成功猶致解進毒百世況動矜善行而驕之不已乎

郭註 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視之傴然似管能人事者謂仲尼能遣形去知故以為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試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將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餘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易不可妄惠之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閑來招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適而弗有也

呂註 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曰修上促下至謹氏之子以觀天下聖人者也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是者以為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育為以致之是焉萬世之患也皆富有之業固窶耶而將以謀於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之非大知然以歡為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絕棄聖知而兩忘善惡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為所反焉則無非傷道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矣有可為譽之哉躊躇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有可為而請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事矜不可得也

循本 躬上上身矣微趨下仰視之所謂僂以下不及兩三尺未詳或假背微曲也後耳近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謂才貌以求知驁放驁不顧也驁萬世之患驁然自以為得不顧其貽患萬世也抑禪語抑汝固貧窶而為此而失其智昏而不及慮此邪患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為驁四之患故曰惠以歡為驁以此為驁乃終身之醜不過中常人之行進於此不相引事以名聲相結於以舒藏而已隱於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譽毀之兩忘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興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猶行也奈何成其所行終於矜爾成其功終於如此也

補註 抑固窶耶亡其略弗及邪言夫子所為足以致困窮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毋乃其智略不及慮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門傷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illegible]禽河水鳥也蘇子瞻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叉也此與羿之[illegible]養由基之後無異若頭古通用

郭註 神知之不足恃也知足夫唯靜然居其所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illegible]然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烈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非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故而學故也

呂註 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illegible]至知萬人謀之家不勝衆其情得矣然不[illegible]鵜鶘鵜鶘有知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illegible]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其要兒無石[illegible]言者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使之不知而[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此魚之不知也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illegible]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illegible]

[illegible]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郭註 [illegible]事而發已言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事情[illegible]則內用[illegible]之理然也[illegible]足[illegible]也[illegible]致至也[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illegible]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波高下貌

郭註 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為也[illegible]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illegible]人之所好[illegible]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能與[illegible]所以為人亦同至人無所[illegible]假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illegible]其原而隨所因物乃平[illegible]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illegible]故曰遊[illegible]而不失己教因彼[illegible]非學也故曰彼教不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呂註 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觀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illegible]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illegible]之遊物之不可得也[illegible]而為不可得[illegible]非至知厚德之任[illegible]與[illegible]

荊川 [illegible]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貴賤[illegible]豈可拘耶只是循此為至人不留行[illegible]

[illegible]

副墨 彼致不學承意不彼言彼所謂彼致者釋不屑謂爲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非兩件有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不辟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絶物忘世之學有隨遯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爲至知厚德也

方思善 能遊者遊而不止不能遊者往而不反此游字是游世之游非逍遙之遊也故一則爲末遁一則爲決絶殫隳而不反世決絶之弊火馳而不饑見亦道之弊也二人相與爲君臣言各貴己而陵人也易世而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乎人善肯不易乎世不失乎己而無古今彼我之分何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尊古視今則帝爲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爲卑矣一古一今遞爲尊卑孰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遊於世而不僻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音羶）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女展切）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鎒（搦）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跈或作蹍履也殷尚書以殷仲春之殷中也合人自不得中非天之罪也胞腹中胎也勃谿司馬云反戾也）

郭註 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恃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

者遁理有常通也人塞其竇者無皆任天竇乃開也閬空曠也大遊遊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害物所通也德溢乎名者名高則刑災故修德者當其實也名溢乎暴者禁暴則名美於德也謀稽於誸者急乃變者其謀也知出乎爭者予往無用知也果塞也官事果乎衆宜者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上也草人生而鎒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時謂故不覺也

呂註 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出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蹍其失交戰於胸中害何由而不至於跈則陰陽之患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往來陰陽而存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之而通之日夜均乎未始有降人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顧人能以虛無則真氣從之形一大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不能滓室必有空虛以累乎常果否則婦貪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跈由相攘矣六鑿即耳目口鼻心知也人哉知所謂天道則鼓遊乎人間世無物無足攖心其神足以勝之也矣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爲也其謀不得不稽乎誸知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鎒然也

循本 哽也跈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彼人跈蹶足三陰之脈皆起於足指而爲跈跈則邪氣循經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病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跈矣以喻道不欲壅壅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息息之不通此身故也其殷盛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日夜運行無有止息而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以息爲凡之竅皆閬也胞重門閬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如宇之重閬者也胞中有重門閬心亦有天遊若室無空

虛則婦姑勃谿在低凶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
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者盡心有夫然
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關又如人相大林丘山而
善之緣乎日勝次穿隨若冲不能勝之文也若是
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發而蕩
名本不彰因表暴而蕩者如水之凡蕩而出也謨
本無甚計較因欲誇人而稽留貪求以即天地篇柴
構之義官司也守之處深猾以爲常必柴栅木不立
生於官司之所主事本無因必因眾人之所宜遂果
次行之皆失其所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
生而銳鏑之器始修之反傷
其生而逆其性矣創者逆也

管見 至目鼻口心藏通而無礙者皆由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塞爲害多矣夫生
起之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爲以
闕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元氣貫穿萬物無
時乎作歇其有東救者人自以六物反塞者其實耳動物
侍乎息枝物情乎根皆其所以爲命者也大決立物
山之善於人乃以平日所見臨而怨觀虛嚮高明之境
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皋壤使我

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與焉
人之樂物也苟取樂哉蓋外有慕物之忱處重於彼則
輕於此矣夫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名之出以德之失則有
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得失忘之所以爲誠
知出而無乎其後言眾害生之驗得乃兩不再生時使之病在人柴
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雜之降雨而不生時使之然
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實在知其時而已以扶
崇而續之者豈無其道哉之降在知其時而已

副墨 有分別不能使知口鼻則於耳者不離於心起則不識而鼻不知於臭
使其今然之使知也此六竅之不起則識而則不奪知然後知
欲宰不實則丁覺自然一六根之門須要必是障鼻下之發然不皆後
欲塞跡不徹則外自爲當物所處處皆要識則所以下不適已不
爲物跡塞則衆害生於之外所徹如人之竅塞之而虛不已
者寡矣天塞將自有於物跡物之陷而不能自拔也其人有存焉者
寡則生之微妙之物此欲生之息者理分之之存天焉者
穿之者日夜無不生盛其不藏實之理也
時透露於耳自聽有人日自自明乃其實所寓

其實乃光明若蔽而不見耳

方思善 人情息而生息情虛而乎虛者道之所集也
故虛則六根爲我用不虛則六根爲我賊用
則神藏賊則神亡凡亡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
也故德蕩乎名蕩乎眾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柴生
乎守宮事生乎眾宜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其虛
者也春雨日時備言所以爲者也物之肯自者時至
則生銚鎒不能過何者其天遠也天遠則剛者可植
以此天游寬穿者無淨故善養物者存於善養生者
守息此至人所
以貫天游也

靜然可以補病眥𡟰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駴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靜然疑獨作靜默皆

𡟰一作滅

郭註 病非不病也佚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
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卻聖人也
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趣舍各有
分高下各有等級不相問也

呂註 靜然至止遽古之所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
有時靜而後有術械而所以安後有寧爲
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所未今動安用靜未嘗
繁安用寧未嘗藏安用此所以不嘗
問也皆有發而後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
不問者速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
之分
矣

筆乘 眥𡟰舊解曰病也病後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
膚皆無所見雖病也亦可以休老不知眥𡟰蓋
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
分明是撿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逆發於

曰皆被滅鐵汝可以不谷老宏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演門宋城門名 踣僵也蹶也

郭註 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其弊傷性遂至於踣河

呂註 官師之勸，其黨乎於毀死；許由之進，其徒至於踣河，殉道之弊至此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荃香草可以餌魚一云魚笱也 蹄兔罟也係其脚故云蹄

郭註 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呂註 才予覺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會見總論 是篇首論內外之說，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故未測任之所也。人多務外，未來而不得，然必至矣。故建行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不能必至君親之知，以在內未其外故也。充以外求外者，乎由是君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者失唯借然無為，器與道合，斯可進乎兩忘也。莊子昔貸粟由轍魚之喻，則吏務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求與明道，當存大儒者微詩習禮乃成發冢取味其初學未明道，不正及為物誘所遷，則禁傷乎化有所不恆，及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自是覺而安乎定分也。是皆乎上之人以聖知命民之過，久則以養民之學者皆望知而窮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是非塞患升是所我無為而民自化之息自寵說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奇論時知以避患了名乎知之無患也矣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抵發明至詣人有能遊言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精莊子曰耳□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遊虛通之域，神融意遊，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不覺，陸而不顧。聖人復出，未知之何問。有出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閒，山林為善，而放萬終身出於逆世而辭者，不免誘外而見羈，又海以身貴六合間道，不徵塵有知特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弄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逐湯而踣河身申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矯世與名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卒以為後世鑑夫以行顧言亦外物也。然而其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宥於辭，辭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莊子翼卷之六

莊子翼卷之七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巳言者止人之爭辯也　卮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至相非[illegible]異同處亦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illegible]獨[illegible]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皆共而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未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有期待也此在陳以之人耳而終使共信之此依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存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如受何夫誰能定之哉故騁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依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后齊若不能因變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後不齊矣言彼所言故錯有言而表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復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而物各日然各自可依自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於難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錯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非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諸豈賓故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　寓言十九則非寓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

寓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非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宜言哉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謂寧而為是異己其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所不欲其見也故因其人之所重耆艾之人亦言之凡書中稱先生者皆從耆艾為者若所隨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所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易足言故言出不於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為物[illegible]於將發而時出之中窮言無復也人從默無為之至聖人所衍知以足非不乎大均則出處語默無求天均則以曼衍所是理而非之所以並自也雖無未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制之傳在齊故齊齊言言與則未始齊我不言雖齊猶或言不齊未足為大齊推言與二而後大齊卮言先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然不可[illegible]知矣莫[illegible]之種與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內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均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槩 水之在卮猶言之在心不盈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竭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不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故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人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以本之當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口所以宣心既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 得猶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與獨化所念更無是非偶化所言更無利害是則直未至於從心所不免於化化則必始是而卒非之今之所謂是實知其五十九非也更乎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乎其與天為者則自古及今未變於化而貞以為對之而不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性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夫生則無氣無形變有所謂變生有不永不形而後

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間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辯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循本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齊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蘁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問於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之其生盡以生鳴則合於除律言則合於法處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論者之事但令服人之口而已余於使人心雖不敢蘁逆故方是至人之道又貴之曰道上於此乎止於此呼吾且不得及彼乎人乎此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洎（暨）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所化謂心悲樂之變斯罷云指也不洎不及養物也猶蚊虻人小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

郭註 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之罪既已縣矣謂係於祿以養也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凡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高祿如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矣然其亦大矣而哀乎不能入所得三釜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口義 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

若無係則外物與前消毀而已吾足非忘吾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有歷數之者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蓋天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郭註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人成無所復為也不知死生所遇者適而安也妙善也吾惡然故書往而不實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幾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覺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下皆已自定理必將不由於知非命知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所謂忘仁義禮樂也言心之與道通言心之術物即物物皆物物皆矣夫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則鬼神來舍天成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出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如

古之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所以知有其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陽而已有所自終始乎知生死之說若環則生陽而已實有所自以有為為生死之說者言之其果然乎故曰歷數人據神者人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則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命聖人知其終始若有所制也又惡乎求之哉以為有命則其所不知者有以相應也以為無鬼則有所以相應以為有鬼邪而無所容心焉得之矣

眾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聚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蟬蛻皮中影也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而非形骸而極之所以然今之所謂有待者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自然之往來直無意不可詰也強陽動貌

呂註之甲蛇之蛻以其生於形上陰陽而影外聚於一焉以為影之形蓋由於火與日則屯而顯之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者而所得以為影者何者為所待者以有待者自無待蜩甲蛇蛻可以為形之所出即是也況有待者乎以有待以無待知影之無待而影之所出者則以無待知影之所果矣彼來往則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不為形所累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之稍指形也叟叟以括髮老人之稱強陽用強陽易衰之不止者以所與影如叟

之與臾也，變轍逢世世所[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稱
乎已，又何必稱問也。予影自謂[illegible]而不
[illegible]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音雖）盱盱（音吁），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子六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名戎）

[illegible]

郭注：[illegible]

呂註：[illegible]

江遹：[illegible]

故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乎，席非止於不[illegible]
[illegible]

管見總論：[illegible]

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天地不可測之靈，物所與而莫之知，是也。結以睢盱矜飾之人誰與居，則耳，矜心猶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直吏切）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幽憂[illegible]病云幽隱也一云如有憂見逍捲捲用力貌所用養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也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illegible]利而不以味利累形也搜王子名[illegible]作[illegible]有去南戴日爲丹穴

呂註[illegible]八之季父子兄弟有身人[illegible]何愛宮所謂士者老身輕生以天下寧從蒙士之徒[illegible]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生者以其先指堯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爭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手將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記所聞暴之於人是者夢內無此堯之意安知其誠之不知舜乎

疑獨養者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逸則傷身貧賤者陷於利則失形累乃能免

二患乃爲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緣爲天下國家之所貴者尚然耳又宜念乎

循本[illegible]今當[illegible]作武[illegible]實時南蒼山有穴[illegible]宋政和中[illegible]說是也高祖先生乃李[illegible]之增記之近仍有[illegible]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子華子魏人韓取 也爲患而至之也

呂註 昭僖侯得用子華子之言而輕其所爭 則於天下亦生有天下之大也

碧虛 名利身外之物 身與國孰重 華子詳明 無棄地 而若爭爲失其利也

故所謂 以其一身之 加于 者 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側雅反）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魯君 介 犀 侯 也 上 蓮 蓬

管見 雖進 退 君子之 養 久而 不容 矣 人 功 人於帝王 以爲餘 聖人之 者 所以之 所以爲 所由 所安也 恐聽者謬 以爲身

當是 凡聖人之動作 生 爲 完 侯之 與 子 全見 呂氏春秋 可 不常 夫 千 之 得 其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子陽鄭相爲人

嚴 罪者無赦 舍人折弓 畏子陽怒責 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碧虛 甘 無 得 之 而 受無名之 狗 妻子之 於 禍 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上聲）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

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諸侯之三卿皆執珪

碧虛 [illegible]

例 [illegible]

口義 [illegible]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illegible]

新傳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疑獨 [illegible]

吾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以物累矣未
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能自勝
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既傷之矣
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
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
學道者之法特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斯於療疾
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桑感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懈切]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首[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樹孔子去適衛不滌無不旅撥撥然反琴聲扢然舞貌共]

伯所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 以自顏闔至孔子皆不安受人之祿師子
以至曾參原憲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
雖未至於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甚於人者皆
陷於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歷叙聖賢莫不樂道
以忘生忌生為難狷且為之則不
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 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
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
居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
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務]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廬 作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郭氏總註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 [illegible]

陸德明 [illegible]

淨接身於清冷。移
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 於不得已而巳者無所不能於得已而不巳者無所不取無所不能近得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取之域矣夫狂狷者問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受辱冥於害聽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爲也至於投淵以惡堯舜之名其又狷之弊也卞隨務光之爲名處夫讓父之間正從不大者也王者其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知小人不行己而臨天下如手下擅者蓋可見天下人合於外無物則無竒之具以天下爲事至於乙照故則爲天下所歸有安而辭如天下則堯舜之所以湯武之代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辭紂或且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獄敵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先辨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曾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神大丁如教養者也子華顏闔曾參公子牟之徒皆眞守約不忍利祿易其操從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顯

年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高支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循物者小跪利害一毫必爭者王步不能與可謂天下之盛美矣夫宋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則無擇隨光之大逃至自沉而弗不貴之龜取善上不得中道而獨介特立者不能無變是以貪貴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㬥更讓其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亦好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辯讓合宜隱謝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救爲讓之受辭讒國者若夫爲君而讓則其危亂爲未爲君而逃則其適意退讓之志本則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

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
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
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
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
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衞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
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
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
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
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
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

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
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
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
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
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
殺衞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衞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
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衞窮
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
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
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
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冥而強(聲上)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罹)名
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
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骨十)有時之具而託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

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
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
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
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
須幾不免虎口哉(尾生[illegible]人[illegible]時人至其下生八十 [illegible]在[illegible]路之[illegible]五五六[illegible]歲)
(不得爲友足哉[illegible]子也[illegible]而破人户揭所取物也杖木
冠枝多著[illegible]如[illegible]殺[illegible]今[illegible]以牛[illegible]帶也縫衣
逢掖之衣大袂[illegible]也
盛其户口柴[illegible]也)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之對吉凶之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惟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

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列天下之不任而爲利者其
皆知足又[illegible]可與言[illegible]者其心者[illegible]不能絕棄聖
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說而已是以至人知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而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
復乎未始有物則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
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以明之以見其
情實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
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弃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

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臧聚之人也滿苟得子名其假託之人行偽者不生子貢誅 之賤棄其蘇而復死申子以云申徒狄一云申生也

郭註 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篤行而士貴耳

呂註 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以不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十爵為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任者也夫為惡與利皆所謂之小人為善與名也謂之君

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循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分矣所謂中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之觀則方之與不可以見語而不執以為中正之至則六合之觀也是非皆循其理而乎時消息而無窮己之功既成而其所以為之者非大路也所謂名與利而已之天不以人助天之謂也未足之為累而不得名與利而皆不免乎患此人道知非道也以無約之論東及之

管見 今道之分各得其所以然之理也所謂二子各以其所殉為一偏不為小人之賤又若是君子之才也無所不至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所為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獨成而不害於物所以與也非失是非之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與於物或其天理而成於情之實也皆有狂之不以學有彼所於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礙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知不足[illegible]知力不足故不用耶[illegible]得[illegible]不可故不用耶馮氣[illegible]負蓄不[illegible]之氣[illegible]樓疏者[illegible]樓[illegible]疏軒[illegible]通窗[illegible]也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貴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處而世輕下貴之則其中無

上可知是與俗化於世矣則至於□□以爲上係之所爲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不怙[illegible]不臨於體□陽□激不臨於心則[illegible]知□以爲向所謂□[illegible]之味□[illegible]至宮至害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以宮爲是哉□八性皆然□能對之知和以爲不知足者不能讓時故爭四處而不以爲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爲故舜天下而不以爲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器之小大不爲謂人性皆然不可也彼將於爲氣言馬特多貧其氣滿□[illegible]則爲□形體冒渾則持而不知衛生□其□言之爲害如此其務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不□[illegible]純體而身之此則子自所謂知爲爲而不[illegible]乃孔子不能化於知和柴不能服者□[illegible]無利無足能□□則知善惡名義□足以[illegible]發惟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illegible]化世去重之者賓賤則楊朱爲富貴所□□安□□□□何□□濟害者爲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爲也□□

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碧空之嘆
體臭蒙秧之上聯近來角相忘於江湖人樂其
是術又勢藉乎因挾詭縱肆者遇聲色則心動
者處權勢則觸安此人之性也欲不惡之以百姓
爲忘在安民非利其廣少欲寡爭□□□名征伐
牛化有道亦不自以爲廣也王□□□□□□□
不顧此言與名譽哉並以天下□□□□耕而
更求□□爲□□□□□□□□□□□□物
而世俗稱悟也以恬淡有餘爲害□□□□□□
亂若業觀實業若爲其動多觀□□□□□□
一身不□樓全不顧者□□□□□□□□不
□□□賢□已□□□□□□□之以盡其當□之所真
上已醒嗚孫於華□□□□□□

楊用修　□□□於馬飲食至□爲後馬之情
自重然□也彼馬當其□如馬可之馬言□人□□如
下静居□□難實又仁□□□尤其難□故□□□
矣下静居則□體渾□□□又自解其□□□一何□

居則取寶安鴆毒聲色所趨無不自喪也故曰體
□則爲□□□然如馬河徒渉則身九淵故曰□□□
必作
□竟

劉槩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
非是非於人之性是之德爲吉非之德
爲凶易□吉凶者上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此以忘
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譏能定之故
蹄孔蹄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
戚盜跖也以世人不知□之理□以知□□
能若復狗情□□之□是亦□[illegible]
矣故無天下之□非者□其自足之情則雖
人亦不能以辨□者□□□
之言向未嘗無□以知□之[illegible]焉

丹鉛錄　胥堯夫云蓋□之學□之□□何者
螟蛉而人□□□□□□不□□不越
一爲子孫□君子□□出其位□中立云一遂還遊
□子□□不入而不自得□生□一萬遂遊之
士□所□行其所無事□以其德讀莊子所謂周縱之
可與之論□所□夫世之學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
也者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說王之意止
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
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
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半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尋）韓魏爲夾（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鍔劒刃也鐔劒口也鋏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三環[illegible]一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死也[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皆自殺也）

呂註莊子之[illegible]行[illegible]於食中而不[illegible]大劒[illegible]以[illegible]物之俗則[illegible]所示[illegible]借之以明道之所[illegible]無往而不可見[illegible]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illegible]豈大夫行之劒[illegible]

天下爲之所以言天下神罷不可爲也下之以虛以所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能之以道以與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王渤海恒山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絶地紀驗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爲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爲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次故以爲鍔賢良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從以爲本者故以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不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五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直正指王之所好以狀其失

劉槩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指小而異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甚不變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以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喻以假言而後獲也

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勸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絶趙王終身之好者蓋得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論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細其道哉若夫材已未有能自人則莊子之說辭以永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倒微矣若後遂而未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挐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卧切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字或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

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以渝秋擽秋推齊民傳言乎民春秋後介剛觀不受等者也隣容知道者善延皆容鼓說謂音通

郭註見漁父言無上游而門徒能下江湖之士也夫孔子之所苦然眞無漁父而已而教則亦六虛旁無無免謂之非求得書其所懷而窮理至命爲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游世俗則爲有漁父之譏哉以此言明者求道之學凡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之所知於子貢之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人亦物

而已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蘄於以物爲事故道之眞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彼如子貢所言者其任而得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入聖則庶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爲則莊子之言乎載之下猶或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莊子翼卷之七 終

列御寇第三十三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牒）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頓）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性一作）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方李云[illegible]）

[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江遹 [illegible]

內誠不解者不能自虛也外諜成光不能民於

循本 無遮外可間諜而成光求焉人所窺也教癖爭環也所害謂合其行然而貨事外發故以爲患志傍少者人歸之精以保護也與莫九蕭舊巧疏其行高祇義同教音頓皆也賊之子跗以杖指鄉所安內鐵也蔑不財才攻作性賊於未然所以出其衆之險必且有所感則捋動爾之本性無樂無人言之者難與女疾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苦者又爲人之害者也執譆何力相以之治古莫有能發晤者何取艹爲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

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存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良人謂緩也或作埌音浪冢也言何不試視緩塋已化秋柏之實矣

郭註 呻吟吟詠之實誠將也翟緩弟名緩怨其父之助翟故感激自殺步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物己已以良師而使怨夫精誠之主故爲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能子崇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之其所習學之功疏性所已益爲之歧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己能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以以乎性者貴賤不失其係也穿求所以而衆於求所之息性道衆也無別穿無性則無別詠世皆亡其衆性之之以徒謂穿詠之來功因欲殺而有之不安安平觀殺之謂以爲學久兹能但其自渦冥知安任其之世間也所自然

之術以罪刑功者也天術也故爲翟交之

呂註 [illegible]

循本 呻吟誦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通義 [illegible]

陸德明 [illegible]

知翟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

安其所安

郭註 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呂註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本 此數語足上意發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郭註 知與天地相[illegible]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 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不近也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 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呂註 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解象之謂單千金之家所以言其費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者絕棄矣此人之所爲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不必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適其性則足以無爲下矣不得已而用兵以告足變爲上者未之有也

呂註 [illegible]

新傳 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體道以爲兵藏物情以適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illegible]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illegible]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衆用而恃之哉恃之則[illegible]也故曰兵恃之則亡也

筆乘 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所謂寒暑未發兵也當其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竿牘竹簡問遺也

郭註 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之具小知所循也賢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天闕敝形爲之累則迷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泊然無爲而在其天行也爲知所得者細在性大寧而任也

呂註 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則非其所也是所以迷[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鮮於榮也

循本 槁項枯槁頸項黃馘面黃耳 黃馘黃色之面也痤音坐小腫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貞幹亦云維周之楨植也大棟梁也

郭註 殆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遠於當世令飾文於仁義而矜其書且華彩其從事華辭無為失也凡此皆謂後世從事師畫非任其天然從事乎可以支為旨者所令後世之從事者無真自然之趣禁遏其樸使後世之人君將將依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由彼百之也女哀公也彼與予頤與文各有其宜相彼處而可宜此自今之可見驗也予頤與文故從日有朝宜祖父由彼言今之可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此言今之不可治布而謀之非所以為物役也故聖人不要能施惠於人而不忘是其心神之靜者非天布也非天然之所布也故不齒也事不可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刀鋸斧鉞所以為外刑金木也不為其所傷者故性則分外之刑也內則陰陽之氣傷於內不出則內刑之外者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止過而止者也分則為之

呂註 易以為事而實之所以於天下國家者心可以致一今於人為動者唯知此者與之人也夫為人所患其知此不知所以為天下者也夫不知其自然之分則天下之人皆以貞幹為事是以人為之所以為巧者也不為與人焉者是以事為從之非為所事也故不能自為而以不知求人之所役不知巧則自為之為心之所蔽者也故從事華辭以支為旨者皆受其心之所忍而不能見其性者也以此為心則何以得民之所以為心乎

莊子翼 卷之八 二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此言仲尼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所以受其中無主而不可與人自以為學而不知其所以為偽也使民離實學偽此其所以不可與人者也夫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者言仲尼之道不可以為後世法也而其所以然者以其不自知其所以為貞幹之實而徒以華辭為學也故其施於人而不忘此非天布也商賈之人皆知其不可以為齒而雖以事齒之其神者固弗齒也夫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人之所以不免於刑者以其不知其所以為人之道而徒以事為之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此皆其所以為過而不能自免者也

循本 何以支為旨而視民仲尼之學雖大不過言其文而已故令民離實學偽後世從事華辭以支為旨者皆其所以為之也彼宜汝與予頤與言彼仲尼宜汝用與予將頤養之與然誤而可矣言使民離實學偽甚不可也夫施於人而不忘此乃自以為德而望人之報非天然之布施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人之所輕也外刑金木內刑動過則陰陽之氣相侵入人之道也此言仲尼之意蓋如此終貫言可錯

新傳 生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其神而使人相敵不斷其迹而化物合化窮乎無為而復歸於朴豈為轄於時與天與妙虛靜者聖人之近也窮冥晦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言而為轄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之飾外尚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為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焉理之道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為旨又曰難治也此類屬能知聖人然用之深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一作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音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猝）然問焉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 險於山川在於表名如此人情難見故設九徵以觀其所[illegible]苟夫吾子易觀[illegible]其所以觀其所有以為干可加也之

呂註 厚者少容[illegible]好義[illegible]深也堅[illegible]皆制[illegible]者故[illegible]之不可以一定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匹）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音秧）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 [illegible]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乃之況已。今者生物，所爲吾與造物爲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辨也。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辨也。

【循本】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大詘正俗之人，車上舞，采車而軒傳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由堯讓天下而弗受，豈男者命曰騎，許由讓誰如之也。耳目鼻口心而者之次皆因德而驕，心主其中，心之欲也，爲之意之尤凡自好而皆人之不心，爲我所爲者即是。凡爲美貌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襲乎其爲長大資射御爲貴，賢亦是二事，乃六者八疵。人之貧賤爲愚人力因以是窮，與中古有八極六八者之所然爲過人，使者但困在閉之，不若人者困於惡快自窮之。如人二者不必適而自適之中，之心又以不然，緩上適達守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而多必下，者多能貴者達有生有外通之情者能健信之以，知者雖不及此亦有不兒之肯窮者，之大者動與天隨之，天命之小者弱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所謂窮理者，非淨所謂外也。

莊子翼　卷之八　十二

【方思善】解有八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達之必也。形有六府，言形之六府也。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見於外之名者也。仁義所謂六府也，故性達命者無慧勇動心，達知者無聰明之心，無思無營，與天爲徒也。

【筆乘】又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必有所見，所見者有心，見者不知者，若有所患，心之所不知，眼之所不見，故所以解之之說，佛氏所謂眼根塵生，則盡失所以知其心，所以成無二理，不知其所以言，老子曰：吾若何，此久矣其細。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治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斷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蕭，葦也；蕭，荻蒿也。鍛，捶碎之也。

驪龍，黑龍也。

【郭註】人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衝，以要人主之心，此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賢，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而後以之者所以存也。

【呂註】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其之得賢，善以微窮名，乃至人之所爲，而子之所用以驕釋者，皆深珠者數也，此乃至人之所爲而子之所用以驕穉。

人不可。

【口義】驪，黑龍也。譬人主之貪而驕；驪龍，譬人之取富貴者，危道也。淵深譬人也，稱蕭織蒿爲箔也，得之者深微之有。

莊子翼　卷之八　十三

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者樂死而惡生，此殊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呂註】莊子不以死爲苦，不以生爲樂，則太則猶有所畏也，而猶以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齎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illegible]一家之下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illegible]也，不思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徵之，則反不合矣。夫執其見以役多矣，安能使彼不過？惟任神然後[illegible]形骸至順，則無[illegible]各自得，故入門[illegible]於彼，而功歸於物。若恃其所見，挾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illegible]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乎[illegible]則其生也[illegible]偏物以將形其死也[illegible]患烏鳶螻蟻之[illegible]食[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徵之偏[illegible]之心至則無所徵[illegible]有所徵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不平平[illegible]無取舍失其當[illegible]則其平也不平[illegible]徵也不徵[illegible]所以為神[illegible]明者唯為之使[illegible]神者徵之[illegible]

【管見總論】[illegible]天也[illegible]人[illegible]

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始。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于奪之一偏。體神明顯乎徵之不謬，此其所以辭人入天而資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辟）如耳目鼻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 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使物各歸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數[illegible]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

名也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數度而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illegible]能明其迹耳[illegible]所以迹哉六經[illegible]天下大亂[illegible]家之[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illegible]天下多得一[illegible]百家[illegible]統百姓之大情而一[illegible]人[illegible]故[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能相通[illegible]其好惡故與[illegible]常用不家好[illegible]不[illegible]各[illegible]天理[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各[illegible]以[illegible]物[illegible]分雖聖[illegible]道術[illegible]

呂註 為人[illegible]下百家之學[illegible]以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神降[illegible]生明[illegible]神明[illegible]天人至人[illegible]天者所[illegible]不離於宗[illegible]

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離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及神之全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為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為分而不可化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其本數[illegible]度而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不為[illegible]者有數可計度不能[illegible]天可以書古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可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和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道德一學者從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譬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裂矣

循本 [illegible]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骨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壁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角，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

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illegible]

郭註：[illegible]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陽之道也
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己太少此二
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
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illegible]飢則我必得活不以
[illegible]爲[illegible]其行適至是而止是此
[illegible]二子所知聞其不聞道也

補本 白心暴白其心也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故 [illegible]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騈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零]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直追]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吐回]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騈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況逼]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玩]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騈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illegible]

郭註 夫舍[illegible]各自任也[illegible]不偏[illegible]用乃調道也教則不至[illegible]所趣一而不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

可逭則不循敫則不至準齊之以道則無道矣是故眞到存知去已而緣於下得已之冷者青其遇太若是夫其獲占之人出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逆其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入未始有物也夫萬物心而作乃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而不足以見吾心也節到之所以為道理以為知不知而已矣聲之而後鄙儳之所無知乃所以全也候不到知大知行之不而天不知之夫不知之乃所知也此不定與大知之行不知天了大之物生之所以知中已理焉舉勝途[illegible]

冷之太於貫物生之所以知中已理[illegible]之俱往故磨有不定之智[illegible]故無建是已為而知之理[illegible]眞而到以為[illegible]說之理棄保其之以若[illegible]之無得不其發察焉以其賢乃之功大[illegible]而得已不甚風實以其敎可則而不吉[illegible]者不之言手故所道為與人有物也故以不聚人[illegible]不於斷而已夫所道為未知有物也故以虛不覽

萬物為實所是以反人而以其桂則無斷為其所謂道非道知而所是未有其所以帶而知之吠耳非三子雖非知又道未嘗有聞者若事雖為著求舒尹文而其唯不知道知本嘗有而也道本出然後命之情下人而已與以治身今里嶺所謂行學其辯外人下下之人及不受以爽本天其為甚故論道從為天下裂而牙人及之之近之內所以為知道之情也

循本 立言之意主于推其所以反其原於無所不知無所不得之論遇事成而不先如事之為其又生遊庚庚於無不意而隨其自然之情不意而後行之不生事又意有一不意便是心隨事不知便是得失不意而已周作一事又是以為之以是則有不意之人道之所以為不遇之不意事者之為心知為不知者以之為意其得為不意夫事遇失情由入是疾未不意若難若言之也敘知不知而已也矣嫌以知不知矣事為而不知者即若未有之事者未知者也王治人者必有而學不憚其所以入而道是也不惟不知者不是以為道不意此已是其名知之為後學其學不事人以學之行亦學道而已此之謂也取道不學不知以為所以蹈是不道其學從至所以為學之以為學從知以學以從之為其至所以為之學以為其學欲無行行不失眞矣豪傑知巧亦所由以為堤

則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彼物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愧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闘然不可得而免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把身田駢常自彭蒙之言文矣之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人如魚沐之斷而求言雖不離嫌人終不免有人議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郭註 有積為不足之大了乃有餘無積何所以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大一以及物皆各自得而不兼知不傳物非主之物之出之太一地以在己無居者物自來不應而不以為功也其形物用者名不自得而不應者萬物物故物名各自著其應若常者無情而得焉之矣物常各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自靜也故無為而任之則物自其形其分則其主非也物自勝自靜常尚勝自是非之情也其物常以形其自主者

其性全然後及人下及天下然後歸之知其谷全[illegible]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也不與萬物爭鋒皆後之人所謂垢也而取實者[illegible]故[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後下之[illegible]皆物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知無之者什萬物使各自守故不[illegible]其少也[illegible]以為無藏有餘者[illegible]取虛者守[illegible]之也以無為[illegible]自足之謂常與道俱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illegible]然[illegible]時[illegible]自足之常[illegible]成[illegible]全則人自無疾無費[illegible]巧而有成[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不[illegible]守[illegible]於人[illegible]自[illegible]全[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正理[illegible]也進[illegible]

[illegible]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illegible]以本為精[illegible]本於精與粗[illegible]無乎不在[illegible]云[illegible]本神明為精居而已[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本無物而莫能有之則謂之無有以常無有則[illegible]有[illegible]則[illegible]所[illegible]太一[illegible]一則[illegible]不可知[illegible]物不[illegible]可[illegible]下故為表[illegible]物[illegible]其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無[illegible]以空虛為實[illegible]關尹[illegible]在己無居形物自著[illegible]各歸[illegible]著[illegible]自謂[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

循本 [illegible]所謂玄牝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設[illegible]谷皆虛[illegible]有容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illegible]

郭註 [illegible]形無常隨物也[illegible]與生與化也何之何適而不儻[illegible]莊語[illegible]正當[illegible]無[illegible]物[illegible]應[illegible]當[illegible]

呂註 [illegible]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illegible]為天地並與[illegible]未嘗有死以為[illegible]

才宦有古今以為和與物任其未嘗有彼此之見也以為易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可已矣是以歸其唯聊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言[illegible]而不敢蓋有所對不以觭見之則雖無實不[illegible]其為卮言也莊語猶法言卮言道之日用者[illegible]言寓言所以捷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藉古以為重重言不能盡而後有寓言人不[illegible]之所獨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illegible]敖倪猶譴觀也不譴是非所以與世俗處著書雖瑰瑋而不連犿無傷也連謂無[illegible]際[illegible]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未非俗所可貴也諔詭之言[illegible]異非[illegible]其有諸中而不可已故上與造物者遊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illegible]入於宗[illegible]遊下為宗可謂稠適而上遂者不[illegible]於入宗矣故應化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illegible]不行[illegible]後解者茫無[illegible]之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呂註[illegible]

然此之克本逐末於老可可已僉貴乃道方我矣施不
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則
未而不反之也夫施無發則響絕陰出則影成事已言與其
天下莫與之爭夫施雖有才而不知此異彼事言詞之
末以與物競矣異於窮以響聲而形與影
競走也其性甚矣所以聲而形之

疑獨 是施之辯也之或辯與大反丁人之心或與天丁辯其數與天下三足
其形上下不方是也或與天丁猶其色已也或與天下足
或辯其論大辛大方是也界是也天名猶其長色也其
是圓之其異名青黃以謂萬物別以高與丁辯其長
大而天下形皆出於以謂萬物別以為齊與丁辯之細
最而與天下形名出於人曰之之名此古人所不為已故不持大形於是
以之與天下形苦於其以為齊人所別而不為已故不持
古之道物借其才而辯以為名此古人所別不為巳故不持大形
終於歷物束其有而也

循本 不中於理道術獨言多方則附謂方術也其言
可大陵可也拔其於大千里方里者無有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
其大也可拔千里方里者無有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
其可也千里方里駭者日見可駭而駭之也天地山之

卑日之中異則不謂知之物之生死皆方之同異則謂之大同而小
者則異方者不謂知越南之所越之理盡為同則若之大者同異而居小
先方日中南越知是則越之知以越為然謂若夫大同同
今日之中央越知其以南為越之與窮異然則謂若同
天下之中央越之與北之南是以燕為越謂之其異
天中所地與吾越之在下南之越以燕為越謂之其異
為天地與吾毛生一之體矣南越燕之其來可處也
天意大毛毛為二足卵中此命不若有論可然之中以萬物所則處
為毛吾名為足卵本足國若所為為中以萬物所則處
者馬名二是人所郢是下生有先國有論則有足
號是生人有則為名之有以卵大為之本者足天
羊之馬者有羊觀生有毛尾為名為有天足此之數
鳥有生毛卵之尾之者為生卵有足之有所天足物
之方有之有尾觀毛不足此之數
于之所以為者亦有卵足之數
與其尾其輪久不山尾是謂何為為其者也
不其輪之事不至於其所以不可止尾
不見其所也不能至所以取之所以不同
短木不方規矩不可以為圓之器然規矩之體
體本不方知其所以為圓之器然規矩之體不可以為圓

莊子翼　卷之八

黎非圓物所自入之影也鼓之影雖動然影只剝
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異之矢雖疾然不發之則
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矢而尚不大
一也而有懸則不可謂之是其疾在鏃之別矢止之
行謂之大者馬一也謂之止而黃則者也之也黃可
耳而黃之夫人可以是二也黑者二者也之之黑不
以變白者自可以母黑白狗可不名之為者為
而孫駒未嘗有母可也則一尺之捶萬世不長
日用其日謂而與其天下之不知其一世
時辯者之日中天與人此人莊地
其辯者言以此之無人之也地
方施言此以之與人之勝也
於物如此其言以辯之也
不以終辯不所以之也

明之諸後家固之未異人賢言至經六方人撥天人聖
有之家之人神所以嘗最至服
先天人神人從及人戰
諸家人之神有收來人
明之後固未嘗收以上

洪邁 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
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
為其餘半猶存也
雖至微無窮可也

筆乘 自惠子以下與列子說苑多方以下皆屬一體
語絕類多方以下
為其辯之說則與其論可也
而所以為之言論而其辭也
以為辯者與論之也
然以為後之也非
從以為者也
人之不可以物之
致人以其自然

陸德明 郭子玄云詭辯之談然其以人之所謂莊子之旨
之說所謂莊之談然其為
欲其為言之辭而

敍予莊子振微言於七篇列斯文於後具更古今盡法
玄之路發事異有辭之教雖詭每貴辭而獲懲于唱
然其文易覺其趣難窺造懷而未是者有是
理之緣該於文之學故大衆惠了之一譯也

劉槩總論

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器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算矣古之人猶大道之序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者未變者雜而難徧然之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天嘗不避也故詩書禮樂之變或能於一家未能長以天下之軒而曲故出其處變而伏羲軒黃非無故也而玩二帝非聖人之在上者其所不能盡而好之也以伯夷叔齊不之近世者而治天下之道也世以伯夷箴不之謂名以道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所不通能盡全也道不足於孔子而後大人成於孔子之所以不一出孔子之立言聖人之者各是其是也而不知已也老子之所不道諸子之所以揚墨各是其說以其聖已而有遠之德仁義裂於楊墨刑名聲律於是宋鈃尹文之傳闕風肆其辯說而卑於申韓至於彭蒙田駢慎到之徒尼之時之言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界無爲復道而非以絕

莊子翼 卷之八 三二

天下之華淸虛寂寞以救天下之濁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涂俗故荒唐而無身其古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精則雜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莊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爲嘗不寄仲尼哉知其所以學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翼卷之八終

莊子闕誤

陳碧虛南華章句附闕誤一卷具載古今本同異今系之卷末庶幾孔氏闕文之意云

逍遙遊 計十二字

亦若是而已矣 見文如海本舊作則 搶榆枋而止 見文如海及江南本舊闕 腹猶顆然 見文本舊作果 彼之二蟲又何知也 並見文本舊闕 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 見文本舊闕 豈唯形骸有聾瞽哉 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舊作盲 請買其方以百金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安所困苦哉 文作安所窮困哉

齊物論 計十二字

老洫 江南古藏本作溢 雖我亦成也 江南古藏本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 仁常而不周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 飄風振海 見江南李氏本舊作河 聖人愚芚 見劉得一本舊作芚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矣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矣 見江南古藏本

養生主 計七字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 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 始也吾以爲至人也 見文本舊作其

人間世 計二十六字

思其所行則庶幾 見李氏本舊闕 曰譆若往而殆刑耳 見張君房本舊作若往而刑耳 術暴人之前者 見江南古藏本作衒 有心而爲

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寡不道以濮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唯
其大赦數千牛大成李張本闕舊闕將隱芘其所賴見張本舊作隱將
卻曲卻曲見張本舊作吾行卻曲

德充符計十四字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本舊闕計子之德□足以自反邪又成李張同舊作不足以自反邪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本舊闕孔丘之
於至人□未邪見張本舊作其未邪

大宗師計七字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
文成張作邴邴乎其似喜乎崔崔乎其不得已也厲乎其似世也善少見張本舊作天故殺
生者不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往待事焉見張本舊作待

應帝王計五字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張本舊作庶人吾與汝無其文見江
南古藏本舊作既闕不震不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紛然而封哉見張本舊

駢拇計二字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從聰明之用也而枝者不爲
歧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跂

馬蹄計一字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雒

胠篋計十一字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跖不得
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
盜起掊擊聖智聖智已死聖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
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兵見張本舊作人

刻意計一字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繕性計九字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
欲於欲思以求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義明
而物親忠也見江南古藏本作中禮樂徧行見江南古藏本作偏四時應
節見張本舊作得又何爲乎哉見張本舊闕軒冕在身非性命之
有也見張本舊闕

說劍計一字

悝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

漁父計三字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侍於下風見張本舊作待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惡音烏

反

讓王 計五十五字

恐聽□謬見張李舊作恐聽者謬 弦歌見張本舊闕 不以羡自累也

見李氏本舊作判 神無惡也見張李舊作也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 文公得之曹曹人觀其公子重耳 越

王得之會稽越為吳敗句踐以保於會稽山 陳蔡之隘於丘 其幸

乎自伯至會稽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故許由虞於潁陽而

共伯得志乎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娛 殷德衰見江南古

藏本舊作周

盜跖 計十一字

穴室樞戶見劉得一本舊作樞 口休卒徒於太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

舊闕 凡天下人有三德見張本舊闕 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六 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四 操瓢而乞者皆利名輕死見張本舊作雖 汝行如桀紂則

門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色 吾昔與子訟於

無約曰見張本舊作門 則亦猶夕病長阨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若負重

行而上坂也見張本舊闕 貪財而取辱見張本舊作慰

在宥 計□字

空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 以此因人之國僥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天地 計十二字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上五字義作道 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藏 退已首紀見江南古藏本

舊作巳 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並見張李本舊闕桔槔作爲 聖人所

羞也見張本舊作聖人羞之 不相罪坐見張本舊闕

天道 計八字

其自然為也見張本舊闕 而道德之至也見張本舊闕 實者倫

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昔者矣 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同舊作㓒 夫天地至神矣

見張本舊闕 安取道哉見文本舊作淵 非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

舊闕 淵淵乎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天運 計十七字

孰隆施是見李氏本舊作弛 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有 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

闕 又奚傑傑然見張本舊闕 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

能訒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發動如天地者

哉見張本舊作乎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聹子不運而感風化雖應於下風而感風

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秋水 計十四字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 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 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 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

闕 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大人 而不遇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

得當堯舜之時當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乎井幹之上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闕

至樂 計三十八字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而誠者為樂矣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髑髏見夢見張本舊闕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闕泛然以天地為春秋見張本舊作從而復為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人間之勞乎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若鼃為鶉見劉得一本舊闕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

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並見張本舊闕

達生 計十四字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人之人見劉得一本舊作天以瓦投鉤投金投見呂惠卿本舊作注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本舊闕人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吾將三月豢汝見張本舊作豢自為謀則取之其所異彘者何也見張本舊闕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其由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忘是非見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

則安平陸而已見劉得一本舊闕

山木 計七字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褰裳躩步見張本舊作蹇莊子反入宮三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見江南李氏本同舊作於虞人以吾為戮見張文本同舊作宋林虞人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得一本舊作人

田子方 計一字

其尊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知北遊 計十二字

知如字舊作智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見劉得一本舊作通天下一氣

合彼神明至精見劉得一本舊作今子孫非汝有見張本舊作孫子運量萬物而不遺見文劉本同舊作遺汝唯莫必謂無乎逃物見張本成本同舊闕山林與皐壤與與我無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庚桑楚 計十二字

辭盡矣見江南李氏張文本同舊作奔蜂不能化藿蠋見江南李氏本舊作奔蜂不能化藿蠋十日自愁見江南李氏文劉張本舊作息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張本舊闕每妄更為失見劉得一本舊闕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本舊闕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舊作守又適其偃溲焉見江南李氏本同舊闕移是非今之人也見江南李氏本同舊闕

徐無鬼 計十一字

藜藋柱宇鼪鼬之逕 文張同 舊作乎 察士無陵誶之辭則不樂 見文成張本同 舊作淩誶之事 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 見江南李氏本 舊四字是郭注 可不諱云 見江南李氏本 舊作謂 游於天地也 見江南古藏本 舊闕 擇疏鬚長毛自以爲廣宮大囿 見張本 舊闕

古之眞人以天待人 見張本 舊作之

則陽 計二字

同濫而浴 見張本 舊作濫 氣之廣者也 見劉得一本 舊作大

外物 計五字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 見張本 舊闕 出拾薪 見張本 舊闕 中民

之行易進焉耳 張成本同 舊闕 大林丘山之善 張文本 作大林 沐老 見張本 舊作休

寓言 計四字

如觀烏雀蚊虻 見張本 舊闕 勸公以其私奴也 見張本 舊闕 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 見張本 舊闕 而況乎以無有待者乎 見張本 舊闕

列御寇 計十二字

無多餘之贏 江南李氏張本同 舊闕 汝處已 見江南李氏本舊作己 閭口嘗視其良 文成李同舊作闇視其良 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見張文本 舊闕 有愼懷而達 見江南古藏本 舊作順 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達生之情者傀 見劉得一本 舊闕

天下 計三字

而九洛天下之川 江南李氏本 舊作雒 雖未至極 江南李氏文本同 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 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 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 成元英解疏 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 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 郭象注 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 散人劉得一注 大中祥符人 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莊子闕誤 畢

莊子翼附錄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阮籍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翶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飾嚌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腩腩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一作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鵠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

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嘘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窟而獲反乎天地生於自

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

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鬢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

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一作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耆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過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

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昆侖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明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聊）其貞故自然之理不

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闕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廓外之仁也竊其雄經者此句誤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汚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或作成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汚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明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

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吹萬數竅物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是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一作交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塡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敍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遥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膽脈亂次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或作其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慚愧於衰僻

也。

莊子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夏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

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

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子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為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

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曉曉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

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贈別　　潘佑

莊子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常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早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可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

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於其間結哀樂於其會邪如人一歲二歲至于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亦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蔕邪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没者是爲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蠶者是爲人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移易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

柔動植云云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與是非名位倍物相聚是爲利棄首而云云是爲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爲彼誰爲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爲之治焉於是有或名商周或名秦漢治符窮之膚符而裁之謂之簡牋束毫末而染丹墨而縱横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録之謂之典籍後人覩之謂之稽古世世相倣而不知休息或

至於道或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惟其一晝爾一晝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愛夢夢而愛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今予視之眞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性而清虛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往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欲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縣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

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稱之所言即此足下之行也錄以贈行足下踊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雜說

王雱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辯以相示歟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為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為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為蝴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蝴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活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諸萬物也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可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為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為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為書而言及

鯤鵬蜩鷽斥鷃鷦鷯螘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鏌鋣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空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氷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曰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在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搆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如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子曰德不可至何也曰

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忘象

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周之意有冀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

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艮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涬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萬物芸

芸而生成於中所謂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有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

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莊子九論

李士表 元卓

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蘧蘧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為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為物戚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

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為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黃帝以夢游帝所以夢王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解牛

即無物之自虛者役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應一合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與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刃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敝矣而刃刃若新發於硎者蓋執跡

則聯息已遝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為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空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

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跨而跨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成其自爾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囿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扱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為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

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窘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

自物之無而觀之眞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覺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此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胥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用所以況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

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
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囿於
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
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
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
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
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挈而
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
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
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

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弄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
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其藏之壑澤
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
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
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
存矣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
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
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
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夭老終始
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

樂可勝計邪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旦宅
爾陳人爾與物周游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
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
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而萬
物皆吾心則聰明爲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
則支體爲形墮況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
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

邪不然厭按而趣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
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
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
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
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以坐忘乎
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
義禮樂衆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
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
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
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黜

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刑者之忘眞怒臂者之忘車轍

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眞而此僞乎道無眞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而告於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眞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爲用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毋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

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矣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

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雖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

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弔之以疚。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撤撤然以天下爲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旣湛人僞。遂遠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邪。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邪。夫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稊稗。至眞咸在。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

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盡。去見而礙者微。去言而縛者觧。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眞無眞。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

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眞常大感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以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

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眞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爲樂也邪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邪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嘗不知昝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眞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篇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

之以蟲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邪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

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乙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畛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

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讐者不折鏌鎁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道術

眘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

無邪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眞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眞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即其亙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

人得之不離於眞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者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已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謑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

之以謙下爲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討其術之在道中猶礨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泰山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言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壘與大澤其虛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孰謂居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莊子翼附錄終